

經史百家雜鈔

下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樓

廣注  
經史百家雜鈔 (全三冊)

定價 國幣 四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卷十四 書牘之屬一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寡君<sup>二</sup>即位三年。召蔡侯<sup>三</sup>而與之事君<sup>四</sup>。九月。蔡侯入於敝邑<sup>五</sup>以行。敝邑以侯  
 宣多<sup>六</sup>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  
 於執事<sup>八</sup>。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sup>九</sup>。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sup>〇</sup>。十四  
 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sup>一</sup>。陳事<sup>二</sup>。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sup>三</sup>。往年正  
 月。燭之武往朝夷也<sup>四</sup>。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sup>五</sup>。而不敢貳焉。  
 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sup>六</sup>。何以不免<sup>七</sup>。在位之中。一朝於襄<sup>八</sup>。而再見於  
 君<sup>九</sup>。夷與孤之二三臣<sup>一〇</sup>。相及於絳<sup>一一</sup>。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sup>一二</sup>。今大國曰。邇未  
 逞<sup>一三</sup>。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sup>一四</sup>。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sup>一五</sup>。又曰。鹿死  
 不擇音<sup>一六</sup>。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sup>一七</sup>。不德則其鹿也。鉞而走險<sup>一八</sup>。急何能  
 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sup>一九</sup>。將悉敝賦<sup>二〇</sup>。以待於儻<sup>二一</sup>。唯執事命之<sup>二二</sup>。文公二年六月  
 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  
 疆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sup>二三</sup>。

【註音】(歲)音韶(見)音現

【釋義】(一)晉侯合諸侯於扈。平宋也。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  
 子。(二)寡君。指鄭穆公。(三)蔡侯。莊公也。(四)君。指晉侯。(五)以行。行朝晉也。(六)侯宣多。鄭大夫。以援穆公之

故恃寵專權而作亂。(七)克滅。稍除其難也。(八)難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九)歸生。子家名。鄭太子名夷。(一〇)請陳侯於楚。與俱朝晉。(一一)釀成也。鄭穆又親朝以成往年成共之好。(一二)陳侯。靈公也。(一三)自微邑句。謂陳靈公即位自鄭入朝。(一四)燭之武。鄭之大夫。言燭之武副太子夷往朝晉也。(一五)密邇。比近也。(一六)免。免於罪。(一七)襄。謂晉襄公。(一八)君。指靈公。(一九)夷。鄭太子。孤。謂君也。(二〇)二臣。謂燭之武及子家自己。(二一)終。今山西絳縣。晉之國都。(二二)鄭雖小國。其事晉無以過之矣。(二三)逞。快也。(二四)無以加。句言鄭國唯有滅亡而已。不能復加其事。晉之禮也。(二五)畏首畏尾。二句。言既畏首畏尾矣。身之不畏。能有幾乎。喻不能顧忌許多也。(二六)鹿死不擇音。音。庇蔭也。鹿死不擇音。喻事急不能擇所從也。(二七)德。恩恤也。(二八)疑。急走貌。鹿知死而走險。何暇擇蔭。國知危而事大。何暇擇鄰。皆由急而生變也。(二九)晉命。猶詩。無有窮極。事之亦亡。叛之亦亡。鄭已知之矣。(三〇)賦。兵也。(三一)鯀。地名。晉鄭之境也。(三二)文公。鄭文公也。(三三)無所逃命句。謂晉若弗圖。恤鄭國。則唯晉所命。不敢逃避也。

### 左傳呂相絕秦之辭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

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蝨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傲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暍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甯諸侯以退。豈敢傲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注音】(艾)音衫(權)音匿

【釋義】(一)魯成公十一年。秦晉盟於令狐。秦桓公歸而背盟。晉厲公乃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二)獻公。晉獻公。(三)穆公。秦穆公。(四)戮力。併力也。(五)秦穆夫人穆姬。為晉獻公女。(六)晉禮讓姬之稱。文公奔狄。又如齊。惠公奔梁往秦。(七)無祿。不幸也。(詩)憂心惓惓。念我無祿。(八)卽世。猶去世也。(九)魯僖公九年。晉卻芮使夷吾重賂以求入。从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於晉公。(一〇)韓之師。僖公十五年。秦晉戰于韓。秦獲惠公以歸。(一一)僖公十五年十月。晉除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晉侯歸。此言改悔而歸惠公也。(一二)僖公二十四年春。秦伯納重耳於晉。(一三)言穆公有施於晉也。(一四)擢。賞也。(一五)跋履。經歷也。(一六)言率東方之諸侯。令西向朝秦也。(一七)及秦圍鄭。僖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與秦無涉。晉乃以此誣秦。(一八)燭之武見秦伯。以隣之厚。君之薄。說之。秦伯悅。與鄭人盟。(一九)致命。致害也。(二〇)大造。大恩德也。(二一)不弔。不弔喪也。(二二)寡。輕視也。(二三)轂。山名。在今河南洛寧縣北。僖公三十二年。秦伯从杞子之謀。召孟明。西乞。白乙。出師伐鄭。過晉殺地。(二四)保城。亦晉地。(二五)費滑。滑。姬姓國。費其都也。(二六)指襲鄭城滑二事。(二七)殺之師。僖三十年。秦滅滑。晉禦之於轂。(二八)釋楚囚。闕克。使求成。(二九)成王。楚成王。(三〇)康。秦康公。(三一)靈。晉靈公。(三二)康公。穆姬子。晉外甥。(三三)帥我虜賊。指納公子雍。(三四)令狐之役。魯文公七年。秦送公子雍。晉敗之於令狐。(三五)峻。悔改也。(三六)河曲。蒲坂故城。在今山西永濟縣。(三七)陳川。卽陳水。在今山西夏縣西。(三八)王官。在今山西虞鄉縣南。(三九)文公十二年。秦晉戰於河曲。秦師夜遁。(四〇)言秦之不復東逼晉。是康公自絕之也。(四一)君指秦桓公。(四二)言不肯如晉望。與之盟。(四三)指宣公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時。(四四)是年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河縣。晉縣名。(四五)襄郟。二邑名。(四六)虞劉。屠殺之也。(四七)輔氏之聚。事在宣十五年。晉聚衆于輔氏以拒秦。(四八)伯車。秦桓公子。(四九)晉厲公立與秦桓公盟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事在成十一年。(五〇)及。與也。白狄居秦之西。稱與秦同處雍州。(五一)狄應且憎。狄亦惡秦之二三其德。故口雖應命。心實憎其無信。(五二)秦三公。穆公。康公。共公。(五三)楚三王。威王。穆王。莊王。(五四)出入。往來也。(五五)不報。諸侯自謙之稱。(五六)獨不壹。獨戒用心不一之人。(五七)懸。親近也。(五八)承甯。承君之意。以甯靜諸侯。(五九)執事。謂保使令之人也。不敢直指秦君。故謂秦之執事者。

### 左傳叔向詰子產書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傲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臧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釋義】(一)虞。度也。言始律度子產以爲己法。(二)言先王陸事始論制其刑。不預先詳爲法書。(三)禁禦。禁止爭者。(四)閑。防範之也。(五)糾。舉治之也。(六)言奉此仁心。以養民物。(七)以威戒其穢淫放逸。(八)誨。教誨也。(九)聳。警懼也。(一〇)教之以務。教以時之所急者。(一一)泄。臨也。(一二)猶求句。謂猶且廣求聖哲之德。以爲公卿。(一三)官。指卿大夫而言。(一四)辟。法也。(一五)九刑。周之衰也。取文武時所斷獄。判爲定法。作刑書。謂之九刑。(一六)叔世。衰世曰叔世。(一七)作封洫。襄公三十年。子產使田有封洫。封。疆界。洫。溝也。(一八)立謗政。四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一九)制參辟。言用三代亂政之末法。(二〇)鑄刑書。言鑄刑書于鼎。以爲國法。(二一)靖。安也。(二二)儀式刑二句。見詩周頌篇。儀。善也。式。用也。刑法也。言善法周文王之德者。方能日有安靜四方之功也。(二三)儀刑二句。見詩大雅文王篇。孚。信也。(二四)錐刀之末。喻細事也。錐刀之末。至銳且細。(二五)熒。加增也。(二六)臧。叔向名。(二七)多制。言多改法制也。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取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齊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

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順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註音】（察）讀若際（取）與驟逼（歷）音歷（薊）音計（愷）音歛（鴟）音鴟（離）音離

【釋義】（一）中山人樂羊之後。燕昭王禮爲亞卿，以兵攻齊，入臨淄，下七十餘城，封昌國君。昭王卒，惠王立，不快于殺，殺乃之趙。趙封爲望諸君。（二）書翰中稱人之敬詞。（三）東方朔瑣語：介之推抱樹而死，晉侯撫木哀歎，遂以爲屐，每懷從亡之功，輒撫視其屐，曰：「悲乎足下。」（四）樂毅見燕昭王有大志，故假魏節使燕。（五）勝也。（六）謂黃河以北，今密雲縣等地。（七）今山東莒縣。（八）燕臺名，在河北薊縣西。（九）齊鐘名。（一〇）皆燕宮名。（一一）薊，燕都，今河北大興縣。汶，即大汶河。竹田，曰篋。（一二）滿足也。（一三）民人隸役。（一四）吳王殺伍子胥，以闔夷革盛尸投之江。（一五）禮也。（一六）言不自潔其名，而歸咎於君也。

##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於陶衛。世世稱孤。無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取

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絏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洽。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註音】(信)同伸(北)讀背(臧)音壯(說)讀說(亡)讀無(縲)力追切(絏)音薛(刎)武粉切(禽)同擒(坫)音店(悁)於緣切

【釋義】(一)今山東聊城縣。(二)今山東鄒縣治。(三)故城在今山東汶上縣北。(四)濟水之北。卽謂聊城地。

(五)謀也。(六)燕相。會攻趙。五戰五敗。(七)辱也。(八)公輸班攻宋。九設機變。墨子九距之。班之械盡。而墨子守有餘。孫臏齊人。善用兵。士卒無二心。嘗破魏師。殺龐涓。

(九)言無還燕之意。(一〇)魏冉封陶。商君姓衛。皆貴顯豪富。故以爲喻。(一一)春秋齊桓公之賢相。(一二)桓公之兄也。(一三)刑具。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一四)荆淮海岱之間。

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男而增婢爲臧。女而婦奴爲獲。(一五)繫罪人之索也。(一六)曹沫爲魯將。屢敗於齊。

書牘之屬一 魯仲連遺燕將書

後會於柯。以匕首却桓公。盡反魯之侵地。(一七)猶擬也。(一八)盟會之臺。(一九)忿也。

### 司馬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憚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官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



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宜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闢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嫁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

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均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少分甘。能得人死力。雖古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耶。李陵既生降。顏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人主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

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四五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四六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四九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在穿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五〇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召於圜牆之中。五一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霸。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五九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已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

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也。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個儻非常之人稱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邱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

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註音〕(薄)同迫(薄)音備(薄)同慘(牽)音牽(關)音關(背)音戎(殊)音晦(睚)音皆切(賊)殊去聲(說)音稅(暴)同暴(名)同陷(笑)音驢(埃)音哀(個)音揚(儻)傷上聲(刺)音辣

〔釋義〕(一)二字少脚。樂陽人。嘗爲大將軍衛青舍人。後青故人門下多去事霍去病。輒得官。獨安不肯去。後爲益州刺史。以太子事下獄被誅。(二)自謙之詞。猶僕也。(三)怨也。(四)皆楚人。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世人無足復爲鼓琴耳。(五)隨侯珠。(六)和氏之璧。(七)許由。(八)伯夷。(九)仔也。(一〇)謂從武帝自東方還。(一一)倉猝也。(一二)任安以戾太子事下獄。(一三)迫切相從也。(一四)上雍。今陝西鳳翔縣南。漢祭天作時於此。(一五)死也。(一六)憤懣。胸中鬱積也。(一七)古刑法之一。男子割勢。女子幽閉。(一八)孔子適陳。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適陳。(一九)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治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二〇)同子。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云。(漢書)上朝東宮。趙談馳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袁絲。名益。(二一)指京師也。(二二)拔也。(二三)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二四)復賤也。(二五)無也。(二六)言在侍衛周密之地。(二七)隴西成紀人。字少卿。李廣之孫。武帝時拜爲騎都尉。將步騎五千。與匈奴戰。力竭而降。(二八)媒係借字。俗作醜。酒醉也。藜。藜也。謂稱如藜藿爲酒醉之釀成也。(二九)單于所居。(三〇)匈奴所服。(三一)匈奴至冒頓時最強。置有左右賢王。(三二)血灑面也。(三三)忠實也。(三四)少則自絕。甘則分之。(三五)怒目相視貌。(三六)止也。(三七)將軍名號。(三八)治獄之官。(三九)懇摯之貌。(四〇)陳也。(四一)推也。(四二)養蠶之室。溫而密。腐刑畏風。須緩。故行刑時須在溫密之蠶室。(四三)漢書。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論功定封。申之以丹書之信。(四四)遷父爲太史。掌知天文律曆卜筮祠祀之事。(四五)理。道理。色。顏色。(四六)謂被縲繫。(四七)謂著赭衣。(四八)除也。(四九)



繞也。(五)未遇刑自殺爲鮮明也。(六)獄四面有牆。(七)文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紂乃囚之於羑里。(八)李斯。楚人。秦用其計。并天下。二世立。趙高用事。誅斯子由與盜通。遂具五刑。腰斬之。(九)韓信本爲楚王。釐下郢。信因陳兵出入。有人告信欲反。上用陳平計。僞游雲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之。械信至洛陽。赦以爲淮陰侯。(一〇)高帝立彭越爲梁王。梁王稱疾。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張敖。張耳子。(一一)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爲丞相。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一二)獄也。(一三)景帝時。吳楚反。拜竇嬰爲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爲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棄市。三木。桎梏之類。在項及手足也。(一四)季布。楚人。項羽將。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之千金。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乃髡鉗布。衣褐。致廣柳車中。之魯朱家賣之。朱家說汝陰陳公勸帝赦布。召爲郎。(一五)鉗以鉄束頸也。(一六)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一七)繫罪人縲絏之索也。(一八)見魯仲連遺燕將書。(一九)不羈也。猶言不拘束貌。(二〇)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八卦爲六十四卦。(二一)孔子見道不行。乃拘魯史而作春秋。(二二)屈原爲懷王左徒。爲上官大夫所嫉。譏之於王。王怒而疎之。作離騷經。(二三)左邱明取列國之史。春秋傳之所未及。集爲國語。(二四)孫子。卽孫臏。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爲能不及臏。乃陰使人召臏。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後臏仕於齊。趙攻韓。齊助魏韓。使田忌直走大梁。涓去韓而歸。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令善射者伏夾道。涓至。萬弩俱發。乃自剄死。(二五)不韋。陽翟大賈人。秦相。號仲父。不韋致食客三千人。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號呂氏春秋。(二六)韓非者。韓之諸公子。見韓削弱。以書諫王。不能用。乃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大賞之。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李斯姚賈毀之。秦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二七)言負累之下。未易可屈。(二八)戾也。(二九)笑也。

### 楊惲報孫會宗書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

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會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

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註音】（一）憚於粉切（魚）音庖（拊）音撫（缶）方九切（廢）同袖（賈）音古

【釋義】（一）揚憚字子幼，漢華陰人。宣帝時爲中郎將，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爲庶人。憚見已失爵位，遂卽歸家閉居，自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憚書，諫戒之言，大臣廢退，當闕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憚乃作此書報之。後揚卽以答孫會宗書被誅。（二）致也。（三）憚父爲丞相。（四）憚之得封平通侯，以告翟氏謀反。（五）助詞，與乃字同意。（六）謂逆會宗之旨，而文飾已過。（七）漢制二千石以上，得乘朱輪。（八）位在諸卿之列也。（九）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一〇）素，空也。空食俸祿，謂素餐。（二）憚與戴長樂有隙，長樂讒於帝前，憚由是得罪。（三）古者建闕觀於宮殿之北，曰北闕。（三）戮力，協力也。（四）既盡也，謂喪不過三年。（五）裏物，燒也。（六）小竿也。（七）拍也。（八）瓦器，秦人擊之以節歌。（九）見「李斯諫逐客書」，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三）此二句，喻朝政荒亂。（三）此二句，喻賢人放棄。（三）此二句，言及時行樂。（三）戰慄也。（四）卽董仲舒。（五）會宗所居之地，戰國時爲魏土。（六）名斯。（七）皆賢人，文侯師卜子夏，田子方，聘段干木不至。（八）漢時郡名，今甘肅固原縣，有研山，烏山在其境，爲周文王所伐，昆夷之故地。（九）語助辭。

### 王生遺蓋寬饒書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疆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

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遵遵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曉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註音】(適)同乃(拂)讀弼(遵)求於切(訾)同貲(詘)同屈

【釋義】(一)漢宣帝時爲太子庶子。又同時有同生者。初爲驪登渤海議曹。及後遷水衡都尉。以生爲水衡丞。(二)字次公。魏郡人。深刻喜陷害人。又好言事刺譏。好犯上意。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以書。(三)謂梁而拒善者。(四)指寬饒初爲大中大夫。後擢爲司隸校尉。(五)使行風俗。奉使稱意。(六)拂與弼同。輔也。(七)遽伯玉。春秋時衛人。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八)伍員字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後被誅。(九)量也。限也。不訾。言其貴重之極。無可量也。

###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

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難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篇。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未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則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



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註音〕〔箋〕音邊〔它〕音他〔見〕讀現〔不〕同否

〔釋義〕(一)子駿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列於學官。哀帝令與五經博士講論。諸博士不肯置對。因移書責讓之。(二)三代。夏商周是也。(三)詩序。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禮〕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四)易經。(五)微妙之言也。(六)食器。用於祭祀。竹曰籩。木曰豆。(七)孫武吳起。(八)尙書序。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九)以古事爲是者。卽有得罪。(一〇)薛人。始爲秦博士。逃去。後仕漢。(一一)周勃。封絳侯。(一二)權嬰。(一三)官名。掌守故典。(一四)名勝。濟南人。孝文聞伏生修尙書。詔罷錯往受之。(一五)經名。實世界最古之史。秦火亡失。漢初濟南伏生口授。罷錯二十八篇。號爲今文尙書。後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竹簡尙書。號爲古文尙書。(一六)學校之官舍。(一七)卽賈誼也。(一八)武帝年號。(一九)書篇名。武帝末。有人得秦誓書於壁中。(二〇)景帝子。(二一)武帝年號。(二二)字子國。受詩於申公。受尙書於伏生。

魯共王所發現之古文尙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安國以今文讀之。承認作書傳。定爲五十八篇。(一)武帝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會帝病。江充言疾在巫蠱。掘蠱宮中。充與太子據有隙。因言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太子恐。收充斬之。舉兵反。尋敗自殺。後田千秋訟太子寃。族江充家。  
(二)元帝子。(三)疑卽桓生。桓生以習禮爲禮官大夫。(四)趙人。從賈誼受左傳訓故。爲河間獻王博士。(五)名譚。通古文尙書。爲孔安國再傳弟子。(六)天子之學。(七)當時學者。謂尙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八)成帝子。哀帝欣。(九)不專伏也。(一〇)合也。(一一)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車伏生。(一二)名高。齊人。(一三)施雠。沛人。孟喜東海人。俱從田王孫受易。(一四)辰太子之孫。(一五)複姓。名做。字元始。一名赤。周時人。著述穀梁傳。(一六)梁邱賀。字長翁。琅琊人。從京房受易。(一七)夏侯勝從伏生受尙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尙書有大小夏侯之學。(一八)謂執其偏見。守殘缺之文。(一九)謂黨同師之學也。(二〇)妬道藝之真也。

### 馬援與楊廣書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釋。援閒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閒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會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

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釋義】(一)冀南。忝冀縣也。(二)音驛。信息也。(三)關。近日也。(四)上林。苑名。在長安之西。(五)兆民。百姓也。(六)表的。目標也。(七)函谷。關名。在今河南新安縣東。(八)河內。郡名。漢置。今河南之河北道地。(九)存。問也。(一〇)羸子。伯春。賈於光武。(一一)會。會參。謁。閔子竊。(一二)三木。刑具。用以械頸及手足者。(一三)分羹之事。魏文侯遣樂羊攻中山。中山君殺樂羊子烹之。而遺之羹。樂羊盡一杯。(一四)子陽。公孫述之字。(一五)大人。豪傑也。(一六)萎腰。軟弱也。(一七)西州。指天水諸郡。

## 朱浮與彭寵書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

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名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乘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尙能致命一殮。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鳴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

〔注音〕（鼻）希么切（曉）解脂切

〔釋義〕（一）朱浮。字傲元。沛國蕭人也。初从世祖爲大司馬主簿。後爲大將軍幽州牧。浮因密寵遣吏迎妻而不迎母。受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寵聞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二）京城太叔。春秋時鄭莊公之弟共叔段也。封之京城。故號京城太叔。後叛。莊公伐之。因出奔共。事見左傳。（三）伯通。寵字。（四）名字。謂聲譽遠聞也。（五）權時救急。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亦權時救急也。（六）匹夫二句。〔戰國策〕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爲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輸糲以饋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池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媵母未詳。（七）三綬。謂漁陽太守。建忠侯。大將軍也。（八）耿俠遊。名况。爲上谷太守。與寵同歸光武。（九）挹。與抑通。與也。（十）漁陽。郡名。（十一）孟津。津名。在河南孟縣南。（十二）內聽二句。浮密奏寵有異志。帝徵之。寵妻勸勿受徵。所親信更多亦怨浮。無勸行者。

## 馮衍奏記鄧禹

衍聞明君不惡切懇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願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辜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挈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邱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蠱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湧。更相駘籍。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

唾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霽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葦之閒。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鳩毛也。然而諸將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疆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疆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累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材。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

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三六。撫上黨三九。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四〇之策。何以加茲。

【注音】(戀)音却(跪)蘇典切

【釋義】(一)懇誠也。(二)幽冥。深遠之意。(三)爭引。言引事諫爭也。(四)勒。刻也。(五)離。遭也。(六)東郡。卽今河北濮陽縣。王莽時。翟義在東郡起兵討莽。(七)西海。郡名。漢置。莽元年。西羌龐參等怨莽。以兵攻西海。(八)巴蜀。莽時。王邯以怨望攻益州。莽發兵擊之。(九)緣邊。莽建國三年。匈奴入寇雲中。擄掠人畜。不可勝計。緣邊爲之虛耗。(一〇)暴兵。暴兵於外。謂用武也。(一一)擊。與擊同。牽引也。(一二)元元。民也。(一三)臻。至也。(一四)廬。居舍也。(一五)落。村落也。(一六)踣。踏也。(一七)垂。邊境也。(一八)僮僕也。(一九)宛。地名。今河南南陽縣。(二〇)葉。今河南葉縣。(二一)嚼血。同嚼血。卽梳血之意。(二二)昆陽。在葉縣東。光武與莽兵戰于此。大破之。(二三)武關。地名。卽戰國秦之南關也。在商縣東。(二四)九虎。王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二五)雷。同雷。(二六)著。一年也。(二七)炎精。火神之名。漢以火德王。故曰炎精。又爲日之號。(二八)亡新。新莽之國號也。(二九)燔。燒也。(三〇)毛食。毛。猶無也。湖南廣東福建之士語也。(三一)既。不著。屐以足親切也。(三二)并州。古十二州之一。今山西太原縣治。(三三)申伯。周宣王之舅。姜姓之諸侯也。(三四)召虎。周宣王之臣。召穆公也。(三五)吉甫。尹吉甫。亦周宣王臣。(三六)邯鄲。戰國時趙都。(三七)真定。指真定王劉揚。(三八)太原。郡名。今山西太原縣。(三九)上黨。郡名。今山西冀寧道南部之地。以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名。(四〇)伊望。伊尹。呂望也。

## 李固與黃瓊書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

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釋義】(一)伊洛。二水。在河南。(二)萬歲亭。在河南登封縣。(三)卽事。就事也。瓊被徵不就。後爲有司所劾。不得已就徵。(四)柳下惠不恭。見孟子。(五)不夷二句。謂君子立身。貴不傲不隨也。(六)巢由。巢父。許由。唐堯時之隱士。(七)嶢嶢。高貌。(八)皦皦。潔白也。(九)陽春。古歌曲名。宋玉文。陽春白雪。屬而和者數十人。是以曲彌高。而和者彌寡。(一〇)魯陽。今河南魯山縣。(一一)樊君。指樊英。(一二)設壇席。除地爲壇。以布席。(一三)處士。不仕之士也。(一四)虛聲。謂有虛名而無實者也。

### 孔融論盛孝章書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



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二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釋義〕 (一) 威。孝章名實。會稽人。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其不免禍。乃爲書言於曹操。徵爲都尉。未赴。果被孫權所害。 (二) 損益之友。〔論語〕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三) 朱穆。後漢南陽宛人。字公叔。歲時儉薄。著絕交論。 (四) 一介。一人也。介與个古字通。 (五) 九牧。九州也。 (六) 燕君句。見國策。喻求才之切也。 (七) 昭王句。燕昭王欲得賢士。以報齊仇。隗曰。欲得賢士。請自隗始。昭王築臺師事之。樂毅。鄒衍。劇辛。果聞風而至。

### 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離絕以來。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閒尙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縮嫌

畏於已除。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甯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變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旣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乘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

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三一。貴欲觀湖濼三二之形。定江濱之民耳三三。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三四。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三五。穆生謝病三六。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三七。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若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三八。宴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會不禦三九。漢潛夏陽。魏豹不意四〇。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四一。隗囂納王元之言四二。彭寵受親吏之計四三。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四四。竇融斥逐張元四五。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四六。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四七。婉彼二人四八。不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

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減損。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嗣。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勸之而已。

〔注音〕(鮪)榮美切

〔釋義〕(一)阮瑀。字元瑜。陳留人也。(二)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魏周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業。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三)孫策下江東。操以弟女許策弟匡。又爲子彰娶孫貴女。蓋欲羈維之也。(四)心既忿恨。意不自安。(五)韓信。見前報任安書。(六)彭寵。見前朱浮報彭寵書。(七)盧縮。漢豐人。與高帝同里。同日生。入漢以功封燕王。後以韓信彭越見誅。懼及己。叛降匈奴。(八)英布爲淮南王。以韓信彭越見殺。懼禍及己。謀反。布中大夫貫赫上書告變。布遂族赫家。發兵反。(九)捐舊或爲捐奪之誤。(一〇)劉靚。沛國人。爲揚州刺史。(一一)朱浮。見與彭寵書。(一二)張勝。盧縮臣也。爲縮使胡。後上書告其謀反。貨故。言因感恩而貸之也。(一三)貫赫。見註八。(一四)碩交。〔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奔仇讎而得石交也。碩與石古通。(一五)蘇秦四句。見戰國策。(一六)紹業也。(一七)扇揚。煽惑也。(一八)將泰。太平之意。(一九)異類。夷狄也。(二〇)鄭武取胡。見卷一韓非子說難篇。(二一)小事。指忿恨。(二二)前好。謂婚姻。(二三)赤壁之役。赤壁地名。在湖北嘉魚縣。周瑜大破操於此。事詳見卷二十三赤壁之戰。(二四)江陵。赤壁敗後。操引軍還。留曹仁守江陵。與周瑜相拒年餘。仁棄城而歸。(二五)澤。澆也。(二六)荆土。指荊州言。荊州操乃取之於劉表。非其本有也。言本非我分內所有。今盡與君。冀取其餘地耳。(二七)列子。孟孫陽謂爲子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二八)田橫。爲齊王田氏族。漢滅項羽。橫與其徒黨五百人。亡入海島中。高帝使人招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二九)朱鮪。誅殺光武兄縵。後守洛陽。以拒光武。光武招之降。許以羈怨。因指河誓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三〇)譙。縣名。(三一)九江。

郡名。後漢置。故城在安徽定遠縣西北。(一)漢即巢湖。(二)吳志初曹公恐江兵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轉相警備。自盧江九江。漸春。廣陵。十餘郡。皆東渡江。江西徐虛。(三)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蓋逆知宮室之爲邱墟也。(四)輔果。智氏之族也。識智伯必爲趙滅。因別氏爲輔。後後得獨存。(五)穆生爲楚王客。不嗜酒。楚王常爲之設醴。及王戊忘設。穆生遂謝病去。未幾七國反。穆生得免楚難焉。見漢書。(六)鄒陽。漢臨淄人。初仕吳。吳王濞有邪謀。上書諫不聽。去之梁。從孝王游。(七)江表。謂大江之外。大江以南也。(八)左傳。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層步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九)漢韓信擊魏王豹。以疑兵與之相持。層師由夏陽。陵安邑。(十)重。威重也。言以威重迫脅敵人。(十一)左吳。淮南王臣。王謀反。日與之計劃兵所出入。(十二)王元。蓋將也。說遷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強。臣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器然之。遂反。(十三)彭寵。見朱浮與彭寵書註。(十四)三天。即指淮南。隗囂。彭寵三人也。(十五)漢梁孝王客牟勝。公孫詭。以王旨。刺殺袁盎。漢廷捕之急。二人皆匿王後宮不出。後以韓安國諫。乃出之。(十六)後漢書。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部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辨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隗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沈。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綬。爲涼州牧。後遷大司空。(十七)子布。孫權臣張昭字。(十八)婉。親愛之意。(十九)二人。指劉備與張昭。(二十)孫輔。督與操通。爲權所覺。遂囚之。(二十一)操以劉繇爲揚州刺史。繇不敢之任。後南保豫章。(二十二)魏天子之過。日補交州刺史。充詩交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二十三)牽連也。(二十四)易。牽復吉。

### 王粲爲劉荊州與袁譚書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允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不顯之祚。摧巖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願定疆宇。虎視河

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一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二。使股肱分成二體。胸膺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闕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讐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三。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傲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軀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讐。士匄卒苟偃之事四。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人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誦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愾。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鶴立。

【釋義】 (一)殷。威也。(二)秦倫。倫常也。(三)敦。敗也。(四)太公。指譚父紹也。(五)楚魏。楚。荆州。魏。冀州也。(六)遠也。(七)迴。寥遠也。(杜甫詩)江迴月來攪。(八)發。助也。(左傳)同好惡。獎王室。(九)阻。阻。謂逝世也。(一〇)奕。

次序也。(一一)摧。嚴勸。譚初在黎陽。為操所攻。向救之。譚向敗退於鄴。操追之。為向所破。(一二)青蠅。喻讒人也。(詩)

營營青蠅。止於樊。澧弟君子。無信讒言。(一)無忌。左傳作費無極。爲楚平王所寵。讒害太子建。(二)壘。指譚向。(三)膺。手臂也。(四)間。消息也。(五)旂。旂。軍旗也。(六)五伯。齊桓。晉文。楚莊。宋襄。秦穆也。(七)兀。危也。(八)公羊傳。齊襄公。紀侯。譚齊哀公于周京之。齊襄公。滅紀。復九世之仇。哀公至襄公凡九世。(九)士句。荀偃。皆晉之大夫。事見左傳。(一〇)伯游。荀偃字。(一一)宣子。士句。諡宣子。(一二)請讓。讒請斥責也。(一三)冀州。指向。紀死。幼子向襲爲冀州牧。(一四)傲。同傲。(一五)夫人。指袁紹後妻劉氏。(一六)鄭莊。事見左傳。(一七)重華。虞舜號。(一八)舜異母象。日謀殺舜。舜爲天子。封之於有鼻。一說爲有庠。在今湖南道縣。(一九)病。病也。意指嫌隙而言。

###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五月十八日。不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聞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筵微吟。樂往哀求。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糞寘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不白。

【釋義】(一)質爲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魏郡有朝歌縣。(二)季重。質字。(三)恙。憂也。(四)局。近也。(五)官守有限。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六)任。當也。(七)僻左。手足便右。以左爲僻。故鹵豨曰僻左。(八)南皮。今河北南皮縣。(九)百氏。諸子百家也。(一〇)彈碁。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

白黑甚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二)六博。古遊戲之事。史記六博頌鞠。(三)旅食。客處也。(三)元璋。阮瑀字。見前註。(四)蕤賓。仲夏之月也。(五)景風。南風也。(六)鄴。漢縣名。今河南臨漳縣。

### 魏文帝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會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聞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逾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



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大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不白。

【釋義】(一)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賈。並見友于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賈書。(二)行。且也。(三)東山。詩篇名。周公東征狩歸。作此詩以慰軍士之久役者。(四)支。支持也。(五)離。遭也。(六)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七)三分。分所應得者也。(八)擇。定也。(九)都。凡也。(一〇)偉長。徐幹字。(一一)箕山之志。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至箕山。(一二)論語。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一三)德瓊。應瑒字。(一四)孔璋。陳琳字。(一五)公幹。劉楨字。(一六)強健也。(一七)仲宣。王粲字。續自。言能繼羣賢。自善辭賦也。(一八)體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弱。謂之體弱也。(一九)呂氏春秋。子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二〇)禮記。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既哭。進使者問故。曰。誰之矣。遂命覆棺。(二一)大羊。二句。喻虛有其表也。(二二)炳燭。即秉燭。(二三)於邑。歎息聲。

### 曹植與吳季重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

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曰不我與。曜靈<sup>九</sup>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劉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惠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注音】(曄)音燈(惠)許記切

【釋義】(一)賁出爲朝歌長。臨淄侯與賈書。(二)常調。猶言雅集也。(三)密坐。接席也。(四)彌。終也。(五)灑揚。高飛下擊貌。(六)鳳以喻文。虎以喻武。言質負文武全才。猶鳳之有德。虎之有威也。歎猶歌也。(七)過屠門句。〔桓譚新論〕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美味。對屠門而大嚼也。(八)漏卮。酒器名。(九)曜靈。日也。(一〇)參商。二星名。每出沒不相見。(一一)六龍。〔楚辭〕縱六龍于扶桑。(一二)羲和。日御者也。〔楚辭〕吾令羲和弭節兮。(一三)若木。日所入處。見〔山海經〕。(一四)濛汜。月所入處。(一五)曄。光采貌。(一六)濛。涼風也。(一七)所治。指朝歌。(一八)惠事小吏。知文之佐吏也。(一九)言物以罕爲貴。多則雖千里之驥。和氏之璧。亦無足珍焉。(二〇)墨子非樂。不入朝歌。見〔淮南子〕。(二一)良樂。趙之王良。秦之伯樂。爲古時善御之人。(二二)戰國策。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勸。(二三)〔史記〕循吏。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

# 曹植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拊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嘗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

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二四六莖二五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子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注音】(據)之石切(世)音紫(世)昌待切

【釋義】(一)仲宜在荊州。故曰漢南。(二)孔璋。廣陵人。在冀州。(三)徐偉長居北海。禹貢之青州也。(四)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五)德璉南頓人也。近許都。故稱此魏。(六)德祖。太尉之子。故曰上京。(七)卽隨侯之珠。(八)卽和氏之玉。(九)吾王謂操也。(一〇)淮南子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一一)列子。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一二)若人。謂敬禮也。(一三)尼父指孔子。(一四)游夏。子游。子夏。(一五)戰國策。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一六)爾雅。美女爲媛。(一七)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龍淵大阿。陸斷牛馬。水擊鳩鷹。(一八)劉季緒。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一九)詞。大言也。(二〇)持。偏引也。(二一)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狙丘而譴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二二)稷。齊之城門。(二三)息。止也。(二四)咸池。黃帝之樂。(二五)六莖。顛頊所作樂。(二六)墨子有非樂篇。(二七)謂將功德刻於金石也。(二八)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不虛。

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 吳質答魏太子牋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載。猶欲觸<sub>四五</sub>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懷懷<sub>一六</sub>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注音】（載）徒結切（懷）音樓

上酒也。（四）陳徐劉應。見曹植與吳質書。（五）東方朔枚皋。俱漢武帝時人。善於辭賦。皋枚乘之子也。（六）嚴助。壽王。嚴助與吾邱壽王並為帝所重。後助以坐受淮南王賈。棄市。壽王亦以他事。誅。（七）漢書。司馬長卿常稱疾避事。（八）魏文書。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九）所天。君也。（一〇）場園均講藝之所。（一一）微。妙也。（一二）蕭王。後漢光武帝。初為蕭王。（一三）敷。正也。（一四）敷。通盡。（一五）匈。同胸。（一六）懷。懷。勤。勤。勤。勤。

### 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耀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卽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常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低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閭弱。無以泄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懷懷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耀世俗哉。

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質。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注音〕（抵）音脂

〔釋義〕（一）〔魏略〕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牋。（三）延。進也。（三）耀。靈日也。（四）虞。卿戰國游說之士。爲趙上卿。（五）秦昭王遣平原君書。願與之作十日之飲。（六）沈頓。沈謂醉冥也。頓。猶斃也。（七）承前。言每事承前人所爲。無更改也。（八）深淺。謂善惡也。（九）常山。卽恒山。（一〇）平。縣名。在山西。（一一）代。今山西代縣。（一二）柏人。古地名。今河北唐山縣西有其故城。漢高祖過柏人。曰。柏人者。迫于人也。（一三）砥水。在河北境。漢韓信斬陳餘於此。（一四）奇諒。謂拔趙織。立漢織。（一五）成安。陳餘號成安君。失策。言不聽李左車之言。以致於敗也。（一六）廉。藺。藺頗。藺相如。趙國之賢相。良將也。（一七）鉅鹿。今河北平鄉縣。（一八）〔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向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食飲。意未嘗不在鉅鹿也。（一九）左車。廣武君李左車。（二〇）蒞。臨也。（二一）科。條也。（二二）凜凜。危懼貌。（二三）〔漢書〕嚴助對帝曰。願爲會稽太守。承明憲。乃侍從之臣所居之處。（二四）漢。吾丘壽王初拜侍中。後爲東郡尉。（二五）見張敞與朱邑書。（二六）〔漢書〕陳咸。字子康。爲南陽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卽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爲少府。（二七）質。易也。

### 吳質答東阿王書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躑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旣威儀虧替。言辭漏滅。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辭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効。屢獲信陵虛左之德。

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情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爲酒。弁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轂。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醑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盪鄙心。秦箏猶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暉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迹。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効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釋義】 (一) 籠光(詩)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毛長曰。籠。籠也。(二) 猗頓。魯人。善于居積。以畜牧起家。富過王



侯。(三)未央宮北有玄武闕。(四)史記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无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囊中其未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无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未見而已。(五)專見(四)策薛公孟嘗君田文也。(六)史記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東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七)仲父仲尼也。(八)釀母古之醜婦黃帝妃。(九)琴節曰微權劉備也。(三)左傳晉趙武過鄭鄭伯享之七子從趙武請皆賦詩七子謂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叔段公孫段。(四)面黻曰報。(五)一旅五百人也。(六)六尺曰步武跡也。

### 楊修答臨淄侯牋

修死罪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調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日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

容歸增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為皆有誓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眊。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璅璅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

〔釋義〕 (一) 彌。終也。 (二) 嗣。誦也。 (三) 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 (四) 陳孔璋寤身袁氏。故稱冀域。 (五) 徐偉長施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幹倫竊許京。故云豫。 (六) 時德理居伊潁。太祖之食邑。故云魏。 (七) 發。武王名也。且周公旦。 (八) 論語。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也。 (九) 植為鸚鵡賦。亦命脩為之。而脩辭讓。 (一〇) 植又作大暑賦。而脩亦作之。竟日不敢獻。 (一一) 刊。削也。 (一二) 史記。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一三) 桓子新論。秦呂不韋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士。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其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體。體具而言微也。 (一四) 景鐘。景公鐘也。 (一五) 惠施與莊周相知。此引之以喻二人。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 (一六) 劉季緒。名脩。劉表子。曹植書曰。劉季緒好詆訶文章。

### 辭綜與諸葛恪書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鏑。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

野無遺寇。邑罔殘奸。既埽兇慝。又充軍用。藜藜稂莠。化爲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釋義〕 (一) 山越種族名。 (二) 鑄。刀刃也。 (三) 鼻。竅也。 (四) 河。盡也。 (五) 蓀。苗也。 (六) 稂莠。均害苗之草。 (七) 魑魅魍魎。均鬼怪也。 (八) 虎士。勇士也。 (九) 詩美執訊。見〔詩小雅〕。意謂惟有智識者。可與之爲言辭。 (一〇) 易嘉折首。見易離卦辭。 (一一) 衛青。霍光。 (一二) 軼。勝也。 (一三) 四牡。見〔詩小雅篇〕。所以勞使臣也。 (一四) 飲至。古有戰勝而歸。飲於宗廟。曰飲至。 (一五) 中臺。尚書官也。 (一六) 旌。表也。 (一七) 茂。大也。 (一八) 劬。勞也。

### 高崧爲會稽王昱與桓溫書

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與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閭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甯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

【釋義】（一）弘，光大也。（二）嚮，語聲多也。（三）闇，不明也。（四）維城，詩：宗子維城，以城喻宗子，言其爲國之藩籬也。（五）克隆，興盛而穩固也。（六）顧嫌，謂顧忌嫌疑也。

### 王羲之與會稽王牋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今外不甯，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暨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敝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

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尙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廁大臣未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遊。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暨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釋義】(一)避。通也。勝也。(二)暨。同暨。(三)廟算。謂帝王之謀略也。古人出師。定謀於祖廟。故云。(四)饋。送也。(五)許。今河南許州。(六)洛。洛陽。(七)經緯。謀畫也。(八)解而更張。語出董仲舒策。意謂不合者宜改也。(九)時殷浩屯壽春。策鎮下邳。(一〇)廣陵。今江蘇江都縣。(一一)譙郡。今安徽亳縣。(一二)梁。古梁國。在今河南。(一三)伍員四句。見前爲曹公作書與孫權注二四。

### 王羲之遺殷浩書

知安西<sup>二</sup>敗喪。公私惋怛<sup>三</sup>。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sup>四</sup>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

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尙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尙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釋義】(一)殷浩。詳下首注一。(二)安西。安西將軍謝尚也。(三)扼。悲痛也。(四)綜。謀也。(五)淮。指淮水。

(六)羈縻。牽制也。(七)煩苛。指累民之事。(八)厝。措置也。(九)黎。庶民也。(一〇)竟。窮也終也。(一一)秦政。虐政也。(一二)參夷。夷三族也。(漢書)商執造三夷之刑。(一三)勝廣。陳勝。吳廣。

### 王羲之報殷浩書

吾素自無廊廟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尙矣。

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俟兒婚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

〔釋義〕 (一)殷浩。長平人。字深源。浩時爲揚州刺史。勸使應召爲護國將軍。羲之因報以此書。 (二)廟處志。爲官於朝之心也。 (三)直。同值。當也。 (四)王丞相。王導。 (五)果。決也。 (六)內。納也。 (七)向子平。卽向子平。後漢時人。隱居不仕。 (八)王者無外。學士皆當綏撫也。 (九)護軍。晉有護軍將軍之官。時方授羲之此職。不拜。 (一〇)馬日磾。獻帝時爲太傅。持節慰撫天下。 (一一)關東。函谷關以東也。

### 王羲之與尙書僕射謝安書

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踏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泄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

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禽。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滅。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

【釋義】(一)此一郡。指會稽。(二)漕。東南各省輸米以供西北也。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爲漕運之始。歷代因之。以供京師兵食。唐宋以來漕務尤重。設官以專責成。運道由海由河。隨時而改。(三)申。重也。(四)殿最。考課之等差也。上者爲最。下者爲殿。(五)天臺。廷尉也。(六)從事。州之佐吏也。(七)郡之屬官曰綱紀。輕。謂輕捷也。(八)曹。分職治事之官。署曰曹。郡縣按屬亦曰曹。猶今官署之分科辦事也。(九)餘姚。縣名。今屬浙江。(一〇)斛。量器名。古以十斗爲斛。今以五斗爲斛。

### 王羲之誠謝萬書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



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一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釋義】(一)秦辟。指諸君也。(二)一味。指蔬菜之豐。(三)重席。指居之安適。

### 王羲之與吏部郎謝萬書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並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曠。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矣。

【釋義】(一)被髮佯狂。指箕子。(二)污身穢迹。指豫讓。(三)敷。布也。榮。茂也。(四)邈。遠也。(五)萬石。漢石奮與四子皆官至二千石。景帝號奮爲萬石君。(六)安石。謝安字。(七)陸賈。漢楚人。(八)班嗣。漢扶風人。(九)楊王孫。漢武帝時人。善治生。

### 盧諶贈劉琨書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鴈乏善鳴之分。卷異蘧子。愚殊甯生。匠者時眇。不

免臆賓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自奉清塵。于今五稔。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以彰。大雅含弘。量苞山藪。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運籌之謀。廁讌私之歡。綢繆之旨。有同骨肉。其爲知己。古人罔喻。昔聶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靡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庶。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未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乎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後歔歔哉。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眷戀。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猥懃。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據其所抱而已。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謹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謹死罪死罪。

潛哲維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斯雍。至止伊順。三台擢明。四岳增峻。伊陟佐商。山甫翼周。弘濟艱難。對揚王休。苟非異德。曠世同流。加其忠貞。宣其徽猷。伊謏陋宗。昔違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義等休戚。好同與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王室喪師。私通播遷。望公歸之。視險忽艱。茲願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大鈞載運。良辰遂

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爲疇曩。四六疇曩伊何。逝者彌疏。溫溫恭人。愼終如初。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膠木。葛葛以敷。妙哉蔓葛。得託膠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侔卞和。質非荆璞。眷同尤良。用乏驥馱。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鴛猥。方駕駿珍。弼諧靡成。良謀莫陳。無覲狐趙。有與五臣。五五五臣奚與。契闊百罹。身經險阻。足蹈幽遐。義由恩深。五六分隨昵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使是節士。情以體生。感以情起。趣舍罔要。窮達斯已。五六由余片言。素人是憚。日磬效忠。飛聲有漢。桓桓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塗炭既濟。寇挫民阜。五九謬其疲隸。授之朝右。上懼任大。下欣施厚。實祇高明。敢忘所守。相彼反哺。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每憑山海。庶覲高深。遐眺存亡。緬成飛沈。長徽已纓。逝將徒舉。收跡西踐。銜哀東顧。曷云塗遠。曾不咫尺。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縣縣女蘿。施於松標。稟澤洪幹。晞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飈。纖質實微。衝飈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七二不見得魚。亦忘厥餌。遺其形骸。寄之深識。先民頤意。潛山隱机。仰熙丹崖。俯澡綠水。無求於和。自附衆美。慷慨遐蹤。有愧高旨。爰造異論。七六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殊一轍。死生既齊。榮辱奚別。處其玄根。廓焉靡結。福爲禍始。禍作福階。八二天地盈虛。寒暑周迴。夫差

不祀。費在勝齊。句踐作伯。祚自會稽。邈矣達度。惟道是杖。形有未泰。神

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上弘棟隆。下塞民望。

【釋義】(一)故吏。郡國之稱。(二)見卷一。莊子山木篇。(三)見同上。(四)子曰。蘧伯玉邦無道。可卷而懷之。

(五)子曰。寧武子邦無道則愚。(六)言在木闕不材。故匠者時時。在厲之善鳴。故不免。賸買也。賸。同饑。進食也。

(七)後。年也。(八)尚書。九德厥德。謨明弼諧。(九)候人。刺近小人也。(詩)彼候人兮。何戈與祿。(一〇)欺。誠也。(一一)昵。

近也。(一二)綳。纏也。(一三)骨肉。謂父子。(一四)聶政。見別賦注。(一五)靡。爛也。(一六)委身。猶委質也。(一七)夷險。喻治。

亂也。(一八)已。猶決竟也。(一九)殺。謂別駕也。對現故謂之外。(二〇)淮南子。楊子見楚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

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可以黃。可以黑。(二一)致。猶會也。(二二)迫。急也。(二三)歎。啼貌也。(二四)先。謂誰父。謂現也。

(二五)獨。衆也。適憤也。(二六)肆。展也。(二七)俊。克也。(二八)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獨侍於下風。幸聞咄唾之音也。

(二九)咸。勉。黃帝之樂。(史記)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三〇)雜書。秦失金鏡。魯入珠。(三一)皇。謂漢。

帝也。(三二)紹。繼也。配與也。(三三)龍。廢也。(三四)蘭。謂德音之和也。(三五)詩。有來雍雍。至心肅肅。(三六)三台。

即三能。(漢書)北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日三能也。操舒也。(三七)尚書。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帝。(三八)

詩。肅肅王命。仲山父將之也。(三九)言現之德。苟不異於昔賢。雖復與之曠世。若同一流也。曠。遠也。(四〇)遽。遇也。

(四一)諧。和也。(四二)契。大約也。(四三)喪師。謂為列國所敗也。(四四)戰國策。破公家而成私門。播散也。(四五)謂誰父。

為劉桀所害也。(四六)載。行也。(四七)途。猶因也。(四八)久也。(四九)恭人。謂現也。(五〇)遺音。謂誰父之言也。(五一)築。孤。誰。

自謂也。恤。憂也。(五二)樛。木。喻現也。(五三)承。受也。指受恩。侔等也。(五四)方。併也。珍寶也。(五五)覲。望也。五臣之从。晉文。

猶謀之事。劉氏。(五六)分。猶節也。(五七)言已昔以意氣而殞命。皆非正道。故尤而使之。(五八)言既感厚恩。而吉凶惟。

命。故云趣舍無所要求。窮達任其所止也。(五九)阜。馭也。(六〇)朝右。謂別駕也。(六一)漢書。任大而守重。(六二)管。

子。上趨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也。(六三)斯。心。謂誰父母見害之心也。(六四)山海。喻現也。(六五)短。猶遠也。(六六)綴。繞。

也。(六七)八尺曰咫。(六八)女夢。喻已。松標。喻現。標。末也。(六九)幹。本也。(七〇)喻。乾也。(七一)應。喻亂也。(七二)莊子。可以。

言論者。物之粗者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者也。(七三)餗。猶筴也。(七四)養也。(七五)照。燥也。謂暴燥也。(七六)謂現被謗。

也。(七七)肝膽。喻近。楚越。喻遠。(七八)同大觀。謂現也。(七九)玄。道也。(八〇)廓。空也。靡結。謂體道虛通。心無怨結也。(八一)

言稱福無常也。(八二)此。喻聽也。(史記)吳王夫差北伐齊。敗於艾陵。越王勾踐敗吳。王遂自剄死。越王滅吳也。

(八三)此。喻現也。達度。謂現也。(八四)泰。自縱泰也。(八五)暢。通也。(八六)塞。滿也。

(八七)此。喻現也。達度。謂現也。(八八)泰。自縱泰也。(八九)暢。通也。(九〇)塞。滿也。

(九一)此。喻現也。達度。謂現也。(九二)泰。自縱泰也。(九三)暢。通也。(九四)塞。滿也。

(九五)此。喻現也。達度。謂現也。(九六)泰。自縱泰也。(九七)暢。通也。(九八)塞。滿也。

(九九)此。喻現也。達度。謂現也。(一〇〇)泰。自縱泰也。(一〇一)暢。通也。(一〇二)塞。滿也。

劉琨答盧諶書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輒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彫殘。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聃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昔騾驢倚轡於吳坂。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勸之不已。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

厄運初邁。陽爻在六。乾象棟傾。坤儀舟覆。橫厲糾紛。羣妖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痛心在目。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逆有全邑。義無完都。英華夏落。毒卉冬敷。如彼龜玉。韞櫝毀諸。芻狗之談。其最得乎。咨余輒弱。弗克負荷。愆譽仍彰。

榮寵屢加。威之不建。<sup>二五</sup>禍延凶播。<sup>二六</sup>忠隕於國。孝愆於家。<sup>二七</sup>斯罪之積。如彼山河。斯豐之深。終莫能磨。郁稷舊姻。嫵婉新婚。裹糧攜弱。匍匐星奔。<sup>二八</sup>未輟爾駕。已墮我門。一族偕覆。三孽並根。<sup>二九</sup>長慙舊孤。永負冤魂。<sup>三〇</sup>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sup>三一</sup>柔條修罕。朝採爾實。夕捋爾竿。竿翠豐尋。逸珠盈碗。<sup>三二</sup>實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乎。庭虛情滿。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sup>三三</sup>萃此秋棘。有鳥翻飛。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永戢東羽。<sup>三四</sup>翰撫西翼。我之敬之。廢歡輟職。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sup>三五</sup>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卷莫啓。握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鄰。光光段生。出幽遷喬。資忠履信。武烈文昭。旃弓駢駢。與馬翹翹。乃奮長縻。是轡是鑣。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敘懷。引領長謠。

【釋義】(一)劉琨。字越石。中山靜王之後也。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謀琨先辟之。後為從事中郎。段匹磾領幽州牧。謀求為匹磾別駕。謀賤詩與琨。故有此答。後琨竟為匹磾所害。(二)玩。猶愛弄也。(三)檢。法度也。括。約束也。(四)老莊。老聃莊周也。(五)阮生。嗣宗也。(六)騎張。驚懼之貌也。(七)劉聰。僭即位于平陽。遣弟攻晉。破洛陽。又遣子攻長安。陷之。(八)刻。漏也。以銅盆受水。分時。晝夜百刻也。(九)彌。終也。(一〇)轡。轅也。吳坂。地名。良。王良。樂。伯樂。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駢騶駕豐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乎。(一一)屬。綴也。(一二)稱。指。稱其意旨也。(一三)讎。成也。(一四)謂乾上九也。(一五)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一六)言列聰之違逆也。橫厲。縱橫猛厲也。(一七)育。長也。(一八)無心。謂無心愛育萬物。即不仁也。(一九)同塗。謂皆獨狗也。(二〇)逆。謂劉聰。(二一)義。謂晉室。(二二)英。藥。喻晉朝。(二三)毒。并比胡寇。(二四)輕。藏也。(二五)疊。瑕隙也。(二六)謂為聰所敗。而父母遇害也。(二七)凶播。琨自謂。言遭凶禍而遷播。(二八)愆。失也。(二九)琨妻。即謀之从母也。(三〇)星奔。言疾也。(三一)劉聰。圍晉陽。琨父母年老。不堪羈馬。為聰所害。又劉桀亦悉誅謀。

父母。三孽謂珉之兄子也。(三)舊孤。謂三孽。(三)冤魂。謂三族。(三)亭亭。直立貌。(三)孤幹。孤生之竹。以喻謙。(三)縛。繁采飾也。(美)平。節簡枝。(三)豐詩。言節長盈華也。八尺曰尋。(三)逸。謂過於衆類。珠。喻德。盈。婉言多也。(三)春林。喻匹礪。(四)秋。珉自喻。(四)鳥。謂鳳。(四)戢。斂也。(四)朝。高飛也。(四)鍾子。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以爲世無復賞音者也。(望)四美。音味言文也。(突)鮮卑段匹礪。自號大將軍。(四)駢駢。調利也。(四)翹翹。遠也。(究)靡。索也。(五)鏃。馬勒傍錄也。

### 邱遲與陳伯之書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剗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甯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

種。北虜潛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沉僞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會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鸞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辨請職。朝鮮昌海。厥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許之。邱遲頓首。

【釋義】(一)何之元梁典。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二)劉瓛梁典。高祖得陳虎幢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前驅。遇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三)鑄。箭鑄也。如今鳴箭。(四)謝承後漢書。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罪乎。(五)魏志。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與公戰。軍敗。為流矢所中。四年。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六)鹽鐵論。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網漏吞舟之魚。(七)漢書。漢王卽位。論功而封之。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八)沈約宋書。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途屠廣固。超踰城走。高晉獲之。送超京師。斬于建康。(九)全。上。宋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尅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於建康市。(一〇)姬。周姓也。(一一)魏收後魏書。世宗宣武帝。景元三年。蕭衍廢其主寶融。自僭立稱梁。宣武卽位。僞鑿。蓋指宣武也。(一二)藁街。街名。在漢長安城內。設招待諸夷之邸於此。(一三)廉公。謂廉頗也。趙將。後以破讎奔魏。(一四)吳子。謂吳起也。(一五)夜郎。漢西南夷名。(一六)昌海。在今新疆。(一七)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一八)北狄。指魏也。(一九)掘強。即倔強也。(二〇)梁典。高祖卽位。以宏為臨川郡王。天



三年。以忠爲中軍將軍。

青牘之屬一 邱鍾與陳伯之書

卷十五 書牘之屬二

韓愈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

不之揚。則之墨。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斃。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尙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

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一三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註音】(崇)音碎(數)音姪(侏)音朱(湜)音殖

【釋義】(一)孟尚書名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最嗜佛。愈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遂云感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愈。作此書答之。(二)唐屬江西南西道。今江西吉安縣。元和十五年。貶孟簡爲吉州司馬。(三)與欣音義並同。(四)懼也。(五)今廣東潮安縣。(六)今江西宜春縣。(七)言樂易也。(八)懼也。(九)君臣父子夫婦爲三綱。(一〇)敗也。(一一)衽衣襟也。左衽。夷狄之俗。(一二)蠻人之語。(一三)張籍。字文昌。和縣烏江人。(一四)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工文。

###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隄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

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戒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註音〕〔曠〕稱人切〔頓〕桑結切〔頓〕音旋〔梓〕音孚〔蹙〕音弟

〔釋義〕(一)今湖北武昌。(二)名公綽。字寬。由御史中丞出爲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觀察使。(三)指吳元溥。(四)怒目也。(五)難與言也。(六)猶言強項。又屈也。(七)擊鼓杖。(八)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輸告也。

(九)指岳州安州。(一〇)阻。隔也。困人被公縛所乘馬隄殺乃殺馬祭之。

### 韓愈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sup>二</sup>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sup>三</sup>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sup>四</sup>猛虎之士。畏懦<sup>五</sup>躑躅<sup>六</sup>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

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註音】(照)虛羽切(羈)音險(賊)子六切(瞻)所六切

【釋義】(一)申光蔡。(三)指吳元禧。(三)今河南洛陽縣。(四)今河南臨汝縣。(五)今湖北襄陽縣。(六)今湖北江陵縣。(七)今河南許昌縣。(八)今安徽阜陽縣。(九)淮陽。今河南淮陽縣。(一〇)今江西九江縣。(一一)大約豹。文如程。(一二)憂愁不安也。(一三)裴度也。時憲宗遣視淮西師。

### 韓愈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

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沉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遠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

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棊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sub>一五</sub>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sub>一六</sub>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釋義〕 (一) 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貞元八年進士。時爲宣州判官。 (二) 今河南洛陽縣。 (三) 今安徽宣城縣。

(四) 宣歙觀察使。 (五) 心也。 (六) 大江卽長江。 (七) 窮也。簡也。 (八) 瑕尤過失也。 (九) 房室深處。 (一〇) 界限。

(一一) 細切肉也。 (一二) 炮肉也。 (一三) 青紫謂貴官也。漢制印綬公侯用紫。九卿用黃。 (一四) 並水名。在河南省。潁東南流入安徽。經太和阜陽潁上。入淮水。 (一五) 車謂牙車。 (一六) 山名。在河南登封縣北。

韓愈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因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攀援古昔。辭道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sub>忸怩</sub>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

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孰。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剛足不爲病。且無使勅者再刺。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剛。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諫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剛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刺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註音】(辨)步皆切音牌(扭)女六切(棍)音尼(符)師交切(刑)音月(勅)巨京切(剋)音刻(信)同伸

【釋義】

(一)雀立之。字斯立。愈三試吏部不售。斯立遺書比之獻玉者。故作此書以報之。(二)詣。赴也。(三)辨優。雜戲也。(四)扭棍。斯貌。(五)言微細也。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六)汲汲。不休息貌。(七)勅。彊也。

(八)剋殺也。(九)障。謂塞上要險之處。築城置吏守之。

### 韓愈答呂醫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礪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孰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孰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孰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新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薰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釋義) (一)即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爲大梁東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公子執轡甚恭。(二)通也。(三)唐科目名。(四)相隨順之意。(五)薰。以香塗身也。魯縛管仲與齊齊受之。三薰三浴之。

韓愈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竣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

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褻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註音】(斬)音祈(戛)音括(汨)古忽切音骨

【釋義】(一)求也。(二)古俟字。待也。(三)明也。(四)詘辭貌。(五)水聲。此喻文思之勃發。

### 韓愈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

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sub>三</sub>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游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敢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釋義】(一)劉正夫爲給事劉伯芻之子。(二)猶信也。(三)辱也。自謙之詞。(四)指正夫父伯芻。伯芻。洛州廣平人。登進士第。遷考功郎中。集賢院學士。轉給事中。

### 韓愈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sub>二</sub>。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

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註音】（揜）衣檢切

【釋義】（一）名份。（二）與揜同。揜也。（三）比肩謂肩相並。猶言人之衆也。

### 韓愈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之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嘆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

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李翱五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六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釋義】(一)字拱之。婺州東陽人。與愈同年進士。(二)揚雄字。少好學。長於詞賦。爲人好古樂道。獨以文章名世。著有太玄法言等書。所作太玄一書。劉歆見之。謂雄爲空自苦。(三)字君山。能文章。篤好古學。著書二十九篇。號新論。(四)鉅鹿人。嘗從雄問奇字。(五)字習之。(六)和州烏江人。

### 韓愈答竇秀才書

愈白。愈少二驚三怯三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四\*。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五。愁憂無聊。瘡痍六侵加。惴惴\*七\*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



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困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輒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註音】(韻)音咀語(瘡)音腫(備)之端切(困)區倫切(稱)苦煩切

【釋義】(一)竇秀才名存亮。長安人。聞愈名。心慕之。愈以言事黜爲陽山令。乃存亮裹糧數千里往從之遊。(二)劣馬。才能下等曰駑。(三)弱也。(四)不合也。(五)指貞元十三年。愈爲陽山令。(六)內病爲瘡。外病爲癩。多生於南方暑濕之地。(七)憂懼也。(八)唐初明經。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九)米藏曰廩。(一〇)廩之圖者。(一一)滿載也。

### 韓愈答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與。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

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五。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釋義】 (一)字大受。貞元九年進士。(二)今洛陽。時愈從董晉汴州。(三)時愈從張建封徐州。(四)幕僚也。(五)言董張二公前卒而軍亂。故喜其脫禍。

### 韓愈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併。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

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sup>五</sup>。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sup>六</sup>娶吾亡兄<sup>七</sup>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

【釋義】（一）東野名郊。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合。與愈爲忘形交。（二）愈也。（三）指貞元十五年二月。退之從董晉喪離汴州。四日而軍亂。（四）謂張建封。退之出汴州。依建封於徐。（五）離。水名。在河南。（六）李習之。字習之。（七）名奔。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八）今安徽和縣。

### 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

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尙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邱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瘕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有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

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sup>(二)</sup>構立<sup>(三)</sup>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駮<sup>(四)</sup>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sup>(五)</sup>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

〔釋義〕 (一)左襄二十五年。崔杼弑齊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鬪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二)字孟堅。著西漢書。因被人告私作國史。下獄死。 (三)字承祚。巴西安漢人。撰三國志。爲荀勗所忌。遷爲長廣太守。後杜預復薦之於帝。未幾又貶。 (四)字處叔。陳郡人。撰晉史。未成。爲虞預所疾。以謗免。 (五)字彥威。襄陽人。桓溫辟爲從事。溫懷異志。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裁正之。後以惡疾廢。 (六)字伯淵。武城人。著國書三十卷。立石銘之。以彰直筆。魏道武帝侵東其族。並及姻親。 (七)字蔚宗。南陽順陽人。作後漢書。以謀反伏誅。 (八)赤空也。赤諫謂賊族。 (九)字伯起。巨鹿下曲陽人。撰魏書。號魏史。無子。齊亡之歲。收家被殺。 (一〇)名義真。聰明愛文義。後爲徐羨之等所殺。 (一一)汴州人。撰武后實錄及貞觀政要。大唐春秋。號良史才。屢遭遷謫。 (一二)無中生有也。 (一三)捏造也。 (一四)癡也。 (一五)如聚石之特起。 (一六)高也。

### 韓愈上兵部李侍郎書

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一年矣。薄

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龔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岳。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者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旣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

【註音】(騷)子紅切(瓌)同瑰

【釋義】(一)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自江西觀察使入爲兵部侍郎。(二)深究也。神往也。(三)珠不圓者。

(四)琴操。寧戚飯牛車下。扣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禰。短布單衣纒至弊。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爲相。(五)〔左昭二十八年〕叔向衝陳。譏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按騷明。名蔑。字然明。鄭人。(六)鑽也。慢也。

柳宗元與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sub>二</sub>恍惚。疑若夢寐。捧書  
叩頭<sub>三</sub>。悸不自定。伏念得罪<sub>四</sub>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  
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sub>五</sub>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  
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  
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  
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  
化。過不自料。勲勲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  
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sub>一</sub>。孔子之道。利安元  
元。忤<sub>二</sub>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  
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sub>三</sub>。以此  
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sub>四</sub>搆扇。使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  
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  
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  
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癩。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  
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

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隙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懷懷然歔歔惕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謹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尙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懇。以至此者。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

云三〇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三三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三四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三七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四五劉向四六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四七渙忽四八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癩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五〇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議書。自以不至五一氾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切(陽)力竹切(總)桑故切(通)張瓜切(連)音挫(與)他典切(通)年上聲(通)落戈切(通)音邸  
 〔釋義〕(一)字公範。京兆長安人。(二)言欣喜至性耀也。(三)心動也。(四)指子厚受貶永州也。顏宗時。子厚附王叔文以進。及憲宗即位。叔文賜死。子厚貶爲永州司馬。(五)不動貌。(六)腹內結塊。(七)心下爲膏。膏。隔也。病人膏肓。言疾之深不可救藥也。昔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八)指王叔文。(九)庶民也。(一〇)不安貌。(一一)違也。(一二)逆也。(一三)誹謗也。(一四)分布也。(一五)造謠也。(一六)煽惑也。(一七)厚也。(一八)西南夷。(一九)晦也。(二〇)悲慘貌。(二一)子厚元配早卒。時尙未續娶。(二二)隔也。(二三)與權同。親近也。(二四)去冬節一百五日。合在清明前二日。(二五)治馬病者也。(二六)夏日治畦者。田五十畝曰畦。(二七)辱也。(二八)與訴同。告訴也。(二九)僅直不疑狀。貌甚矣。有言其盜嫂者。不疑曰。我乃無兄。(三〇)第五倫三娶。死。女。人謂搗婦翁。(三一)見韓退之復上宰相書注。(三二)齊人。人皆稱其不孝。而孟子獨禮之。(三三)南陽人。爲郎中。其同舍告說。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疑不疑。不疑償之。後告歸者。返而歸金。亡金者大慙。(三四)字文鏡。華陰人。寬嘗行外。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步歸。後認者得牛。以牛送還。(三五)鄭大夫。晉文公問鄭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後文公返國。因伐鄭。曰。予我詹而師還。詹往。晉人將烹之。後仍釋歸。(三六)楚人。囚於晉。晉侯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音。不忘舊也。請而歸之。(三七)左襄二十一年。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虎等十人。囚叔向。叔向以爲祁奚必能出之。(三八)魏人。危。屋棟也。(史記)趙使魏王殺涇。而與魏地。魏王使吏捕之。涇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涇市。不如以生涇市。有知涇死。趙不與地。則王將奈何。魏王曰。急。涇因上書信陵君以免。(三九)南陽人。會救韓信反。及信誅。高帝欲烹之。通至自說。釋弗誅。後曹參爲齊相。請通爲客。(四〇)陽武人。初從沛公攻南陽。有罪當斬。王陵請沛公赦之。後相文帝。(四一)歸漢後。坐法當斬。信仰謂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因釋之。後拜大將。(四二)臨淄人。從梁孝王遊。爲羊勝等所譖下獄。上書自陳。王出之。待爲上客。(四三)未央宮殿前正室。文帝旣以誼爲長沙王太傅。後復召至宣室。問鬼神事。(四四)千乘人。漢武帝時。寬得罪。韓說諫。帝遂赦寬。復用之。(四五)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幸蒙不誅。復爲大中大夫。(四六)字子政。與蕭望之同下獄。望之自殺。向得復用。(四七)弱也。(四八)垢濁也。(四九)才能也。(五〇)委曲也。(五一)左思賦。嗟難得而觀縷。(五二)凝滯也。(五三)愚笨貌。(五四)謂後嗣也。

## 柳宗元與蕭翰林俛書

書牘之屬二 柳宗元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臆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膚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賦舌啁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

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適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邪。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邪。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魄買土一畝。爲耕。眈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曆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註音】(叶)同協(窮)音兀(卷)忌立切(頰)音冒(眊)音福(隄)音壁(駭)音快(噤)音倭(曉)許么切(瘖)音陰(枿)同葉(腐)同屬

【釋義】(一)俛字思謙。貞元中。及進士第。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二)今湖南祁陽縣。(三)今湖南零陵縣。(四)忠貞貌。(五)不安貌。(六)危也。(七)明也。(八)官名。未爲正員。無定數。(九)忌嫉也。(一〇)聲嘈雜也。(一一)不明貌。(一二)足履也。(一三)驚懼也。(一四)鳥名。伯勞也。(一五)衆口雜呼。(一六)聲也。(一七)啞也。(一八)謂同遭貶逐之人。如劉禹錫等。(一九)衣雜也。(二〇)理治也。唐避諱。故改理。理平之世。言治世也。(二一)伐木餘也。(二二)芝。瑞草。色有五。

菌地。躡也。(三)一夫之居。(四)田民也。(五)大鈴也。古以宣教令。

### 柳宗元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蹙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雍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蝨含怒竊發。中形影。動成瘡疖。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遺。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癘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

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當候戰慄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邪。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註音】(杓)音標(蕚)音秋(登)渠容切(醉癩)音俾昇(瘦)音覆(瘡)羽軌切(圓)同圓(癰)音隆(翫)同玩(飴)音怡

【釋義】(一)建字杓直。孫弟。貞元中。補校書郎。擅左拾遺。翰林學士。(二)驛遞之車。(三)劉禹錫字。與子厚同遭貶。(四)蓬。莖高尺餘。葉如柳葉。有鋸齒。秋枯根拔。風捲而飛。羃狀如藜。(五)踴聲也。(六)木名。產於熱地。入藥爲消化品。(七)體。股也。枿。麻木也。(八)大蛇。(九)小蛇也。(一〇)一名城。據博物志。載謂射工蟲。口中有毒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一一)水中小蟲。兩旁。人踐沙上。著人如毛髮。刺人便入皮裏。(廣東新語)。(一二)癩痕。(一三)失意貌。(一四)禁中。皇帝所居之地。非侍禦之臣不得妄入。(一五)罷病也。(一六)猶言感世之民也。(一七)謂病弱而凍餒也。(一八)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爲常州刺史。(一九)崔杼字。

###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

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聞。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鬪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鬪。豈可使噉噉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允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

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味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

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釋義〕 (一) 師說。見卷二韓愈文。 (二) 抗顏。正顏不屈也。 (三) 絮絮。提攜結束貌。 (四) 庸。古國名。在今湖北竹山縣。 (五) 被覆也。 (六) 南越。古國名。今兩廣地。 (七) 蒼黃。猶倉皇急遽也。 (八) 脚氣病。由缺乏維他命質素所致。兩脚浮腫。自脛股上連腰際。 (九) 嗷嗷。嘯叨不休也。 (一〇) 馳。乘攬也。 (一一) 騷。擾也。 (一二) 憤。昏也。 (一三) 望外。意外也。 (一四) 冠禮。古男子二十而冠。謂之成人。始行冠禮。 (一五) 造。至也。 (一六) 薦。舉也。 (一七) 憮然。有所失貌。 (一八) 炳炳。光彩貌。 (一九) 煇煇。同朗朗。光明也。 (二〇) 掉。運用也。 (二一) 剽。急也。 (二二) 弛。廢弛也。 (二三) 廉。不苟也。

### 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才。遇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為之辭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為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駘卒無所為。但越起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勸僕。而反以僕勸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



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釋義】(一)退之。韓愈字。(二)詞。馬遷。見史記自序註。(三)揚雄。字子雲。蜀人。長詞賦。(四)太玄。法言。皆揚雄所作。(五)短局。量狹也。(六)志。雖。意。故也。(七)肆。任意也。(八)疎。不滿意也。(九)國朝。指本朝。(一〇)穴。通也。(一一)稚。幼稚也。(一二)駭。驚也。(一三)越。越行不進貌。(一四)卒。終也。

### 李翱答獨孤舍人書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懟。以至疏索之說。蓋是戲言。然亦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爲之。亦自是足下所闕。在僕何苦。乃至怨懟。僕嘗怪董生大賢而著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凡人之蓄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非爲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爲也。董生道德備具。武帝不用爲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顛頓於董生何苦。而爲仕不遇之詞乎。僕意緒閒。自待甚厚。此身窮達。豈關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況年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爲。何遽不相悉。所以不數附書者。一二年來。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既不能周徧。又且無事。性頗慵懶。便一切畫斷。祇作報書。又以爲苟相知。固不在書之疏數。如不相知。尙何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卽數數附書耳。近頗得人書。皆責疏簡。故具之於此。見相怪者。當爲辭焉。

【註音】(數)音頌

【釋義】(一)怨懣。怨也。

(二)索。散也。

(三)指董仲舒。

(四)頌頌。即憔悴。受虛待之意。

(五)窮。困也。達。顯也。

(六)數。屬次也。

### 李翱答王載言書

翔頓首。足下不以翔卑賤無所可。乃陳辭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翔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撥章稱詠。律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

不必均也。如續有淮濟河工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尙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公悄悄。愠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邁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望三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莞彼桑柔。其下侯甸。捋採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閒。令桑者閑。閑令行與子旋。令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

理義三者兼弁。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者。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忱。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嚶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會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竊懼。

足下不思。乃陷於此。韋踐之與翔書。亟敍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翱頓首。

【注音】(狹)即帖切(望)音卽(韓)同彌(驛)駁廣切

【釋義】(一)弘寬大也。(二)狹。和洽也。(三)聖。疾也。(四)怖。恐也。(五)啞。笑也。(六)易。笑言啞啞。(六)驕然。笑貌。

### 歐陽修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欣感不問可知。所渴欲商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麩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

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洛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嗟賞也。史册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俟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得後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嘗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感。無異庸人。雖韓文

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恩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會酒飲。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註音】（給）音殆（旣）尺亮切（誌）音製（誌）茶去聲

【釋義】（一）師魯。名洙。河南人。官太子中允。時范仲淹落職。洙抗疏救。呂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修亦坐貶夷陵令。（二）王拱辰字。（三）縣名。今湖北宜昌縣。（四）俗言站也。（五）今湖北江陵縣等地。（六）州名。今湖北鍾祥縣。（七）今湖北襄陽縣。（八）茶之老者。（九）不了解也。（一〇）高。指高若訥。官司諱。修貽書責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益駁事云云。（一一）余靖字。靖與修洙同時遭貶。（一二）今江蘇淮安縣。（一三）感感。憂心焉。（一四）即韓愈。

### 會鞏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向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熒熒路隔。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旣孤。無外事之奪其

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頌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叢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才。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願其慙生於心。無須與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註音】(隨)乙草切音厄(擲)初觀切

【釋義】(一)杜相公。名衍。字世昌。山陰人。慶曆中爲相。百日而罷。後以太子少師致仕。封祁國公。(二)士燮也。(三)阻塞也。(四)棺之。(五)哀念也。(六)不休息貌。

### 蘇洵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未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樸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



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墜雍之爲沼。汜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濬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蠍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

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淫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游阡陌間。其曹往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四耨\*一五畚築。列於兩河之壩\*六。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七睜睜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下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九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

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

【註音】（膝）音乘（膝）音豬（頤）音良（整）音壽（齧）音泉（擻）音關（擾）音憂（壘）而宣切（曠）古縣切

【釋義】（一）韓名琦，字稚圭，相州人。樞密，宋制有樞密使、副使等官。（二）太尉，秦官名，掌武事。漢因之，其尊

與丞相等居三公之首，歷代相承，至明始廢。（三）田界之權。（四）沼，曲池。址，小塔。（五）水之側旋。（六）滅也。盡也。

（七）足亂也。（八）卽土灰蛇。（九）蟲名，有毒鉤螫人。（一〇）貫也。（一一）修理也。（一二）今四川省。（一三）春具。（一四）無齒

之耜。（一五）盛土器。（一六）河邊地。（一七）側視貌。（一八）衝也。（一九）名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爲樞密使。（二〇）唐時人，平

安祿山之亂有功，封汾陽王。（二一）亦唐時人，與郭子儀同平安祿山，封爲臨淮王。（二二）爲兵馬使，謀以精騎逐李

光弼。不果行。光弼斬之。

### 蘇洵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可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

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  
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  
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  
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  
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攀  
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  
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  
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  
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  
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  
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  
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  
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  
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  
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  
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

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之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釋義〕(一)歐陽修也。宋時翰林稱內翰。(二)名仲德。字希文。(三)名弼。字彥國。(四)見永叔與尹師魯書注。(五)名襄。字君謨。以上皆宋人。(六)見永叔與尹師魯書注。(七)佛流貌。(八)名愈。(九)習之名。期。唐人。(一〇)字敬輿。唐人。(一一)不動貌。

### 蘇軾答李薦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眞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sup>七</sup>牟棗<sup>八</sup>。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sup>九</sup>諂諂<sup>九</sup>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sup>十</sup>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

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乎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註音】(一)獸。蠶上聲。(繞)女交切。(攬)初銜切。

【釋義】(二)端叔。名之儀。趙郡人。著姑溪集。

(三)斬衰。喪服。以粗麻布爲之。三年之喪服斬衰。

(四)聯遞之中。(五)名庭堅。號山谷。(六)名觀。字少游。(七)昌蒲也。楚文王嗜之。(八)會稽嗜之。(九)啞也。(一〇)漢高罵劉敬語。(一一)木之癭腫似頸癭者。(一二)口旁氣也。美石者暈。(一三)犀角之有紋也。(一四)子瞻在神宗時。與王安石議論不合。貶黃州。

###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



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註音〕(恣)資四切(嵩)音松

〔釋義〕(一)今河北山西地。(二)任意也。

(三)山名。在今陝西盩厔縣。

(四)古中嶽。在今河南登封縣。

山名。西嶽曰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

(六)畜養禽獸處。古謂之囿。漢謂之苑。

(七)周公名且。召公名奭。均武王弟。

武王崩。成王幼。周召輔政。(八)周宣王時臣。王命方叔征荆蠻。召虎平淮夷。

王安石答詔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詔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邪。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

者又不可盡信如此。惟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釋義】（一）張殿丞。名師錫。開封襄邑人。（二）安石父益。都官員外郎。（三）今廣東曲江縣。（四）罪也。（五）憐惜也。（六）指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之。爲崔子所殺。其弟又書。又殺之。（七）充滿盈溢曰衍。（八）飽足也。

### 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

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釋義】

(一)司馬諫議。

名光。字君實。夏縣人。

(二)指司馬君實。以爲新法不可行也。

(三)候也。

(四)人衆而

鼓噪不靜也。

(五)祖丁之子。(尙書)盤庚五遷。將治亳。與民胥然。作盤庚三篇。

卷十、六 哀祭之屬

書金縢册祝之辭

惟爾元孫某<sup>三</sup>。邁<sup>四</sup>厲虐疾<sup>五</sup>。若爾三王<sup>七</sup>。是有丕子之責於天<sup>八</sup>。以旦<sup>九</sup>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sup>一</sup>。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sup>二</sup>。今我即命於元龜<sup>四</sup>。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sup>五</sup>。

【釋義】(一)金縢。周書篇名。武王疾。周公禱於三王。請以身代。史納其册祝於金縢之匱中。編書者因以名篇。(二)册祝。如今祝版之類。祭時書祝文者。(三)元孫某。武王也。(四)邁。遇也。(五)厲。惡也。(六)虐。暴也。(七)三王。太王。王季。文王也。(八)丕。不子。元子也。謂武王為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於天。不可令其死也。(九)旦。周公名。(一〇)若。順也。(一一)周公言我順祖考。多材幹多藝能。可任役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旦。多材多藝。不任役使。不能事鬼神。(一二)敷。布也。祗。敬也。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祐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歡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一三)即。就也。(一四)元龜。大龜也。古之寶物。用以卜者。(一五)俟。武王之安也。(一六)屏。壁與珪。屏。藏也。璧珪均諱。言不得祀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祀神。不可得也。

詩黃鳥

交交黃鳥<sup>二</sup>。止於棘<sup>三</sup>。誰從穆公<sup>四</sup>。子車奄息<sup>五</sup>。維此奄息<sup>六</sup>。百夫之特<sup>六</sup>。臨其穴<sup>七</sup>。惴惴其慄<sup>九</sup>。彼蒼者天<sup>九</sup>。殲我良人<sup>一〇</sup>。如何贖兮<sup>一〇</sup>。人百其身<sup>一〇</sup>。交交黃鳥<sup>一〇</sup>。止於桑<sup>一〇</sup>。誰從穆

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釋義】(一)黃鳥。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二)交交。鳥飛往來貌。(三)止於楚。以黃鳥得所止。與三良不以壽終。(四)從。從死也。(五)穆公。名任好。秦之霸主。(六)特。傑出之稱。(七)穴。曠也。(八)惴惴。懼貌。(九)標。謂有所懼而肢體戰動也。(一〇)人百其身。則當以百人之身贖之。言百人不如一賢也。(一一)防。當也。捍衛之意。(一二)楚。木名。即杜荊。(一三)禦。抵禦也。

春秋衛太子蒯瞶禱神之辭

會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釋義】(一)蒯瞶。衛靈公太子。(二)蒯瞶。以得罪於靈公夫人南子。奔晉。靈公卒。晉趙鞅將納之。遇鄭師於戚。將戰。蒯瞶以是禱之。詳見左傳。(三)皇。大也。(四)周文王。(五)烈。顯也。(六)康叔。周成王同母少弟。衛之始封祖也。(七)鄭勝。鄭白公也。(八)晉定公名午。(九)謂當戰時。身命固不敢私請。若得倖免。則佩玉所不敢愛也。

宋玉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用。

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爲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綦綦。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蠹若壺些。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僂僂些。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鬻鬻些。敦版血拇。逐人駭駭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縣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茲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夏。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瀾浹些。光風轉蕙。汎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

室翠翹。絙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翦阿拂壁。羅幃張些。纂組綺縞。結  
 琦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  
 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  
 譽其有意些。姤容修態。絢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臨  
 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翡翠翠幃。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觀  
 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  
 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陀些。軒轅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  
 歸來。何遠爲些。室家途宗。食多方些。稻粢穉麥。挈黃梁些。大苦鹹酸。辛甘  
 行些。肥牛之臠。臠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濡鼈炮羔。有柘漿些。鵝醢  
 臠臠。煎鴻鶩些。露雞臠蠃。屬而不爽些。糗粉蜜餌。有餛飩些。瑤漿蜜勻。實  
 羽觴些。挫糟凍飲。耐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  
 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採菱。發揚荷些。美人既  
 醉。朱顏酡些。嫉光眇視。目會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  
 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瑱鳴鼓些。宮庭  
 震驚。發激楚些。吳歎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陳組纓。班  
 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莛箨象基。有六簿些。  
 分曹並進。逾相迫些。成臯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箴。



楔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鏡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
 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耐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獻歲
 發春兮。汨吾南征。葦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
 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
 驚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
 今時不可掩。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
 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註音】(懸)音麻(管)音委(供)音華(籥)音疑(歌)音梅(擗)音某(駟)音不(突)一叫切(騁)音騁  
 (射)音亦(鬚)音煎(短)同互(膝)音錄(睇)音綿(稽)音提(擗)女加切(隄)某焉切(臚)音而(鑿)音臚  
 (炮)音庖(鷗)子克切(鷓)音播(對)音曹(醜)音駝(嫉)同嬉(飲)音俞(徽)音庇

【釋義】(一)招魂。王逸謂宋玉作。〔太史公贊〕我讀招魂。悲其志。當以屈原作為是。(二)不受曰廉。不好曰

潔。(三)味已也。謂少小脩清潔之行。身服仁義。未會有懈已之時也。(四)牽引也。言己常以道德為主。以忠事君。為
 俗人所推引。德能蕪穢無所用也。(五)帝。天帝也。(六)巫。巫女。陽其名也。(七)人謂賢人也。(八)使其楚問。求索其魂。
 得而與之。(九)掌夢。巫陽自述其職守。(一〇)言天帝難從。掌夢之官。欲使巫陽招之也。(一一)謝去也。言若必楚問。
 魂之所在。而復與之。恐後世怠惰。必去卜筮。而巫陽一職。自此廢矣。(一二)常體也。(一三)語詞。(一四)言東方之人無
 義。不可以託命寄身也。(一五)東方有長人國。其高千仞。主求人魂而食之。(一六)東方十日。以次更行。其熱酷烈。金
 石堅剛。皆為銷釋。(一七)言彼十日之處。人習之。不以為熱。魂至必消釋也。(一八)言南方之俗。其人無信。不可久留
 也。(一九)類。類也。雕刻其類。(二〇)警也。(二一)大蛇也。(二二)聚貌。(二三)大狐也。其長千里。(二四)蛇類。一身九首。(二五)謂
 雄虺。常喜吞人魂魄。以益其駭害之心也。(二六)游也。(二七)沙漠不毛之地。(二八)室也。(二九)言欲涉流沙。則回入雷
 公之室。運轉而行。身雖靡碎。尚不可得休止也。(三〇)猶曠野。無人之土也。(三一)言曠野之中。有赤壤。其大如象。又
 有大飛蜂。腹大如壺。皆有毒。能殺人。(三二)葉細長而尖。秋開青白花。殼有長芒。實尖而黑。根短硬如細竹。(三三)
 極言其土之熱。(三四)遊行貌。(三五)害也。(三六)積也。(三七)高貌。(三八)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啄天下欲上之

人而殺之。(元)言其大力。(四)豎目。(四)行聲也。(四)豺狼以人為戲。食之不盡。棄諸水。(五)言投人已訖。上致命於天帝。然後乃得眠臥也。(四)地下幽冥。故曰幽都。(五)言地有土伯執衡門戶。其身九屈。有利角觸害人也。(五)敦厚也。厥。脊側之肉。(五)搗手指。(四)走貌。(四)言土伯之頭其貌如虎。而有三目。身又肥大。狀如牛。(五)食人以爲甘美。(五)郢城門也。(五)工祝。工巧也。男巫曰祝。言撰擇名工巧辯之巫。使招呼君。(五)言爲君魂作衣。使秦人織熏籠。齊人作綵縷。鄭國之工聯絡之。(五)言招魂之具。靡不畢備。故長呼大嘯以招君也。夫嘯者陰也。呼者陽也。陰主魂。陽主魄。故必嘯呼以感之也。(五)綵曰縹。橫曰楯。(五)重也。(五)樓板。(五)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五)木門刻爲方目。如羅網象。(五)朱。丹也。綴。緣也。(五)橫木關柱爲連。(五)複室。(五)大屋。(五)往反也。(五)雨止日出而風。草木有光色也。(五)搖也。(五)搖動貌。(五)室西南隅。(五)塵。承塵也。以朱畫之。言升殿過堂。入房至奧處。上則有朱畫承塵。下則筵簟好席。可以休息也。(五)以砥石爲室。砥礪石之細者。(五)翠鳥之羽爲飾。(五)懸也。(五)玉釧也。(五)寶石名。色鮮綠。(五)同也。(五)藟。蒲席。阿。曲隅。謂以藟席補壁之曲。(五)帳也。(五)綬類也。(五)光綺。綾縷。以素絲織文。縷。白色生絹。(五)玉也。謂以玉飾髮。(五)蘭香所煉膏。(五)美人。六三二列。每列八人。(五)射。厭也。遷。更也。言使好女十六。待君宴宿。意有厭倦。則使更相代也。(五)九服諸侯。(五)女鬢垂貌。(五)法也。(五)言九侯之女。工巧妍雅。裝飾兩結。垂鬢下髮。形貌詭異。不與衆同。皆來充實後宮也。(五)親密也。(五)久也。(五)謂顏弱守固。而能直言。并有禮意。(五)竟也。言滿於洞房。(五)曼。輕視也。睇。視貌。(五)騰。馳也。言美女之貌。娥眉玉貌。好目曼澤。時睇瞭然。視精光騰馳。驚感人也。(五)綬也。(五)滑也。(五)竊視。(五)目有遠光。(五)丹。沙飾版。(五)黑玉之梁。(五)方椽。(五)芙蓉。蓮花也。(五)水藻也。一名鳧藻。生水中。(五)風起水動。綠葉生文。(五)從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五)長陞。(五)皆輕車名也。(五)徒行爲步。乘馬爲騎。言步騎士衆。羅列而陳也。(五)夾戶種叢木。叢生曰蔭。(五)瑰。美也。栽。美木以爲籠。(五)衆也。(五)高梁。(五)黍之不黏者。(五)糲雜也。(五)梁中之香美者。(五)大苦豉也。(五)辛。椒薑也。甘。蜜也。言取豉汁調和以醱酸。薑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也。(五)筋頭也。(五)熟爛也。(五)吳人工作羹也。(五)煮也。(五)裹物燒。(五)杯。諸蔗也。(五)以酸酢烹鷓爲羹。(五)騰。少汁臚也。鳧。野鴨。(五)鷓。鷓鴣。(五)醢。醢雞也。(五)有菜曰羹。無菜曰臠。(五)鮪。屬似玳瑁而有文。(五)烈也。(五)敗也。(五)米麵煎熬以蜜和之。(五)錫糖也。(五)沾也。(五)羽觴。酒器。(五)捉也。(五)冷也。(五)醇酒。(五)酒斗。(五)言酒尊在前。華酌陳列。復有玉漿。恣意所用者也。(五)謂子孫恭敬。長無妨害也。(五)言肴膳已具。進舉在前。賓主之禮。懇勤未竭也。(五)三者皆楚歌名。(五)頰微紅。(五)嬉笑之象。(五)眺也。(五)

七目如水波。(二四)文綺繡。象羅敷。(二四)奇也。(二五)澤也。(二五)衽。衣襟。舞者便旋。衣襟揮播。回轉相披。狀如交竹竿。(二五)手撫其節而徐行。(二五)擊也。(二五)曲名。(二五)吳。蔡。國名。歌謠。歌也。(二五)律名也。(二五)言醉飽酌樂。合尊促席。男女雜坐。比肩齊膝。恣意調戲。亂而不分別也。(二五)好女。(二五)舞也。(二六)言鄭衛妖女。工於服飾。能感楚人。故秀異獨前而先進也。(二六)崑玉也。箴。博箸。(二六)投六箸行六棊。故為六博也。  
 (二六)急也。(二六)博采名。么為梟。(二六)倍勝為牟。(二六)言己棊已梟。當成牟勝。故呼五白以助投者也。  
 (二六)晉國集犀角製之。(二六)撞也。(二六)懸鐘格也。(二七)擊也。(二七)梓木為瑟。(二七)精心思賢。而賢自至。假至也。(二七)言賢人盡至。同心相聚。極。詰也。賦聚也。(二七)故舊也。(二七)見離騷。(二七)盧江。長薄。皆地名也。(二七)池也。(二七)猶區也。(二七)楚人名澤中曰澤。(二七)平也。言循江而行。遂入池澤。其中區區遠望平博而無人也。(二七)言與王夜獵。燈挂林中。火延燒處。天變黑色。(二七)驟。走也。處止也。誘。導也。言獵時有步行者。有乘馬走騾者。有處止者。分以圍獸。己獨馳騁。為君先導也。(二七)言止馳騁者。使路順。車得右還也。若順也。(二七)楚人謂澤中為夢。與王共趨澤中。而謀築羣臣先至後至也。(二七)獸名。犀之雌者。(二七)日也。(二七)澤也。(二七)覆也。(二七)沒也。(二七)棋。江。水。侵。網。貌。(二七)言湖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令人愁思而傷心也。

### 景差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陵洑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東有大海。瀾水洑洑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蛇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鰓鱗短狐。王虺鴛只。魂乎無南。蠍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滌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鬢只。長爪踞牙。諛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遠龍漈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顛顛。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徠。

閒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

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菹梁只。鼎臠盈望。和致芳只。內鷓鴣

鷓鴣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蠃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尊

只。吳酸蒿蕪。不沾薄只。魂乎歸徠。恣所擇只。多鴟烝鳧。粘鶉鵲只。煎鱗臠

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耐并執。不踴隘只。清馨凍飲。不歎役

只。吳醴白蘘。和楚醪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

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二人接武。投詩賦

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謔只。朱唇皓

齒。婢以姁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

只。媢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姁修滂

浩麗以佳只。會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姁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

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

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嫵只。歷輔奇牙。宜笑嚙

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

壇。觀絕靈只。曲屋步櫺。宜擾畜只。騰駕步游。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

只。芭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處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鴟鴻羣

晨雜鶉鷓只。鴻鵠代游。曼鶉鷓只。魂乎歸徠。鳳皇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

晨雜鶉鷓只。鴻鵠代游。曼鶉鷓只。魂乎歸徠。鳳皇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



於〔宮〕故下曰〔極聲變〕。(一)〔具〕也。(二)〔好貌〕。(三)〔憤也〕。(四)〔美也〕。(五)〔調和〕。(六)〔澤也〕。(七)〔言其身體之長〕。(八)〔立志之廣大〕。(九)〔重也〕。(十)〔偏也〕。(十一)〔國也〕。(十二)〔廣也〕。(十三)〔多也〕。(十四)〔言腰支細小若以鮮卑之帶約而束之也〕。(十五)〔言可以忘去怨思也〕。(十六)〔敏利〕。(十七)〔平易〕。(十八)〔夜也〕。(十九)〔美目貌〕。(二十)〔口旁燭也〕。(二十一)〔笑貌〕。(二十二)〔好貌〕。(二十三)〔丹砂所畫之堂〕。(二十四)〔猶樓也〕。(二十五)〔屋水流也〕。(二十六)〔長廊〕。(二十七)〔謂宜於馴養禽獸〕。(二十八)〔言所乘之車以環為轂以金錯衡英華照耀光明極也〕。(二十九)〔香草〕。(三十)〔鸞鳥鳳皇多赤色為鳳多青色為鸞〕。(三十一)〔且鳴也〕。(三十二)〔曼衍多也〕。(三十三)〔雁屬長頸羽綠皮可為裘〕。(三十四)〔美也〕。(三十五)〔室家謂宗族〕。(三十六)〔盈廷謂滿朝廷也〕。(三十七)〔徑路交接〕。(三十八)〔言人之衆多其出如雲〕。(三十九)〔空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男共一位故曰重〕。(四十)〔言其觀察審惡極精審如神明也〕。(四十一)〔厚也早死為夭隱匿也言察天隱者而厚之〕。(四十二)〔孤寡者存之〕。(四十三)〔昆後也言能慎終如始〕。(四十四)〔田上道也〕。(四十五)〔以美覆下〕。(四十六)〔謂萬民治也〕。(四十七)〔幽州〕。(四十八)〔即安南〕。(四十九)〔謂蜀道也〕。(五十)〔令百官其上行治〕。(五十一)〔言進登俊傑使在高位〕。(五十二)〔衆所讖刺及發怒者〕。(五十三)〔謂理直而才有餘者〕。(五十四)〔鷹猶舉也如禹舉賢〕。(五十五)〔為國家佐〕。(五十六)〔盡其極也〕。(五十七)〔謂射之準的也〕。(五十八)〔謂所射布也〕。

### 賈誼弔屈原賦

恭承嘉惠兮。埃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烏虜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鳴鴉翔翔。闐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兮。謂跖躄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吁嗟默默兮。生之亡故。鞿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驟寒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諛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獨埋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勿深潛以自珍。俯蠖蠖以隱處兮。夫豈從蠃與蛭蟻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

異夫大羊般紛紛其難此尤令亦夫子之辜也。歷九州而相其君令。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於千仞令。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令。遙增翩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令。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令。固將制於螻蠅。

【註音】(堪)同沈(汜)音寃(背)乳勇切(植)音織(趾)音隻(躡)音喬(邪)同耶(鈴)余專切(銛)息廉切(轉)烏括切(執)音亂(鏢)音鏢(蟻)音鼻(關)他達切(蟻)同蟻(蛙)音賢(蟻)音寅(鱣)張連切

【釋義】(一)湖南湘陰縣北有屈潭。汨水羅水。至此而合。(二)言無中正也。(三)不材之人。(四)言不可順道而行也。(五)言賢不肯顛倒易位也。(六)卽卜隨。殷之賢士。(七)卽伯夷。(八)魯之柳跖。楚之莊躡。並大盜也。

(九)利也。(一〇)轉也。(一一)瓦盆底也。(一二)跛也。(一三)冠當加首而以薦履。倒上爲下。故斷不可久也。儀禮曰。士冠章甫。殷道也。(一四)潛藏也。(一五)背也。(一六)水蟲似蛇。能害魚。(一七)水蟲。(一八)寒蟄蟲也。(一九)久也。(二〇)怒大也。(二一)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放逐。(二二)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莊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置其體。而鮪鱣僞之制也。(二三)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涇。必爲蠛蠓所見制。以况小朝主閭。不容受忠狂之言。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也。

###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美連娟以修嫫令。命櫟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貯令。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令。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令。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潛以淒淒令。桂枝落而銷亡。神煢煢以遙思令。精浮游而出疆。託沈陰以擴久令。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令。惟幼眇之相羊。函菱莢以俟風令。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令。縹飄姚乎愈莊。燕淫衍而撫楹令。連流視

而娥揚一六既激感而心逐一七今。包紅顏一七而弗明。驩接狎以離別一八今。宵寤夢之芒芒一八忽遷化而不反一九今。魂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一九今。哀喪回以躊躇二〇。執路日以遠二〇今。途荒忽而辭去。超今西征二一。屑二一今不見。寢淫傲二二。寂二二今無音。思若流波二三。怛二三今在心。亂日佳俠二四。函光二四。隕朱榮二五今。嫉妒闐茸二五。將安程二六今。方時隆盛二六。年夭傷二七今。弟子增歎二七。滄沫二八。悵二八今。悲愁於邑二九。喧不可止二九今。嚮三〇不虛應。亦云已三〇。今三一。媯妍三一太息三二。歎稚子三二今。鬪慄不言三三。倚所恃三三今。仁者不誓三四。豈約親三四今。既往不來三五。申以信三五今。去彼昭昭三六。就冥冥三六今。既下新宮三七。不復故庭三七今。嗚呼哀哉三八。想魂靈三八今。

【註音】(嬌)音護(櫟)子小切(貯)同佇(憮)音慘(菱)音緩(扶)音敷(縹)匹妙切(褻)同俳(克)詡往切同悅(怛)音旦(滂)音烏(嚮)同響(嫵)同惟(鬪)音留

【釋義】(一)夫人為延年妹。少而早卒。疾篤時。上自臨視。夫人蒙被不見。以兄弟為託。上必欲見之。夫人卒不肯。簾中嫵妍句似指此。(二)纖弱也。(三)美也。(四)截也。(五)待神處也。(六)賦也。(七)言輿馬之何在。山椒山陵也。(八)悲痛也。(九)寒冷也。(一〇)思也。(一一)猶言窈窕。(一二)猶徘徊也。(一三)言其色也。(一四)容顏猗美。嫵媯中益端嚴。(一五)言生前歡宴時之容止。(一六)揚其蛾眉也。(一七)入墓也。(一八)無知覺。(一九)猶忽也。(二〇)言失意也。(二一)亂理也。總理賦之大意。(二二)猶佳麗。(二三)紅花。(二四)嫵妍鬪皆無可取法之人。(二五)夫人弟兄。(二六)昌邑王。(二七)涕洟。(二八)響必有應。茲則已矣。(二九)憂愁面瘦。(三〇)特生前之恩。知上必感念也。鬪慄哀愴意。(三一)仁者不誓。而親愛之極。必有所約。故死後仍責其信誓之何在。(三二)猶故宮也。

司馬相如哀二世賦

登一陴一之長坂二今。全三入會宮四之嵯峨五。臨曲江六之澧州七今。望南山八之參差九。巖一〇深山之澼澼一〇今。通谷豁乎豁一一。汨一二減一二。輟一三以永逝一三今。注平皋一四之廣衍一四。觀衆



樹之蒼鬱一。覽竹林之榛榛二。東馳土山令三。北揭石巖四。弭節容與令五。歷弔二世六。持身不謹令七。亡國失勢。信讒不寤令八。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九。墓蕪穢而不修令一〇。魂亡歸而不食一一。隻魄絕而不齊令一二。彌久遠而愈休一三。精罔聞而飛揚令一四。拾九天而永逝一五。嗚呼哀哉。

【註音】(一) 破音碑(二) 音駝(坂)音反(全)非開切(隨)同確音祁(馳)音龍(餘)呼含切(弭)虛加切(相)于筆切(滅)音域(敷)蘇含切(蒼)翁上聲(麥)音愛(揭)音醜(七)通無(休)通味(拾)音涉

【釋義】(一) 邪平也。隨與陀通。(二) 坂。坂也。俗曰斜坡。(三) 並也。(四) 重也。(五) 在陝西長安縣東南十里。亦曰曲江池。今已涸為平陸。(六) 臨池岸之洲。州。州通。(七) 卽終南山。(八) 高峻貌。(九) 山深貌。(一〇) 谷中空大貌。(一一) 疾流貌。(一二) 輕舉之意。(一三) 水邊地也。(一四) 瀉被貌。(一五) 威貌。(一六) 寒衣而涉也。(一七) 淺水也。(一八) 遊戲貌。(一九) 空廓貌。(二〇) 拾級而登也。(二一) 一爲中天。二爲銜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五爲晡天。六爲漸天。七爲滅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見《太玄》。

### 匡衡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文

嗣會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甯。思育休烈一。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二。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卽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上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卽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聞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

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除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惟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

【註音】(祖)音支

【釋義】(一)〔漢書〕元帝時。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又郡國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帝是其議。尋罷郡國所立高帝孝文孝武廟。又從韋玄成議。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廟園。後又罷孝文太后孝昭寢園。歲餘。匡衡爲相。帝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帝少帝楚孝王亦夢焉。帝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二)育。養也。(三)休。美也。(四)烈。顯也。(五)嚴。敬也。(六)祗。敬也。(七)不敢失。謂不敢失禮也。(八)不豫。天子有疾稱不豫。(九)與乃同。語辭也。(一〇)悼。傷也。(一一)禰。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一二)不登。不豐收也。(一三)除。同墜。

### 匡衡告謝毀廟文

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禘。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聞祀。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博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

子孫本支。陳錫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卽以今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尙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四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釋義】（一）禘。大祭也。（二）禘。大合祭祖先也。（三）悼。悲也。（四）六藝。卽六經之別稱。

### 張衡大司農鮑德誄

昔君烈祖。平顯奔世。敬叔生牙。姜管二交賴。至于中葉。種德以邁四。種德伊何。去虛適參五。建旄屯留六。其茂如林。降及我君。總角有聲。遺蒙萬穀八。寵祿斯丁九。守約勤學。克勞其形。濬哲之資。日就月成。業業學徒。童蒙求我。舍厥往著。去風卽雅。濟濟京河三。實爲西魯四。昔我南都五。惟帝舊鄉。同于郡國。殊于表章。命親如公。弁冕鳴璜。若惟允之。實耀其光。導以仁惠。教以義方。習射矍相七。

饗老虞庠<sup>一八</sup>。兇髡作虐<sup>一九</sup>。艱我西鄰<sup>二〇</sup>。君斯整旅<sup>二一</sup>。耀武月頻<sup>二二</sup>。蠢蠢戎虜<sup>二三</sup>。是懼是震<sup>二四</sup>。知德者鮮<sup>二五</sup>。惟君克舉<sup>二六</sup>。既厭帝心<sup>二七</sup>。將處台輔<sup>二八</sup>。命有不永<sup>二九</sup>。時不我與<sup>三〇</sup>。天實爲之<sup>三一</sup>。孰其能禦<sup>三二</sup>。股肱或毀<sup>三三</sup>。何痛如之<sup>三四</sup>。國喪遺愛<sup>三五</sup>。如何無思<sup>三六</sup>。

【註音】(一)音搯又音陳

【釋義】(一)牙。鮑叔牙也。春秋齊大夫。敬叔。即其父周敬叔氏。(二)姜。齊國姓氏。(三)管。指管仲也。(四)書。臯陶。遵種德。邁與勸誦。勇往力行之意。(五)虛參。二星名。齊地爲虛危之分野。魏地爲黃麟參之分野。鮑德之會。祖宜原。渤海高城人。哀帝時爲司隸校尉。以摧辱丞相孔光得罪。徙之上黨。遂家於長子。文意殆指此也。(六)屯。留縣名。屬山西。(七)總角。未冠者之稱。謂總聚其髮而結束之也。(八)製。善也。(九)丁。當也。猶相值也。(一〇)灼。簡也。(孟子)守灼而施博者。(一一)深者曰濬。(詩)濬哲惟商。(一二)業業。強壯貌。(一三)京河。京指東京。河謂河南郡。蓋卽洛陽也。(一四)西齊。西方之魯國也。(一五)南都。後漢以南陽郡爲南都。鮑德會爲南陽太守。(一六)惟帝舊鄉。謂光武帝係南陽人。(一七)覆相。地名。在山東曲阜縣城內闕里西。禮孔子射於覆相之圃。(一八)禮記。周人養庶老於虞庠。按後漢書。德在南陽時。行鄉飲酒禮以饗國老。(一九)兇。西戎種族名。(二〇)髡。剃髮曰髡。(二一)月頻。未詳。(二二)懼。懼也。(二三)厭。滿也。(二四)台輔。卽三台輔弼之官。齊相之職也。(後漢書)德爲南陽太守。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二五)股肱。大臣也。(二六)遺愛。仁愛遺留於後也。(左傳)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 蔡邕擬遷都告廟文

嗣會孫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師。都于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王莽之亂。宗廟墮壞。世祖復帝祚。還都洛陽。以服中土。享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予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亂。總連州縣。擁兵聚衆。以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股肱大臣。推皇天之命。以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

周德缺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二月丁亥來自雒。越二月乙巳。至于長安。飭躬不慎。寢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獲有瘳。吉旦齋宿。敢用潔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合嘉蔬。香其鹹醢。豐本明粢。醴酒用告。遷來尙饗。

〔釋義〕(一)中土中原也。(二)函谷關以東。古稱關東。(三)斯干。詩篇名。自厲王流於虜。宮室圯壞。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斯干賀成之辭也。(四)雒與洛通。漢以火德王。故忌水。改洛爲雒。(五)瘳。愈也。(六)禮。牛曰一元大武。(七)柔毛。羊也。(八)剛鬣。豕也。(九)商祭。鱖魚也。(一〇)明視。兔也。(一一)黍曰薌合。(一二)嘉蔬。稻也。(一三)梁曰香其。(一四)鹹醢。鹽也。(一五)非曰豐本。(一六)明粢。稷也。

### 漢昭烈帝成都卽位告天文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曆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冀行天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墜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釋義〕(一)玄牡卽元牡。至虛至卑也。(二)安忍。謂安於殘殺也。(三)左傳。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四)泯。滅也。

(四)夏。諸夏也。(五)天顯。天道也。(六)載。承也。(七)神器。帝位也。(八)劉備。(九)武。跡也。嗣武。謂嗣其跡也。(一〇)二祖。謂高祖世祖也。(一一)龔。同恭。(一二)否德。薄德也。(一三)替。廢也。(一四)式。敬也。(一五)燔。燔柴祭天也。瘞。祭地而埋其性玉也。(一六)告類。告其事類也。(一七)綏。安也。

### 曹植王仲宣誄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卽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天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未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燄。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洽。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碁局逞巧。博奕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

不干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荆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算我師旅。  
高尙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饗我明德。投戈編都。  
稽顙漢北。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  
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與君行止。算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  
百司俊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闈。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  
榮曜當世。芳風唵藹。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  
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  
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痛崩摧。發軔北魏。遠迄南淮。  
經歷山河。泣涕如頽。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  
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  
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斲。人命靡常。吉凶異制。  
此驩之人。孰先隕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生死。存亡數度。子猶懷疑。  
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  
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  
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呼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  
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註音】(殲)音尖(輜)音而

〔釋義〕 (一)王仲宣。〔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年十七。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表卒。粲勸表子琮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魏國既建。拜侍中。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 (二)建安。漢獻帝年號。 (三)皇穹。天也。 (四)神察。燭照之意。 (五)詰。同哲。詰人。哲人也。 (六)殲。殺害也。 (七)早世。天死也。 (八)遂。順也。謂順其生也。 (九)〔論語〕朝聞道夕死可也。 (一〇)公高。〔史記〕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 (一一)畢萬。畢公高之苗裔。事晉獻公。獻公滅魏。以魏封畢萬為大夫。 (一二)魏。至文侯而盛。子孫遂稱王。為戰國七姓之一。其支庶以祖先稱王。遂以王為氏。 (一三)陽九。古稱百六陽九為厄會。〔張世南〕遊宦記聞。太乙數以四百六十五年為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為百六。陽九。奇數也。為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為陰數之窮。 (一四)炎光中燄。漢以火德王。中遭王莽之亂。故云燄不明也。 (一五)世祖。謂光武帝也。 (一六)延。和也。時雍。太平之象。 (一七)三台。星名。亦稱三公為台。後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一八)履道。〔易〕履道坦坦。 (一九)二祖。〔魏志〕。祭會祖翼。祖煬。皆為漢三公。 (二〇)龍。寵也。〔詩〕既見君子。為龍之光。 (二一)王翼於順帝時為太尉。王暢於靈帝時為司空。 (二二)百揆。總持國政之官。〔書〕納于百揆。百揆時叙。 (二三)五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一孝也。〔書〕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二四)顯考。古稱高祖。此指祭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 (二五)銅雀。銅北方也。岱。泰山也。 (二六)閑。熱也。 (二七)〔魏志〕。祭觀人圍碁。局壞。祭為覆之。碁者不信。以帽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一道不悞。 (二八)造。成也。 (二九)宰臣。指董卓也。 (三〇)謂董卓脅迫獻帝遷都長安也。 (三一)離。同羅。 (三二)祭以西京擾亂。乃依劉表於荊州。 (三三)我公。謂魏武操也。 (三四)操伐荊州。劉表已卒。子琮立。祭勸其降操。其言。即勸琮降操之言也。 (三五)編都。漢縣名。屬南陽。 (三六)漢水之北也。 (三七)金龜。品官之識別。猶勳章也。 (三八)紫綬。紫色之絲。條以承受金龜者。 (三九)祭酒。官名。祭初為丞相掾。後遷軍謀祭酒。 (四〇)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四一)俊。又。賢才也。 (四二)闕。宮中小門也。漢號禁門曰黃闕。 (四三)蟬珥。冠飾也。古侍臣冠加貂蟬。故用禁近之稱。 (四四)皓帶。白色帶也。 (四五)騰。猶披拂也。 (四六)東夷。指吳也。 (四七)言祭思寵樂。志在懷撫。吳類望彼吳。畏威而來服也。 (四八)兩留。病久不去也。 (四九)軫。車也。指其子奔喪。 (五〇)丹青。二色名。謂不渝也。 (五一)友生。朋友也。 (五二)夙零。早死也。 (五三)素素。即太素。〔白虎通〕。始起之天。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 (五四)臻。至也。 (五五)輶。喪車也。 (五六)莊子。小人徇財。君子徇名。

### 潘岳世祖武皇帝誄

粵若稽古帝皇。誕受休命。作我晉室。赫赫文皇。配命並日。大行龍飛。創制



改物。沈恩汪濊。流澤洋溢。上齊七政。下綏萬邦。四門穆穆。五典克從。惟清  
緝熙。於變時雍。愛盡事親。教加百姓。于喪過哀。在祭餘敬。后蠶冕服。躬籍  
粢盛。六代畢奏。九功咸詠。行敦醇樸。思貫玄妙。蒞政端位。臨朝光曜。胄子  
入學。辟雍宗禮。國老恂恂。貴遊濟濟。莫孝匪子。莫悌匪弟。化自外明。訓法  
以禮。獷彼吳楚。稱亂三代。世歷五僞。年幾百載。邊垂虔劉。王化阻闕。羽檄  
星馳。鉦鼓日戒。帝御羣帥。奉辭奮旅。腹心庭爭。爪牙凝沮。天監獨照。聖策  
乃舉。朝服濟江。止戈曜武。野無交兵。役不淹月。僭號歸命。稽顙晉闕。邪界  
蠻流。傍納百越。表閩旌善。德音爰發。虞人獻箴。周書垂誥。酒懼其彝。獸戒  
其冒。於我大行。從心所好。動不踰矩。性與道奧。厭厭酣飲。樂不辨顏。桓桓  
振旅。田無遊盤。我德如風。民應如蘭。靡不夙夜。無敢宴安。務農望歲。時或  
不稔。小心翼翼。恤民以甚。御坐不怡。撤膳賑廩。西流垂精。南金抑施。永言  
孝思。天經地義。問誰贊事。英彥髦士。問誰翼侍。博物君子。潛明神鑒。從衆  
屈己。道濟羣生。爲而不恃。先天弗違。後天降時。萬物熙熙。懷而慕思。顛顛  
搢紳。不謀同辭。巖巖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議寢封禪。心棲  
沖虛。策告不足。太平有餘。七十二君。方之蔑如。思樂天德。等壽嵩華。如何  
寢疾。背世登遐。遷幸梓宮。孤我邦家。龜筮既襲。吉日惟良。永指太極。甯神  
峻陽。羣后擗踊。長訣輻輳。望靈斯顧。豈伊不傷。家無遠邇。邦靡小大。四海

供職同軌畢會。茫茫原野。亭亭素蓋。縞輅解駕。白虎弭旆。龍輶四三即定。元闔四四載扇。如天斯崩。如地斯傾。哀哀庶寮。煢煢四六自愍。彼蒼者天。胡甯斯忍。聖君不返。我獨旋軫。

〔釋義〕 (一) 粵發語辭。 (二) 誕大也。 (三) 休美也。 (四) 赫赫威貌。 (五) 文皇武帝也。 (六) 大行皇帝初喪也。 (七) 龍飛喻帝王之御極也。 (八) 狂蹶深廣貌。 (九) 七政日月五星也。 (一〇) 綏安也。 (一一) 四門四方之門也。 (一二) 緝熙光明也。 (一三) 謂后親蠶成冕服。帝躬耕藉田。以供粢盛也。 (一四) 六代黃帝堯舜禹殷周之樂也。 (一五) 九功天府三事也。 (一六) 蒞臨也。 (一七) 曾子長子也。 (一八) 辟雍學宮也。 (一九) 洵洵信實貌。 (二〇) 穢粗惡貌。 (二一) 三代指僕末造晉。 (二二) 自孫堅至皓共五世。 (二三) 虔劉皆殺也。 (二四) 晉武帝咸寧中。羊祜請伐吳。議者多以爲不可。 (二五) 〔書〕三百里曰蠻。二百里流。 (二六) 百越。古江浙閩粵地。 (二七) 虞人掌山澤之官。 (二八) 獻饋昔周辛甲令百官各爲餼辭。虞人因以田獵爲餼。獻之。 (二九) 酒誥。 (三〇) 弊常也。無常飲酒也。 (三一) 冒貪也。 (三二) 盤樂也。 (三三) 君子之德風。 (三四) 恤憂也。 (三五) 〔易〕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 (三六) 隨隨溫貌。 (三七) 岱宗泰山也。 (三八) 管子。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 (三九) 舜。帝王死也。 (四〇) 武帝葬於峻陽。 (四一) 附心曰披。頓足曰踊。 (四二) 輜輹喪車也。 (四三) 輶載柩也。 (四四) 元闔墓門也。 (四五) 載始也。 (四六) 覺覺憂思也。

### 潘岳楊荊州誄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周賴尙父。殷憑太阿。矯矯楊侯。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垂。先哲所躋。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旒旗。爰作斯誄。其辭曰。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支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奕世不顯。

允迪大猷。天厭漢德。龍戰未分。伊君祖考。方事之殷。鳥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多才豐藝。強記洽聞。目睇毫末。心算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作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之憲章。若莅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皋呂。稱侔于張。改授農政。于彼野王。倉盈庾億。國富兵彊。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楊侯。實統禁戎。司管閭闔。清我帝宮。苛慝不作。穆如和風。謂督勳勞。班命彌崇。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場分流。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乃牧荊州。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吳夷凶侈。僞師畏逼。將乘讎釁。席卷南極。繼塞糧盡。神謀不忒。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爲法受黜。退守邱壑。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

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殞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棺。誄德策勳。考終定諡。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含悴。赴者同哀。路人增歎。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承諱切怛。涕淚沾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註音】(軹)音止(莒)音官

【釋義】(一)咸寧武帝年號。(二)大阿。阿衡。謂伊尹也。(三)華白也。(四)伯喬者。以支庶食禁於晉之楊。因氏焉。(五)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六)虜。威也。(七)軹。地名。漢書。河內郡有軹縣。(八)漢書。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九)尚書序。呂命穆王訓夏釁刑。作呂刑。(一〇)漢書。于定國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蹙。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齋平。乃結為親友。(一一)漢書。河內郡野王縣。(一二)詩。我倉既盈。我庾惟億。(一三)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一四)絀。通。絀。(一五)漢書。琅邪有東莞。屬徐州。(一六)賈。陞也。(一七)左傳。楚子囊還自卑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一八)韓詩外傳。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瑕不肯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一九)舉。碑曰。舉。堯。天子聰焉。禮謁者祠以少牢。諡曰戴侯。(二〇)露。潤也。(二一)切。慟。悲痛也。

### 潘岳楊仲武誄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又夫家。而免諸艱難。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

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往歲卒於德宮里。喪服周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會。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鈞深探頤。味道研幾。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子之邁閔。會未亂髮。如彼危根。當此衝飈。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弱冠流芳。雋聲清劭。爾舅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畢肄。潘揚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愼終如始。爾休爾戚。如實在于己。視予猶父。不得猶子。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嗷嗷同生。悽悽諸舅。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會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龜筮既襲。埏隧既開。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

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sup>五</sup>。行雲徘徊。臨穴永訣。撫襯<sup>一六</sup>盡哀。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sup>一七</sup>。嗚呼哀哉。

【註音】(砌)音韶(噉)音叫

【釋義】(一)肅侯。揚聲也。(二)戴侯。揚聲也。(三)康侯。揚聲也。(四)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五)已。止也。(六)詩。克岐克嶽。以就口食。(七)易。探頤索隱。鈞深致遠。(八)詩。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九)亂。毀齒也。髻。髻也。(一〇)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一一)論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一二)短折。夭死也。(一三)變。因也。(一四)垣。墓陔也。(一五)詩。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一六)櫬。棺也。(一七)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梁木。衆木所放也。

### 潘岳夏侯常侍誄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掾。賢良方正。徵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郎。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選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顯祖曜德。牧充及荆。父守淮岱。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摛藻。華繁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繡。列素點絢。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惟我與子。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

猶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泱彼樂都。寵子惟王。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惠訓不倦。視民如傷。乃眷北顧。辭祿延喜。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遊。二紀于茲。班白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汝。衆實勝寡。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執戟疲揚。長沙投賈。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然嘆曰。道固不同。爲仁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轡承華。先朝未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會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惟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樞輅既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悞抑失聲。迸涕交揮。非子爲慟。吾慟爲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沾凝。勁風淩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註音】(焯)音央

【釋義】(一) 蒸。漢謀賊。在今安徽亳縣。(二) 按。古佐貳官之通稱。【晉書】熾早有名譽。為太尉掾。(三) 【晉書】熾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四) 【晉書】熾除中書郎。出補南陽相。(五) 世祖。武皇帝也。(六) 天子。惠帝也。(七) 元康。晉惠帝年號。(八) 禹錫玄珪。禹治水成功。帝堯賜以玄珪。見尚書。(九) 文命。書文命數于四海。言禹敷布文教於四海也。或曰文命禹名。(一〇) 【尚書】居上克明。(一一) 嬰。夏侯嬰也。漢沛人。官太僕。封汝陰侯。(一二) 【漢書】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大謂夏侯勝。小謂勝從子建也。(一三) 【晉書】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兗二州刺史。(一四) 又云威次子莊。淮南太守。(一五) 英英。美也。晉荀闞傳京中英英荀道明。(一六) 灼灼。明也。新書若日出之灼灼。(一七) 隨和。謂隨侯之珠。和氏之璧也。(一八) 縑。畫文也。(一九) 【論語】文勝質則史。(二〇) 閱參。謂閱子騫會參也。(二一) 【詩】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二二) 【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二三) 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二四) 宋玉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二五) 人生二十日弱冠。(二六) 羽儀。為賢者登用為世表率之喻。易。鴻斷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言處高而不以位自累。則其羽可用為物之儀表。可貴可法也。(二七) 【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二八) 黎蒸。猶黎庶也。(二九) 【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三〇) 孟子注。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三一) 十二年日紀。(三二) 病也。(三三) 曹植書。昔湯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三四) 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三五) 洗然。洗同洒。驚貌。(三六) 【周易】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三七) 【論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三八) 以。用也。(三九) 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四〇) 【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善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四一) 讜。善言也。(四二) 【漢書】太子家有僕。(四三) 承華。廐名。(四四) 知命。【論語】五十而知天命。(四五) 孫卿子曰。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四六) 湛。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四七) 柩輅。載柩車也。(四八) 祖。祭名。出行之時。以祭路神也。(四九) 幅。抑。謂憂思鬱結也。(五〇) 良執同志之友也。(五一) 孤。幼而無父曰孤。

### 潘岳馬泝督誄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遁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



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鞏更爲魁。旣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羣氏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芻以鐵鑱機闕。旣縱礮而又升焉。爨陳焦之麥。柿招楠之松。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櫪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闕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寘壺鋪瓶。旣以偵之。將穿響作。內焚積火薰之。潛氏殲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檟楚之辭連之。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效。極推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然潔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妒之徒也。嗟乎。妒之欺善。抑亦賢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爲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邱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

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爲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旣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保此泝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婆娑羣狄。豺虎競逐。鞏更恣睢。潛跣官寺。齊萬虓闕。震驚台司。聲勢沸騰。種落煽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爨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纊。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愜愜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贍。偵以甌壺。刷以長槩。錘未見鋒。火以起焰。薰尸滿窟。培穴以斂。木石匱竭。其稔空虛。矚然馬生。傲若有餘。罽梁爲礪。柿松爲芻。守不乏械。櫜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悠悠列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泝庾。化爲寇糧。實賴夫子。思暮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甘棠勿翦。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孰是勳庸。

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會不戢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碩碩高致。發憤囹圄。沒而猶眠。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頌。況曰家僕。剔子雙龜。貫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刺。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註音】(一)寫音的(二)音呂(三)音角(四)音武(五)呼交切(六)呼濫(七)靈結切(八)音模

【釋義】(一)(晉書)汧督馬軌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誅之。(二)息也。(三)(王隱晉書)解系為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處忠烈。欲遣討氏。乃拜為建威將軍。又曰。周處解系與賊戰於六陌。軍敗。周處死之。

(四)鞏。姓也。更名也。(五)十雉。言小也。(六)樵。取薪也。蘇。取草也。(七)芻蕘。薪采者也。(八)言以鐵鑊繫木為機。關。既縱之以礮。而又收上焉。(九)柎。削柿也。(一〇)柎。槓也。槓。槓也。(一一)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募器內井。使聽耳者。伏器而聽。審知穴處。擊內迎之。擊器也。(一二)大麥無皮毛者曰稭。(一三)潘氏。為晉攻之氏也。(一四)(王隱晉書)齊萬年帥兪胡圍鄆陽。遣西安將軍夏侯駿西討氏完。(一五)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一六)(禮)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栢也。楚。荆也。夏與櫛古今字通。(一七)(干寶晉紀)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一八)言請解蔡勅而假授之以官也。劫。法有罪也。(一九)言潔士之聞己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二〇)口不言。心害之。為噤害也。(二一)垢。害也。(二二)白肉。股裏也。(二三)猶亂也。(二四)謂冶鐵以灌敵。(漢書)鑪中鐵銷。散如流星。

(二五)惴惴。懼也。(二六)足也。(二七)剗。割也。壘。坑也。(二八)拊。捶也。(二九)質。木也。(三〇)謀也。(三一)表也。(三二)(左傳)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三三)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衆聽其入五刑之辭。(三四)此二句見毛詩。逶迤。行可蹤跡也。(三五)言聞穢必殞。若厲之揚。若不戢翼而少留也。(三六)恨也。(三七)言人不開懷以相容。則瑕費于何而不至。(三八)碩碩。堅也。(三九)田單封為安平君。此指其火牛敗燕安齊事。(四〇)張孟談說韓魏救趙。事詳戰國策。(四一)吝嫉。謂有司貪吝嫉妬也。(四二)頌。賦也。(四三)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

潘岳哀永逝文

啓夕<sub>二</sub>今宵興。悲絕緒<sub>三</sub>今莫承。哉龍輻<sub>四</sub>今門側。嗟俟時<sub>五</sub>今將升。嫂姪<sub>六</sub>今悼惶。  
慈姑<sub>七</sub>今垂矜。聞鳴雞<sub>八</sub>今戒朝。咸驚號<sub>九</sub>今撫膺。逝日<sub>十</sub>長今生年淺。憂患<sub>十一</sub>衆今  
歡樂<sub>十二</sub>。彼遙思<sub>十三</sub>今離居。歎河廣<sub>十四</sub>今宋遠。今奈何<sub>十五</sub>今一舉。邈終<sub>十六</sub>天<sub>十七</sub>今不反。盡  
余哀<sub>十八</sub>今祖<sub>十九</sub>之晨。揚明燎<sub>二十</sub>今援靈輜<sub>二十一</sub>。徹房帷<sub>二十二</sub>今席庭筵。舉酌<sub>二十三</sub>。觴<sub>二十四</sub>今告永遷。悽  
切<sub>二十五</sub>今增欷。俯仰<sub>二十六</sub>今揮淚。想孤魂<sub>二十七</sub>今眷舊宇。視倏忽<sub>二十八</sub>今若髣髴。徒髣髴<sub>二十九</sub>今在  
慮。靡耳目<sub>三十</sub>今一遇。停駕<sub>三十一</sub>今淹留。徘徊<sub>三十二</sub>今故處。周求<sub>三十三</sub>今何獲。引身<sub>三十四</sub>今當去。雲  
華輦<sub>三十五</sub>今初邁。馬回首<sub>三十六</sub>今旋旆。風泠泠<sub>三十七</sub>今入帷。雲霏霏<sub>三十八</sub>今承蓋。鳥俛翼<sub>三十九</sub>今忘  
林。魚仰沫<sub>四十</sub>今失瀨。悵悵<sub>四十一</sub>今遲遲。遵吉路<sub>四十二</sub>今凶歸。思其人<sub>四十三</sub>今已滅。覽餘迹<sub>四十四</sub>今  
未夷<sub>四十五</sub>。昔同塗<sub>四十六</sub>今今異世。憶舊歡<sub>四十七</sub>今增新悲。謂原隰<sub>四十八</sub>今無畔。謂川流<sub>四十九</sub>今無岸。  
望山<sub>五十</sub>今寥廓。臨水<sub>五十一</sub>今浩汗。視天日<sub>五十二</sub>今蒼茫。面邑里<sub>五十三</sub>今蕭散。匪外物<sub>五十四</sub>今或改。  
固歡哀<sub>五十五</sub>今情換。嗟潛隧<sub>五十六</sub>今既做。將送形<sub>五十七</sub>今長往。委蘭房<sub>五十八</sub>今繁華。襲窮泉<sub>五十九</sub>今  
朽壤。中慕<sub>六十</sub>叫<sub>六十一</sub>今擗<sub>六十二</sub>。擗<sub>六十三</sub>之子降<sub>六十四</sub>今宅<sub>六十五</sub>。兆<sub>六十六</sub>撫靈櫬<sub>六十七</sub>今訣幽房。棺冥冥<sub>六十八</sub>今挺<sub>六十九</sub>。窈窕<sub>七十</sub>  
戶闔<sub>七十一</sub>今燈滅。夜何時<sub>七十二</sub>今復曉。歸反哭<sub>七十三</sub>今殯宮。聲有止<sub>七十四</sub>今哀無終。是乎<sub>七十五</sub>非乎  
何違<sub>七十六</sub>。趣<sub>七十七</sub>一遇<sub>七十八</sub>今目中。既遇<sub>七十九</sub>日<sub>八十</sub>今無兆。會寤寐<sub>八十一</sub>今弗夢。既顧瞻<sub>八十二</sub>今家道。長寄  
心<sub>八十三</sub>今爾躬。重<sub>八十四</sub>日<sub>八十五</sub>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sub>八十六</sub>之其幾何。庶無愧<sub>八十七</sub>今莊子<sub>八十八</sub>。

【註音】(輓)音椿(辭)音類

【釋義】(一)哀永逝文。哀其妻之文也。(二)啓夕。將啓殯之前夕也。(三)絕緒。言人死如緒之絕。緒。緣也。(四)龍輓。喪車之輓。龍者也。(五)樟棺。即張皇。懼也。(六)少也。(七)誰謂河廣。一葦航之。誰謂宋遠。歧予望之。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能去。故作此詩也。(八)祖。祭名。出外祭路神也。(九)靈輓。柩車也。(一〇)以酒沃地也。(一一)言華蓋如雲之遠。躡。(一二)洽洽。風之和也。(一三)沫。浮沫也。謂凝於水面者。(一四)夷。平也。(一五)原隰。廣平曰原。地之低下曰隰。(一六)墓道也。(一七)高顯也。(一八)壘。還也。(一九)擗。擗心曰擗。擗亦拊心貌。(二〇)墓穴曰宅。塋域曰兆。(二一)疑。墓道也。(二二)深遠貌。(二三)殯宮。停柩處也。(二四)遵。往也。(二五)重言以申述之也。(二六)莊子。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而能無槩然察其死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嗷嗷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遁乎命。故止。

### 潘岳金鹿哀辭

嗟我金鹿。天姿特挺。鬢髮凝膚。蛾眉蟻領。柔情和泰。朗心聰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夭昏。既披我幹。又翦我根。塊如塊木。枯荻獨存。捐子中野。遵我歸路。將反如疑。回首長顧。

【註音】(蟻)音齊

【釋義】(一)金鹿。潘岳之女。(二)鬢髮。黑髮也。(三)蟻領。膚如凝脂。(四)蟻領。詩。領如蟻蟻。蟻。蟲名。天牛幼蟲。乳白色。無脚。(五)塊木。木癭腫而無枝幹也。(六)根也。(七)中野。曠野之中也。(八)易。葬於中野。不封不樹。

### 陸機弔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與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

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媿好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朝晡上脯糲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

憤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剪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闥。舉修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篲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途以反旆。登峻繩而竭來。次洛納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殫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嘔瘁。指季豹而催焉。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汎瀾。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卹始。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吝以

其悔雖在我不減。惜內顧之纏綿。恨未命之微許。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變。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宜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感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微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羣悲。時美目其何望。既睠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註音】（脯）方武切（糒）蒲秘切

【釋義】（一）（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三）陳根。宿草也。（禮）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三）高明。謂日月也。（四）魏闕。王之闕也。（五）蕞爾。小貌也。（六）算。計謀也。（七）迹。功業也。（八）冢。大也。（九）讒言。善言也。（一〇）姬女。謂杜夫人。季豹指魏王豹。（魏略）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卽文帝以下四王也。（二）綢繆。猶纏綿也。（三）幾。近也。（三）總。布細而疏者。（四）乾肉爲脯。乾飯爲糒。（五）舍中。謂諸妾。（六）令衣裘別爲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焉。求爲吝而虧廉。違爲貪而害義。故曰兩傷。（七）載。猶行也。（八）剌。強也。（九）八極。八方遠極之地也。（一〇）理也。（一）鼓琴循絃謂之微。（三）雲物。喻羣凶也。（三）真觀。真正也。觀。示也。易天地之道。以真觀也。（四）來歸。歸之於己也。（五）宏。晉也。（六）九有。九州也。（七）毛。造。成也。（八）覆簣（論語）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簣。盛土器也。（九）擠。墜也。（一〇）司馬兵法。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三）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三）研。喻思慮也。（三）（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三）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三）建安。漢獻帝年號。（三）大命。謂天命也。（三）稅。舍也。（三）降神。謂生聖智也。二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三）茲。此也。指太祖。（四）文昌（漢書）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西夏。謂蜀也。（四）秦川（方輿紀要）陝西謂之秦川。亦曰關中。按秦川謂今陝西甘肅二



省。(一)鎮京。在今陝西長安縣。(二)翌日。明日也。(三)鬱。差也。(四)崎。山名。在今河南洛甯縣北。(五)颯。颯也。山名。即廣陽山。在今河南颯他縣。(六)魏志。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七)汭。水曲流也。(八)大廟。廟大進也。(九)禛。安也。(一〇)漣。泣涕垂貌。(一一)沈瀾。涕泣闌干也。桂與沈。古今字同。(一二)靖寐。古詩。寤寐黃泉下。(一三)彌天。喻高遠也。(一四)易。自邑告命。真吝甚。教也。蓋爲履組及分香。今藏衣裘。引真吝之遺。而教以可悔之行也。(一五)倡。樂也。謂作伎人也。(一六)言服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善而必誦。言物在而人亡也。(一七)響像。音影之異名。(一八)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聲已沒。影響亦藏。(一九)時。視也。(二〇)遺累。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遺簡薄。所以遺累。

### 陶潛自祭文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  
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  
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爲  
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  
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  
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  
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  
茲。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挫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  
化。可以無憾。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  
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  
臣。儉笑王孫。廓令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

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註音】(夫)音扶(獨)音凱

【釋義】(一)陶潛年六十三。患瘧。自知不久於人世。乃作文自祭。(二)丁卯。宋文帝元嘉四年。當公元四七二年。(三)律中無射。禮季秋之月。其音商。律中無射。(四)鴻雁於九月南來。遠行曰征。(五)逆旅。猶今之旅館也。(六)肆其猶肆然。(七)從行之祭曰祖。祖行。謂其友朋知其將死。為設祭送行也。(八)羞。進也。(九)賻。獻也。(一〇)情酌。酒也。(一一)謂視其顏色已晦暗無光也。(一二)謂聽其聲愈微弱也。(一三)大塊。本統天地而言。(一四)悠悠。渺邈無期貌。(一五)高旻。猶高天也。(一六)細葛曰緯。粗葛曰紵。(一七)谷汲。謂汲水於山谷間也。(一八)鬻鬻。謂隱隱也。謂在隱蔽之柴門內。自晨至晚作自己欲作之事也。(一九)載。語助辭。(二〇)除草曰耘。培植苗本曰耔。(二一)同乃。(二二)素臚。尺素之簡牘也。(二三)夫人。猶人人也。(二四)愛也。(二五)獨遊。猶獨往。言人皆喜以功名自見。而我乃獨往獨來。不同於世俗之人。(二六)以黑色染物曰涅。受汚之意也。黑色曰緇。染汚點之意。(二七)獨居無所動貌。(二八)誰也。(二九)言無所留戀也。(三〇)肥遁。高隱也。(三一)肥遁無不利。(三二)宵宵。猶冥冥也。(三三)蕭蕭。寂寞之意。(三四)宋臣。禮宋桓司馬。自為石槨。二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知槨朽之愈也。(三五)王孫。楊王孫。漢武帝時人。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存吾真。死則為市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三六)廡。空也。(三七)不封土為墳。不植樹以為標識。(三八)既不貴生前之舉。又孰重死後之歌頌耶。

陶潛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空。永甯后土。感平生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己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

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齟齬。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緼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饑寒。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嘗願攜手。寘彼衆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登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味茲近情。著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旆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釋義】(一)辛亥。晉安帝義熙七年。(二)空。下葬也。(三)惻惻。傷痛也。(四)踳踳。悲憂也。(五)祖。祖饌也。(六)於。歎辭。(七)鏗。美也。(八)執。持也。介際也。謂廟乎其中也。(九)考。考。詩篇名。考。成也。樂。樂也。讚美賢者隱居之詩。(一〇)論語。三十而立。(一一)忽也。(一二)蒿里。古挽歌。謂死人魂魄歸蒿里也。其地在泰山之南。(一三)緼。象麻也。(一四)舫。並舟也。(一五)往也。(一六)呱呱兒啼聲。

### 顏延之陶徵士誄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鎔銖周漢。而縣世浸遠。光靈不

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未景。汎餘波。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性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爲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誅華。名由諡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其辭曰。

物尙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尙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

惟實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  
 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  
 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  
 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魯期義。履信曷憑。  
 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疾維疴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  
 儻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尊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  
 省計卻贖。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  
 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  
 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闕。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  
 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讎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徽音永矣。  
 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弊。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  
 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註音】(約)音幼(疾)讀提

【釋義】(一)陶徵士。即陶潛。延之為始安太守。道經尋陽。常欲暫舍。潛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二)即璩王。  
 (三)池隄。城池也。(四)籍。資藉也。(五)薄。賤薄也。(六)巢父。堯時隱士。(七)高。堯時諸侯。伯成子高。其後棄諸侯  
 而耕。(八)夷。伯夷也。(九)皓。漢初隱者。四皓也。(一〇)言以堯舜為父老之人也。(一一)言視周漢之得天下。輕如鐘  
 鉢也。(一二)作者。興起之人。(一三)言人之度量淺深不一致也。同塵。同乎流俗也。(一四)汎同泛。(一五)尋陽。治今江西  
 九江。(一六)南岳。廬山之南也。(一七)素心。心地潔白也。(一八)指達。達意也。(一九)井臼。謂汲水舂米也。(二〇)禮。小孝  
 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二一)田生。韓詩外傳。齊宣王謂田過曰。君之與父孰重。過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

焉為去親而事君。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于君。致之于親。凡事君者。亦為親也。(三)毛子(後漢書)毛義家貧。以孝稱。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州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奉嘆曰。往日之喜。為親屈也。(三)彭澤。今江西湖口縣東。(四)偶物。雙數為偶。合於世俗也。(五)鈞。履頭飾也。(六)緯。織也。蕭蒿也。(七)煩促。不恬曠也。(八)莊子。至貴。國爵屏焉。(九)莊子。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一〇)著作。作郎。官名。掌撰國史。(一一)介立。特立之意。(一二)供族。大族也。(一三)布。季布也。為人任俠。謹然諾。(一四)霸。凡足以長人者曰霸。世霸。謂當世而霸者。虛禮。虛己備禮也。(一五)推風。為世推崇也。(一六)義養。後漢書論曰。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于東鄰之牲。(一七)不隘。不恭。孟子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為也。(一八)長。與。漢司馬遷之字也。(一九)稚質。漢。郗相。字稚質。舉州郡茂才。數病去官。(二〇)無適。非心。即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意。(二一)嶺。山峯也。(二二)謂非但明哲也。(二三)糾。纏。韓流。賈誼。鵬鳥賦。韓流而還。或推而還。夫稱之與福。何異糾纏。注。韓待也。(二四)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明智。謂老子也。(二五)履信。思乎順。置也。(二六)中身。中年也。(二七)疲熱。病也。疴。久瘧也。(二八)儻。向也。(二九)遺占。即遺孺也。(三〇)賻。以財助喪儀也。(三一)下棺也。(三二)化而生。亦化而死。(三三)閭閻。里也。(三四)閭。隔也。(三五)前載。猶前事也。(三六)迂風。違逆世風也。(三七)野。復姓。賢士。(三八)展禽。魯賢士。柳下惠也。(三九)康。謝靈運嘗襲康樂公。故世亦稱謝康樂。(四〇)惠。即謝惠連。靈運之族弟也。

### 顏延之陽給事誄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甯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禍薦臻。王略中否。撫虜問釁。剗剗司克。幽弁騎弩。屯逼鞏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勦寇。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身飛鏃。兵盡器竭。弊於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

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甯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恤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旣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惟邑及氏。自溫徂陽。狐續旣降。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溫敏肅良。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駟。配服驂衡。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堙阻。瀍洛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南埃。路無歸轡。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實命陽子。佐師危臺。憬彼危臺。在滑之垌。周衛是交。鄭翟是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料敵厭難。時維陽生。涼冬氣勁。塞外草衰。湯矣獯虜。乘障犯威。鳴驥橫厲。霜鏑高翬。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爲圍。鬩鬩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闕。卒無半菽。馬實拊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痍傷。拊巡飢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栝。嗚呼哀哉。賁父隕節。魯人是志。併督效貞。晉策攸記。

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註音】(劑)音摩(併)達個切(轄)音衛

【釋義】(一)(沈約宋書)永初三年。索虜自率眾至方城。虜悉力攻滑臺。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憤抗節不降。爲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文士顏延年爲之誄焉。(二)永初。高祖年號。(三)滑臺。地名。

(四)物理論曰。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悍之上。(五)屠。謂誅殺其人也。(六)潰。散走者。(七)緝。會聚也。(八)勅。強也。

(九)撓。敗也。(一〇)振。收也。(一一)表也。(一二)義梁傳。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中軍將。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吾使伊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一三)題。名也。(一四)左傳。昔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一五)左傳。劉子單子謂晉郤至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狐。狐氏陽氏先處之。(一六)言狐射姑續鞠居誅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一七)拳。力也。(一八)服。服馬也。衡。車衡也。在服之左曰驥。右曰騊。四馬曰駟。(一九)易。師出以律。失律凶也。(二〇)略。法也。(二一)小棺也。(二二)交。讎與也。(史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嚭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囚伯嚭。王怒。與翟。伯嚭不赴。(二三)金。謂刁斗也。(二四)局。外閉之關也。

(二五)障。小城也。(二六)擊。猶飛也。(二七)美。通迷。(二八)傷也。(二九)矢末曰括。(三〇)疏。分也。

### 顏延之祭屈原文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旛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纈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怠時。飛霜急節。羸革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迹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歎。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註音】〔續〕音軫

【釋義】(一)旗。行軍所建之旗。(二)屈原作懷沙賦。後自沈汨羅江而死。(三)楚辭。捐余珮兮澹浦。(四)史記本傳。屈原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五)續。緞也。(六)秦姓。(七)楚姓。(八)謂秦昭王和楚懷王。(九)張儀斬向也。(一〇)楚大夫子椒。(一一)司馬子蘭。懷王少弟。(一二)鄂。楚都在今湖北江陵縣北十里。(一三)干。水涯也。(一四)荃。香草也。楚辭序。善鳥香草。以配惠貞。此龍鳳。以託君子。(一五)藉用。易。藉用白茅。何咎之有。(一六)塵。義同陳。

### 謝惠連祭古冢文

東府掘城北塹<sup>二</sup>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甃<sup>四</sup>。以木爲棹。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sup>六</sup>。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振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sup>二</sup>朱林<sup>五</sup>。貝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爲塹。聚壤成基。一棹既啓。雙棺在茲。捨眷悽愴。縱錘<sup>六</sup>漣而芻<sup>七</sup>靈已毀。塗車既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盜或醢醢。蔗傳餘節。瓜表遺犀。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sup>三</sup>幾年。潛靈<sup>三</sup>幾載。爲壽爲夭。甯顯甯晦。銘誌湮滅。姓字不傳。今誰

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蕙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壙不可轉。塋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積。循題興念。撫偏增哀。射聲垂仁。廣漢流渥。祠骸府阿。掩骼城曲。仰羨古風。爲君改卜。輪移北隍。窀穸東麓。曠卽新營。棺仍舊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祔雙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哀哉。

【註音】一壺音餘。二壺音餘。三壺音本。

【釋義】(一)東唐。智舍利王。子武宅也。在今江蘇江寧縣城內。道子領錫。宅在州東。故曰東府。(二)壺。同壘。坑也。(三)聚土曰封。秦限城。(四)黃腸。謂棺也。即黃腸也。(五)黃棺。曰也。(六)明器。送死之器。所以埋於冢中者。(七)橫。撥。南人。以平。橫。物曰橫。(八)五銖錢。漢武帝所鑄錢。(九)公。謂彭端王義康也。(一〇)元嘉。南朝宋文帝年號。(一一)司。謂。司。也。惟。此。一。也。(一二)令。史。官。名。(一三)臨。澤。縣。名。今。屬。江。蘇。省。(一四)亭。侯。宋。時。屬。第五。品。(一五)牛。林。人名。(一六)鑿。也。起。土。用。(一七)漣。而。垂。涕。貌。(一八)芻。靈。東。字。爲。人。馬。以。殉。葬。也。禮。子。謂。芻。靈。者。善。謂。爲。備。者。不。仁。(一九)塗。車。禮。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謂。若。之。道。也。(二〇)屍。氣。實。排。列。如。花。髮。者。(二一)曬。賢。謂。生。時。也。(二二)燔。靈。謂。死。後。也。(二三)百。堵。皆。作。見。詩。經。塋。垣。也。一。丈。爲。版。五。版。爲。堵。(二四)黃。腸。蘇。氏。曰。用。柏。木。黃。心。致。果。棺。外。故。曰。黃。腸。(二五)便。房。如。停。日。家。墳。中。室。也。(二六)頭。帶。之。前。和。也。(二七)備。殉。葬。木。俱。(二八)射。聲。官。名。後。漢。曹。褒。靈。射。聲。校。尉。會。葬。無。主。停。棺。百。餘。所。(二九)東。魏。書。記。一。所。處。爲。廣。漢。大。寺。先。是。洛。陽。城。南。每。陰。常。有。異。聲。聞。於。府。中。竊。使。按。行。昔。歲。倉。卒。骸。骨。不。葬。者。多。實。乃。數。所。埋。葬。由。是。卽。絕。(三〇)阿。近。也。府。阿。謂。東。府。附。近。(三一)窀。穸。墓。穴。也。(三二)禮。合。葬。非。古。自。周。以。來。未。之。有。也。(三三)附。合。葬。也。(三四)牲。版。一。牲。也。(三五)散。車。也。(三六)犧。樽。酒。器。以。木。爲。之。形。似。牛。鬣。背。爲。樽。亦。作。尊。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

惟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幾彖。文蔽

班揚性悻剛潔。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服爵  
帝典。棲志雲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叔夜。嚴方仲舉。逸翮獨翔。孤風  
絕侶。流連酒德。嘯歌琴緒。遊顧移年。契闊宴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  
未凝。歸神太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心悽目泣。情條雲互。涼陰掩軒。蛾月  
寢耀。微燈動光。几牘誰炤。衾衽長塵。絲竹罷調。孽悲蘭宇。屑涕松嶠。古來  
共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此忍哀。敬陳奠饋。申酌長懷。願望  
獻歎。嗚呼哀哉。

【註音】(梓)音幸(擲)音擊

【釋義】(一)孝建。宋孝武帝年號。(二)卽顏延年也。(三)立也。(四)幾象。周易也。(五)班固。(六)揚雄。(七)  
龜。謂龜。滋。漢西域國名。沙。今西蒙古額濟納之地。(八)指魏稽康。(九)指漢陳蕃。(一〇)明發。謂天將旦也。(一一)同  
照。(一二)持也。(一三)晏子春秋。景公問於牛山。北臨其國而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于。(一四)饋。祭名。

### 齊高祖卽位告天文

皇帝臣某。敢用元牡。昭告皇皇后帝。宋帝陟鑿乾序。欽若明命。以命于某。  
夫肇自生民。樹以司牧。所以闡極則天。開元創物。肆茲大道。天下惟公。命  
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終上代。粵自漢魏。揖讓中葉。咸炳諸典。載在方冊。  
水德既微。仍世多故。實賴某匡拯之功。以宏濟于厥艱。大造顛墜。再構區  
宇。宣禮明刑。締仁緝義。晷緯凝象。川岳表靈。誕惟天人。罔弗和會。乃仰協  
歸運。景屬與能。用集大命于茲。辭德匪嗣。至于累仍。而羣公卿士庶尹御

事。爰及黎獻。至于百戎。僉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違。人神無託。不可以曠主。畏天之威。敢不祇順。鳩曆敬簡。元辰虔奉。皇符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答民衷。式敷萬國。惟明靈是饗。

【釋義】(一)則法也。(二)締仁緝義。謂建立仁義也。(三)曠。缺也。

### 陸贄擬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顧惟寡昧。不克明道。不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下。而播災於人。兢兢業業。夙夜祇畏。居位五祀。德馨蔑聞。皇靈不歆。是用大懼。殷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烈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誘衷悔禍。剿兇慝之凌暴。雪人神之憤恥。舊物不改。神心載新。茲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責。其何解焉。問屬寇虞。久稽告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在辰。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冀憑禋燎。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釋義】(一)貞元。唐德宗年號。(二)戾。罪也。(三)兢兢業業。謹慎小心貌。(四)粢盛。祭品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 陸贄擬告謝代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子嗣皇帝臣敢昭

告於皇考代宗睿文孝皇帝。伏惟元德廣運。重光盛業。武不多難。仁育羣生。謂臣克堪。付以大寶。臣自底不類。再罹播遷。宗祧乏享。億兆靡依。下辜人心。上負先顧。敢愛隕越。苟全眇身。大懼社稷阽危。以增九廟之愧。由是忍恥誓志。庶補前羞。列聖在天。鑒臣精懇。敷錫不祐。俾之纘承。兇渠殄夷。都邑如舊。茲臣獲執犧牲。珪幣載見於廟廷。感慕慚惶。若罔攸厝。謹以云云。陳誠待罪。式奉嚴禋。尙饗。

【釋義】(一)底。致也。(二)不類。不畜也。(三)謂遭朱泚之亂。奔奉天。又遭李懷光之亂。奔梁州。(四)指庶民。(五)近邊欲墜曰阽。阽危。言其危也。(六)陳也。(七)始也。(八)漸惶。愧也。(九)攸。所也。(一〇)置也。(一一)禋。潔祀也。

### 韓愈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鏃。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皆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註音】(聲)音世

【釋義】(一)德宗年號。(二)故齊王榮弟。韓信。勝齊王廣。橫自立爲王。高帝立。橫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島。

帝使人召之。橫因與二客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剄。二客隨之。其餘在海中者。亦皆自殺。(三)悲泣氣咽而抽息也。(四)里名。在山東曲阜縣城中。(五)明也。

### 韓愈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跼。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慙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鼂。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饑。顛於馬下。我泗君。晁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觚頂交路。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壓。中作霹靂。追程旨進。飄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於縣。我又南踰。把觥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夕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敲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矇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埃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豐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籌蠟毛。委舟相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大湖。七日鹿角。鈞登大鮎。怒頰豕狗。鬱盤炙酒。羣

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闕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許奪。權臣不愛。南康是幹。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澧浦。爲人受瘡。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罌。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尙饗。

【註音】(時)丈里切(律)壯士切(懸)陟降切(殺)奴刀切(鑿)他刀切(吡)音騰(低)與禮切(跽)音雙

(汗)音寒(歷)音灰(驪)同帆(饑)阻限切(驛)音蒙(埃)同俟(柳)音琛(遷)同在音誤(咆)音庖(嘯)音豪(蠅)音胃(鮎)音拈(鴉)許角切(尻)考平聲(鞞)音管(猴)音老(澶)音里(窪)坐平聲(舉)音賈

【釋義】(一)張員外。名署。河間人。爲河南縣令。(二)立也。(三)愚也。(四)時爲李寶府議。(五)故城在今廣

東陽山縣東。(六)鼠類。(七)猴也。言陽山之人。如麤猴。(八)今湖南臨武縣。(九)盡也。(一〇)鼻液。(一一)位不止也。

(一二)觸也。(一三)腳掌也。(一四)水廣大貌。(一五)擊也。(一六)源出廣西興安縣之隔海山與離水同源。曰離湖。於縣東之分離湖。離地與離水分離。東北流至零陵縣西。瀟水入焉。曰瀟湖。由曲東北流。合衡陽之蒸水。曰蒸湖。是爲三湖。又東北流。經湘陰縣西入洞庭湖。(一七)屈原自沉於汨羅。汨羅西流入湖。(一八)《博物志》舜有二妃。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一九)小杯。(二〇)驪子也。(二一)來歲寅月。當有佳徵。(二二)當也。(二三)虎來佳兆。果有府掾之命。不必禱而可憑。(二四)在今湖北。貞元十九年。愈與張署自御史出南方爲令。明年。順宗即位。俱徙江陵。(二五)今湖南郴縣南八十里之黃岑山。是也。郴水發源於此。愈遇赦後。離陽山。竊命於郴。秋末。始受法曹之命。(二六)相逢也。

(二七)違酒令則以籌紀罰。蠟毛。喻多也。(二八)卽衡山。(二九)與深貌。(三〇)卽洞庭湖。(三一)洞庭湖中地名。(三二)魚名。俗稱鮓魚。體圓長。頭大尾扁。無鱗。多粘質。口曲而闊。兩顆生細齒。有鬚。背蒼黑色。腹白。長尺餘。產於潞水。(三三)豕

哀祭之屬 韓愈祭河南張員外文

怒聲。(四)謂江陵府。(五)有骨盡處也。(六)元和元年。愈召爲國子博士。署據江陵。半年。罷管卷爲判官。不住。(七)元和二年。愈分教東都。署爲京兆府司錄參軍。雍州名。今陝西省地。(八)署後遷尙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改虔州刺史。虔州。今江西贛縣等地。皆以後爲南康郡。(九)嶺表之蠻。(十)署自虔州改澧州刺史。澧州。治今湖南澧縣。(十一)署爲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尙書有經監經察使。讓州徵錢倍額。署曰。刺史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器。人係民字。唐避諱改。瘡。體病也。此作瘡字解。(十二)元和十六年。以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十三)爲也。

### 韓愈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  
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也。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  
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維。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尊青黃。  
乃木之災。子之中葉。天脫屬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  
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  
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  
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  
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  
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  
尙饗。

【註音】(覺)音教(嶺)音少(帶)音裁(琚)音居

【釋義】(一)瘡也。(二)瘡也。(三)瘡。酒器。以木爲之。青黃其飾。(莊子)百年之木。破爲斲。斲。斲足也。(四)狀其文



章之美也。(五)子厚以權王叔文。貶永州司馬。後徙柳州刺史。卒。(六)飛一作非。言非之者衆。刺猶賣也。

### 韓愈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註音】(嘩)筠韻切

【釋義】(一)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辭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歿。(二)嫉忌也。指小人。(三)惜也。指君子。(四)光明也。(五)盛貌。

### 韓愈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以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泣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閩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

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巖巖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竊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

今。魂魄流行。祀祭則及今。勿謂不通。哭泣無益。令抑哀自彊。推生知死。令以慰孝誠。嗚呼哀哉。今是亦難忘。

〔釋義〕（一）歐陽生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二）京兆人，天寶進士，代宗時累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封河內郡公，性苛細，以清儉自賢，德宗即位，貶潮州刺史，建中初，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妄爲設鄉校教導之，自是文風始盛，卒官有集。（三）會合後，皆志所欲至之地。（四）〔詩大雅〕克岐克嶷。（五）時愈爲徐州節度推官。

### 韓愈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沒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沒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

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三。而髮蒼蒼三。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日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輒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

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君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竝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可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釋義】

(一)建中。人名。

(二)韓介之子。韓會之繼子也。

(三)詩。無父何怙。

(四)兄。卽韓會十二郎父。

(五)大歷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宰相元載黨。貶爲韶州刺史。尋卒于官。時韓愈年十一。(六)建中二年中原多故。韓愈避亂宣州。(七)貞元二年韓愈自宣州遊京師。(八)貞元十三年董晉帥汴州。(九)孥。妻子也。(一〇)是歲張建封辟公爲徐州節度推官。(一一)驪也。(一二)茫茫。迷曠也。(一三)蒼蒼。斑白貌。(一四)耿蘭。家人名。(一五)甚也。(一六)臨也。(一七)伊潁。二水名。

### 韓愈祭穆員外文

於乎。建中之初。余居於嵩。攜扶北奔。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峻明。我鈍而頑。道旣云異。誰從

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君居於室。我既來卽。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於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主人。內閔其私。進退之難。君處之宜。旣釋於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夾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餐。登君之堂。不與我言。嗚呼死矣。何日來還。

【釋義】(一)穆員外。名員。字與直。潁州河內人。(二)德宗年號。(三)今河南洛陽縣。(四)京兆人。字次公。貞元五年。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亞辟員爲從事。時崔翹亦爲亞所辟。(五)馬勒旁鐵。(六)今孤運爲東京牙門將。亞惡之。會盜劫輪絹。運簡政近郊。亞命員及從事張弘靖鞫其事。無之。亞怒。囚員等。員由此知名。

### 韓愈祭鄭夫人文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於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訖一年。兄宦王官。提攜負任。去洛居秦。念寒

而衣。念飢而飡<sup>平</sup>。疾疹<sup>平</sup>水火。無災及身。劬勞<sup>平</sup>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荐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天闕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丹旆<sup>平</sup>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返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濱。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貢於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頌。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元兄。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菴。今其敢忘。天寶臨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尙饗。

【註音】(黹)音觀(疹)音軫(旆)音北

【釋義】(一)鄭夫人。愈兄會之妻。(二)不辰。時運不佳也。(三)黹。毀齒也。自乳齒變爲永久齒。謂之黹。此爲年幼者之稱。(四)負任。任在背曰負。(五)食也。(六)同疾。病也。(七)閔閔。辛勞貌。(八)紀。十二年曰紀。(九)唐書大歷十二年。愈兄會。坐元載黨。貶韶州刺史。(一〇)不盡天年。謂之夭。猶言夭折。闕。猶言闕止也。愈兄會卒於韶州。(一一)緡。廣充幅長。尋曰旆。(一二)江濱。濱。水厓也。建中二年。愈避地江左。家於宣州。(一三)愈三歲而孤。育於鄭氏。飲食教誨。均如子也。(一四)諄諄。善導貌。(一五)韶州。在廣東。(一六)墓也。

### 韓愈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珥<sup>平</sup>鞞<sup>平</sup>。悅于篋。月旦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爲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邪。吾師

云。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隨所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士大樂。親戚姑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爲是。旣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於是悉出其遺服櫛佩。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哲哲。今日存。丁甯令耳言。忽不見。令不聞。莽。誰窮今本源。圖西佛。今道予勲。以妄塞悲。今慰新魂。嗚呼奈何。今弔以茲文。

【釋義】(一)櫛。梳篦之總名。(二)瑱。以珠玉爲耳飾也。(三)聲。謂帶與中也。(四)浮屠。佛教徒也。(五)至也。(六)環復。循環也。(七)憮然。不悅貌。(八)哲哲。潔白之貌。(九)耳言。卽耳語也。(一〇)莽。粗率也。

### 韓愈祭郴州李使君文

維年月日。將士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當貞元之癸未。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類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覲。言莫交而情無由。旣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挈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恆飽飢而愈汰。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苞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貿。投叉魚之短韻。媿韜瑒而舉



秀。埃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空大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酌。航北湖之空明。覲鱗介之驚透。冥州樓之豁達。衆管嗽而竝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念啖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示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疏。遂承凶於不救。見明旌之低昂。尙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杯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撓志於讒構。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雛。彼儉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託。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尙饗。

【釋義】(一)傾蓋。行道相遇。並車對語。兩蓋相切而下傾也。(二)貞元十九年。愈遷潭州陽山令。(三)籓。即大家。周太史籀所造。(四)愈以黃柑遺李。(五)李贈愈以紙筆。(六)愈在郴州。有又魚招張功曹詩。(七)衡陽地名。貞元二十一年。愈以順宗赦。徙據江陵。待命於郴。(八)北湖。在郴州。(九)宿留。停留也。(一〇)縞紵。吳季札與子產締帶。子產獻紵衣也。事見左傳。後朋友饋贈常用此語。(一一)明旌。以死者之不可別。故識之。(一二)雛。鳴也。言君子在亂世。不改其度也。(一三)儉人。小人也。

### 韓愈祭馬僕射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射馬公<sub>二</sub>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



韓愈祭張給事文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遠君皇考。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臺吏嗟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廈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留。乃遷殿中。朱衣象服。惟義之趨。豈利之踐。虺豺發釁。闔府屠割。償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刃成林。弓矢穰穰。千萬爲徒。譟謹爲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爲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慙屈髮色。君義不尋。殺身就德。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爲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與魂東歸。誅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尙饗。

【釋義】 (一)張給事。名徽。(二)皇考。謂七父也。(禮)父曰皇考。母曰皇妣。(三)徽父名休。嘗佐宣武軍。(四)侍郎。郎中。煥世皆稱郎官。唐以後專指郎中員外。(五)臺。說文。八十月臺。(六)信也。(七)毒蛇也。(八)穰穰。多也。

韓愈祭女孥女文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孥子之靈。嗚呼。昔汝疾極。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

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謹。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於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卽寃。我歸自南。乃臨哭汝。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逢歲之吉。致汝先墓。無驚無恐。安以卽路。飲食芳甘。棺輿華好。歸于其邱。萬古是保。尙饗。

【釋義】(一)女孿。韓愈第四女。(二)逐。往也。(三)蒼黃。同倉皇。(四)寃。明也。(五)唐書本傳。元和十四年。愈以諱佛骨事。被貶潮州刺史。女孿年十二。在病。輿死。而南層。羸瘠。甚於道。 (六)穀梁傳。子既生。不免於水火。父母之罪也。(七)宛宛。柔弱貌。(八)長慶三年。韓愈爲尹京兆。發其骨。歸葬河隴。

韓愈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議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於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尙饗。

【釋義】(一)薛助教。名德。字大順。(二)丙寅。作景寅。避唐諱也。(三)禮。酒曰清酌。

韓愈祭虞部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游旅宿。其勸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儵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與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瘖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敘情。以視諸誅。尙饗。

【註音】（儵）同倏音叔（瘖）音音

【釋義】（一）張員外。名季友。字孝禮。（二）貞元八年。陸贄典貢舉。邦彥指陸。（三）孝禮母卒。既葬。守墓二年而後歸。（四）貞元十六年。徐州團練使張愔請孝禮爲判官。孝禮詐稱疾。不言二年。元和初。愔死。疾卽已。（五）司虞。堂京師鬻園苑。園山澤草木。及百官諸客時。蔬薪炭供頓。敗儻之事。

### 歐陽修祭資政范公文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員。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許。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棧。傾巢破窠。披折旁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

易名諡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註音】（訐）音揭（擗）音崔（駁）音寇

【釋義】（一）范公。名仲淹。字希文。（二）發人之隱私曰訐。（三）呂夷簡爲相。仲淹知開封。屢攻呂短。坐落職。後復舊職。知永興。會夷簡復相。言於仁宗曰。仲淹長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四）作豈不解。（五）正擗也。（六）擗之方者。（七）屋椽。（八）雛鳥。須母哺而食者。

### 歐陽修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猴之窟。麋鹿之羣。猶不能容於其間。今遂卽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今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于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旣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尙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憂於墜失。子

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尙饗。

【註音】（焯）音灼

【釋義】（一）師魯。河南人。名洙。（二）洙爲董士廉所訟。詔遣御史劉渾就鞫。混文致之。洙因徙監均州酒稅。感疾而卒。（三）言不自辯白也。（四）明也。

### 歐陽修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踔踔。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磷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嗚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今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今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淒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尙饗。

【註音】（嗚）助耕切（嶸）音橫（莖）戶耕切（躑）直隻切（躑）廚玉切（嗚）音伊（嚶）音嬰（絡）音鶴

【釋義】（一）曼卿。名延年。宋城人。（二）光明貌。（三）高峻貌。（四）枝柱也。草曰莖。（五）行不進也。（六）嗚。笑也。嚶。鳴也。（七）獸名。似狐。銳頭尖鼻。性好睡。日伏夜出。捕食蟲類。毛色斑駁。其文上圓下方。可爲裘。（八）鼠屬。體

長七八寸。背暗褐色。腹白。尾長。密生長毛。前後兩肢間有蹠。能飛行樹上。棲於深山。夜出求食。聲如小兒啼。幾暇

格物編謂之飛鼠。(一)卽黃鼠狼。

### 歐陽修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尙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遽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尙饗。

【釋義】(一)子美。銅山人。名舜欽。(二)時范仲淹與富弼欲盡革衆弊以紓民。王拱辰等不便。乃以宴神事劾子美。子美除名。一時賢俊。因是貶逐。王等喜曰。吾一網盡之矣。(三)凡雲霧散。雨雪止。皆謂之霽。

### 歐陽修祭梅聖俞文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辨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



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凡今之游。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sup>六</sup>

〔釋義〕(一)聖俞。宣城人。名堯臣。(二)時修。調西京推官。西京。今河南洛陽縣。東南有伊水。(三)謂夷陵。宋時爲縣。在今湖北宜昌縣東南。(四)梅曾官國子監直講。(五)猶急也。(六)當胸之處。

### 李翱祭吏部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云遠。揚墨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辨之。孔道益明。建武<sup>三</sup>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sup>四</sup>剝不讓。儷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sup>五</sup>羸。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宦。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遷。升黜不改。正言<sup>六</sup>亟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於中。別我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忘。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譖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盧江<sup>三</sup>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sup>二</sup>。百酸攬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尙饗。

【註音】(剿)匹妙切(亟)音器(惡)去聲(攪)音絞

【釋義】(一)韓侍郎即韓愈。(二)大橫也。(三)齊明帝年號。(四)指六朝駢文。(五)言上追秦漢也。(六)頌數也。(孟子)亟問亟饋鼎肉。(七)今河南開封縣。(八)言其學之博也。(九)言齊死生也。(一〇)言老子有言死而不能忘乃爲壽。(一一)旗名古作大常(周禮)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注)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一二)今安徽合肥縣時期以面斥宰相遺失爲廬州刺史。

### 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鱗鱗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

【註音】(花)同庇(離)音秋(離)音畢(匍)音蕭(匍)蕭北切(紐)其六切(愧)音尼  
 【釋義】(一)文忠公名修字永叔。(二)著以占筮。讀以占卜。(三)魚名。形似鰻。長三四十。體圓尾扁。色青黑。無鱗而有黏質。常居淡水之泥中。俗稱泥鰕。(四)黃鰓。(五)忽也。(六)洵舉進士及茂才異等皆不中。以所著書上歐陽。歐陽奇賞之。軾與弟轍同登進士科。出其門下。(七)手行盡力貌。(八)慚色。

蘇軾祭柳子玉文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蔚文園。獨以詩鳴。  
 天錫雄味。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嘹然一吟。衆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  
 平視青雲。可到寧驟。孰云坎壈。白髮垂脰。才高絕俗。性疏來詬。謫居窮山。  
 遂侶猩猩。夜衾不絮。朝飢絕餽。慨然懷歸。投棄纓綬。潛山之麓。往事神后。  
 道味自飴。世芬莫覿。凡世所欲。有避無就。謂當乘除。併畀之壽。云何不淑。  
 命也誰咎。頃在錢塘。惠然我覲。相從半歲。日飲酌耐。朝游南屏。暮宿靈鷲。  
 雪窗飢坐。清闕閒奏。沙河夜歸。霜月如晝。綸巾鶴氅。驚笑吳婦。會合之難。  
 如次組繡。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媿。  
 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頤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霽。歌此奠詩。  
 一樽往侑。

【註音】(味)音晝(涼)音聊(壈)藍上聲(脰)音豆(詬)呼寇切(餽)增去聲(餽)力救切(飴)音移(覿)  
 同嗅(耐)音胃(鷲)音就(闕)音缺(綸)古頑切(氅)音敞(頤)音祈(霽)力救切

【釋義】(一)(晉書裴頠傳)頠有遠識。周弼見而嘆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二)鳥口也。(三)元  
 頤。白居易詩。有輕俗之識。(四)孟郊。賈島詩。有寒瘦之目。(五)鳥鳴聲也。(六)不得志也。(七)頸項也。(八)猩。猓

之大者。欲。猴屬。(一)蒸器。(二)飯氣蒸也。飯牛蒸爲饋。饋熟爲饈。(三)組也。卽絲條。以承受印環者。(四)在安徽  
懷山縣西北。(五)山足。(六)今浙江抗縣。(七)酒名。〔西京雜記〕漢制以正月且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醞。一名薛  
耐。(八)山名。在浙江抗縣。(九)寺名。在浙江抗縣之飛來峯。(一〇)在抗縣城外。唐時錢塘壞。江狹海潮爲患。刺史  
崔彥會乃開外沙中沙裏沙三河以決之。曰沙河塘。(一一)青絲綬爲巾也。三國時諸葛亮所創。(一二)折羽爲裘。(一  
三)婚姻也。(一四)長貌。(一五)屋水流也。檐下承雨水之器也。

### 蘇轍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會突於廷。搢紳  
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惇惇。誰卹予禍。白髮蒼顏。三世  
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予父。歸與歸與。公畏  
莫當。遄反洛師。授之宛邱。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  
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勢如絲。衆比如櫛。治亂  
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持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  
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  
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它。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於家。臥不  
時起。明日當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袞  
蟬冠。遂以往祿。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旣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  
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  
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尙饗。

【註音】(任)音壬(憚)音瓊(遺)市緣切(它)同他(遂)音遂  
【釋義】(一)三省。即門下省中書省尚書省。(二)司馬丞相。名光。字君實。(三)神宗年號。(四)太任。文王母。  
成王。武王子。比太皇太后高氏及哲宗也。(五)憂思貌。(詩)憂心惓惓。(六)遺。往來頻數而疾速也。神宗崩。光入  
臨。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下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七)後詔起光知陳州。宋陳州治宛  
邱縣。今河南淮陽縣。(八)高也。(九)天子居喪之謂。(一〇)便殿。(一一)即明堂。光卒後。太皇太后與哲宗臨其喪。明  
堂禮成不賀。(一二)贈死者之衣服也。古者斂衣外。別有庶襚。親屬僚友所致衣服。陳而不用。大斂後加於尸上。(一  
三)播種後。以土覆之。

## 王安石祭范穎州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  
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與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  
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  
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會會。以節相侈。  
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醜河江。  
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絃歌。慕來千里。  
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獯狂。敢齷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  
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  
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宴眠。  
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

扶賢贊傑。亂穴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闕不遂。<sup>三</sup>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尙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於深。孰鏗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洟馳辭。以贊膠羞。<sup>七</sup>

【註音】(會)慈秋切(醜)想里切(賊)同賊(糶)音制(鮪)音欺(蛇)讀作移(簞)同籃(闕)音錫(考)音荷(綿)音頤(堙)音因(乞)音勞

【釋義】(一)苻頴州。卽范文正公。知青州。病甚。請頴州。未至而卒。(二)仁宗初年。莊獻明肅劉太后聽政。仲淹勸明肅盡母道。明肅覺。惟勸仁宗盡子道。(三)仁宗廢郭皇后。令后出居瑤華宮。仲淹率諫官御史伏闕爭。不能得。更知睦州。(四)時相呂夷簡引用多私。仲淹上百官圖。指其若此爲序。遷。若此爲不次。由是忤夷簡意。罷知饒州。余靖上書救之。尹洙爲訟案。願同貶。歐陽修移書責高若訥不諫。三人均同貶。(五)忠貞貌。(六)雄也。(七)謂饒州。潤州。越州。(八)分也。(漢書)乃醜二渠以引其河。(九)狂犬。(一〇)醫也。(一一)謂皮膚因傷而開裂也。以喻人民之疾苦。(一二)遮壅也。(一三)老壽也。(一四)相厚之禮物。(一五)墳也。(一六)刻也。(一七)酒器也。

### 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冥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

香幽韻。屢如飄風急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歎。歎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與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註音】（魂）姑回切（琦）音奇（崎）音奇（嶇）音區（躓）張連切（躓）音致  
【釋義】（一）行不利也。（易）屯如遭如。（二）路也。（三）箕山在河南登封縣東南。潁水源出縣東陽乾山。

### 王安石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殆弗殖。如何棄我。殞命一昔。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厄窮屯。又從擠之。使以躓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譬彼石。可誌於邱。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醜羞。

【註音】〔陸〕音鹽〔雖〕同蹇〔擠〕子計切

【釋義】〔一〕元珍。晉陵人。名寶臣。〔二〕近邊欲墮曰陸。故言危曰陸危。〔三〕一夜也。〔左傳〕爲一昔之期。

〔四〕大石也。〔五〕往也。

### 王安石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眞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維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人。乃可與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旣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尙知否。

【註音】〔搏〕音博

【釋義】〔一〕回。福建侯官人。字深甫。

### 王安石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出。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船。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惟故人。所爲嘆息。撫棺一奠。以告心惻。

【註音】〔船〕音零



〔釋義〕 (一)宋仁宗年號。(二)在今江寧縣北。(三)小船之有窗牖者也。(四)終年也。

### 王安石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尙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註音〕 (穹)丘弓切(圯)音否(蛻)音稅

〔釋義〕 (一)易占。致堯之子。撫州南豐人。(二)高也。(三)毀也。(四)凡蟲類所脫之皮曰蛻。人之脫去此身似之。

### 王安石祭李省副文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今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別我。往祀太乙。笑言從容。愈於今日。既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鞍在途。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

【釋義】（一）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鑿立太乙寺於甘泉泰畤。宋時尤崇祀之。建東太乙西太乙中太乙各祠。（三）况也。

### 王安石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憤。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類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黧<sup>二\*</sup>。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訃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纒<sup>三\*</sup>。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sup>四\*</sup>。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如歆。

【註音】（續）音責（黧）音黎（誠）音國（纒）音遣（纒）音捲（纒）音經切  
【釋義】（一）鬚髮之中。（二）黧黑而黃也。誠面也。（三）享也。

### 王安石祭東向原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邪。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突諸田氏。吾縻<sup>二</sup>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sup>三\*</sup>。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躡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sup>四</sup>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sup>五</sup>。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sup>六\*</sup>。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閔<sup>七\*</sup>。閔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

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倘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註音】(鷓)諸延切(鄴)音銀(閱)音祕

【釋義】(一)由也。(二)羈也。(三)鷓鳥。似鷓。羽色青黃。燕頰鉤喙。向風搖翅。常擊鳩鷄燕雀食之。(四)鷲馬。

(五)安徵書縣。(六)安石會爲浙江鄞縣令。(七)幽也。深也。(八)墳墓也。

### 王安石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突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飢寒。惟道之謀。既據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強偏。辨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恍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註音】(據)緣去聲(讞)音孽(偏)渠勿切(恍)音掛

【釋義】(一)安石子雋早死。(二)平巖罪獄曰讞。(三)中書省。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大理寺。掌折獄詳刑。

鞠讞之事。(四)椽辰貌。(五)儉也。

卷十七 傳誌之屬上編一

史記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眎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

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

奔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粟。三五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三六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三七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鄴人范增。三八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三九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牛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四一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四二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四三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四五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四六屠之。西破秦軍濮陽。四七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讎邱。四九大破秦軍。斬李由。五〇還攻外黃。五一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

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五四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五五。以沛公爲碭郡長五六。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五七。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五八。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蝱五九今

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



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懾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六四。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六五。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六六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執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六七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七三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而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鉄質七四。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七六。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

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七九。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八一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八二。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八三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人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

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鯀生說我曰。距關毋納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

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sup>六</sup>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

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一〇三靳彊一〇四紀信一〇五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一〇六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

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sub>二二</sub>。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sub>二三</sub>。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sub>二四</sub>。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sub>二六</sub>。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sub>二七</sub>。瑕邱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sub>二八</sub>。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sub>二九</sub>。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sub>三〇</sub>。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sub>三一</sub>。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sub>三二</sub>。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sub>三三</sub>。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sub>三四</sub>。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sub>三五</sub>。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sub>三六</sub>。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卬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sub>三七</sub>。故因環封

三縣<sup>一三〇</sup>。番君將梅鋗<sup>一三一</sup>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sup>一三二</sup>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sup>一三三</sup>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sup>一三四</sup>墨<sup>一三五</sup>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sup>一三六</sup>。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sup>一三七</sup>。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sup>一三八</sup>。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捍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sup>一三七</sup>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

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屯。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聞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聞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



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一五四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一五五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一五七。漢之二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閒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閒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一五六傳左纛一五九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一六〇。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一六一縱公魏豹一六二守滎陽。周苛縱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

周苛並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甯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

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六九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咎。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欒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一七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

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

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

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日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蠡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執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

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註音】(櫟)音歷(遠)音代(蕪)音機(詢)音荀(盱)音呼(九)音剛(且)子余反(使)色吏切(趣)音促(錫)音唐(鉢)音夫(說)音劑(錯)呼玄反(柳)音繼(鞋)音佳(闕)音缺(機)音蟻

【釋義】(一)下相。在今江蘇甯遷縣。(二)父之弟曰季父。(三)王翳。秦頻陽人。於秦始皇二十四年攻荆。破

荆軍。荆王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四)按地理志。項城縣屬汝南。(五)櫟陽。地名。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謂

梁有罪。爲櫟陽縣所逮錄也。(六)軹。縣名。屬魏國。(七)獄掾。掌獄之官也。(八)曹咎。秦人。後項羽以爲海春侯。大

司馬。守成泉。漢兵擊破之。咎自剄汜水上。(九)司馬欣。秦人。爲塞王。欣降復叛。漢初破秦軍成泉。欣自剄死。(一〇)

紅蘇吳縣。古稱吳中。春秋時爲吳國都。故名。(一一)古力役之征曰繇役。(一二)勒。抑也。歷制也。(一三)會稽。今浙江紹

興。(一四)浙江。水名。以其多曲折。故曰浙江。又曰之江。上游有二源。北曰新安江。南曰蘭江。(一五)族矣。言滅族也。(一六)

陳涉。秦陽城人。名勝。與吳廣起兵。自立爲楚。後爲其御莊賈所殺。(一七)江西。言浙江以西。(一八)桓楚。項羽殺宋

義時。桓楚爲羽使懷王。(一九)眴。目搖動也。(二〇)部署。分部而署置也。(二一)裨將。偏將也。(二二)廣陵。今江蘇江都縣。

(二三)陳王。言陳涉也。(二四)上柱國。卽上卿官。(二五)令史。令吏也。(二六)蒼頭。特起。言與衆異也。蒼頭。指士卒皂巾若

赤眉青領以相別也。(二七)暴得。短言驟得。(二八)隸布。卽英布也。布姓英。咎繇之後。後以罪被黥。故改姓隸。以應相

者之言也。(二九)蒲將軍。未詳。(三〇)下邳。縣名。秦置。故城在今江蘇邳縣東。(三一)秦嘉。廣陵人。(三二)景駒。楚人。(三三)

彭城。今江蘇銅山縣治。(三四)胡陵。縣名。故城在今山東魚台縣東南六十里。(三五)粟。縣名。在今江蘇境。(三六)薛。古

薛侯國也。故城在今山東滕縣東南四十四里。(三七)襄城。縣名。在今河南開封。(三八)居鄴。縣名。在今安徽巢縣東

北五里。(三九)楚南公。楚之陰陽冢。(四〇)凡物交橫爲午。言讎之起。交橫屯聚也。(四一)盱台。縣名。在今安徽省境。(四二)

亢父。地名。故城在今山東濟甯縣治南。(四三)東阿。卽今山東陽穀縣東北阿城鎮。(四四)與國。相與交善之國也。

(四五)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楚殺之。以爲己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也。(四六)城陽。在今山東莒縣。(四七)

濮陽。在今山東濮縣南。(四八)定陶。在今山東曹州。(四九)離邱。卽今河南杞縣治。(五〇)李由。李斯之子也。(五一)外

黃。在離邱縣東。(五二)瑒。縣名。故城在今江蘇揚州東三里。(五三)涉閒。秦將也。(五四)恐敵抄輜重也。(五五)天子曰

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瑒曰。諸侯之卿。唯楚置令尹。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五六)郡長。如郡守也。(五七)安陽。今山東曹縣。(五八)鉅鹿。戰國趙邑。今河北平鄉縣。(五九)蠶。牛蠶也。蠶。小蟲也。言蠶大

在外。蝨小在內。言以手擊牛。可以殺其上之蝨。而不能破其內之蟻。蝨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蝨也。(六)無鹽。齊邑名。在今山東東平縣。(六)芋。一作半。五升器也。(七)枝梧。猶抵拒也。小柱爲枝。斜柱爲梧。今屋枝斜柱也。(八)轅角。秦將也。(九)轅門。軍行以車爲陣。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十)棘原。在今河北平鄉縣南。(十一)漳南。漳水以南地。按漳水源出山西。經河南河北而入衛河。(十二)二世。胡亥也。(十三)讓。貴也。(十四)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爲司馬門也。(十五)趙高。秦時宦者。始皇崩於沙丘。高矯詔賜長子扶蘇死。立二世。旋殺李斯。高爲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旋殺二世。立子嬰。子嬰既立。乃族誅之。(十六)白起。戰時秦之良將。封武安君。後與應侯范雎有隙。免爲士伍。旋即賜死。(十七)蒙恬。秦將。始皇時使蒙恬率兵三十萬。北築長城。威震匈奴。始皇崩。趙高立二世。二世囚恬於陽周。恬自殺。(十八)陽周。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定西縣北。(十九)鉅賈。斬腰之刑也。(二十)公羊傳。不忍加之鉅賈。(二十一)辱也。(二十二)三戶。津名。在河南臨漳縣西。(二十三)汙水。亦在河南臨漳縣西。(二十四)汙水出武安縣山。東南流經汙城北。東注于漳水。(二十五)涇水。即今之胡亥河。在河北涿縣北十里。源出房山縣大青山。流入縣北。又東南合拒馬河。入琉璃河。(二十六)新安。縣名。故城在今河南繩池縣東。(二十七)函谷關。秦關名。在今河南靈寶縣南。(二十八)戲西。戲水之西也。戲水在今陝西臨潼縣東。下流入渭。(二十九)霸上。地名。卽白鹿原。在陝西長安縣東。接藍田縣界。(三十)關中。戰國楚地。今陝西漢中興安及湖北鄖陽諸地。(三十一)子嬰。秦始皇太子扶蘇之子。(三十二)新豐。地名。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三十三)鴻門。新豐之屬地。在陝西臨潼縣東。今日項王營。(三十四)張良。字子房。家五世相韓。高祖起兵。良從之。後封留侯。(三十五)鯁生。小人也。(三十六)卮。酒器也。(三十七)壽。謂捷辭於尊者。(三十八)非常。謂猝然之變也。(三十九)旦日。猶明日也。(四十)郤。與隙同。(四十一)珠。玉佩也。半環曰珠。范增舉玉玦者。以示其決當殺也。(四十二)項莊。羽之從弟。(四十三)樊噲。漢初沛人。始業屠狗。沛公起兵。噲從之。後封舞陽侯。(四十四)衛士。卽今營中守門之衛兵也。(四十五)說曰。臣也。(四十六)馳目。臣也。(四十七)馳。乘。古乘車在車右之人也。(四十八)此是懷王初約。故樊噲於是時直提起言之。以責羽之負約也。(四十九)夙。便所也。(五十)陳平。漢陽武人。少家貧。好讀書。事高祖。封曲逆侯。惠帝時。與周勃共誅呂氏。劉氏賴以復存。(五十一)夏侯嬰。漢沛人。從沛公擊羽有功。封汾陰侯。卒諡文。(五十二)斬。斷。漢曲沃人。從高祖擊項羽有功。封汾陽侯。卒諡嚴。(五十三)紀信。事漢王爲將軍。項羽圍滎陽。信自請乘漢王車。黃屋左纛。以誑楚。漢王間出。項羽怒。燒死信。後立廟於滎陽。號曰忠祐。(五十四)栢杓。酒具也。(五十五)豎子。童子也。(五十六)東函谷關。西散關。北蕭關。南武關。故稱四塞。(五十七)沐猴。獼猴也。言獼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性懷暴。果然。言果如人言也。(五十八)揚子法言。云說者是蔡生。漢書云是韓生。(五十九)發難時。言兵初起時也。(六十)講解。言雖有疑心。然事已和解也。(六十一)南鄭。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南鄭縣東二里。(六十二)廢邱。卽槐里縣。故城在今陝



西與平縣東南十里。(二五) 猷拔，獄吏也。(二六) 高奴，在今陝西膚施縣東。(二七) 平陽，今陝西岐山縣西南地。

(二八) 瑕邱，春秋時之魯地。故城在今山東滋陽縣西。申陽，姓名陽。(二九) 嬖臣，寵幸之臣也。(三〇) 維陽，縣名。

故城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二十里。(三一) 朝歌，地名。殷紂都于此。故城在今河南淇縣。(三二) 襄國，古邢國。春

秋屬晉。後屬趙。秦置信都縣。項羽改曰襄國。故城在今河北邢台縣西南。(三三) 六，周時國名。在今安徽六安縣

北。一云在今安徽舒城縣東南六十里。(三四) 邾，在今湖北黃岡縣治西北二十里。(三五) 江陵，即今湖北江陵

縣治。(三六) 薊，秦置。故城在今河北大興縣西南。(三七) 臨菑，古營丘地。明清皆屬山東青州府。民國初屬山東

膠東道。膠濟鐵路經之。車站在淄河店。距城南二十里。(三八) 博陽，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三九) 南皮，故城在

今河北南皮縣東。(四〇) 環封三縣，謂繞南皮三縣以封之。(四一) 櫛縣，在今湖南衡陽縣。(四二) 無終，故城北

平薊縣。(四三) 卽墨，故城在山東平度縣。(四四) 三齊，卽雍塞、翟也。(四五) 代，今山西舊大同府北及蔚州之地。

(四六) 常山，卽直隸舊正定府西南。至趙州之地。(四七) 蕭公角，蕭地名。角人名。時令皆僭稱公也。(四八) 平原，

今山東平原縣。(四九) 北海，郡名。今山東舊青州府東部。及萊州府西部之地。(五〇) 五諸侯，謂常山、河南、魏、韓、

殷也。(五一) 蕭，故城在今江蘇蕭縣西北。(五二) 穀、泗、二水名。(五三) 靈壁，城名。故址在安徽宿縣西北。(五四)

三市，環繞三周也。(五五) 窈冥，幽暗貌。(五六) 晝晦，言日中如昏夜也。(五七) 孝惠，卽孝惠帝。(五八) 魯元，卽長

公主魯元也。(五九) 滕公，卽夏侯嬰也。(六〇) 寤食，其沛人。以舍人侍呂后。後從破項籍。封辟陽侯。(六一) 周呂

侯，名澤。(六二) 下邑，故城在江蘇揚州府東。(六三) 蒙陽，縣名。故城在今河南蒙澤縣西南。(六四) 傅，著也。言著

名籍。給公家徭役也。(六五) 京，卽春秋鄭京邑。故城在蒙陽縣東南。(六六) 索，卽今蒙陽縣治。爲古大索城。又有

小索城在其縣北。(六七) 敖，山名。在河南蒙澤縣西北。秦置倉其中。故名。(六八) 天子車，以黃繒爲裏。曰黃屋車。

(六九) 左彝，以斃牛尾所作之大旗。置於車衡之左者。天子乘輿之制也。(七〇) 成臯，卽今河南蒙陽縣治。(七一)

二周苛，沛人。(七二) 縱公，高祖將。(七三) 魏豹，秦末人。本魏諸公子。項羽立爲魏王。後附漢。復畔。韓信擊而虜之。

漢王令守滎陽。爲周苛所殺。(七四) 宛，今河南南陽縣。(七五) 葉，今河南葉縣。(七六) 修武，卽今河南之獲嘉縣。

(七七) 鞏，今河南之鞏縣。(七八) 廣武，山名。在河南河陰縣北。(七九) 睢陽，故城在今河南商丘縣南。(八〇) 滎

溝，卽今賈魯河。古時外水之分流也。(八一) 陽夏，今河南太康縣。(八二) 固陵，在今河南淮陽縣西北。(八三) 陳

卽今之河南淮陽縣。(八四) 穀城，故城在今河南淮陽縣西北。(八五) 壽春，卽今安徽壽縣。(八六) 城父，故城在

今安徽亳縣東南。(八七) 拔下，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八八) 舒，故城在今安徽廬江縣西。(八九) 九江，郡名。今

江西省及安徽之鳳、廬、安、滁、和、諸地。并江蘇之淮揚等州皆是。(九〇) 馬蒼白雜毛曰雜。(九一) 閩，歌曲一首曰

一關。(二二)平明。曉也。天明也。(二三)灌嬰。漢臨陽人。從高祖定天下。封潁陰侯。後平諸呂有功。文帝拜爲丞相。  
(二四)淮。水名。古四瀆之一。源出河南之桐柏山。入安徵境。滯於江蘇安徵間之供澤湖。(二五)陰陵。秦縣名。今安徵定遠縣。  
(二六)東城。秦縣名。故城在今安徵定遠縣東南。(二七)敗北。敗走也。(二八)披靡。潰散也。(二九)赤泉侯。卽楊喜。漢華陰人。(三〇)辟易。言人馬皆驚。開張易舊處及至數里。(三一)烏江。水名。在安徵和縣。卽項羽欲東渡烏江處。今名烏江浦。(三二)秦制。每十里一亭。亭有長。掌捕劫盜賊。(三三)檣。附船着岸也。(三四)呂馬童。漢人。擊詭且斬項羽。封爲中水侯。卒諡嚴。(三五)王翳。漢將。(三六)呂馬童與項羽先是故人。舊有恩德于羽。一云德行。又云功德之德也。(三七)呂勝。揚武。漢二將名。(三八)穀城。山名。在今山東東阿縣東北。項羽死年三十一歲。(三九)周生。漢時儒者。其名不可考。(四〇)重瞳子。目中有兩眸子也。(四一)苗裔。後嗣也。(四二)秦失其政。謂始皇橫征暴斂。侈宮室。游觀之樂。及其子二世寵用趙高也。(四三)首難。謂發難之第一人。(四四)隴畝。田中高處。猶俗言田岸也。(四五)五諸侯。謂燕。齊。韓。趙。魏也。(四六)封王侯。如立章邯爲雍王之類。(四七)位雖不終。言羽兵敗垓下。不能終于其位也。(四八)背關。謂背先入關而不王高祖之約。(四九)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也。(五〇)師古。以古爲法也。

### 史記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

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闕。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旣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燒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

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日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

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sub>三</sub>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sub>三</sub>貴<sub>三</sub>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疆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稿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sub>三</sub>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sub>二</sub>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

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諡爲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

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釋義】

(一) 沛豐。謂沛縣之豐邑。(二) 文無害。卽文牘也。謂蕭何善爲公牘。(三) 主吏。功曹也。(四) 謂高祖

起沛。令何爲丞常監督庶事也。(五) 走者。趨向之也。(六) 律令。命令之著爲定律者。謂之律令。(七) 漕。水運也。(八) 食邑。言食其邑之租入。如古之采地也。(九) 汗馬。言戰功也。戰馬疾馳而汗出。故云汗馬。(一〇) 文墨。謂撰述之

事也。(一一) 曹參。漢沛人。與蕭何同佐高祖定天下。封平陽侯。初爲齊相。何卒。入爲漢相。一邊何均東。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類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一二) 鄂君。名千秋。以謁者從高祖定天下有功。因舉蕭何功。封爲安平侯。(一三) 關中。地名。在今陝西省。(關中記) 東自函關。西至隴關。二山之間。謂之關中。(一四) 經與徭同。役也。咸陽秦

都。古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言高祖以吏繇咸陽也。(一五) 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所以爲

二也。(一六) 陳豨。漢宛句人。事高祖。以郎中封列侯。監趙代邊兵。招致賓客。待如布衣交。趙相周昌言豨賓客盛。擅

兵於外。恐有變。召豨。豨稱病。遂反。自立爲代王。帝自擊豨。誅之。(一七) 謂其事見淮陰侯傳也。(一八) 都尉。漢官名。(一

九) 暴露。在野曰暴露。(二〇) 矢石。古時守城之具。發矢投石以禦敵也。言相國非有在外攻城野戰之事。(二一) 孽孽。勤勉之意。(二二) 賁。賂也。(二三) 搖足。謂一舉足也。(二四) 既。不著屐以足親地也。(二五) 曹吏之掌案牘者曰刀筆吏。(二

六) 錄錄。與碌碌同。謂凡庸也。(二七) 閔天散宜生。皆周武之臣。

### 史記曹相國世家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輿。方輿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卮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邱。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爲咸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相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從攻陽武下轅轅緜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犍。與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齧。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峽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

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甯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邱。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邱。王武反於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天柱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噉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爲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



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  
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  
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  
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六九相蕭留。七〇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  
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  
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  
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  
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  
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  
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  
之。告舍人趣治行。七三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  
獄市爲寄。慎勿擾也。七四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  
宥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  
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七五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  
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  
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  
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聞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

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案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sup>七</sup>朕與。乃謂窋曰。若歸<sup>七八</sup>。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弃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聞侍。自從其所<sup>七九</sup>諫參。參怒而答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類<sup>八〇</sup>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甯一。平陽侯宙。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尙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

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註音】(尼)音夷(稽)音錡(黎)音胎(懿)音運(密)張律反(韻)音講

【釋義】(一)獄按。獄吏也。(二)中涓。官名。(三)胡陵。地名。亦曰涇陵。故城在山東魚臺縣東南。(四)方輿。縣名。故城在山東魚臺縣北。(五)監者。謂御史監郡也。公者。尊稱之辭。(六)泗水。地名。今沛縣之東有泗水亭。漢高祖徵時。爲亭長於此。(七)豐。今江蘇豐縣。(八)七大夫。爵位名。(九)狐父。城名。在今江蘇陽山縣南。(一〇)邾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漢謂驛曰置。(一一)下邑。縣名。故城在今江蘇陽山縣東。(一二)虞。今河南虞城縣。(一三)愛成。縣名。故城在今山東嘉祥縣西南。(一四)海濟。即狄縣。故城在今高宛縣西北。(一五)執事。晉名。(一六)威公。威縣之令。(一七)東郡。有舊直隸大名府。山東東昌府及長清縣以西之地。(一八)成武。縣名。今屬山東。(一九)成陽。縣名。故城在今濮縣東南。(二〇)曲隅。地名。在河南中牟縣西。(二一)執珪。爵名。(二二)陽武。縣名。故城在今河南陽武縣東南。(二三)纒轅山名。在河南偃師縣東南。接登封二縣界。(二四)緹氏。縣名。故城在今河南偃師縣南。(二五)尸北。尸鄉之北也。尸鄉在偃師縣。(二六)鞞。縣名。故城在今河南魯山縣東南。(二七)南陽。郡名。即河南之舊南陽府。及湖北之舊襄陽府。(二八)陽城。縣名。故城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南。(二九)宛。即南陽。治。(三〇)武關。在陝西之商縣東。(三一)峽關。在陝西藍田縣東南。(三二)藍田。縣名。即陝西之藍田縣。(三三)下辯。地名。即陝西之南鄭縣地。(三四)故道。縣名。故城在今陝西鳳縣西北。(三五)雍。縣名。故城在今陝西鳳翔縣南。(三六)黎。縣名。故城在今陝西武功縣西南。(三七)好時。縣名。故城在今陝西乾縣東北。(三八)瓌鄉。地名。在陝西武功縣東南。(三九)高樓。地名。近瓌鄉。(四〇)內史。爲秦官。掌治京師。(四一)景陵。縣名。(四二)甯秦。今陝西之華陰縣。(四三)臨晉關。在陝西對邑縣東。(四四)格武。縣名。今河南獲嘉縣治。(四五)圖律。當是韋律。漢白馬縣有韋城。河水至韋城。名韋津。(四六)定陶。縣名。屬山東。(四七)蕭。縣名。屬江蘇。(四八)黃。即外黃也。(四九)燕。即南燕。今河南延津縣。(五〇)衍氏。魏邑。在河南鄭縣北三十里。(五一)昆陽。縣名。即河南之葉縣治。(五二)武彊。在今河南鄭縣東北。(五三)東張城。在今山西虞鄉縣西北。(五四)安邑。縣名。故城在今山西夏縣北。(五五)曲陽。縣名。在今河北保定。(五六)武垣。縣名。故城在今直隸河間縣西南。(五七)平陽。即今山西之臨汾縣。(五八)鄒。縣名。故城在今山西介休縣。(五九)井陘。關名。在直隸井陘縣東北井陘山上。(六〇)成安君。即陳餘。(六一)歷下。地名。故城在今山東歷城縣西。(六二)臨菑。縣名。屬山東。(六三)晉。縣名。故城在今山東德縣北。(六四)盧。縣名。故城在今山東長清縣西。

(六)上假密齊地。或以為卽高密。(六)竹邑。故城在今安徽宿縣北。(七)相。縣名。故城在今安徽宿縣西北。(八)留。故城在今江蘇沛縣。(九)莫敖。楚官名。(十)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戰國及漢初。王公貴人多有之。(十一)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寬。久且為亂。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十二)見前蕭相國世家注。(十三)木。朴質也。誠。遲鈍也。(十四)少。年少之少。(十五)若。汝也。(十六)自從其所。猶言意猶己出也。(十七)顯明也。

### 史記五宗世家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闕。子。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二十六年卒。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闕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墻垣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

漢爲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爲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吝<sup>五</sup>。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爲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爲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爲所并。卽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紆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sup>七</sup>。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卽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爲膠西王。端爲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

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慍。遂爲無訾省。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無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遊。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卽縣爲賈人權會。入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焯姬者爲姬。甚愛之。彭祖

不好治宮室襍<sub>一</sub>祥。好爲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爲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爲中山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緡<sub>一</sub>立爲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爲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之。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

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sup>三</sup>。鏃矢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sup>三</sup>。寄於上最親。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諡爲哀王。子慶爲王。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爲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爲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爲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悅。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媚<sup>三五</sup>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悅爲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



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sub>三</sub>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擯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sub>三六</sub>。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擊<sub>三六</sub>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眞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眞定王平。元鼎<sub>三六</sub>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眞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爲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註音】(關)音暹(媿)况羽反(漢)女孝反(鮪)音拘(稅)音突(嬾)音冒

【釋義】(一)兒媿。夫人名皇后之妹也。(二)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法于儒者。(三)墻垣。牆外之短垣也。(四)藍田。在今陝西省境。(五)晚節。猶言末年時。尚貪恡也。(六)元光。武帝年號。(七)漢書。建

女弟徵臣為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恡也。(八)陰痿。不能御婦人也。(九)警。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

警財。(一〇)去衛。謂不置宿衛人。(一一)究。窮也。(一二)繩。以法。猶言治之以法也。(一三)謂詭筆之辯以傷中人。(一四)謂

彭祖自為二千石。掃除其金以迎之也。(一五)謂為賈人專權買賣之賈。儉以取利也。(一六)經常也。謂王家收入。多

于國家常納之租稅。(一七)獲祥。好事鬼以求福之意。(一八)微。邊微也。行微。謂伺察境界也。(一九)拊循。猶慰撫也。(二〇)有身。有娠也。(二一)所忠。武帝幸臣。嘗上言世家子弟富人。或調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迺徵諸犯。令相引

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自茲而衰。官至諫議大夫。(二二)樓車。車上設望樓。可以下瞰敵城者也。

(二三)言窮治其辭出此事。(二四)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最為親愛也。(二五)妒媚

忌嫉也。(二六)筑。古樂器。今已失傳。格致鏡原云。形如琴。十三弦。頂細尖圓。鼓法。以左手扼之。右手以竹尺擊之。隨

調應律。唐代燕入雅樂。(二七)即張騫也。(二八)房陵。縣名。即今湖北房縣。(二九)簡與竊同。擊。庶出也。(三〇)元鼎。武帝

年號。

### 史記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

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

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

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

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

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

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

六

七

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絮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埋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釋義〕 (一) 書籍所以記事，故謂書籍爲載籍。(二) 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也。(三) 孔子刪詩三百五篇，今七其五，刪書一百篇，今亡四十二，故云有缺。(四) 虞夏之文，知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等篇是也。(五) 岳牧，岳，四岳也，即羲和之四子，分掌四方之諸侯，故曰四岳。牧，九牧也，即九州之長，以養民言之，故曰牧。(六) 典職，猶言守職也。(七) 功用，謂事物之顯著其效益者。(八) 大統，天子之位也。(九) 說者，謂諸子百家也。(一〇) 許由，字武仲，唐堯時之高士，堯以天下讓之，不受，乃逃隱於箕山。(一一) 卞隨，務光，二人皆夏時高士，湯放桀，以天下讓之，卞隨不受，讓之務光，負石自沉於蓼水。(一二) 此句以稱言堯舜讓位，若斯之難，許由及卞隨務光之不受，或係說者之妄稱，未必實有其事也。(一三) 箕山，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南。(一四) 吳太伯，周太王之長子。(一五) 伯夷，殷孤竹君長子。(一六) 叔齊，伯夷之弟。(一七) 舊惡，謂已在之過失也。(一八) 執詩，謂散失之詩，卽下文采薇之詩也。(一九) 孤竹，國名，商湯所封，姓墨胎氏。(二〇) 西伯，西方諸侯之長，昌文王名也。(二一) 木主，卽粟主也，俗言神主。(二二) 扣馬，謂拜於馬前也。(二三) 太公，卽呂尚。(二四) 首陽，山名，卽雷首山，在今山西永濟縣南。(二五) 西山，卽首陽山。(二六) 孔門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七人，或又作七十二人，此言七十子，舉成數也。(二七) 嚙空，謂數至空曠也。(二八) 糟糠，貧者所食也。(二九) 盜賊，亦作盜跖，柳下惠之弟，古之大盜。(三〇) 肝人之肉，謂盜跖膾人肝而脯之。(三一) 執鞭，御者也，言不以執鞭爲辱。(三二) 賈子，卽賈誼，漢洛陽人，以其爲長沙王太傅，故世稱賈太傅，又稱賈生。(三三) 雲從龍，謂雲則從龍現而興也。(三四) 風從虎，謂風則從虎嘯而烈也。(三五) 附驥尾，蒼繩附驥尾而致千里，喻後進附先輩而成名也。(三六) 巖穴之士，謂隱於山窟之士也。(三七) 閭巷，猶鄉里也。(三八) 砥行，謂磨鍊其品行也。(三九) 青雲之士，喻有德而負盛名者。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

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裊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

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三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二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二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二昭王擁彗先驅。二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鍾。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三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三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三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王至。後先生之來。人

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四六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居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闕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多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五二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註音】(垠)音銀(黷)音敝(邠)音彬(髡)古溫切(輿)音釋

【釋義】(一)孟軻字子輿戰國時人後世稱亞聖言亞於孔子也(二)鄭今山東鄒縣(三)子思姓孔名伋

孔子之孫(四)任遠謂不切事情也(五)衛鞅封於商故號商君嘗變法強秦(六)吳起衛人嘗學於曾子善用兵後為楚所殺(七)孫子名武齊人善用兵著有孫子十三篇為兵家所祖(八)田忌齊將嘗救韓趙以擊魏大

敗之(九)合從合南北之謂也一作合縱蘇秦以合從之策說諸侯使燕趙韓魏齊楚同盟拒秦謂之合從(一〇)連衡連合六國以事秦謂之連衡與合從相反一作連橫(一一)萬章孟子弟子(一二)三闕闕忌驕衍驕與也(一三)

【詩序】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與廢也正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故有大雅焉(一四)大聖書篇名驕衍所撰(一五)無垠猶無限也(一六)大並世感衰言其大體隨代感衰觀時而說事(一七)竊冥謂深遠之物理也(一八)以五行之德為王者受命之運如少昊以金德伏羲以木德顓頊以水德堯以火德黃帝以土德等(一九)符應謂符命來降與

人事相應也此實古帝王借徵兆為掩人耳目之舉不足信(二〇)禹之九州即兗青徐冀荆揚雍梁也(二一)裨海小海也(二二)大瀛海大洋海也(二三)濫耳言其說怪誕不經濫漫於耳即所謂怪任不經也(二四)懼然顯化謂術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二五)平原君趙武靈王子名勝封於平原故號平原君(二六)攔拂也謂側行而衣拂席為敬(二七)韠帶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掩帶而却行恐塵埃之

及長者(二八)碣石宮宮名故址在今直隸薊縣西(二九)主運鄭子書有主運篇(三〇)孔子遷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陳蔡恐孔子用於楚乃相與發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三一)伯夷孤竹君之長子義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三二)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三三)邠今陝西邠縣(三四)方枘是榫也謂工人斲木以為方榫而枘之孔

圓不可入也謂戰國時孔孟以仁義說世主方枘入圓鑿然(三五)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後卒致於王道(三六)百里奚初事虞公知其將亡去而之秦自賣其身得五羖羊之皮為人養牛其後秦繆公用之為相七年而霸(三七)牛鼎言百里奚飯牛伊尹負鼎喻先權宜苟合也(三八)稷齊地名在今山東臨淄縣北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三九)淳于髡齊人滑稽多辯(四〇)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四

一)鬻熊齊諸鬻子亦頗采鬻術之術以紀文齊王嘉之(四二)春秋齊人字平仲相齊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一狐裘三十年盡忠補過名顯諸侯(四三)讓賈也(四四)管仲管仲春秋齊桓公之賢相名夷吾相桓公成霸業稱仲父(四五)讓讓歌也(四六)謂私心實在彼馬與讓也(四七)謂我實有此二事也(四八)荀卿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號之



爲卿。著書數萬言。其學以孔子爲標準。但倡性惡之說。謂人性皆惡。不以禮義矯正之。則不能爲善。其旨與孟子異。有荀子傳於世。(一) 駢衍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二) 駢輿修衍之文飾。若離鐘禮文。故曰離禮。(三) 炙穀過髡。言辭不窮之意。過作輓。輓者。車之威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也。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輓也。(四) 古時會食饗饗。必尊長先用酒以祭。故凡同列中以齒德相推者曰祭酒。(五) 春申君。楚相黃歇之封號也。(六) 蘭陵。楚地名。故城在今山東嶧縣東。(七) 李斯。秦始皇之相。變蒼頡籀文爲小篆。二世時。趙高誣斯子與盜通。腰斬咸陽市。(八) 莊周。戰國蒙人。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率皆寓言也。(九) 儒墨。謂儒家墨家也。(十) 公孫龍。戰國趙人。著守白一書行於世。堅白卽守白也。言堅執其說。如墨子墨守之義。自堅白之論起。辯者互執是非。不勝異說。公孫龍能合衆異而爲同。故謂之同異。(十一) 劇子。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十二) 李悝。事魏文侯。富國強兵。著有李子三十二篇。(十三) 地力。土地發育之能力也。(十四) 尸子。周時魯人。名佼。秦相商鞅師之。鞅死逃入蜀。著書二十篇。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十五) 長盧。楚人。著書九篇。(十六) 阿。今山東東阿。(十七) 吁子。名墨。齊人。著書十八篇。(十八) 善翟。戰國宋人。倡兼愛之說。流行頓或。當時與儒家並稱。孟子斥爲無父。力闢其說。士學途衰。(十九) 公輸般攻宋。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拒之。公輸般之攻城盡墨子之守固有餘。

###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

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閭蘭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與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甯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

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詐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聞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惟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繩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

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渑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願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百。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旣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尙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

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一五。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

聞。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三三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三四令邯鄲三五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二六。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卽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

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迺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鄱，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賓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

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尙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尙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謀。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矢。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詳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旣亡入韓。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



軍於宜安<sup>四</sup>。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sup>四</sup>。吾李牧擊破秦軍。南拒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閒。言李牧司馬尙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尙。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註音〕(睨)音詣(頓)音岳(禮)音川(讓)音藍

〔釋義〕(一)陽晉。故城在山東鉅野縣西南。(二)和氏璧。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獻之厲王。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爲誑。則其左足。復獻於武王。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則其右足。文王卽位。和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纒之以血。王使人問之。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顯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三)洵袒。袒衣露肉也。(四)斧質。質。鑿也。古刑置人鑿上。以斧斫之也。(五)章臺。秦宮名。(六)瑕。玷疵也。(七)視。斜視也。(八)九賓。卽周禮九筮。費寶禮者九人也。(九)廣成。是傳舍之名。傳舍者。驛站所設之房舍。以便行人休息也。(一〇)湯鑊。古酷刑。所以烹人者。(一一)石城。在今河南林縣西南八十五里。(一二)繩池。今河南繩縣。(一三)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一四)咸陽。秦都。今陝西長安縣。(一五)荆。楚也。可以爲鞭也。言負荆而受刑也。(一六)刎頸交。言以性命相許也。(一七)幾。在今河北大名縣東南。(一八)防陵。故城在河南安陽縣南。(一九)安陽。故城在今縣之西北。(二〇)平邑。在河北南樂縣東北。(二一)關。與邑名。故城在山西和順縣西。(二二)武安。故城在河南武安縣西南。(二三)許歷。爲趙奢軍士。後惠文王以歷爲國尉。(二四)胥須。古人通用。須待也。胥後令。待後令也。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謀之。故更待後令也。一說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狹。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今垂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

令耳。見〔史記注〕。(一)邯鄲二字。當爲欲。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二)長平。故城在山西高平縣西。(三)詳與佯通。假也。(四)鄆。趙邑。在今河北柏鄉縣北。(五)尉文。邑名。(六)繁陽。故城在河南內黃縣東北。(七)大梁。魏都。卽今河南開封縣治。(八)武遂。故城在河北徐水縣西。(九)方城。故城在河北固安縣。(十)雁門。郡名。今山西舊代州。寧武之北部。及朔平南部。大同東部北部皆其境。(十一)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莫大也。(十二)烽火。古人戍守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則燃火。舉之以相告。(十三)間諜。伺敵間隙。以反報其主。謂之間諜。(十四)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故曰百金之士。(十五)穀者。能射之人也。(十六)詳北。假敗也。(十七)單于。匈奴帝號。如漢之天子也。(十八)犂靬。胡地名。(十九)東胡。種族名。烏丸之祖。其別爲鮮卑。在匈奴東故名。今種鎮古斯族。(二十)林胡。東胡地名。(二十一)宣安。故城在今河北藁城縣西南。(二十二)番吾。故城在河北平山縣。

### 史記田單列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僭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僭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未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爲燕所虜。惟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燕既盡降齊城。惟獨莒卽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僭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卽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

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剿<sub>三</sub>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剿。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sub>二</sub>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sub>三</sub>。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

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僭王也。莒人求僭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之家。爲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命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註音】(轄)音衛

【釋義】(一)臨菑。古地名。今縣。屬山東。(二)市掾。官名。(三)莒城。古地名。今縣。屬山東。(四)安平。古地名。在

今臨菑縣東。(五)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傳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裹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六)轄。車軸突出頭也。(七)即墨。齊縣名。故城在今山東平度縣東南。(八)淖齒。齊人。(九)樂毅。戰

國燕昭王之時。率趙韓魏燕五國兵伐齊。下齊七十餘城。封昌國君。昭王死。惠王使騎劫代之。殺降趙。趙封之於觀津。號望諸君。(一)反間。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賂誘之。反爲我用。或佯爲不覺。示以僞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我所用也。故曰反間。(二)騎劫。齊將。(三)劍。古刑名。割鼻也。(四)版插。軍中掘土之具。(五)枚形如箸。橫銜口中。行軍時用以禁喧嘩也。(六)河上。齊之北境地。(七)言兵始如處女之軟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加備。(八)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至急過而敵忘其所距也。(九)畫。齊邑。故城在山東臨淄縣西北。(一〇)雁。鴈也。

### 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躡者。繫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躡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躡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躡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躡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躡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韓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

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廢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

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三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五。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槃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七。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八。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

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二四及鄉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擔簞三五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



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納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二十六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納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二十七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二十八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二十九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

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弃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燬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

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三三奮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疆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三四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疆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三五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

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虞卿旣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探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註音〕(璧)音辟(育)音憤(易)音亦

〔釋義〕(一)平原君。姓趙名勝。趙之諸公子。平原君其封號也。(二)璧。足誠也。(三)擊。激。蹇行貌。(四)罷。疲。背疾也。言腰曲而背隆高。卽俗言駝背也。(五)賢子。幾人之稱。(六)孟嘗君。戰國時齊之公族。名文。姓田氏。封於薛。孟嘗君其稱號也。相齊。招致賢士。食客數千人。入秦。昭王欲殺之。以客有能爲狗盜鷄鳴者得免。後卒于薛。(七)信陵君。戰國魏昭王之少子。名無忌。信陵君其封號也。食客三千人。諸侯以其賢。不敢加兵。會大破秦軍。威振天下。後魏王信讒。不用信陵君。信陵君竟以酒色卒。(八)春申君。戰國楚相。黃歇封號。相楚二十餘年。食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編珠履。娶李園妹。知其有娠。納之考烈王。生幽王。後李園用事。忌春申君。伏甲刺殺之。(九)合從。合南北之謂也。一作合縱。(一〇)備員。言以備充補人數之不足。諫詞也。(一一)錐末。甚利。故置之囊中。則其末立刻出見。以比賢士處世。有諫中者。必形於外。(一二)言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卽廢棄之也。(一三)白起。戰國秦鄴人。善用兵。事昭王。封武安君。(一四)鄢。鄢。楚二地名。鄢在今湖北宣城縣境。鄢在今湖北江陵縣北。(一五)夷陵。縣名。本楚

先王墓名。後爲縣。在今湖北宜昌縣東。(二)敵血。盟者以血塗口旁之縣。(三)錄錄。隨從之貌也。(四)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九鼎禹鑄。以象百怪。古視爲傳國之器。大呂。鐘名。言謂天子所重也。(五)上客。上等之客也。(六)矯奪晉鄙。詳見魏公子列傳。(七)李同原名談。司馬遷爲父避諱也。見《漢書》。(八)剌。銳利也。(九)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據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一〇)公孫龍著守白論行于世。守白。即守白也。謂堅執其說。如墨子墨守之義。自堅白之說起。辯者互執是非。不勝異說。公孫龍合衆說以爲一。故云守也。(一一)囑。囑。謂遠行也。躡。草屨。筮。長柄筮。皆遠行具。(一二)平陽君。卽趙豹也。(一三)應侯。范雎也。(一四)彈丸。極言其地之狹小。僅容彈丸也。(一五)春秋時趙魏韓三氏仕晉爲卿。其後分晉。各立爲國。是爲三晉。(一六)解負親之攻。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也。一說趙嘗親秦。今負之。故秦攻趙。猶言解其所負親近人之攻也。(一七)公甫文伯母。康季子從祖母。文伯名。康子從父昆弟也。(一八)相室。傅姆之類也。(一九)賢。謹慎也。(二〇)瓜分。言分地如切瓜也。(二一)易道。前取秦攻。今得賂。是易道也。(二二)魏齊。魏相也。與范雎有仇。秦攻之。急。乃抵虞卿。虞卿卽棄相印。與魏齊間行亡歸梁。(二三)馮亭。韓上黨守也。趙孝成王時。秦伐韓。馮亭以上黨降趙。平原請受之。未幾趙有長平之敗。秦阬趙之降卒四十萬於長平。

## 史記魏公子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

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

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日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日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會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

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三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嘖四嗜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廼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五六囊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



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舉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尙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

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者，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攬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於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

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

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醑。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甯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

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尙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旣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鵝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鵝曰服。賈生旣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sup>四五</sup>。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sup>四六</sup>。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

無後。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註音】(一)說音稅(二)音曉(三)音覓(四)音曉(五)音傳

【釋義】(一)左從。官名。即左右拾遺之類。(二)辭令。應對之言也。(三)上官大夫。姓靳。名尚。楚懷王之寵臣。

(四)憲令。法令也。(五)離騷。書名。(六)離憂。言所遭皆憂愁之事也。(七)慘怛。悲傷之極也。(八)風。小雅。皆詩經篇名。(九)廣崇。言廣博而崇尚也。(一〇)條貫。言條達而貫穿也。(一一)蟬蛻。蟬所解之皮。以喻人解脫也。(一二)瞬然。潔白貌。(一三)張儀。戰國魏人。相秦。惠王以連橫之策說六國使背從約而事秦。惠王卒。六國復合從。儀出相魏。

卒。(一四)商於。地名。在今河南浙川縣西。(一五)丹淅。皆地名。在今河南洛陽以西。(一六)屈匄。楚之將兵者。(一七)漢中。戰國楚地。今陝西漢中興安及湖北鄖陽縣。(一八)藍田。地名。即今陝西藍田縣。(一九)鄧。地名。即今河南鄧縣。(二〇)斬向。見上第三條注。(二一)鄭袖。鄭國之女。美而善舞。懷王冊封為南后。(二二)唐昧。楚之將兵者。(二三)子蘭。懷王幼子名。(二四)武關。地名。為秦之南關。在今陝西商縣東。(二五)令尹。官名。楚執政者之稱。(二六)放流。言放逐於遠地也。

(二七)蹇顧。謂思念也。(二八)言如有王者之明。設而用之。則上下並受其福矣。(二九)三闖大夫。官名。閭者。聚族而居之義。因其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故名。(三〇)瑾瑜。皆美玉也。(三一)帶冠。言整潔其冠也。(三二)察察。明淨也。(三三)汶汶。汚辱之意。(三四)皓皓。潔白貌。(三五)淵淵。猶言昏憤也。(三六)懷沙。賦名。(三七)汨羅。二水名。合流處曰汨羅江。在今湖南湘縣北。(三八)雒陽。縣名。在河南省境。(三九)廷尉。猶今之法官。(四〇)說。悅也。(四一)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敖時為御史大夫。(四二)適去。謫謫也。(四三)鵠。似鶴而大。鵠鳥也。(四四)受釐。祭祀福胙也。(四五)宣室。在未央殿前。(四六)梁懷王名揖。文帝子。(四七)皆蘇諫篇名。(四八)服鳥賦。即賈生自傷其志而作。(四九)爽然。悟悟貌。

未央殿前。(四六)梁懷王名揖。文帝子。(四七)皆蘇諫篇名。(四八)服鳥賦。即賈生自傷其志而作。(四九)爽然。悟悟貌。



卷十八 傳誌之屬上編二

史記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釋義】 (一)三敗北。言戰敗三次也。 (二)遂邑。古地名。在今山東肥城縣。 (三)柯。春秋時魯邑名。在今山東東阿縣西。 (四)匕首。短劍也。 (五)謂與齊境相近也。 (六)既已言。謂言已畢也。 (七)倍。背也。欲背其歸地之約也。

★

★

★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

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於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眞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鄖。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眞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釋義】 (一)堂邑。故城在今江蘇六合縣北。

(二)伍子胥。春秋楚人。名員。父奢。兄尚。爲平王所殺。子胥奔吳。

(三)言其將有殺君之志也。(四)鄧。楚邑。故城在今安徽霍山縣東三十里。(五)骨鯁。喻正直也。(荀子)君有志臣。謂之骨鯁。(六)窟室。掘地爲室也。(七)長鉞。兵器。(八)擘。分擘也。

★

★

★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

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釋義〕 (一) 范氏。晉士會。爲大夫。食采於范。其後氏焉。爲晉六卿之一。 (二) 中行。官名。晉荀林父將中行。其後以官爲氏。亦爲六卿之一。 (三) 智伯。徐吾之子荀瑤也。號智伯。 (四) 趙襄子。鞅幼子。名無卹。 (五) 飲器。虎子之屬。又云酒器。每賓會設之。示恨深也。 (六) 刑人。謂受形而虧體者。 (七) 譯。與釋通。 (八) 厲。以漆塗身而生瘡。作病癩狀。 (九) 數。言責數其罪也。

★

★

★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

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羸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旣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

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披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姓名。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姓名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

# 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註音〕 〔義〕音麗。音祖。音厲。音崖。音刺。

〔釋義〕 (一)軻深井。軻古邑名。在今河南濟源縣南。深井。里名也。(二)濮陽。故城在今河北濮陽縣南。(三)嚴仲子。嚴俊。字仲子。(四)俠累。名傀。傀相韓。嚴俊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俊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俊拔劍譴之以救解。是有却之由也。(五)鎗。古衡名。二十四兩也。(六)狗屠。以屠狗爲業者。(七)甘彘。謂美食也。彘與脆通。(八)辟人。除退從人也。(九)市井。古因井爲市。故曰市井。今之市場也。(一〇)除服。除去喪服也。(一一)睚眦。張目許視曰睚眦。(一二)嘿然。默默無言也。(一三)披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決眼謂出其眼睛。如此者欲令人不識也。(一四)購懸之。將頭懸之。有認識者予金。如今之賞格。(一五)於邑。煩窵愁苦也。(一六)濡忍。濡潤也。人性溫潤則能含忍。故曰濡忍。

★

★

★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途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

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土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四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



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鷓鴣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救。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駕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偃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

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

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扼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sup>二九</sup>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疆。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

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惟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sup>三</sup>。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柙。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搤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sup>三</sup>。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詔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

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釋義〕 (一)野王。古地名。在今河南沁陽縣治。 (二)榆次。縣名。今屬山西晉甯道。 (三)目攝。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 (四)嶺。見前卷五宗世家註。 (五)甘泉。山名。即仲山之脈。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 (六)谷口。即仲山之谷口。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 (七)涇。渭。二水名。 (八)巴。漢。即巴。漢中。 (九)隴。在今陝西隴縣。蜀郡名。即今之成縣。 (一〇)關。函谷關也。在今河南靈寶縣。轅山名。在今河南洛寧縣北。 (一一)易水。在今河北易縣。 (一二)龍之喉下有銜鱗徑尺。若人有攫之者。則必殺人。能為人君之象。故車人君之怒曰觸逆。 (一三)蹊徑也。 (一四)購。和也。 (一五)惜與憐同。言心如焚炙。不能領與安息也。 (一六)騶。駿。駿。良馬也。 (一七)騶。良馬也。 (一八)僕行。曲背而行也。 (一九)漳。水名。鄴。今河南臨漳縣。 (二〇)雲中。戰國時趙地。統原山以南皆是。即今山西之懷仁左雲右玉以北一帶。 (二一)闚視也。言誘之以利也。 (二二)則不可。則。即也。言即不可得也。 (二三)合從。戰國時。蘇秦以合從之策說諸侯。使燕趙韓魏齊楚同盟拒秦。謂之合從。 (二四)督亢。燕地名。今京兆涿縣。東南有督亢陂。跨連新城固安二縣境。 (二五)世。孽也。刺也。 (二六)見陵。言被侵侮也。 (二七)崧。扼也。與扼腕同。 (二八)痛心。恨之極而心欲腐也。 (二九)徐夫人。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 (三〇)焮。水火相合曰焮。 (三一)謂血出如蒜。 (三二)九。九。九。九。 (三三)室。指劍鞘也。 (三四)諸郎中。即後世宿衛之官。 (三五)提。攬也。 (三六)箕。倨。曲膝而坐。形如箕也。 (三七)薊。城。燕都。在今京兆東。 (三八)時。趙為秦滅。故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 (三九)血食。享祭也。故者取血骨以祭。故云。 (四〇)衝水。即遼甯太子河。 (四一)宋子。縣名。即今河北平鄉縣。 (四二)家丈人。謂主人翁也。 (四三)約。貧賤儉約也。言既為庸保。則常畏人。故曰畏約。 (四四)矐其目。使其目失明也。 (四五)淮南子。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註)書契成。詐偽萌生。天知其將亂。故為雨粟。 (四六)燕太子丹質秦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長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見〔風俗通及論衡〕。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甯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

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註音】（沾）音占

【義釋】（一）觀邑縣名。故城在今河北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二）詹事。官名。秦漢置詹事。掌皇后太子家。

（三）愾恨也。（四）（二）輔黃圖。漢宮門各有禁。非侍衛頭籍之臣。不敢妄入。【註】縣名于門。乃竈出入。禁門籍者。

為二尺竹牒。紀其年及名字物色懸宮門也。（五）諸侯奉朝天子曰朝。秋曰請。（六）王孫。為竈竈之字。（七）樂陽。

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樂陽縣西南。（八）栗太子。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九）藍田。縣名。故城在今陝西藍田。

縣西三十里。（一〇）相提。猶相抵也。（一一）兩宮。太后。景帝也。（一二）釐。怒也。（一三）謂見諫誠而無遺類矣。（一四）桃侯。劉

舍也。（一五）沾沾。言自整頓也。（一六）多易。多輕易之行也。（一七）持重。謂守正也。（後漢書）持重處正。

★

★

★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



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誚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

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惟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註音】(一)扶粉切(橈)尼肴切

【釋義】(一)孝景后。武帝母。王皇后也。

(二)長陵。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北四十里。

(三)晚節。晚年也。

(四)漢書藝文志。孔甲樂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諸書。諸子百家之書也。

(五)太子立。即孝武帝也。

(六)計策。即計策也。

(七)孝景後三年。即孝武初嗣位之年也。

(八)風上。諷帝也。

(九)推轂。推轉車論也。即推薦之意。

(一〇)申公。魯人名。培。

(一一)除罪。謂除罪門之稅也。

(一二)言吉凶服制。皆法于禮也。

(一三)簡。與譎同。

(一四)東宮。指竇太后。

(一五)貌侵。言貌短也。

(一六)牛黃。甚言蚶生為王皇后弟。其貴甚矣。

(一七)言非甚令士折節下禮於己。則天下必不嚴肅。

(一八)漢制。內自九卿。外至郡守。皆秩二千石。

(一九)考工。少府屬官也。主作器械。

(二〇)蓋侯。王信也。係王皇后之兄。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

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張具。將軍旦日蚤臨。

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尙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居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怒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

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

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僻倪兩宮閒。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惟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

劾繫都司空<sup>五二</sup>。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尙書大行<sup>五三</sup>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sup>五三</sup>。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卽<sup>五四</sup>患病<sup>五五</sup>。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sup>五六</sup>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sup>五七</sup>。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sup>五八</sup>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sup>五九</sup>。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sup>六〇</sup>。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蒞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釋義】 (一)穎陰。漢縣名。在今河南許昌縣治。(二)嬰。灌嬰也。(三)灌何。灌嬰之子。(四)若。猶及也。(五)壁

門。營門也。(六)麾下。謂大將之旗。(七)漢壁。漢營也。(八)長安。漢都城。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九)淮陽。郡名。故城在今河南淮陽縣西。(一〇)建元。漢武帝年號。(一一)輕重不得。飲酒多寡。不得均平也。(一二)醉擲。甫醉後擊甫也。

(二)與鈞言與貧賤之士相等等也。(三)已然諾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四)大層奸狡之甚者。(五)潁川郡名故韓都也今河南舊許州陳州汝寧汝州諸府州以及禹縣至陽武各縣皆其地。(六)言向慕嬰夫之人後見其失勢而頗慢馳者共排退之而不與交猶相對引繩而根括之也。(七)相為引重言相荐達為聲勢也。(八)仲孺籛夫字也。(九)服謂期功之服也。(一〇)臨况即駕臨相訪之意。(一一)帳具言準備也。(一二)屬丞相對丞相相勸也。(一三)大望怨望也。(一四)與詭同。(一五)何與即何干也。(一六)元光亦武帝年號。(一七)請案請考驗之意。(一八)居間即居中調解也。(一九)燕王女燕康王嘉女也。(二〇)餘半膝席言下席時而膝半在席上也。(二一)屬之舉之也。(二二)臨伊侯即籛賢。(二三)咕嗚附耳小語之貌。(二四)李將軍指李廣也。(二五)長史丞相之屬官。(二六)居室署名也屬少府。(二七)言為出資財使賓客為籛夫言也。(二八)東朝指太后朝也。(二九)辭倪猶言邪視。(三〇)必披必分析也。(三一)局趣纖小之貌。(三二)石人喻常在不死之意。(三三)錄錄謂依違兩可以徇眾也。(三四)召韓安國共車而載也。(三五)長儒安國字老秃翁指後嬰。(三六)何不自喜謂何不自愛也。(三七)齧舌齧舌也。(三八)簿賈使御史作文簿以責之也。(三九)不饒言不對也。(四〇)都司空宗正屬官。(四一)大行帝崩為大行言景帝崩時並無遺詔賜魏其侯也。(四二)家丞封言祇以家丞之印封遺詔也。(四三)悲恨也憤也。(四四)病瘵患瘋疾也。(四五)蜚語偽作飛揚謗詆之語也。(四六)眉城即古咸陽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四七)禱衿如婦人之服非正式朝衣。(四八)霸上地名即白鹿原在今陝西長安縣東接藍田縣界。(四九)族諺也。

史記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二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



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躡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鈞者。誅竊國者。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聞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

意而狼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註音〕〔褐〕音曷〔匭〕音厄

〔釋義〕(一)文亂法謂細碎苛法亂政也。(二)言僞傲亂法。俠盛犯禁。二者皆非。為世所譏也。(三)春秋國

史也。(四)季次。公替哀字。孔子弟子。(五)原憲。即原思。孔子弟子。(六)〔莊子〕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

桑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獨坐而弦歌也。(七)褐衣。毛布之衣。(八)匭。鮑也。(九)言亡者能存之。死者能生之。(二)

○警叟使舜上修禱。縱火下焚之。又使浚井。而以石蓋之。皆欲迫舜於死也。(三)〔史記〕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

湯。(三)德說築傅宮。隱匿其中。今山西平陸縣東有聖人窟。相傳為殷時傅說所築處。(三)〔尉繚子〕太公望。行

年七十。賣食於棘津。棘津。在河南延津縣東北。故邯鄲之北。名南津。亦名石濟津。今滎。(四)〔左傳〕齊魯戰于乾

時。魯敗績。莊公襲殺子糾。囚夷吾。送于齊。行至堂阜。鮑叔牙逢。荐夷吾于桓公。(五)百里奚。春秋時秦穆公之賢

相。初事虞公。七年而無所遇。知其將亡。不諫而去之秦。自賣五羖羊之皮。為人養牛。其後穆公用之為相。(六)〔

論語〕子畏于匡。匡地名。陽虎會暴虐匡人。其貌與孔子相似。故孔子過匡。匡人疑為陽虎而圍之。(七)菜色。飢

饑之色也。孔子曾絕糧於陳蔡之間。(八)菑。同災。(九)末流。猶言末俗也。(一〇)言己受其利。則為有德。何必知仁

義也。(一一)跖。戰國時有盜跖。名莊。躡者。(一二)言小竊則為盜。而謀也。(一三)謂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

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一四)謂拘學守義之士。或拘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卑

論儕俗之得取榮名也。(一五)委命。托命也。(一六)延陵。吳季札也。(一七)孟嘗。即齊田文。號孟嘗君。(一八)春申。即楚黃

歇。吳春申君。(一九)平原。即趙公子肥。吳平原君。(二〇)信陵。即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二一)宗彊。言以彊為宗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鞵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詭。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

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况。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註音】（調）音閑

【釋義】（一）敬其德。享其德也。

（二）振救也。振人不贍。即孟子此惟救死而恐不贍之意。（三）駒牛。小牛也。

（四）季布爲漢所購求。朱家以布髡錯爲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尋貴。終不見之。（五）雒陽。即洛陽縣。

（六）條侯。周亞夫封爲條侯。（七）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見《漢書注》。（八）符離。楚邑名。今安徽宿縣治。

（九）江蘇安徽二省之地爲江淮。（一〇）濟南府名。在今山東歷城縣。（一一）陳周庸。陳人。姓周。名庸。（一二）代。郡名。白。姓也。諸白。言白氏豪俠之多也。（一三）梁國人。姓韓。名無辟。（一四）陽翟人。姓薛。名况。（一五）陝。地名。韓儒姓名也。

★

★

★

★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

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閒。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

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軼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關下。上聞。及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三身至臨晉。臨晉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朝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逡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二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閭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探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二。豈有既乎。於戲二惜哉。

〔釋義〕 (一)軹。古邑名。在今河南濟源縣。(二)許負。漢河內溫人。老嫗。工相人。高帝封爲鳴雌亭侯。(三)慨不快樂。常憤慨而無快意也。(四)藏亡命之徒以作姦。攻劫不休也。(五)若遇赦。言或遇赦也。(六)折節。言頓改其舊所爲也。(七)張目忤視曰睚眦。(八)使其盡酒也。(九)微知。伺察而知也。(一〇)去其賊。遣去賊人也。(一一)冥聽。謂曲兩脚。其形如箕。(一二)邑屋。謂村舍也。(一三)〔漢書註〕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更迭爲之。貧者欲得顯更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淺更。(一四)間居者。居中調解之人。(一五)曲聽解。謂屈曲聽解也。(一六)厭滿也。(一七)解多藏亡命之人。故好事者。每爲亡者向解請客舍而餐之。(一八)茂陵。漢武帝陵寢。(一九)不中訾。言解之資財。不中合徙之數。(二〇)衛將軍。武官名。(二一)夏陽。古地名。卽魏少梁。在今陝西韓城縣南。(二二)臨晉。古邑名。今屬山西河東道。(二三)太原。古地名。卽今山西。舊太原汾州二府之地。(二四)赦。倨也。(二五)逡巡。行不進貌。(二六)北道。指京都北出一帶。(二七)南陽。地名。卽今河南泌陽縣。(二八)人貌榮名。言以貌取人。則程有衰落。惟以榮名爲飾表。則程譽無盡矣。(二九)於戲。卽嗚呼。

### 漢書霍光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

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柁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頰。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

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二內安女後宮爲婕妤。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尙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願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三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二上稱譴。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四。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



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三五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二六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旣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二七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惟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卽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旣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三〇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惟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期門武士。陸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

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大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詔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纓。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四三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闈內。赦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四四。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四五。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四六。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

官飲唱。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晝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尙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繪。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卽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

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卽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於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

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財官經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尙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詔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

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禹旣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章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鞞。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常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聞。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尙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

在外感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卽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婿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婿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婿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婿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噓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



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竄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令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卽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

中井水盜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尙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弑菟龜。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惟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爲大逆。欲誣誤百姓。賴祖宗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誣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

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賞。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註音】(任)音壬(屬)之欲反(顯)人占切

〔釋義〕 (一)平陽。故城在今山西臨汾縣南。 (二)平陽侯。乃曹參會孫。名時。向平陽公主。故縣遣吏於侯家供給其事也。 (三)言去病借霍光西至長安也。 (四)奉車。官名。漢武帝置秩二千石。掌御乘輿車。 (五)蔡闡。天子所居。門闈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故曰禁闈。 (六)征和。武帝之年號。 (七)衛太子。武帝子也。衛后所生。名據。元狩元年。立爲太子。因巫蠱事。爲江充誣陷。激變。兵敗自殺。 (八)燕王旦。廣陵王胥。皆武帝子。平日所爲。多過失處。 (九)鉤戈。漢之宮名。 (一〇)使仔。漢婦官名稱。 (一一)任。堪也。屬。委也。 (一二)黃門。通典凡禁門。黃闥者曰黃門。 (一三)後元。武帝之年號。 (一四)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沒入於漢。初爲馬監。後還侍中。在上左右。目不忤視。數十年無過失。爲帝所信愛。拜車騎將軍。 (一五)皆拜臥內牀下。言在天子臥牀前。拜而受職也。 (一六)襲尊號。承襲帝號也。 (一七)切讓。嚴責也。 (一八)白哲。面白色也。 (一九)須頰。即鬚髯。在頤曰鬚。在頰曰髯。 (二〇)尙符璽郎。掌守寶璽符牌。光恐一時有變。故召之欲收其璽。 (二一)鄂食邑也。稱蓋主。以其爲蓋侯所尙也。 (二二)酒榷。酒稅也。鹽鐵謂煮鹽冶鐵之事業也。自漢以來。政府權鹽鐵之稅。 (二三)都。總也。肆。習也。言光出總閱羽林軍。演習武備也。 (二四)蘇武。杜陵人。字子卿。武帝時。以中郎將使匈奴。被留。仗節牧羗。十九年得還。昭帝拜爲典屬國。掌蠻夷之降者。 (二五)之。往也。廣明。亭名。屬。近也。言往廣明。乃近日事也。 (二六)遂。竟也。言細小之事。無須窮竟也。 (二七)元平。昭帝之年號。 (二八)太伯。周太王長子。王季之兄。 (二九)伯邑考。周文王長子。武王之兄。 (三〇)太甲。既立而不賢。伊尹放之於桐。 (三一)鼎沸。喻聲勢洶湧。若煎水沸騰也。 (三二)如稱孝文。孝武。孝昭之類。 (三三)受難。言受其憂責也。 (三四)溫室。殿名。 (三五)門扇。門扉也。 (三六)詔獄。言詔書所繫之獄也。 (三七)自裁。忿而自殺也。 (三八)珠襦。貫珠之衣也。 (三九)期門。漢之官名。 (四〇)陛戟。於陛下執戟保衛也。 (四一)略女子。言取妻子也。 (四二)漢初天子有三璽。信璽行璽在符節台。天子璽自佩。皇帝初喪曰大行。 (四三)自之。自往臺上取符節也。 (四四)君卿。昌邑侍中之名。 (四五)會下還。會下棺入冢而歸也。 (四六)鞞道。謂閣道。牟首地名。在上林苑。 (四七)掖庭。宮中旁舍也。 (四八)食監。掌飲食之官。 (四九)太官。掌御飲食。 (五〇)簿責。以文簿切責之。 (五一)五辟。五刑也。 (五二)輪獵車。即獵車。前有曲輪。 (五三)地節。宣帝之年號。 (五四)便房。便坐之處。 (五五)黃腸。以栢木黃心。裹纏棺外也。 (五六)題凌。木頭向內也。 (五七)外臧。在正臧外曰外臧。婢妾所臧。 (五八)東園。署名。主作明器。 (五九)輜輳車。即喪車。 (六〇)三河。即河內河南河東三郡。 (六一)穿。掘土也。下棺後而以土覆之也。 (六二)疇。等也。 (六三)公羊傳。善善及子孫。言人有善。并宜推美及其子孫也。 (六四)昭靈。承恩。皆宮名。 (六五)網。即茵。蓐也。以繡爲茵。而黃金塗于輦也。 (六六)御輦。以韋緣輪著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 (六七)輓。謂牽引車輦也。 (六八)盜奴。謂奴之盜知家務者。 (六九)平樂館。在河南洛陽縣故洛陽城西。 (七〇)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 (七一)女曹。即女曹。 (七二)蘭。與蘭同。 (七三)自若。猶言如故也。 (七四)謂各得盡言于上也。 (七五)乳醫。俗謂之穩婆。古亦謂之看產。 (七六)

書注。乳醫。視產乳之疾者。(夫)縣官。指天子也。(老)外。謂疏斥之也。(大)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左)天官。曉星文者。(上)上卒。讀猝。猝卒。猶忽死也。(二)竟。窮竟其事也。(三)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四)光諸女。以上官太后爲媼母。故偶之無禮。(五)漢書注。如淳曰。高后時。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余菟龍。所以供祭也。(六)玄菟。郡名。卽今朝鮮咸鏡道及吉林南境。(七)代郡。在今河北蔚縣東。(八)昭台宮。在陝西長安縣西上林苑中。(九)謂事發而捕得也。(十)鱗。等也。言其功相等類也。(十一)茂陵。在陝西與平縣東北。(十二)突。煙囪也。(十三)嘿然。猶默然。(十四)元始。平帝年號。

## 漢書李廣蘇建傳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卽位。爲騎郎將。吳楚反時。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驚上。

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卽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四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卽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爲隴西北地。五雁門雲中太守武帝卽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六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七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三使大軍伏馬邑旁。而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閒。絡而盛之。臥行十

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sub>三</sub>屏居藍田<sub>四</sub>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sub>二六</sub>。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sub>二七</sub>。於是上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愴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sub>三二</sub>。盛秋<sub>三三</sub>。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爲郎中令<sub>三四</sub>。元朔六年<sub>三五</sub>。廣復爲將軍。從大將軍<sub>三六</sub>出定襄<sub>三六</sub>。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

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爲圍陳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sup>三五</sup>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sup>三九</sup>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sup>四一</sup>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爲人長。愛臂。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喞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sup>四三</sup>飲專。以射爲戲。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



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綏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爲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四四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四五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四七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四八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四九迺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糲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五一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五二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

老壯皆爲垂泣。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爲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爲能。當戶蚤死。乃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票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再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慙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纜。欲刺虎。上壯子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註音】(响)音角(瞻)音按(率)音律(備)音備

【釋義】(一)隴西郡名。秦置。今甘肅舊蘭州鞏昌。秦州諸府州地。治狄道。即今甘肅狄道縣治。晉徙置。在今甘肅隴西縣西南。隋廢。(二)成紀。漢縣名。故城在今甘肅秦安縣北。(三)言世代傳授射法也。(四)蕭關地名。在甘肅固原縣東南。爲關中四關之一。(五)官爲郎。而常願以待天子也。(六)亞夫。漢佈人。周勃之子。封條侯。(七)昌邑地名。漢昌邑王國。故城在今山東金鄉縣西北。(八)上谷地名。舊保定易州宣化及順天河間之一部。皆其地。(九)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一〇)响。言與虜角鬪爭勝敗也。(一一)上郡。郡名。秦置。今陝西榆林道及內

蒙古鄂爾多斯左翼之地。(三)中貴人。內官之貴幸者。(三)鷓。大鷓鳥。(四)言其白馬之將。出而監兵。(五)北地。郡名。秦置。統甘肅舊寧夏。慶陽平涼固原涇州諸府州之地。治義渠。故城在今寧縣西北。(六)雁門。郡名。秦置。今山西舊代州寧武之北部。及朔平南部。大同東部北部。皆其地。(七)雲中。郡名。秦置。統陰山以南。今自山西之懷仁。左雲。右玉以北。緩遠道各縣。蒙古鄂爾多斯左翼。喀爾喀右翼。四子部落各旗。皆其地。(八)頓舍。止息也。(九)刁斗。古行軍用具。夜鳴之。以警衆報時者。蓋更鼓之類。(三)斥候。偵探敵情之人。(三)馬邑。縣名。故城在今山西朔縣西北。(三)護軍將軍。即韓安國。(三)穎陰侯。即灌嬰之孫也。名強。(四)藍田。縣名。屬陝西關中道。漢置。以藍田山名。(五)霸陵。漢文帝陵。在陝西長安縣東。(六)遼西。郡名。秦置。今自河北之舊永平承德朝陽至遼甯之舊錦州新民諸府皆其地。故城在今河北盧龍縣東。(七)右北平。郡名。漢置。今河北津海道東北部及熱河地。(八)懷。動也。(九)指。旨意也。(三)魏。息也。白檀。縣名。在今熱河道義德縣東南。(三)戚。秋。恐虜當秋感馬肥之際而爲患也。(三)元朔。武帝年號。(三)大將軍。即衛青。(三)定襄。郡名。在今山西右玉縣以北。(三)持滿毋發。言注矢于弓弩而張滿之不發矢也。(三)大黃。弩名。太公六韜。陷堅卻敵。用大黃連弩。(三)無人色。言懼之甚也。(三)益治軍。巡部曲。整行陣也。(三)中率。言合於封賞之科也。(四)元狩。武帝年號。(四)戲下。部下也。(四)愛臂。即猿臂。(四)言射闊狹以爲蠶。不勝者以酒使飲之。(四)票騎將軍。即霍去病。(四)回遠。言繞道遠也。(四)結髮。自幼之意。(四)數奇。猶云運塞。(四)食其。即鮑食其。(四)南絕幕。謂南面直度之沙土也。(五)糲。乾飯。爲行軍之糧也。(五)自上。言自上文狀也。(五)刀筆吏。書吏掌案牘者。謂之刀筆吏。(五)自剄。自殺也。

★

★

★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

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九。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三。可必擒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三。其引兵走西河。遮鈎營四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五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六上。徘徊觀虜。卽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七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

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尙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徙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陁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

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泥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沉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糲<sup>三九</sup>。一半冰<sup>三〇</sup>。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輜<sup>三一</sup>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sup>三二</sup>。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sup>三四</sup>。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sup>三五</sup>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sup>三六</sup>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

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七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三六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三九。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

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急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註音】（說）同悅（蔑）音嘉（孽）音擊（棘）音柔

【釋義】（一）建章。漢宮名。（二）居延。城名。在今甘肅酒泉縣邊外。（三）酒泉。郡名。郡城有金泉。味如酒。故名。故城在今甘肅酒泉縣東北。（四）張掖。郡名。即今甘肅舊甘州府地。民國改張掖縣。（五）貳師將軍。李廣漢也。（六）大宛。西域國名。（七）敦煌。郡名。西北有惡碛。沙磧中不生草木。即今甘肅敦煌縣。（八）天漢。武帝年號。（九）天山。即祁連山。在今甘肅張掖縣南。（一〇）武臺。漢有武臺殿。（一一）蘭干山。或在甘肅蘭干縣境。（一二）浚稽。山名。在今外蒙古土喇河鄂爾渾河之間。（一三）西河。郡名。今陝西高榆林府之地。（一四）鉤營。匈奴往來之要道。（一五）遮虜障。地名。漢路博德所築。即居延塞。在今外蒙古額濟納旗。（一六）龍勒。水名。在今外蒙古西部。（一七）趙破奴。漢將名。（一八）受降城。武帝使將軍公孫敖所築。在今蒙古烏喇特旗北。（一九）騎置。即驛驛。（二〇）龍城。地名。在今熱河朝陽縣治。（二一）葭即蘆也。（二二）縱火自救。先自燒其附近草木。免致虜火延燒。（二三）當戶。匈奴之官名。（二四）潁川。郡名。今河南禹縣。及陽武各縣。（二五）南越。國名。漢時趙佗所據。元鼎六年討平之。今廣東廣西各地。（二六）鞮汗山。在遮虜障西北。（二七）壘石。言放石以投入。因山開曲而下也。（二八）無兵。言無兵器也。（二九）二升糶。二升乾糧也。（三〇）一牛冰。一大片冰也。（三一）媒孽。媒如媒聘之孽。孽如蠶蠶之孽。即陷害之意。（三二）深鞬。深入也。（三三）引弓。開弓也。（三四）言矢已盡。徒張弩之空弓。非謂赤手空拳也。（三五）得當。言欲立功以抵其罪也。（三六）腐刑。宮刑也。古刑法之一。男子割勢。女子幽閉。（三七）因杆。胡地名。（三八）大閼氏。單于之母。（三九）椎結。結即誓也。一振之誓。其形如椎。（四〇）元平。昭帝年號。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



以衛尉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sup>三</sup>翕侯<sup>四</sup>。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官。有二子。嘉爲奉車都尉。賢爲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註音】（翕）音吸

【釋義】（一）杜陵。縣名。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南。（二）武帝逐匈奴。收河南地。立朔方郡。卽今內蒙古鄂爾多斯也。（三）定襄。見前李廣傳注。（四）翕侯。趙信也。（五代郡。今山西代縣。（六）卒官。言在官而卒也。

★

★

★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移中廢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緜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緜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

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爲坎。置燼火。覆武其上。踏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

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靛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繫弓弩於靛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劫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尙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

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三六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今漢且贖三九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

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四三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疆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卽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四六。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

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頌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太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註音】(旃)音甌(中)古文艸字(軒)音隄(區)音區

【釋義】(一)以父任。言由父蔭而得官也。(二)移中。廢名。爲之監也。(三)天漢。武帝之年號。(四)假吏。兼吏

也。是權爲使之吏。猶今之差人充使。(五)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爲斥候者。(六)衛律。生長於漢。父本長水胡人。律與都尉李延年善。由延年薦使匈奴。及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降匈奴。爲單于所寵愛。(七)閼氏。匈奴王后之稱。(八)言被匈奴侵犯而後死。是爲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九)左伊秩訾。胡官名。(一〇)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一一)置燧火。聚無燔之火也。(一二)復息。言復蘇而出息也。(一三)曉武。諭說令降也。(一四)何以女爲見。言何用與汝相見。(一五)關兩主。言使兩主戰鬪也。(一六)宛王。大宛王也。大宛。西域國名。在大月氏之東北。嘗爲漢武帝

所破。(一七)朝鮮。國名。黃海日本海間之半島國。周初箕子封於此。歷代爲中國藩屬。今爲日本所併吞。(一八)魯。地  
魯也。(一九)窖。地穴也。(二〇)北海。卽今俄羅斯。西伯利亞。貝加爾湖等地。(二一)甌。乳。謂牡羊產子也。(二二)去。藏也。謂  
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也。(二三)弋射。以繩繫絲而射也。(二四)縵。生絲之縵。可以弋射。(二五)繫弓弩。言輔正其弓弩  
(二六)服。酒器名。穹廬。旃帳也。(二七)丁令。匈奴之別部。(二八)長君。指蘇武之兄嘉。(二九)下除。言身下門屏之間也。  
(三〇)孺。卽蘇賢。字孺。武之弟也。(三一)宦。宦者而爲騎也。(三二)天子駟馬。之在黃門者也。(三三)朝露。見日即  
乾。喻不能久也。(三四)保宮。署名。卽居室。更名保宮。(三五)謂若示己於凶奴中富饒以奈武也。(三六)區脫。土室也。胡  
兒所作。以偵候漢人者。(三七)旦夕臨。言朝暮哭臨也。(三八)賞。赦也。(三九)曹柯之盟。見前刺客列傳。(四〇)陳。墜也。  
(四一)始元。昭帝之年號。(四二)復。除也。終身除其徭役也。(四三)寢其奏。息其奏章也。(四四)祭酒。官名。功高者並爲祭酒。  
(四五)平恩侯。許伯也。(四六)平昌侯。王無故也。(四七)樂昌侯。王武也。(四八)神爵。甘露。皆宣帝之年號。(四九)方叔。召虎  
仲山甫。三人皆周宣王之賢臣。輔佐宣王中興者。(五〇)恂恂。信實之貌。

### 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奸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旣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

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鉅笮九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疆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眞。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輪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僮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迺收捕之。無所逃。按之辜立具。卽時伏辜。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



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摘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忘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度索私屠酤。推破盧罍。斧斬其門闕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乃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疆壯蠱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

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卽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咎傅婢。出至外第。迺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釋義】 (一) 蓋吾故城在今河北博野縣西南。(二) 從事佐吏之稱。(三) 茂才秀才也。(四) 察廉考察也。(五) 陽翟即今河南禹縣治。(六) 平陵昭帝之陵土上作方形也。(七) 震栗震動也。(八) 銛猶今之撲滿甬竹筒也。可受投書。(九) 本始宣帝年號。(一〇) 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故爲距也。(一一) 窮里。里中僻靜之處。(一二) 釋質。束手四句。謂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一三) 記召。言爲書記而召之也。(一四) 二輔。指右扶風左馮翊。連京兆稱爲三輔。(一五) 徵指。言帝之徵意也。(一六) 盧。累士以爲酒瓮。壘盛酒之器。(一七) 鍾氣。謂氣之鋒銳者。(一八) 尉吏。官名。禹人名也。(一九) 卽訊。言不迫入獄。令就而問訊之也。(二〇) 邑子。謂同邑之人。(二一) 徵司。隱行探伺也。(二二) 地節。宣帝之年號。(二三) 齋對。言先行潔齋。以耐祭宗廟也。(二四) 窮正已事。謂窮竟已往之事。(二五) 受辭。受對問之辭也。(二六) 縣官。指天子也。

★

★

★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sup>三</sup>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sup>五</sup>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百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閔孺<sup>七</sup>部分北。翁歸部分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

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鄉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等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任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sub>三</sub>莖<sub>三</sub>。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答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

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祠。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

【註音】(兄)讀况(莖)音劉(銖)音虜

【釋義】(一)平陽。縣名。故城在今山西臨汾縣南。(二)杜陵。縣名。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南。(三)季父。叔父也。(四)鬻髮。即變亂。(五)百賈。凡百商民也。(六)僞傲。驕慢也。(七)閔孺。同官人之姓名。(八)記籍。登記功罪之簿籍。(九)披籍。披有罪之籍。以查考之。(一〇)言罪名之上者。必至於死。(一一)言用其勢力。或機變詐術。以自解脫其罪也。(一二)所過。指謂盜賊所經過之處而歸也。(一三)斫莖。斷莖也。(一四)員數也。謂計其人及日數。以爲功程也。(一五)銖。斧也。(一六)言發則獲之。無有遺失。故爲最也。(一七)元康。宣帝之年號。

★

★

★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

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病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問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

本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迺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歎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知。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稟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

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紉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sub>三〇</sub>。植羽葆<sub>三二</sub>。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sub>三三</sub>。望見延壽車。嗷咷<sub>三三</sub>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士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sub>三四</sub>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sub>三五</sub>居馬上。抱弩負籩<sub>二六\*</sub>。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sub>二七\*</sub>。放效尙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法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寃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懇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己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迺復爲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釋義〕(一)日者。猶言往日也。(二)構會。構。結也。言與吏民共會也。(三)謠俗。謂閭里歌謠政教之善惡者。(四)皮弁。古冠名。以白鹿皮爲之。視朝之常服也。(五)調。象也。以木土爲之。其形宛象真車馬。(六)人死下葬。故謂下里。(七)正者。卽後世卿正里正也。於同伍中置一人爲長曰五長。(八)舍。止也。(九)籥。楚。杖刑也。(一〇)言豈我有負之耶。卽恐己有負。下之意。(一一)不殊。不絕也。因人急救。故身首不至相絕。(一二)口不能言曰瘖。(一三)董醫治之而吏譏視之。(一四)譴劄白。令定其罪名而更白之也。(一五)奪。取也。言取事父之饋以事君。其敬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敬。不如父之兼敬愛也。(一六)傳相責讓。謂傳相詰責。(一七)髡。去髮也。古之刑法。(一八)表勸。表顯。勸勵也。(一九)掠。治急。拷問其罪甚急也。(二〇)傳。著也。網。以縱飾飾鑿鑿也。建立也。禮。應也。有衣之裝曰縗。(二一)羽葆。儀仗中之華蓋。以鳥羽連綴爲飾也。(二二)射室。試射之堂。(二三)噉。號。號呼聲也。(二四)韃。弓衣也。所以盛弓矢者。(二五)鞬。鞬。兜鞬也。(二六)鸞。威弓矢之器。形如木桶。(二七)鉤。鉤。鉤亦兵器之屬。似劍而曲者。劍喉曰鑕。(二八)放效。猶言仿效。阿方官名。(二九)私假。言私行雇賃也。

★

★

★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惟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喪。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尙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卽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

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識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褻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聞者輔臣顛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

並起。敝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游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麀麀<sup>二</sup>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敝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敝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敝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敝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sup>三</sup>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敝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歎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敝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sup>三</sup>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sup>二</sup>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輶<sup>二</sup>。下堂則從傅母<sup>二</sup>。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sup>二</sup>。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

亦未宜也。惟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倣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倣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瘠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倣。倣以爲可禁。倣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會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倣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倣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汚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倣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倣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惟廣漢及倣爲久任職。倣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倣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

張京兆眉樵眉樵有司以奏。敝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敝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敝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爲大夫。平尙書事。敝出爲刺史。時望之爲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敝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敝奏獨寢不下。敝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敝劾奏當免。不肯爲敝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敝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敝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迺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敝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敝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敝得自便利。卽先下敝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敝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敝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三九召敝。敝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敝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三九。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卽裝四〇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敝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

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儻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儻。拜爲冀州刺史。儻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旣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儻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匿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儻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儻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儻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卽位。待詔鄭朋。薦儻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儻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儻。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儻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儻。隨至杜陵。刺殺儻中子璜。儻三子官皆至都尉。初儻爲京兆尹。而儻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儻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儻使史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點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儻。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環道之。儻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旣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儻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儻。然政事不及也。竦死。儻無後。

【註音】(慶)音門(辦)皮形切(黠)音吉

夫任教。(三)屬車。凡大駕法駕侍從之車。皆謂之屬車。(四)小輦。小臣挽輦也。(五)豫州。古九州之一。即今河南省。(六)使主兵車。令其主節減軍興用度。(七)公子季友。魯莊公弟。生時有文在手。曰友。因名之。(八)趙衰。晉文公從亡之臣。(九)田完。即陳完。由陳奔齊。曰田敬仲。桓公使爲工正。後子孫世爲齊卿。(一〇)箕齊。周安王時。田和列爲諸侯。其子桓公午併齊。(一一)分晉。韓趙魏三分晉國。稱爲三晉。(一二)頭魯。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專擅魯政。稱爲三桓。季氏其一也。(一三)迹感衰。言著感衰之迹。(一四)月朧。晦而月見西方曰朧。(一五)日蝕。月行在太陽與地球之間。成一直線。則太陽爲月所掩。而成日蝕。(一六)以出。與已出同。(一七)孟子。五就傷五就桀者。伊尹也。(一八)蕭相國。蕭何也。(一九)淮陰。韓信也。(二〇)賈壺。戰強之意。(二一)訖計。言盡計之也。(二二)壹切。即權時之意。(二三)葉陽后。秦昭皇之后也。(二四)楚嚴。即楚莊王。樊姬。莊王之姬也。(二五)輜輶。衣車曰輜輶。(二六)傳母。保母也。(二七)綢繆。組紐之類。所以自固結者。(二八)比類也。屢也。更。更調也。(二九)會長。頭領也。(三〇)貫。言緩治其罪。(三一)言以赤色塗其衣中。作記號也。(三二)擗。擊鼓推也。(三三)國語。執也。鼓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三四)浩穢。謂人衆之多。浩大也。穢。威也。(三五)章臺街。章臺下之街也。(三六)便面。指扇之類。(三七)眉撫。撫一作嫵。嫵也。(三八)等比。言相等比例。(三九)即家在所。言就其家所居處以召之也。(四〇)言已爲亡命之民。如必不赦。自有郡吏。就其家以捕之也。(四一)即裝。言即整行裝。(四二)囊粟所以盛物。喻容止盜賊也。(四三)韓。濠也。郭舍曰。重韓。一邊虛爲兩度者。(四四)言傲自監護屬吏而捕之也。(四五)柱後惠文。法冠也。鐵爲柱梁。秦漢至陳。執法者皆服此。

★ ★ ★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尙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爲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

遷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妒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號。尊供張如法而辦。以高第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疆扶弱。宜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闌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邛九折阪。



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迺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sub>二三</sub>。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

衡譚迺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二四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迺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污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

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眞。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疆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三九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輿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寤疆。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耔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剪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

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眞。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四七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四九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搏其頰。五〇兄子閔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五二侵潤加誣。五三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潛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己。砥節首公。五七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五八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五九無所陳怨。總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六一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

詆以總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sup>大</sup>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尺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sup>大</sup>與弱不勝任免。

【註音】(翻)音核(邛)音蛩(荊)音耒(悅)音黠(揚)音馴(遠)音崩(馮)音涓(鍾)同鍾(蕩)音矩(與)音軟

【釋義】(一)高陽地名。故城在今河北高陽縣東二十五里。(二)初元。元帝年號。(三)號。縣名。故城在今陝西西寶雞縣東五十里。(四)槐里。縣名。故城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南十里。(五)美陽。縣名。故城在今陝西武功縣西南。(六)假子。養子也。(七)造獄。非常刑法也。(八)城。縣城也。(九)更改也。言如此者太守乃共爲治者也。(一〇)少正卯。魯之聞人。孔子爲政。誅之。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盜竊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配醜而博。順非而譎。少正卯兼有之。不可以不除。見《家語》。(一一)不軌。不修法制也。(一二)直符史。卽當值佐史。(一三)絕轉道。絕轉運之道也。(一四)言功未列上於天子也。(一五)郿。縣名。故城在今陝西郿縣東北。(一六)益州。今四川省地。(一七)邛崃山名。亦曰邛夔。今名大關山。在四川榮經縣西。(一八)九折坂。在邛崃山。(一九)相鼠。屬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之死何爲。相視也。言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地。儉食苟得。不知廉恥。人無禮儀。

亦與鼠同。不如速死也。(二)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可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三)顯。念也。負。恃也。安。焉也。言王徒恃富貴。焉能云勇。(三)好謂。即陽為好謂也。(三)謂尊所測正得其情也。(四)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為三公。(五)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三)比。周也。(三)中。當也。(三)偏。古之計時器。(三)重。難也。(三)詆。毀也。(三)復。多也。曲也。歷謂所奏非一人。(三)高陵。縣名。故城在今陝西高陵縣西南一里。(三)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三)在轂下。在天子輦轂之下。言其逼近也。(三)有寃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三)公然而歸。無所避畏者。(三)忠。即張忠也。(三)倨。倨。即倨傲不遜也。(三)湖。縣名。故城在今河南開鄉縣東四十里。(三)寢。益也。(三)沮。壞也。(三)效。致也。斬其首而致之也。(三)鑄。鑄。謂除去之也。(三)拊。拊。猶撫慰也。(三)鉏。與鋤同。以鋤治田也。因用為誅除之義。(三)靖。治也。庸。用也。埒。僻也。陷。慢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象恭傲。過惡漫天也。(三)原。其所以推其所以然也。(三)謂其口惡而心不信也。(三)謂持其頭而擊之也。(三)建。畫。謂建謀畫。(三)傳。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三)侵。潤。猶漸染也。(三)復。報復也。(三)應。侯。即范睢。(三)杜。郵。亭名。在陝西咸陽東五里。(三)砥。厲也。首。向也。(三)王融。文。肺石。少不寃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注)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露於其下。按(禮記)獄成。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三)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于幽州。(三)殛。誅也。(三)但。已。言不可空然而止也。(三)狐。子口。在河北饒陽縣南。(三)金隄。河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即今河南滑縣東是也。(三)與。與。輒。通。柔也。弱也。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常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

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sub>五</sub>。不自激<sub>五</sub>。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入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悉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曰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卽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絜己。爲近世表。張敞行<sub>一</sub>。循履忠進言。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嬖之名。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爲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註音〕(尾)音阨(衍)口翰切

〔釋義〕(一)鉅平。縣名。故城在今山東泰安縣西南。(三)髡。古之刑法也。(三)牛衣。編亂麻爲之。(四)尾。亦

困也。(五)激印。激厲抗揚之意。(六)平生。平時也。獄卒夜闔囚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也。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

(七)合浦。縣名。故城在今廣東合浦縣東北七十五里。(八)完具。卽完聚也。(九)墜。毀也。(一〇)衍衍。疆域之貌。

(二)墟。古惰字也。謂走馬拊馬及畫眉。



卷十九 傳誌之屬上編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返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返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鬪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

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為匱。葛藟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殛。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祁侯曰。善。遂贏葬。

【註音】(贏)音勝切(窆)音款(鬲)音獨(藟)音壘(殛)音壘(殛)同泉

【釋義】(一)道家祖黃帝老子。故謂道家之言曰黃老。(二)謂奉養難得之物。皆能致之以自供也。(三)先令。禮令也。(四)贏葬。謂不為衣衾棺槨而葬也。(五)反吾真。謂形魂復歸于土也。(六)祁侯。繒賀之縣。承嗣者名也。(七)詣前。言來見也。(八)區區。小意也。(九)今則越之。言踰禮而厚葬也。(一〇)正典曰。稱。(一一)靡散也。畢。盡也。(一二)發。發掘也。(一三)冥冥。幽昧也。(一四)鬲。與隔同。(一五)塊然。猶孑然。(一六)久客。言不用久為客也。(一七)窆。空也。匱。即槨。小棺也。(一八)葛。葛也。藟。草名。葛之類也。絀。束也。(一九)亂。絕也。(二〇)尚。崇也。言生死皆儉約也。(二一)亡。謂。無謂也。言不損無意義之財。(二二)於戲。嗚呼也。

★

★

★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

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註音】(窬)音俞

【釋義】(一)守軍正丞。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建之所守者。軍正之丞耳。(二)尉薦。與慰藉同。(三)坐賣。日賈。區。爲賣物之地也。(四)室無四壁曰皇。(五)公。謂顯赫爲之也。(六)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任伐刑戮之事。故稱其書曰李法。或曰。李者。理也。猶今之司法。(七)穿窬。穿牆鑿壁也。(八)謂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得表

奏之。(一)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也。(二)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三)謂執事當見法即行。不可以事累于上也。(四)司馬法。書名。司馬覆直所撰。三代兵制。頗可于此考證。(五)言在軍中何用文史。釀也。(六)致名志。謂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也。(七)謂城。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東。

★

★

★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瑯琊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邱易自

宣帝時。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爲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爲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爲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

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辭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sup>二六</sup>迺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巖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斂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sup>二七</sup>。周於槨。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註音】(齋)子私切(銅)古韻切

【釋義】(一)平陵。縣名。故城在今山東歷城縣東。(二)借客。助客也。(三)白子友。人名。(四)側儻。不羈也。猶言不拘束。(五)瑯邪。郡名。今山東。舊充青沂萊四府及膠州之地。(六)華陰。縣名。今屬陝西關中道。(七)嘉。縣丞名也。(八)上爵。大者之官。(九)柄臣。執政權之臣也。(一〇)史魚。春秋時衛賢大夫。名簡。(一一)猥稱。言曲行稱道也。(一二)五鹿。複姓。(一三)梁邱。賀瓊邪諸人。字長翁。從京房受易。善筮。累官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一四)攝齋。持其衣下之裳也。(一五)抗首。舉首也。(一六)連柱。言接連距之也。(一七)嶽。長身貌。(一八)謂成立於殺人之罪。(一九)咸爲御史中丞。而奏請亦下中丞。故曰自下治。(二〇)城旦。夜伺寇。晝築城。謂之城旦。秦漢時之徒刑。罰作苦工者。(二一)廢錮。禁止其人。使終身不得仕進也。(二二)尸位。言居位不事事也。索紉。謂無事而空食。(二三)尙方。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二四)關龍逢。桀之忠臣。比干。紂之諸父。皆直諫而死。(二五)橫。縣名。即今陝西鄠縣。(二六)小生者。言其新學後進。乃欲以我爲利乎。(二七)謂小棺裁容身也。(二八)謂冢壙裁容槨也。

★

★

★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驚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甚。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聞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

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踏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弁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尙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僞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馭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



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醴謂之醇。百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鵠三三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聞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三三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三六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

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所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所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

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邱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顛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註音】(軻)音遙(街)穴韻切音懸(轎)作韻切(數)音緣

【釋義】(一)壽春。今安徽壽縣。(二)南昌。在今江西省治。(三)言附縣道之使而對奏也。(四)軻。輕車也。

(五)箕子。殷之太師。諫紂被囚。存存爲奴。武王滅殷。其子率五千人。避之朝鮮而君之。(六)叔孫。漢薛人。爲博士。說高祖定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用之。漢之朝廟典禮。皆其所定。(七)代谷。漢文帝由代王入卽帝位。(八)周召。

周之二相也。成王時周公召公同輔政。世稱周召。(一)伊呂。商周開國之元勳。伊尹與呂尚也。(二)五等。謂官爵也。(禮)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二)廉茂。廉吏茂材也。(三)自銜鬻者。自媒進身之意。(三)淮南王安。武帝元狩元年。因謀反自殺。(四)執陵。以臣之勢大陵君也。(五)見聞而起。指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謀反之事。(六)山陽。縣名。故城在今河南修武縣。(七)濟濟。衆威之貌。(八)九九。算法名。(呂氏春秋)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曰。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九)任鄙。秦之力士。(一〇)絲余。戎人。秦穆公用之。以定霸。(一一)簡桀。俊傑也。(一二)不繆。不備也。(一三)底石。即砥石。磨石之細者。(一四)泰阿。古劍名。(一五)伯樂。人名。古之善相馬者。一名孫陽。(一六)騏驎。良馬也。伯樂嘗過虞坂。有騏驎伏鹽車下。見之長鳴。伯樂下車位之。(一七)陳平之過。或指盜嫂受金事。(一八)召天王。謂狩於河陽之事。(一九)用其讎。管仲射桓公中鉤。桓公用之為相。(二〇)戴。驕暴也。(二一)仁鳥。謂鸞鳳。(二二)陽。成帝年號。(二三)具臣。言具位之臣。(二四)矯。正也。(二五)十月之歌。指詩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后族之大盛也。(二六)畏。影也。(二七)建始。成帝年號。(二八)成帝和平間。沛郡鐵官鑄錢。如星飛上去。蓋權臣用事之異也。(二九)夷賊。罪至滅族也。(三〇)庸庸。微小也。謂火始則微小。不早撲滅。必至熾盛莫救。(三一)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三二)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哭焉。(三三)赤墀。以丹雘泥塗之殿上也。(三四)三統。謂三代之正朔也。(三五)在祖位。孔子為宋孔父後裔。自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為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為列祖。故尊之而不名。(三六)昔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三七)闕里。孔子居里也。在今山東曲阜縣治。(三八)編戶。列為庶人也。(三九)素功。謂素王之功也。孔子稱為素王。(四〇)不能紀。言子孫不自知其昭穆之數也。(四一)綏和。成帝年號。(四二)元始。平帝年號。(四三)會稽。即今浙江紹興縣治。

★ ★ ★

云敞。字幼儒。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

咎。事發覺。莽殺字。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敵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樂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爲太師。復薦敵可輔職。以病免。唐林言敵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敵爲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於家。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揚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斬伐姦隙。軍旅不除。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尙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敵之義。著於吳章。爲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釋義】(一)磔。裂也。磔尸。分裂肢體也。(二)禁錮。謂禁止錮閉。使不得仕進。如近世言永不敘用也。(三)樂布。漢初梁人。初爲彭越大夫。越被誅。令不得收布。獨收而哭之。帝壯其義。拜爲都尉。(四)王莽立劉聖公爲天子。號更始。(五)中行。中道也。無過不及之謂。(六)論語。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七)疾。時人妄有述作。非有實也。(八)昭。明也。(九)論語。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故此贊引之。再入太府。謂初爲大司徒掾。後爲車騎將軍掾也。(十)楚辭。滄浪之水。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獨可以濯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敵謝病去職。近千此義也。

### 漢書蕭望之傳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

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閒。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侯。仲翁出入。從倉頭盧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尙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

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卽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太寢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竝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

積雖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臯人出財減臯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與賦斂也。又諸



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辜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敝備阜衣二十餘年。嘗聞辜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饑時。民尙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沉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敝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sub>三七</sub>。天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sub>三八</sub>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貨<sub>三九</sub>。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竝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sub>四〇</sub>。以與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兇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sub>四一</sub>施。敝議。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sub>四二</sub>。因長羅侯常惠<sub>四三</sub>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尙少主<sub>四四</sub>。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sub>四五</sub>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

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

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弁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甯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受所監減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子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sup>六三\*</sup>。靡有後言。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爲御史大夫。數月閒。丙吉薨。霸爲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

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卽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卽位。謙讓重

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才。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乘公綽之質。有卜莊六九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埃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與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卽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以行汚濊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

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曰。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

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卽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日。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鄆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

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羣輩爲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爲人嚴猛。尙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尙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才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爲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爲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頌之。制書免由爲庶人。哀帝崩。爲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官。病免。復爲中散。



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十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八六。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搆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哀哉。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八七。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註音】(貢)他黑切(響)欺焉切(喚)事矣切古餘字(昵)同暱

【釋義】(一)蘭陵。縣名。故城在今山東嶧縣東。(二)杜陵。古杜伯國。漢宣帝葬此。因名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三)齊詩。詩有齊魯韓三家之名。后蒼所傳者為齊詩。(四)令。郡國之官。(五)夏侯勝。漢魯人。字長公。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供範五行傳。又從歐陽氏學。善說禮。徵為博士。光祿大夫。累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年九十卒。(六)丙吉。魯國人。字少卿。初為廷尉監。後封博陽侯。代魏相為丞相。(七)蓋主。鄂邑蓋侯也。尚公主。故稱蓋主。(八)露索。言露形體而搜索也。(九)洽平。令太平之化。通洽于四方也。(一〇)吐握。周公輔成王。常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餽。以接天下士。(一一)漢書。士或起白屋而致三公。(注)白屋。賤人所居。(一二)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于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章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顧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一三)署。補署也。門侯主候時而開閣也。(一四)盧兒。官中給賤役者。(一五)綠綬。與碌碌同。凡庸也。(一六)兄子山。山即霍山。霍去病孫。今稱兄子諶也。(一七)地節。宣帝年號。(一八)雨雹。雹。冰塊也。雲氣為電衝激。入高空。冰雪線界。旋轉團結。而成冰塊。與雨雜下。(一九)平原。郡名。今山東舊武定濟南府西部。(二〇)遠士。謂士達於政事者。(二一)移病。言移書託病也。(二二)三輔。京兆。右扶風。左馮翊。謂之三輔。(二三)非有所聞。言並非聞其短失也。(二四)西兗。種族名。今洗岷松茂諸地。古為西兗所居。(二五)後將軍。趙充國也。(二六)隴西。安定。皆郡名。隴西。在今甘肅舊藍州鞏昌秦州諸府州之地。安定。在今甘肅舊平涼府及固原州涇州之地。(二七)以振之。謂賑濟之也。(二八)差。次也。(二九)道。尊也。(三〇)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三一)臧。藏也。(三二)矜人。言可矜憐之人也。(三三)甫刑。即呂刑。以呂侯後為甫侯也。(三四)金鑿。銖兩之名。稱本作鑿。即鑿也。(三五)卓衣。至朝皆著皂衣。言在位二十餘年也。(三六)金布。令篇名。令甲。篇分甲乙之次也。(三七)天絕。即窮乏之意。(三八)天漢。武帝年號。(三九)假貨。謂從人以求物也。(四〇)繡衣使者。漢官名。(四一)興兵。軍法也。(四二)不施。不用也。(四三)大鴻臚。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太鴻臚。(四四)烏孫。西域國名。昆彌。烏孫王號。(四五)翁歸靡。西域

人名。(一)常惠。太原人。武帝時隨蘇武使匈奴。拘留十餘年始還。昭帝命拜光祿大夫。本始間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擊匈奴。還封長羅侯。(二)少主。宗室之女曰少主。(三)神爵。宣帝年號。(四)塞下。邊界也。(五)敦煌。郡名。今屬甘肅安肅道。(六)兩端。左右不定曰兩端。(七)繇役。繇與徭同。徭役也。(八)五鳳。宣帝年號。(九)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十)漢與匈奴嘗約爲兄弟。故匈奴稱弟。(十一)呼韓邪。匈奴單于之名。(十二)耿壽昌。宣帝時爲大司農中丞。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於帝。(十三)三公。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也。(十四)三光。日月星也。(十五)私所附益。言爲望之。賣買而以私財增益之也。(十六)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坐罪之次也。(十七)使者。卽謂楊惲也。命惲授太傅印。而望之以大夫印上於惲。(十八)魯古。魯字。(十九)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威也。殺齊也。言殷宗受命爲諸侯。能修禮度。無有所踰越也。(二十)羈。馬終頭也。縻。牛絛也。喻牽制也。(二十一)易。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爲德。無所不通也。(二十二)鄉讀曰嚮。意信嚮之。而納用其言。(二十三)言其不能持正。故議論大事。見謫于天子也。(二十四)卞莊。卞莊子。勇士也。爲魯卞邑大夫。(二十五)將軍。其人也。言國家任用得人也。(二十六)言必如管晏而止。抑欲恢宏其道。日昃不食。延周召之蹟而後已乎。(二十七)下走。奔走之役。自謙也。(二十八)吳季子札。封於延陵。薄吳王骨肉相殘。棄國耕於泉澤。(二十九)度行。高潔之行也。(三十)會稽。屬楚。朋乃會稽人。故云楚士。(三十一)建。白。建。建而白於天子也。(三十二)言欲以過歸天子也。(三十三)懷。終不坐。自度尊居師傅。終不至罪坐也。(三十四)金吾。官名。秦置中尉。掌徼循京師。漢武帝更名執金吾。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也。(三十五)自裁。自殺也。(三十六)鳩。毒鳥也。以其羽畫酒。飲之立死。(三十七)時令校尉爲使于匈奴。而育爲之副使。故授副校尉也。(三十八)左右。猶旁人也。(三十九)忿其爲倭。令言救。欲以職事費之。(四十)賓贊。贊導九賓之禮也。(四十一)閒。隙也。(四十二)圖。謀也。(四十三)橈。曲也。

### 後漢書班超傳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取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

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吏。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甯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

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鎖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閒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

焉者<sup>二四</sup>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sup>三五</sup>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sup>一六</sup>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奔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sup>二七</sup>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sup>二八</sup>三年。超率疏勒康居<sup>二九</sup>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sup>三〇</sup>巨<sup>三一</sup>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鄣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sup>三二</sup>烏孫<sup>三三</sup>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sup>三四</sup>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sup>三五</sup>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sup>三六</sup>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sup>三七</sup>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sup>三八</sup>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惟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sup>三九</sup>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sup>四〇</sup>。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蔥嶺<sup>四一</sup>可通。蔥嶺通則龜

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閒。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疆。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會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

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四七。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事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

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蔥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來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



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屬度<sup>五四</sup>。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sup>五五</sup>。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弁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sup>五六</sup>。以西超。遂踰蔥嶺。迄縣度<sup>五六</sup>。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月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sup>五七</sup>。狐

死首邱代馬依風五九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邱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六〇。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尙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六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六二。臣老病衰困。冒死誓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六四。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六五。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日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

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句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日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脇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賻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爲都護。與超交代。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尙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

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舅

【註音】(關)姑歪切(韻)音鳩(倉)音奄(匡)音頌(腫)音撞(月)讀肉(氏)讀支(齋)則私切(隸)音隸(廢)數聚切

【釋義】(一)平陵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二)彪字叔皮性沉重好古光武初舉茂材拜徐令

以病免彪才高而好述作探前史遺事旁異譎作後傳數十篇以繼史記太初以後之闕(三)涉獵言如涉水

獵獸不能專精也(四)永平明帝年號(五)固班超長兄字孟堅博通載籍明帝時典校祕書續成父之西漢

書時人比之覆董(六)傅介子北平人封義陽侯元帝時曾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七)張騫漢中人

武帝朝通西域有功封博望侯(八)祭酒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九)而汝也(一〇)燕領

虎頭謂費相也項下紫色曰燕領頭大如虎曰虎頭(一一)顯宗明帝廟號(一二)直與值通備作得錢曰直(一三)蘭

臺令掌書奏之官(一四)伊吾匈奴呼衍王庭在今新疆哈密縣(一五)蒲類西域國名今巴里坤城是其東部城西

北有池曰蒲類海在今新疆鎮西縣(一六)鄯善西域國名即樓蘭國在今新疆哈密縣(一七)斬匈奴節使名屋

帶副使名比菴支(一八)于窰西域古國即今新疆之和闐城也(一九)莎車西域國名今新疆舊莎車府(二〇)關馬

夏馬也黃色黑喙(二一)龜茲西域國名即今新疆舊庫州地(二二)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

北道(二三)疏勒西域國名即今新疆疏勒縣(二四)焉耆西域國名即今新疆焉耆縣(二五)姑墨西域國名即今新

疆拜城縣(二六)肅宗漢章帝廟號(二七)尉頭西域國名即今新疆烏什縣(二八)建初章帝年號(二九)康居西域國

名在今新疆北部至俄領中亞之地(三〇)拘彌西域國名在今新疆克勒底雅以東之地(三一)匡平言途平之也

(三二)月氏西域國名分大小月氏在俄屬中亞細亞阿母河流域為大月氏在甘肅西境為小月氏(三三)烏孫西

域國名在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三四)谷吉長安人官衛司馬元帝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為郅支所殺(三五)魏絳春

秋時魏絳言和戎有五利晉國無戎狄之患(三六)鉛刀以鉛為刀言其鈍也(三七)武帝時西域三十六國為漢藩

屬(三八)數頻數也(三九)蔥嶺山名亞州山脊中國大山發脈處也自新疆疏勒至蒲犁之西皆蔥嶺正幹其東入

新疆者曰崑崙山曰天山(四〇)敦煌郡名在今甘肅敦煌縣(四一)溫宿西域國名即今新疆阿克蘇縣(四二)平陵

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四三)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四四)撞麾儀仗旗幟

之屬也(四五)烏孫王昆莫死後子孫爭國漢令立元貴靡為大昆莫烏就屠為小昆莫故有大小昆彌之號(四六)

三至之讎。春秋時有魯人與會。參同名者殺人。人傳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母自信其子不至也。繼自若。至第二人。又告以會參殺人。母懼。投杼踰牆而走。(一)損中。疏勒地名。(二)車師。西域國名。分前後二王。在今新疆吐魯番縣。及孕遠縣。(三)符拔。獸名。形似麕無角。(四)永元。和帝年號。(五)危須。西域國名。在今新疆焉耆縣。(六)尉犁。西域國名。在今新疆尉犁縣北。(七)大人。指會長也。(八)厲度。涉也。(九)深則厲。淺則揭。(十)因冬夏有雪。故名白山。後漢書竇固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十一)縣度。石山名。在今阿富汗東部。加非里斯坦地。其山以繩索相引而度。故名。(十二)禮記。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十三)禮記。狐死正邱首。仁也。(十四)註。邱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向此邱也。(十五)代。郡名。在趙北。(十六)韓詩。代馬依北風。(十七)齒藏。猶言齒盡。(十八)金銀。指印之類。(十九)酒泉。郡名。在今甘肅酒泉縣東北。(二十)玉門關。在今甘肅敦煌縣西。(二十一)金夷。言爲兵器所傷也。(二十二)齒索。亦謂齒盡。(二十三)句超。餘年。言乞超餘年也。(二十四)文王出遊。見枯骨。使人葬之。諸侯聞而相謂曰。西伯禪及枯骨。況生者乎。(二十五)魏文侯之師田子方。見君之棄老馬。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二十六)乞。猶幾也。(二十七)趙母。戰國時。趙括母也。懼括之敗。見請于公。得不坐罪。(二十八)衛姬。齊桓公姬也。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諫衛之罪。(二十九)洛陽。漢置洛陽縣。故城在今縣東。(三十)贈。贈死之物。(三十一)永建。順帝年號。

### 後漢書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昱。有幹事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五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昱揚州刺史。昱率丹陽太守陳夙。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民患。昱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昱爲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卽邱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烈士效命之秋也。

今郡境尙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遂皆相善。邈旣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旣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閒。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颺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尙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禳禱羣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袁紹

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邱。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弁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隣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遣比辱雅況。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闕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付褊心。麤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甯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遽戾。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嚼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

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三四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是以鑿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三五。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三六。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四〇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四三。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



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甯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論曰。雍邱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

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縮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向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紆倒懸之會。忿憤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註音】(曼)迷寅切。禁音詠。鍾支焉切。

【釋義】(一)贛陵郡名。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二)賊曼射陽人。真半中以平賊功。歷何奴中郎將。還京師。

大尉袁逢。問西城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曼口陳其狀。去畫地形。查其才。轉封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三)真平。靈帝年號。(四)曾鞏。原名。今浙江舊經興府治。(五)右章。縣名。故城在今浙江慈谿縣界。(六)丹陽。郡名。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

(七)律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年幼才俊。故拜為童子郎。(八)黠。壯大貌。(九)邱。縣名。在今山東丘縣。(一〇)中平。靈帝年號。(一一)張超。潯人。其後字子並。有文才。曠時。張超討黃巾有功。(一二)陳留。縣名。今屬河南開封道。(一三)張邈。字孟卓。少以俠聞。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為盟主。邈以正義責之。後與呂布共據冀州。為其下所害。(一四)劉岱。竇弟。方子。字公山。方官至山陽太守。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為兗州刺史。黃巾賊入兗州。岱擊之。戰死。(一五)伏。字公偉。獻帝時人。(一六)酸。故城在今河南延津縣北十五里。

(一七)至尊。謂天子。(一八)莫適。不能專主也。(一九)公孫瓚。令支人。字伯珪。中平中以討張純等有功。拜降虜校尉。常乘白馬。烏桓憚之。更相告語。瓚白馬長史。(二〇)劉虞。鄉人。字伯安。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咸感其德化。以事去官。後復拜幽州牧。討公孫瓚。兵敗被執。斬於薊市。(二一)河間。郡名。在今河北河間縣。(二二)黃巾。漢末亂黨名。靈帝時。鉅鹿張角。以邪說惑眾。至數十萬。皆著黃巾。起而為亂。時人謂之黃巾賊。後皇甫嵩討平之。(二三)祭。祭名。為壇壝而祭。以除去凶災也。(二四)雍邱。地名。在今河南杞縣。(二五)方輿。言方和陸也。(二六)步武。步迹也。(二七)傾蓋。孔子之鄉。與程子相遇於塗。傾蓋而語。見(家語)。(二八)獨矢。捉矢也。(二九)無以為悔。即內省不疚之意。(三〇)側席。言側席以待也。(三一)克己。責己也。(三二)季札。吳王餘昧卒。欲傳父壽夢遺命。傳位季札。季札逃去。(三三)張景明。袁紹使張景明。等說韓馥。讓冀州與紹。(三四)呂奉先。即呂布。(三五)君子之違。違。毒亡也。(左傳)君子違不適仇國。(三六)崔杼弑齊莊公。欲劫晏子與盟。以執拘其頸。劍承其心。晏子曰。刺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見(晏子)。(三七)南史。齊有南史氏。春秋良史也。(三八)圖象。圖畫形象也。(三九)金城。言城堅如金也。(四〇)左傳。楚子圍宋。築室反耕。(注)謂築室於中。反兵耕田。示無還意也。(四一)張揚。雲中人。飛燕。常山人。聚眾至百萬。號黑山賊。(四二)旅力。言聚力也。

(四三)豐。書彰。誠。其。果。居。經。中。無。所。歸。崇。王。使。人。聘。說。將。軍。印。使。下。漢。降。以。擊。楚。(四四)織林。山名。在今湖北當

陽縣西。(一)空孔璋。陳琳字也。(二)盟主。指袁紹。(三)缺項。期望也。(四)忿憤。易怒而不能含忍之氣。(五)左傳。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 三國志王粲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sup>三</sup>長史<sup>四</sup>。進以謙名公之冑。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於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說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sup>三</sup>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sup>四</sup>。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sup>五</sup>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顛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旣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恆典之。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

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祭爲覆之。棋者不信。以靶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祭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祭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

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瑯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瑒爲倉曹掾屬。瑒  
楨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楨以  
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瑒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  
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  
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  
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  
於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  
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逾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  
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  
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  
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儔也。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  
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交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瑒弟璩。璩子  
貞。咸以文學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瑒子籍。才藻豔逸。而  
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譙郡嵇康。文  
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  
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爲  
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

# 諸軍事封列侯。

【註音】(悅)音脫

【釋義】(一)山陽。縣名。故城在今河南修武縣。(二)三公。即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何進。東漢靈思皇后兄。謀殺宦官。呼董卓將兵入朝。被宦官張讓等所殺。(四)長史。官名。後漢三公府各有長史。(五)西遷。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却帝遷都長安。(六)長安。古都城也。在今長安縣西北。(七)倒屣。言急于迎賓也。(八)荊州。後漢十三部之一。領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武陵桂陽長沙七郡。(九)貌寤。言貌醜也。(一〇)孟悅。言輕也。(一一)辟。徵召也。(一二)河北。大河以北也。今河南之河北道大部分地方皆是。(一三)雍容和貌。(一四)荆楚。古九州之一。今嶺南各地。(一五)西伯。文王為西方諸侯之長。故稱西伯。(一六)鶴傑。即俊傑。(一七)冀州。古九州之一。今河北山西及河南黃河以北。遼寧遼河以西之地。(一八)江漢。江水漢水也。(一九)覃思。廣思也。(二〇)建安。獻帝年號。(二一)汝南。郡名。在今河南汝南縣東南。(二二)東平。縣名。即今山東平縣。(二三)卽。就也。虞。掌山澤之官。(二四)龍驤虎步。言威武也。(二五)為本初移書。本初。袁紹字。陳琳為袁紹作檄文討曹操。(二六)魏文帝為太子時。與諸文學飲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衆皆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而收楨。減死輪作。(二七)元城。縣名。故城在今河北大名縣東。(二八)離其災。言遭其災也。(二九)箕山。堯時許由隱於箕山。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南。(三〇)彬彬。文質備也。(三一)適勁也。(三二)伯牙。春秋時善琴者。學於成連。與鍾子期。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彈琴。痛世無知音也。(三三)禮記。子路死於衛。孔悝之難。孔子突於中庭。既哭。進使者而問之。故使者曰。離之矣。遂命覆棺。(三四)潁川。郡名。即今河南許州陳州汝寧汝州諸府州地。(三五)邯鄲。戰國趙都。今河北舊廣平府及河南舊彰德府之地。(三六)沛國。漢高祖起兵之地。故城在今江蘇沛縣東。(三七)宏農。郡名。(三八)河內。地名。河以北。總謂之河內。(三九)威震。魏神留王年號。(四〇)莊周。戰國蒙人。尚老子之學。(四一)譙郡。故城在今安徽亳縣。(四二)景元。陳留王年號。曰景元。(四三)景元。明帝年號。(四四)下邳。縣名。故城在今江蘇邳縣東。(四五)濟陰。郡名。即今山東之定陶濮城武曹鉅野諸縣地。

## 三國志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少孤。從父元。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元將亮及亮弟均。

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元。元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元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

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蕘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



胃。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莫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

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甯。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宮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

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

于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闕。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

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獻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遽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命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 諸葛氏集目錄

- 開府作牧第一
- 權制第二
- 南征第三
- 北出第四
-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

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

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

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微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元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援求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

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縱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

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入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尙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尙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尙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亭住。前鋒破退。還住緜竹。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尙。與瞻俱沒。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



元年內移河東。

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尙書僕射。代陳祗爲尙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尙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妾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情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材。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註音】(渴)音免(簞)音單(編)音豪(諮)音資(諫)咨謹切(謬)音縮(鐵)音越(獻)音銳(擊)何麥切

【釋義】(一)瑯琊。郡名。今山東舊充青沂萊四府東南境。及膠州之地。(二)大山。即太白山。(三)豫章。郡名。

即今江西南昌縣。(四)梁父吟。樂府楚調曲名。(五)博陵。縣名。在今河北蠡縣。(六)潁川。郡名。即今河南舊許州

陳州汝寧汝州諸府州地。(七)新野。縣名。即今河南新野縣南。(八)屏人。屏退從人也。(九)蒙塵。指獻帝被董卓



澧澗亮輔後主。(七)澧水出牂牁江。一名苦水。澧澗指七橋五樓亭。據今之雲南。(八)不毛。不能種植之地。曰不毛。(九)不效。言無成效也。(一〇)沔陽。漢縣名。故城在今陝西沔縣。(一一)斜谷。終南山之谷道。在今陝西郿縣西。(一二)郿。縣名。本周郿邑。在陝西舊鳳翔府府治東南。(一三)箕谷。地名。在今陝西褒城縣北。(一四)祁山。在甘肅西和縣西北。(一五)南安。郡名。故城在今隴西縣東北。渭水北。(一六)天水。郡名。在今甘肅通渭縣西南。(一七)安定。郡名。今甘肅舊平涼府。及固原州涇州之地。(一八)街亭。地名。即街泉亭。在今甘肅秦安縣東北。(一九)恤事。言慮事也。(二〇)督厥咎。言正其咎也。(二一)散關。在今陝西寶雞縣西南。爲秦蜀往來要道。(二二)陳倉。縣名。在今陝西寶雞縣東。(二三)武都。漢郡名。故城在今甘肅縣西。(二四)陰平。漢縣名。爲北部都尉治。故城在今甘肅文縣西北。世稱陰平道。(二五)建威。地名。在今甘肅武都縣。(二六)木牛。即今小車之有前轆者。用以運糧。(二七)流馬。亦用以運糧。即今獨推者是。民間謂之江州車子。(二八)武功。漢縣名。在今陝西郿縣。(二九)五丈原。地名。在今陝西郿縣西南。即渭水南原也。(三〇)渭濱。渭水名。濱水際也。源出甘肅渭源縣西北鳥鼠山。(三一)相安。曰安堵。(三二)營壘。軍中所築之堡壘也。所以禦敵。(三三)定軍山。在陝西沔縣東南。(三四)景耀。後漢書有年號。(三五)南越。今廣東廣西地。(三六)龍驤虎視。謂志氣高遠也。(三七)不作。猶不等也。(三八)王子城父。齊宣公時大夫。長翟來城父。殺之。(三九)青龍。魏明帝年號。(四〇)甘棠。詩篇名。召伯循行南國。布文王之化。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政。愛其樹。因賦此詩。(四一)丁寧。再三告語也。(四二)咎繇。即皋陶。(四三)泰始。晉武帝年號。(四四)重器。國中之寶器也。言瞻不能成材也。(四五)羽林。禁衛之名稱。漢武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四六)射聲校尉。漢官名。掌待詔射聲。士工射者。冥冥中聞聲。射則中之。因以名也。須待命而射。故曰待詔射聲。(四七)景谷。在四川昭化縣西北。(四八)縣竹。縣名。今四川德陽縣北。是其故城。(四九)咸熙。魏陳留王年號。(五〇)延熙。漢後主年號。

卷二十一 傳誌之屬下編一

蔡邕郭有道碑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卽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槩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綏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潛。如山如淵。禮樂是悅。

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邱。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擢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註音】(綏)音幾(於)讀如烏(摘)音痴

【釋義】(一)後漢陳留人。字伯喈。官至侍中。董卓辟之。遷尚書。卓被誅。被收。死獄中。(二)即郭泰。以舉有道。故云郭有道。(三)太原地名。屬今山西。(四)界休。漢縣名。故城在今山西介休縣。(五)太王少子。文王之父。(六)廟序。一世為昭二世曰穆。(七)文王弟。封公。國號魏。(八)謀也。(九)古文魏字。(一〇)語見易乾卦。(一一)操曲者曰。禦。正方者曰栝。(一二)六經。易。詩。書。禮。樂。春秋。(一三)圖緯。占驗術數之書也。(一四)微妙之言。(一五)綏。纓飾也。(一六)同影。(一七)衡門。橫木為門。謂卑陋也。(一八)言閉門授教也。(一九)去也。(二〇)美也。(二一)辟。徵召也。(二二)司徒。三公之位。司徒。司徒之佐也。(二三)供崖。仙人名。(二四)巢父。堯時隱士。居山中。不謀利祿。以樹為巢。寢其上。故名。(二五)許由。亦隱士。與巢父同時。(二六)漢靈帝年號。(二七)景行。高尚之德行也。(二八)歎辭。(二九)通玄。知玄妙之理也。(三〇)據。拾取也。(三一)揚子法言。據我華而不食我實。(三二)似。八尺也。子真以夫子譬宮牆。其高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三三)搢紳。指仕者。(三四)棲遲。僻息也。(三五)泌丘。水上之丘。(三六)三事。三公也。(三七)言來召貢者委棄辭之。(三八)布也。

### 蔡邕陳太邱碑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徵許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邱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

交不諂<sup>上</sup>。愛不贖<sup>下</sup>。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邱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sup>一七</sup>。司徒袁公<sup>一八</sup>。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sup>一九</sup>。超補三事<sup>二〇</sup>。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宏農楊公<sup>二三</sup>。東海陳公<sup>二四</sup>。每在袞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躋。慙于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槨財周櫬。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寮。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諡曰。徵士陳君。稟嶽瀆<sup>二六</sup>之精。苞靈曜<sup>二九</sup>之純。天不憖遺。一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績。諡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始<sup>三六</sup>。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sup>三九</sup>。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

峨峨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釋義】(一)潁川。郡名。今河南許州陳州汝寧汝州諸府州地。(二)元精。人身固有之精氣爲元精。(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愚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謂之九德。(四)恂恂。信實貌。(五)彬彬。文質備也。(六)用之則行其道。舍之則藏。(七)營計。伺察於人謂之營。攻殺人之險也。謂之計。(八)不遷貳。卽不遷怒不貳過。謂怒不遷於人。過不至於再也。(九)辟。徵召也。(十)三府。三公也。卽太尉司徒司空。(十一)聞喜。縣名。今屬山西河東道。(十二)太邱。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永城縣西北。(十三)敦厚也。(十四)澄然。無憂自得貌。(十五)矜狎也。(十六)懸車。懸其車以示不再出也。(十七)何公。卽何遜。(十八)袁公。卽袁曉。(十九)當位。當官位。侍中魏當伯。(二十)三事。謂三公。(二十一)飾巾。祇以幅巾爲首飾。不加冠冕也。(二十二)楊公。指楊賜。(二十三)陳公。指陳耽。(二十四)文仲。諱文仲也。(二十五)中平。靈帝之年號。(二十六)約。儉也。(二十七)巖巖。山澤也。(二十八)猶言山川。(二十九)靈囑。言天也。(三十)左傳。吳天不弔。不慈遺一老。慈且也。遺。留也。(三十一)言梁木壞。哲人萎也。語見禮記。(三十二)郁郁。文章盛貌。(三十三)見卷一洪範篇。(三十四)命世。言名世之人也。(三十五)作程。作爲法則也。(三十六)資始。萬物初生曰資始。(三十七)美也。(三十八)退席。五服之一。三月而除。(三十九)種府君。種拂也。(四十)虞辭。(四十一)大也。(四十二)昊穹。昊天也。(四十三)交交黃鳥。二句。吳詩。暗喻仕亂世以哀之也。

### 蔡邕胡公碑銘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嬀姓。建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趾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幾。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尙書侍郎左丞尙書僕射。內正機衡。允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體悌。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惠風。以養真。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於不言。消奸宄於爪牙。是

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息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棲於畎畝。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均關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于羣公。入錄機事。聽納總己。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爲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禋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逍遙致位。又拜太常。遘疾不夷。遜位歸爵。遷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和末年。聖主革正。幸臣誅弊。引公爲尙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闔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宏綱既整。袞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鑠習馴。遷太常司徒。成宗晏駕。推建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錄尙書事。于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違子道。旁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厚。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萊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公且納於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禮。曷以尙茲。夫蒸蒸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十登三事。篤受介祉。亮皇業於六王。嘉不績於九有。窮生人之光寵。享黃耇之遐紀。蹈明德以保身。



與福祿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甯五年春壬戌薨于位。天子悼痛。贈策賜誄。諡曰文恭。如前傳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詡等相與欽慕。崧高蒸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迹。銘諸琬琰。其詞曰。

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獻哲。思心瘁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于外。

有邈其蹤。進作卿士。粵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惟時雍。

勳烈既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宏唯幼冲。作傅以訓。赫赫猗公。

邦家之鎮。澤被華夏。遺愛不渝。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沒而不泯。

〔釋義〕 (一) 華容。縣名。故城在今湖北益利縣西北。 (二) 矯姓。舜之後。春秋時改為焉。 (三) 胡子。武王長女。曰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於陳。故稱胡子。 (四) 考。謂胡宣父。按其父名貢。 (五) 純。純。純潔而賢良也。 (六) 交趾。唐堯時指五嶺南一帶地。漢置交趾郡。始專指今安南北部之東京州而言。 (七) 文武之未墜。言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也。見論語。 (八) 樞機。言主要之事物也。 (九) 鞠推。訊問也。謂鞠問以窮其究竟。 (一〇) 和均。謂石。書關石和均。疏。關。通也。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 (一一) 昭。明也。敷布也。 (一二) 五教。明五倫之教也。 (一三) 淳元。源。自然也。元。氣也。謂自然之氣。 (一四) 總己。謂總攝己職也。 (一五) 三禮。祭天。祭地。祭宗廟。謂之三禮。 (一六) 持世。漢官名。 (一七) 詩。秦職有關。仲山甫補之。喻以補君之過。 (一八) 成宗。桓帝之廟號。 (一九) 聖嗣。桓帝無嗣。推舉解讀亭侯弘即位。為靈帝。 (二〇) 定省。謂定其祚席。省其安否也。 (二一) 老萊子。春秋楚人。孝行總萬。年七十。常著五綵衣。作嬰兒戲。以娛親心。 (二二) 方叔。周宣王賢臣。 (二三) 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蠻荆來服。 (二四) 公旦。武王弟周公。名旦。 (二五) 納。納士也。專屋。白屋也。 (二六) 德本。謂孝為德之本。見孝經。 (二七) 上誦。謂仕道達於時也。 (二八) 介社。大福之謂。 (二九) 六王。安帝。順帝。冲帝。質帝。桓帝。靈帝也。 (三〇) 九有。謂九州。 (三一) 覈紀。高年也。 (三二) 建寧。靈帝之年號。 (三三) 崧高。蒸民。皆詩之篇名也。 (三四) 琬琰。琬。圭。圭。即勒石也。言銘琬琰者。取美名耳。 (三五) 百揆。總理國政曰百揆。 (三六) 五典。五常也。 (三七) 黎獻。謂黎民之賢也。 (三八) 雍。和也。

### 蔡邕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傳誌之屬下編一 蔡邕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交趾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咸修。百行畢備。遭家不造。童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訓。歷觀古今。生而知之。聞一覩十。兼以周覽六經。博總羣議。旁貫憲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僕射。幹練機事。綱繆樞極。忠亮唯允。簡于帝心。智略周密。冠于庶事。遷濟陰太守。其爲政也。寬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故禁不用刑。勸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月。從之如影響。思不可忘。度不可革。遺愛結于人心。超無窮而垂則。徵拜大司農。遂作司徒。遷太尉。以援立之功。封安樂鄉侯。錄尚書事。稱疾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爵。旋于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尚書令。太僕。太常。司徒。永康之初。以定策元功。復封前邑。錄尚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傅。參入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諒闇之際。三據冢宰。和神人於宗伯。理水土於下台。訓五品於司徒。耀三辰於上階。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耄耋老成。勳被萬方。與國終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寧五年三月壬戌。薨于位。天子悼惜。羣后傷懷。詔五官中郎將任崇。奉冊贈以太傅。安樂鄉侯印綬。拜室家子一人郎中。賜東園祕器。賜絲帛含斂之備。中謁者董詡弔祠護

喪。錢布贖賜。率禮有加。賜諡曰文恭。昭顯行迹。四月丁酉。葬于洛陽塋。故吏濟陰池喜感公之義。率慕黃鳥之哀。推尋雅意。彷徨舊土。休績丕烈。宜宣於此。乃樹石作頌。用揚德音。詞曰。

於皇上德。懿鑠孔純。大孝昭備。思順履信。膺期命世。保茲舊門。淵泉休茂。彪炳其文。爰贊天機。翼翼唯恭。夙夜出納。紹述虞龍。賦政于外。神化元通。普被汝南。越用熙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耀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庶績咸洽。二氣燮雍。五徵來備。勳格皇天。澤洽后土。封建南藩。受茲介祐。玉藻在冕。毳服艾輔。駱車雕駟。四牡修扈。贊事上帝。祇祀宗祖。陟降盈虧。與時消息。既明且哲。保身遺則。同軌旦爽。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釋義】（一）見前首註六。（二）元子。長子也。（三）九德。一忠。二慈。三禮。四實。五民之利。六商工受資。七祇民之死。八無奪農。九足民之財。（四）見前首註一六。（五）九列。九卿之位也。（漢書）惜我九列。（六）三事。謂大夫也。（七）三辰。日月星也。（八）柔嘉。詩柔嘉維則。言柔和而美善。可以爲法則。

### 蔡邕楊公碑

公諱秉。字叔節。宏農華陰人。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唐叔之後也。末葉以支子食邑於楊。因氏焉。周室既微。裔胄無緒。暨漢興。烈祖揚喜。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絨。冕相繼。公之不考。以忠蹇亮。弼輔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尚書京氏易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

三千。初辟司空。舉高第。拜侍御史。遷豫州兗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尚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祿大夫。遭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燔。乃遷太僕太卿。公事絀位。浹辰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強。見溝姦黨。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援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爲朝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富侔國。大臣苛察。望變復還。條表以聞。啓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饜戾是黜。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公自奉嚴敕。動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爲義絀。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廚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嬪儷。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免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黃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茲巍巍者乎。於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勳。讚懿德。傳億年。於戲公。唯嶽靈。天挺德。翼赤精。氣細縕。仁哲生。應台任。作邦禎。帝欽亮。訪典刑。道不惑。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清。

【釋義】 (一)今陝西舊同州府。

(二)綬也。絲繩之繫印環者。

(三)謂帝王之母黨妻黨也。備有外戚之禍。

(四)浹辰。謂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日也。(五)三戒。《論語》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蔡邕漢太尉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猷。宏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泉侯佐高。丞相翼宣。咸以盛德。光於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繼蹟宰司。咸有勳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閑于伐柯。烈風維變。不易其趣。文藝典籍。尋道入奧。操清行明。潛晦幽閒。不咎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羣公之舉。進授尙書於禁中。遷少府。光祿勳。敬揆百事。莫不時序。庶尹知恤。闔闔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祿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宣洽人倫。燮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動。三光耀潤。羣生豐遂。太和交薄。三作六卿。五踏三階。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盛德休功。假於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明哲。長於知見。凡所辟選。升諸帝朝者。莫非瑰才逸秀。弁參諸佐。惟我下流。二三小臣。穢損清風。愧於前人。乃糾合同寮。各述所審。紀公勳績。刊石立銘。以慰永懷。銘曰。

天降純嘏。篤生柔嘉。俾允祖考。光輔國家。三業在服。帝載用和。粵暨我公。

尤執忠貞。在棟伊隆。於鼎斯寧。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茲介福。履祚孔成。<sup>三三</sup>  
 爲邑河渭。袞冕紱珽。以佐天子。祇事三靈。不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贊。<sup>三六</sup>  
 式昭懿聲。<sup>三七</sup>

〔釋義〕 (一)華陰。縣名。見前首註一。 (二)楊侯。周宣王少子。名尙父。其後氏焉。 (三)漢興烈祖楊喜。佐命征伐。以功封赤泉侯。高。指高祖。 (四)丞相。謂楊敞。宣。指宣帝也。 (五)祖司徒。祖楊震。官司徒。 (六)考太尉。父楊秉。官太尉。 (七)蹟。同迹。 (八)助。功也。 (九)崇軌。言重正軌也。 (一〇)喻遵祖父法則也。詳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一一)維。應作雖。 (一二)陳倉。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寶雞縣東。 (一三)公車。漢官署名。由公家以車遞送應召之人。故名。 (一四)靈帝受學時。詔選通尚書桓君章句。素有重名者。時楊賜爲三公所舉。侍講於華光殿。遷少府光祿勳。 (一五)揆。理也。 (一六)庶尹。言衆官之長。 (一七)閭闔。喻宮門也。 (一八)不彘。不羞也。 (一九)五品。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之品級也。 (二〇)和洽。 (二一)三光。日月星爲三光。 (二二)易保合太和。言陰陽會合。得沖和之氣而交破也。 (二三)三階。上中下三臺也。 (二四)特進。漢官名。 (二五)瑰才。奇才也。 (二六)下流。指人所處地位之高下而言。非今所謂無賴之下流也。 (二七)勳績。即功績。 (二八)謂天錫以純全之福也。 (二九)東嘉。見前首註八。 (三〇)三業。佛家語。以身口意爲三業。 (三一)在服在職也。 (三二)棟鼎。喻三公之位也。 (三三)膺。福祿也。 (三四)河渭。楊賜封臨晉侯。其邑在河渭之間。今陝西大荔縣。 (三五)紱珽。紱。綬也。絲繩之繫印環者。珽。玉笏也。 (三六)三靈。天地人之神祇也。 (三七)式昭。用昭也。

蔡邕朱公叔墳前石碑

維漢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粵四月丁巳。忠文公益州太守朱君名穆。字公叔。卒於京師。其五月丙申。葬於宛邑北萬歲亭之陽。舊兆域之南。其孤野受顧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於寢。今則易之。吾不取也。爾其無拘於俗。無廢予誠。野欽率遺意。不敢有違。封墳三板。不起棟宇。乃作祠堂於邑中南陽舊里。備器鑄鼎。銘功載德。懼墳封彌久。夷於平壤。

於是依德像緣雅則設茲方石鎮表靈域用慰其孤罔極之懷乃申詞曰  
歆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不承洪緒彌綸典術允迪聖矩好是貞厲  
疾彼強禦斷剛若仇柔亦不茹仍用明夷溝難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  
命汝納言允汝祖蹤父拜稽首翼翼惟恭篤斐不忘夙夜在公昊天不弔  
降茲殘殃不遺一父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以益州贈之服章  
用刊彝器宣昭遺光子子孫孫永載寶藏。

【釋義】（一）益州州名漢置今四川省地後漢益州刺史治雒今四川廣漢縣。（二）陽南面也。（三）則法也。  
（四）翼翼謹慎貌。（五）柴輔也。

### 蔡邕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爲晉  
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爲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於成安生惠延熹  
二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  
藐然有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爲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  
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尙書  
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  
不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爲楷式郡縣請  
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虛己已止亦爲謀奏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

廉除郎中萊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強禦。其事繁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君不勝其逸。辟太尉府。俄而冠帶。或以羣黨見嫉。時政用受禁錮。君罹其罪。閉門靜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晚節禁寬。困於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產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洽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鬻卦於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禁既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爲祿。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於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兗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黃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按典禮。作誄著論。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記所履。謀於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銘曰。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允德德馨。如淵之清。如玉之素。溷之不濁。渥之不汚。用行思忠。舍藏思國。伯夷是師。史鮪是慕。榮貧安賤。不恡窮乏。甘死善道。遺名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釋義〕 (一) 顯節。顯名。在今河南開封府。 (二) 顯唐氏之後。其氏出於祁姓。帝堯裔孫劉累後裔。 (三) 周穆伯之子。濕叔奔晉。官士師。其會孫士會。及孫於晉。其氏為。 (四) 南齊地名。春秋晉地。即今河南沁陽縣。 (五) 成安。縣名。屬直隸大名道。 (六) 齊襄中。陳相。 (七) 易。 (八) 服。古除喪服也。 (九) 弼之。輔正之也。 (一〇)



履空貧乏也。(二)檢括檢點之意。(三)今河南開封等地。(四)外黃。漢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杞縣東。(五)誕。誕生也。(六)傾。亂也。(七)涅。染以黑物也。(八)得行其道則思盡忠。(九)其道不行則固藏之。(一〇)史。唐春秋銜大夫。名。世以直稱。(一一)不悅。猶不鄙也。

### 蔡邕袁滿來墓碑

茂德休行。曰袁滿來。太尉公之孫。司徒公之子。逸才淑姿。實天所授。聰遠通敏。越亂在闕。明習易學。從誨如流。百家衆氏。遇目能識。事不再舉。問一及三。具始知終。情性周備。夙有奇節。孝智所生。順而不驕。篤友兄弟。和而無忿。氣決泉達。無所凝滯。雖冠帶之中士。校材考行。無以加焉。允公族之殊異。國家之輔佐。衆律其器。士嘉其良。雖則童稚。令聞芬芳。降生不永。年十有五。四月壬寅。遭疾而卒。既苗而不穗。凋殞華英。嗚呼悲夫。乃假碑旌於墓表。嗟其傷矣。唯以告哀。

〔釋義〕(一)盛德也。(二)美行也。(三)野齒也。自孔齒訖爲永久流傳之說。(四)舉一隅而三反。

### 韓愈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經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祕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

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己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郡早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諷。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卽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畔。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卽假爲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選。嶷鋒蔡山。踔之。剗。斬之。黃梅。大。長平。鏖。廣濟。掀。斬。春。撤。斬。水。撥。

黃岡筵漢陽行蹤。汧川還大膊。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蘄僞刺史。標

光之北山。踏隨光化。搆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歸軍受降。大

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

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

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

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

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

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

任馬彝將。慎將鏐將。潛借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

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

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

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

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

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

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

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彊。顯其姦媚。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

處王之所。惟舊之視。蹶蹶陞陞。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註音】(一)剝音枯(接)音后切(蹶)音冒(蹶)音單(蹶)音謀(蹶)楚快切(剝)烏丸切(蹶)音蹶(蹶)音此(漢)音又(蹶)音博(蹶)音杏(史)音軌(蹶)音蹶

【釋義】(一)安祿山之亂。(二)主陝池水利。(三)子臯之父。於開元二十一年卒。(四)肅宗年號。(五)今浙江永嘉縣。(六)困也。枯也。(七)擊也。(八)寶應元年。袁晁反台州。(九)衡州。今湖南衡陽縣。(一〇)時辛京果為湖南觀察使。(一一)噎。結塞也。媚。忌嫉也。(一二)今廣東潮安縣。(一三)字公南。鳳翔天興人。(一四)今湖南道縣。(一五)行之舒也。(一六)姓王。湖南牙將。辛京果使戍武岡。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遂反。(一七)今湖南武岡縣。(一八)唐荊州。治今湖北江陵縣。領縣八。(一九)黔州。治今四川彭水縣。領縣六。(二〇)洪州。治今江西南昌縣。領縣七。(二一)桂州。治今廣西桂林縣。領縣十一。(二二)狐性多疑。鼠性畏怯。(二三)走也。(二四)京兆長安人。德宗建中二年。詔加崇義同平章事。遣御史張著贊手詔徵之。至襄陽。崇義懼。陳兵而見。不受詔。上命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二五)燕州。遼西人。建中三年反。(二六)在江州集將佐。選閱其才。(二七)搏力。秦兵法。(二八)勾卒。越兵法。(二九)秦姓。(三〇)敗則誅及其曹。獲則分界其伍。(三一)遇也。(三二)大戰也。(三三)在黃梅縣西南。(三四)削也。(三五)斬州。領有斬春黃梅廣濟蕪水四縣。(三六)要也。此作馴服解。(三七)故城在今河南西華縣東南。(三八)斬伐也。(三九)今湖北廣濟縣。(四〇)翠也。(四一)今湖北蕪春縣。(四二)擊也。(四三)今湖北蕪水縣。(四四)拾也。(四五)今湖北黃岡縣。(四六)舉也。(四七)今湖北漢陽縣。(四八)陌也。

(四九)漢川城。在今湖北漢陽城。(五〇)礫也。(五一)指安州之三縣。唐安州治領六縣。今湖北安陸縣。(五二)旗也。(五三)光。唐光州。治今河南潢川縣。領定城。光山。仙屋。殷城。固始。五縣。北山或即光山縣。(五四)食也。(五五)今湖北隨縣地。唐隨山治。領隨。光化。棗陽。唐城四縣。(五六)同。攬。手動也。(五七)唐令民二十成丁為推。此言十推中而抽其一為兵。

(五八)斬。黃。安。沔。隨。(五九)斬四縣。安六縣。黃三縣。隨四縣。沔二縣。(六〇)貞元元年。舉為荆南節度使。三年。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六一)官實任曰真。泉。遷荆南節度使。賜實戶三百戶。(六二)唐梁州。治今陝西南鄭縣。與元二年。車駕幸梁州。(六三)唐汴州。治今河南開封縣。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六四)唐鄭縣。治今河南鄭縣。(六五)唐末州。治今河南商邱縣。(六六)唐陳州。治今河南淮陽縣。(六七)唐汝州。治今河南臨汝縣。(六八)大聲。(六九)扶風人。時掌幕府。(七〇)姓伊。字寡梅。兗州人。(七一)姓王。字昆吾。太原人。(七二)即李伯璽。(七三)憲宗年號。(七四)唐利州。治今四川廣元縣。(七五)隨州。見上。(七六)唐州。治今河南泌陽縣。(七七)睦州。治今浙江建德州。(七八)即黔州。(七九)唐鄂州。治今湖北武昌縣。(八〇)岳州。治今湖南岳陽縣。(八一)斬州。治今湖北蕪春縣。(八二)沔州。治今湖北漢陽縣。(八三)安州。見前。(八四)黃州。治今湖北黃岡縣。(八五)蔡州。今河南汝陽縣。伐蔡。指討吳元濟。(八六)泉生有三子。象古。復古。道古。(八七)

七 太宗子十四人。高宗。恆山王承乾。楚王寬。吳王恪。濮王泰。庶人祐。蜀王愔。蔣王憺。越王貞。紀王慎。江王翼。代王簡。趙王福。曹王明。(六) 零陵王俊。黎國公傑。並爲武后所殺。(八) 指胤與備。中宗神龍時以傑子胤嗣。後詔以備易胤。備卒。玄宗時復封胤。(九) 備。胤。戰。(一〇) 備也。(一一) 形容子孫之盛大也。

### 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尙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廷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鄭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插擢胃腎。神施鬼設。閭見層出。惟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撥。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聞先生者。曰。吾旣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旣得卽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轉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閬鄉。暴

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鄴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台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嗚呼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註音】(一)我音彬。(二)固衛切。(三)音術。(四)音切。(五)音薩。(六)音文。(七)音同依。

【釋義】(一)今陝西南鄭縣。(二)姓鄭。字居業。鄭州滎陽人。元和九年三月為興元尹。(三)今江蘇崑山縣。(四)刺也。(五)取出也。(六)掃除也。(七)猶汲汲也。(八)理其母也。(九)今江蘇溧陽縣。(一〇)元和元年十一月。鄭餘慶為河南尹。水陸轉運使。李璣分司洛中。薦郊於餘慶。以為判官。(一一)今河南開鄉縣。(一二)烏江人。字文昌。第進士。韓愈諱為國子博士。當時名士。皆與之游。而愈尤重之。(一三)字幾道。(一四)依傍也。(一五)自輕也。

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

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躡。

【註音】(從)同縱(剽)匹抄切(屬)廚玉切

【釋義】(一)屬戶部。掌金寶貨物權衡度量等。魏始置。唐因之。(二)治今四川綿陽縣。(三)治今山西新絳縣。(四)開元中。詔舉草澤科。建中元年。澤舉賢良方正上第。擢左補闕。累遷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檢校右僕射。元和中。宗師舉軍謀宏遠科。(五)竊前人之詩文以爲己作也。(六)跡也。

### 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

上初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閩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姬。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姬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姬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幸而聽我行。



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註音】(一)闕音聞(脈)同視(傑)灯上聲

【釋義】(一)屛。扭轉也。枝節也。謂名節可以扭轉枝節而致之也。(二)指憲宗也。(三)教化科。體用科。從

政科。將帥科。(四)名推簡。(五)擢。指爬痒。謂除去各種積弊也。(六)今河南開鄉縣。(七)字廣律。太原人。文宗時

相。(八)字古風。洛陽人。(九)刑部。(一〇)今江西武寧縣。(一一)字玄覽。上谷人。隱於廬山。自號華陽居士。(一二)支也。

(一三)門也。(一四)謂有相須之才。而與時不合也。(一五)謂銜不錫之恨。而不能遣去也。

### 韓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卽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無侮辱轢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卽與衆



【釋義】(一)名僧孺。字思黯。鞏饒人。(二)長慶元年。幽州軍亂。四節度使張弘靖。殺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  
卿等。不殺。置之於薊門館內。(三)葬也。(四)名總。字會元。扶風人。(五)同輿。(六)產銅鑛中。大塊中空有水者。  
夏治眼疾。一名楊梅青。(七)卽三硫化石。亦名石黃。其明澈如雞冠者佳。謂之雄精。(八)羨慕瞻顧之謂。(九)高  
舉也。(一〇)猶沉默也。(一一)言與人不同也。(一二)相呵也。

###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  
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  
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入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遊擊將軍。  
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  
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  
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  
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  
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  
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  
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  
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  
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尙書。代逸淮爲宣武  
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

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唱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身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薨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擗刈。不足令震賊。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弁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讎嘔叫號於城郭者。李師古詐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鞣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

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綺綺纈（一）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廢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二）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三）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四）。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

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眇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銘曰。

在貞元世。沐兵五獮。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

餐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

河流兩壩。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茲。察其嘖呻。

與其睨眄。左顧失視。右顧而蹠。蔡先鄆鈕。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

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

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千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

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

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攀。生莫與榮。歿莫與令。

刻文此碑。以鳩厥慶。

【註音】(促)同侃(昭)徒監切(壽)音蒿(捕)同窮(駭)同駭(鄭)音孚(繼)音絮(翻)音制(揚)同飈(磔)音插(壩)奴亂切(睨眄)音脂縣

【釋義】(一)韓姓出自唐叔虞之後。(二)秦置潁川郡。今河南舊許州。陳州。汝寧。漢因之。治陽翟故韓都也。即今河南禹縣治。(三)今河南太康縣。(四)許州。治今河南許昌縣。(五)劉玄佐。滑州匡城人。官至司徒。(六)第

宗年號。(七)亳州。治今安徽亳縣。(八)潁州。治今安徽阜陽縣。(九)剛直也。(一〇)宋州南城將也。(一一)懷州武陟人。正臣之子。貞元十五年九月卒。弘時以兵馬使為衆所推。代為宣武節度使。(一二)陝州安邑人。(一三)幽州路人。

(一四)以利誘人。(一五)猶言如麴者之為苗去莠。耨者之為髮去垢。(一六)雜嗽省嚙嚙聲也。(一七)納子。(一八)即曹州。今山東曹縣西北。(一九)義成軍治滑州。今河南滑縣。故曰滑帥。(二〇)本名與。字安道。縣名弘正。元和七年八月。魏

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子懷讓幼弱。時與為兵馬使。晨入府。士卒請為留。十月。詔以與為節度使。(二一)師古異母。

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子懷讓幼弱。時與為兵馬使。晨入府。士卒請為留。十月。詔以與為節度使。(二一)師古異母。

弟。(三)謂與不諱爲留後。坐待詔命。(三)時王承宗爲成德節度使。(四)少陽子。元和十年正月反。十二年十月被李愬所禽。(五)元和十年九月。弘都統淮西諸軍。(六)今河南考城縣。(七)平盧自李正己後。兼領兗鄆諸州。故稱鄆部。(八)細續也。(九)繫繒染爲文也。(一〇)穆宗也。(一一)穆宗年號。(一二)今陝西咸寧縣。(一三)充本名。理爲右金吾衛將軍。代公武鎮渭北。(一四)唐蒲州。今山西永濟縣。(一五)長慶二年七月。汴州逐節度李愿。充自義成節度徙鎮宣武。八月。充入汴州。詔加檢校司空。(一六)在大也。(一七)即憲宗。德宗之孫也。(一八)江河邊地。(一九)目邪視也。(二〇)常山。恒州也。指成德軍。(二一)幽都。幽州也。指盧龍軍。(二二)天子居喪。曰字憂。(二三)故城在今山西永濟縣。

### 韓愈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辭。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載。邕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歡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它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

經吏與諸生之有。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惟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謹爲賀。改澧州刺史。民歲出雜產物與錢。尙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卽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而不久生。惟其頽頽。以世厥聲。

【註音】(鄒)音苟(據)錄去聲(歡)昌悅切音啜(禮)音禮(頽)音號

【釋義】(一)今河北河間縣。(二)名隆基。睿宗子。(三)今河南陳留縣。(四)李方叔自號西河山人。元和中以工畫山水人物名。(五)邕管指經略使路恕。今廣西邕寧縣。(六)不安貌。(七)飲也。(八)不當言而言也。(九)今陝西三原縣。(一〇)不屈服。(一一)治今江西贛縣。(一二)治今湖南澧縣。(一三)言當守法也。(一四)自高之貌。

###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爽。爲唐宰相。與



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矣。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爲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

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二〇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階筭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願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註音】(發)音怒(獻)士咸切(陣)音調(質)音致

史。構通宮掖。謀行熇毒。罪大逆。被誅且段家。(四)字登善。錢塘人。貞觀時爲諫議大夫。高宗將立武后。力諫。被貶愛州刺史。以憂卒。(五)字伯玉。京兆三原人。以救遂良。貶振州刺史。(六)名譽。初爲昭儀。高宗立爲后。(七)名洽。太宗第九子。(八)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問行。求養。後徙於吳。諱宗平賊。上書言事。權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饒方府。二選殿中侍御史。以事觸靈參。貶虜州司馬。終侍御史。(九)高峻貌。(一〇)議論層出也。(一一)今陝西藍田縣。(一二)名誦。德宗子。(一三)指王叔文。叔文得政。引子厚。叔文敗。同黨貶謫。(一四)今廣西馬平縣。元和十年三月。以宗元爲柳州刺史。(一五)齊等也。均也。(一六)今河北定縣。(一七)名禹錫。爲蘇州刺史。以附王叔文被貶。(一八)今貴州遵義縣。(一九)指御史中丞裴度。爲夢得事上奏。(二〇)治今廣東連縣。(二一)和集貌。(二二)今陝西咸陽縣。(二三)絳州稷山人。絳州。今山西新絳縣等地。(二四)樂同概。節奏。風節也。(二五)州名。今河北涿縣。

### 韓愈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贈繪

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一六。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附焉。夫人清夷郡太守佑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歿。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惟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濟一七。旣明且慎。終老無隳。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石於此。式垂後嗣。

【註音】(總)疾陵切(歔歔)音虛希(隳)祖積切

【釋義】(一)唐華州華陰縣。置隴州。隴州亦曰弘農郡。卽今陝西華陰縣。(二)今河北安國縣。(三)左金吾衛大將軍。正三品。(四)堂官中京城巡警道路水草之宜。員外。額外之員。(五)勳官之最尊者。(六)肅宗年號。

(七)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八)宋州刺史劉展在揚州反。田神功生擒之。(九)代宗年號。(一〇)大曆八年三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遺表稱工部尚書李勉可委大事。詔以勉爲永平軍節度。滑亳觀察等使滑州。今河南滑縣。(一一)德宗年號。(一二)李希烈。建中三年十二月。自稱天下都元帥。陷汝州。汴及滑州。(一三)德宗年號。(一四)宋毫節度使劉洽。滑州匡城人。大破希烈。(一五)唐屬河北道。治信都。古九州之一。(一六)名諱。德宗之子。(一七)與贍同。登也。(一八)在開封城東南。其上流爲汴河。(一九)物盛興作之貌。

### 韓愈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隆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尙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皋。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諡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尙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尙書左僕射。諡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祚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佞。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尙書禮部侍郎。薦士

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旣辭謝。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以吏部尙書留守東都。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尙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泮之白草。奏至。天子痾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頔之罪旣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旣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無費不備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旣

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某始侯。以及安邱。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仇。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註音】(焯)音灼(僎)音垂(綴)音綴(頓)音頓(頓)音秋(貫)音世(侍)音維(璩)音渠

【釋義】(一)小乙之子。殷之復與主也。(二)國在今湖北鍾祥縣西。(三)郡名。在今甘肅通渭縣西南。(四)

郡名。在今甘肅秦安縣東北。(五)見卷三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上釋義。(六)翼字子良。略陽人。與太原薛謙。俱爲

苻堅謀臣。拜給事中。後爲右僕射。封安邱公。堅欲伐晉。翼力諫不從。(七)自翼至文。凡六世。翼子宣。褒事姚秦

爲黃門侍郎。(八)故城在今湖北竹山縣。(九)治今湖北江陵縣。(一〇)官至羽林軍參軍。成都尉。無待子。文誕生

匡城。令崇本。崇本生無待。(一一)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工文辭。肅宗時。權知制誥。數陳時政得失。終祕

書少監。(一二)僎子。字士繇。天寶末。在安祿山幕府。後祿山叛。詐死。奉其母南去。代宗時。徵泉爲起居舍人。以疾辭。

復以著作郎召。並不就。卒諡真孝。(一三)元和十一年冬。以德興檢校吏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十三年秋。以

病乞還。卒于道。(一四)平上去入。(一五)貞元八年。裴延齡以巧倖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德興上疏論其姦。(一六)字元

宗。定州北平人。德宗時召爲諫議大夫。嘗上疏留陸贄。帝欲相裴延齡。又哭於廷。力沮之。(一七)借笑樂爲匡正也。

(一八)元和八年秋。德興以檢校吏部尚書。爲東都留守。(一九)先是詔許孟容。蔣乂等。刪定格勅成三十卷。表上留

中。德興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錫代考定。復爲三十卷。(二〇)縣名。今陝西洋縣。(二一)痛也。(二二)字允言。河南洛陽

人。元和七年。頗爲司空同平章事。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頗使其子敏重。略正言。求出鎮於外。

久之。正言詐漸露。敏索還其賂。不得。誣其奴支解之事。覺。頗率其子殿中少監孝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頗左

遷恩王傅。仍絕朝謁。敏流雷州。(二三)寬其罪也。(二四)具也。(二五)字大圭。德興之長子也。(二六)苻堅嘗遊東苑。與僧

僧安同車。翼諫曰。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禮神輿。(二七)吏。戶。禮。兵。刑。工也。

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sup>三</sup>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sup>四</sup>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sup>五</sup>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珉<sup>五\*</sup>。蘭<sup>\*</sup>莖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尙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註音】(姆)音茂(珉)而至切(莖)音札

【釋義】(一)名燧。字洵美。德宗時大將。(二)燧之子。(三)愈兄弁與北平王有故。(四)悼也。(五)瑤環瑜珉。言美好如玉也。

韓愈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入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眞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避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輦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粗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茲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明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

丞出帥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為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事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閱腹子。夏以再家竇為氏。聖愕旋河。犢引比。相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於幽刻。

【註音】(一)鞏 同與

【釋義】(一)唐為山南道扶風。今甘肅文縣。(二)字遺直。(三)灤水在江蘇灤縣。亦作陵水。(四)今山西

晉城縣。(五)今河南偃師縣。(六)墓域也。(七)持也。(八)字公顯。滄州東光人。(九)昭義軍節度使李長榮。卒於

貞元二十年六月。(一〇)見前。(一一)貞元二年。以吏部侍郎崔縱為東都留守。委理為唐舊官。(一二)元和五年。河南

尹鄭餘慶為東都留守。奏牟為府判官。(一三)謹也。善也。(一四)恂恂。信實之貌。(一五)愷。言樂易也。(一六)字中行。(一

七)字丹列。元和二年。武元衡同平章事。舉羣代己為御史中丞。三年。貶黔中觀察使。九年。召還。至衡州卒。(一八)庠

字胃卿。貞元二十一年。韓皋鎮武昌。庠為推官。與鎮浙西。庠為副使。又為宣慰副使。(一九)今陝西蒲城縣。(二〇)今

山東蓬萊縣。(二一)字友封。元和十四年。薛平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表登自舉。(二二)「壬辰元年」昔有過饒。滅夏后

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二三)后緡生少康。少康生二子。曰杼。曰龍。龍居有仍。登為竇氏。(二四)「史記」孔

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犢華之死。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二五)竇太后從

兄子嬰。相武帝。帝太后好黃老。而嬰推重儒術。此即謂撥漢家黃老之習。而納之孔子之道也。(二六)故趙地。在今

河北武邑縣東南。(二七)一在山東歷城縣東。一在陝西咸陽縣西北。

韓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瑄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擣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尙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擢。擢。良。茲。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辯激絕。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蠻。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乃始己致。既辦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氓獠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註音】(胚)鑄灰切(播)音乳(襪)音激(髻)音但(獠)音老

【釋義】(一)婦孕一月爲胚。三月爲胎。(二)築也。(三)岐州也。今陝西鳳翔縣。(四)今陝西大荔縣。(五)今陝西澄城縣。唐屬同州。(六)建中元年。分晏使嶺南。(七)字胤叔。河東聞喜人。貞元三年。爲湖南觀察使。(八)今湖北江陵縣。(九)聲名感也。(一〇)疾也。(一一)越州山陰人。(一二)今廣西容縣。(一三)蠻戶也。南蠻之一種。亦稱龍戶。在閩粵沿海。以舟楫爲家。以漁爲業。自唐以來。計戶輸稅。隋初始准與齊民同列甲戶。然仍視爲賤族。民國申令開放。與國民一律平等。(一四)今廣西桂林縣。(一五)啓在桂州。州鄧賂吏部主者。私得官告。飛驛授啓。既而憲宗自遣中使李建章持詔賜啓。啓畏使者邀重賂。云。先已得詔。使者請視。並持之歸。以聞。七月。賈啓大僕少卿。啓自陳獻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殺中使。賈啓爲虔州長史。(一六)西南夷。嶺表谿峒之蠻。謂卽古之山越。雲南省亦有之。

### 韓愈尙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會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廸。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鄆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度支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游。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

厚疏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sup>一六</sup>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談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尙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儻<sup>一七</sup>。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途闢。佐三府治藹厥績。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璞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

【註音】(郵)音戶(儻)黃上聲

【釋義】(一)今河南滎陽縣。(二)魏初爲拓跋氏。至孝文帝。改姓元氏。(三)名偉。字子貞。襄城。今河南襄城縣。

(四)今山西霍縣。唐屬晉州。(五)今四川彭縣。唐屬彭州。(六)今湖北崇陽縣。唐屬鄂州。(七)今陝西鄠縣。(八)字君齊。河東聞喜人。(九)均破召爲左僕射。(一〇)今湖北襄陽縣。(一一)字易之。鄧王元懿四世孫。(一二)今湖北沔陽縣。(一三)今浙江衢縣。(一四)今河南鄭縣。(一五)翕翕合也。(一六)崖岸斬絕。決絕也。(一七)謂進士及書判拔萃。(一八)謂鄂岳江陵襄府。

### 韓愈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遊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

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卽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像。以其誑巧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于庫。米餘于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

廢置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怵。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會祖諱玄暎。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真。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註音】(一)發音務(權)古岳切(暎)古限切(洄)音回

【釋義】(一)今四川奉節縣。(二)治今湖北宜昌縣。(三)治今安徽合肥縣。(四)治今浙江金華縣。(五)權。征稅法也。如專賣之類。權酒謂禁民酤釀。獨罷黃設權以獨取利也。(六)謂墾入人口冊之人。(七)名放。河中寶鼎人。長慶二年。代仲舒鎮江西。(八)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德宗欲相裴延齡。公與延齡論其奸。(九)友人楊憑。尹京兆。被御史中丞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公論議直其寤。由是出爲岐州刺史。

### 韓愈尙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誦。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恆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

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歎。雖不卽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檄李納。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恆魏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向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涪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卽罪。詔還京師。卽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日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敕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



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卽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遣使者突拜堦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

〔註音〕(檄)刑狄切(邠)音彬

〔釋義〕(一)治今山西朔縣。(二)太原。唐府名。今山西舊太原汾州二府之地。治晉陽。今太原縣。(三)揚惠琳也。(四)陝州安邑人。大曆中數破破州吐蕃。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封晉昌郡王。(五)唐德宗二年秋。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稱留後。(六)桓。指成德節度使李惟岳。魏。指魏博節度使田悅。(七)治今山東濮縣。爲淄青節度使領地。李納攻徐州。環與劉玄佐將兵救之。敗其衆。納還濮陽。玄佐進圍之。殘其郛。(八)今河北天津縣境地。(九)二縣名。唐時皆屬宋州。襄邑。卽今睢縣。與寧陵並屬河南。(一〇)德宗興元元年閏十月。李希烈遣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右會州節度使曲環將兵三萬救之。擒崇暉於州西。(一一)貞元二年七月。以曲環爲陳許節度使。(一二)貞元十四年秋。少誠寇唐州。掠臨潁。陳許留後上官榬遣將救之。敗段少誠於圍許州。(一三)說或作况。時况以刺史知留後。少誠引兵薄城。况懼欲遁去。昌裔止之。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况土馬完奮足支賊。若堅壁不戰。七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况許之。少誠晝夜急攻。昌裔擊城出擊。大破之。(一四)兵馬使安國寧意欲翻城應賊。昌裔覺。以計斬之。並召其麾下。人給二緡。伏兵要巷。見持緡者悉斬之。(一五)韓全義爲蔡州招討使。與淮兵戰於潞水之南。大虜。

### 韓愈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

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卽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尙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惟公無分寸私。公苟留。惟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

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sub>七</sub>。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sub>六</sub>。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sub>六</sub>。<sub>七</sub>。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sub>七</sub>。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註音】(歡)音堪(信)同伸(配)音起(幾)音達

【釋義】(一)貞元二十年。從史爲昭義節度使。寢恣不道。奪部將妻。

(二)李吉甫也。時爲淮南節度使。治揚

州。(三)字景夫。鄆州東平人。(四)郡名。今安南順化等處。(五)時李長榮爲昭義節度使。(六)字君嚴。官以清節

著。(七)字方舉。仕至京兆尹。

### 韓愈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濟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跋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

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周禎為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間以幣先走盧下。故為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為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願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遊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為。而止於斯。

〔釋義〕 (一)後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盡改複姓。故烏石闌止為石氏。 (二)字杓直。 (三)盧坦是也。字保衡。洛陽人。 (四)薛萃是也。河中寶鼎人。 (五)元和五年四月。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供為府參軍。 (六)字士安。曹州南華人。

韓愈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歿之三日。友之博陵崔弘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其辭曰。

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誰謂其壽。死而不朽。誰謂之夭。已乎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乎元

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註音〕（殮）吏驗切音殮。

〔釋義〕（一）今甘肅隴西縣。（二）郡名。今河北定縣。

（三）博陵人。字從周。蠡落有大志。鍾兵略。初佐呂元膺守東都。又爲田弘正魏博節度副使。多所籌略。長慶中歷華州刺史。改天平節度使。後改刑部尚書。爲東都留守卒。

### 韓愈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匄卒。其僚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突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燿。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燿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迹。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篋序前聞。于光有

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  
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  
墓耶。

【註音】(歸)去聲同饋(媾)救略切(鄒)音茂(肫)株論切

【釋義】(一)狀其髮貼也。(二)後魏於四門肄學。置四門博士。蓋古者天子設四學於四郊。後魏以其遠。故置於四門也。歷代因之。(三)今江西宜春縣。(四)豪州。即豪州。今安徽鳳陽縣等地。定遠。縣名。今仍其故名。(五)唐明州。治鄞縣。即今浙江鄞縣。(六)魯之大夫。(七)施之常。字子恒。仲尼弟子。(八)施饒。字長卿。沛人。宣帝時為博士。(九)漢順帝。陽嘉二年為太尉。(一〇)即朱然。字義封。本姓施。官拜生大司馬。右軍節。(一一)朱然之子也。字公純。按饒。漢書之說。(一二)誠懇貌。(一三)禮檀弓。孔子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 韓愈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沐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為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此。而死於是邪。爾若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

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邱。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沐也。是爲銘。

【註音】(斬)音祈

【釋義】(一)張圓佐韓弘。弘初秉節。事無大小委之。後乃奏貶。圓多怨言。及量移。誘至汴州。極歡而遣之。行次八角店。使人殺之。按誌不明言。爲韓弘諱也。(二)消滅也。(三)韓弘也。(四)今山西永濟縣。(五)今縣。屬山西。(六)今山西蒲縣。(七)河東道之從事也。(八)在今湖北蕪春縣西北。

### 韓愈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媼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

式。天資仁恕。左右<sup>六</sup>滕侍<sup>五</sup>。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一三。雖有不憚<sup>六</sup>。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於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恆。出爲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父母。有事賓祭。酒食祇飭。協於尊章。畏我侍側。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邱。合葬有銘。壺彝是攸。

【註音】(一)恆。音橫。(二)滕。音孕。(三)夷。益切。

【釋義】(一)唐拔父縣。屬亳州。今安徽亳縣。(二)今江西廬陵縣。(三)馬燧也。字洵美。拜司徒侍中。薨。謚莊武。(四)名暢。元和五年卒。(五)從嫁之婢女。(六)悅也。(七)言不待父母之戒而善也。介。善也。(八)舅姑也。(九)盛酒器也。

### 韓愈河南府法曹參軍廬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夔。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



龍門山。其季女婿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四本於王。或貳五於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媿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榮六榮六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七。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謹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歟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

【註音】(毗)類脂切(榮)音瓊(劭)時昭切

【釋義】(一)今山西陽曲縣南部地。(二)治今河南洛陽縣西南三十里。(三)輔也。

(四)副也。(五)孤獨貌。(六)美也。(七)多也。

### 韓愈女挈孿銘

女挈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挈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於商南層峯驛。卽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挈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於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註音〕(攀)女居切(惠)同慧(據)含上聲(姆)音茂

〔釋義〕(一)南蘭陵人。姓蕭。名衍。字叔達。纂齊而自立。崇信佛教。二度捨身同泰寺。候景反。攻陷臺城。帝餓死。在位四十八年。(二)明初爲商縣地。後析置商南縣於層峯驛。在今縣南。尋徙今治。屬陝西商州。清因之。今屬陝西漢中道。

### 韓愈贈太傅董公行狀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陞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尙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

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擇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恆州。恆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

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尙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係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尙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寮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尙書。入謝。上語問曰。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尙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毫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

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政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迺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旣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濩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旣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

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感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旣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邪。闢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旣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陞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陞爲上柱國。爵累陞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解。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解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論。牒史官。請垂編錄。謹狀。

【註音】(一)可(音克)此禮切(比)音避(邪)音卒(帶)音帝(關)音田(解)音蟹

【釋義】(一)河中府虞鄉縣。唐屬河東道。即今山西河東虞鄉縣。(二)即肅宗。名亨。至德元年十月。肅宗自靈武幸彭原。董公上書行在。(三)原州。即彭原。在今甘肅甯縣。(四)在今山西汾陽縣。(五)字有裕。武城人。時爲

淮南節度使。奏晉以平官攝御史元判官。(一)謂代宗。(二)大曆中。李涵持節送德宗養女崇徽公主於回紇。回紇稱其君曰可汗。君之妻曰可敦。(三)謂德宗。(四)皇帝喪曰大行。(五)華州唐屬關內道。領縣四。治鄭。今陝西華縣。(六)在今陝西潼關縣。後漢建安中。魏西華山。南臨商嶺。北距黃河。東接桃林。歷代皆為要地。(七)泚。幽州昌平人。代宗時為盧龍節度使。發節度使朱希彩。代領其衆。尋以希彩留鎮。而自持入朝。建中四年冬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兵圍京。軍亂。時姚為太尉在長安。亂兵舉之為主。會帝。圍城六秦。圍德宗於奉天。尋更號漢。改元天皇。與元元年六月。李晟復京師。泚亡。走為其部將韓旻所殺。(八)慎州。常山郡。屬河北道。治真定。即今河北正定縣。(九)朱泚之弟。建中三年夏。朱滔反。與元元年五月。王武俊大破之於貝州。貞元元年六月。滔死。(一〇)幽州范陽郡。屬河北道。治薊。今河北大興縣。(一一)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徙幽州。為朔方節度使。賜姓李。在軍積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為都虞候。後徙朔方節度使。以破朱泚。功進副元帥。與元元年三月。帝奔梁州。貞元元年八月。懷光為部將所殺。(一二)梁州。與元府漢中郡。屬山南西道。治南鄭。今陝西南鄭縣。(一三)字時中。岐州平陸人。為人矜言倜儻。以陰謀遷御史中丞。德宗數召見。語天下事器之。然白是率情制事。人惡其專。俄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參無學術。惟樹黨多所劾奏。帝左右幸短之。後賜死於邕州。(一四)行不律。律。(一五)汝州臨汝郡。屬河南道。治梁。今河南臨汝縣。(一六)休州。陳留郡。屬河南道。治浚儀。今河南開封縣。(一七)治汴州。管汴宋毫穎四州。(一八)代宗年號。(一九)匡城人。大曆中。襲破宋州。後又克取汴州。召加汴宋節度使。後為假子樂士朝敵死。(二〇)匡城人。為劉玄佐部將。(二一)貞元末。宦官。後從義父。姓曰劉真亮。(二二)亦匡城人。(二三)鄭州滎陽郡。屬河南道。治管城。今河南鄭縣。(二四)迎也。(二五)澤名。在今河南中牟縣西。(二六)唐屬鄭州。故城在今河南中牟縣東。(二七)在今開封縣西南三十里。(二八)郭也。(二九)潁州。濮陽人。劉玄佐卒。以謀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使。(三〇)縣名。屬河南。(三一)字泳之。吳人。天寶中。官使。刺天。徙宣武軍司馬。尋總留後事。遇軍亂被害。(三二)字懋功。魏州弘農人。(三三)字達夫。弘農人。(三四)陸長源在汴州。欲以法繩驕兵。為晉所持。不果行。而晉均官楊凝孟叔度。亦縱恣淫。衆情共怒。晉卒。長源總留後事。大言曰。將士久饑。我且以法治之。軍中怒。怒作亂。殺長源及叔度等。食其肉。放兵大掠。及宋州刺史劉逸引兵入汴州。衆乃定。遂以逸為節度使。

### 韓愈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家世

習儒學辭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爲事。樂弛置自便。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動。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途功爲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賞。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熿爲黃金。可餌以不死。今於若巧我。我卽去。遂踰嶺。阨三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爲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從之。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幸尙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祔先塋。於時中行爲尙書兵部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嗟惟君。篤所信。要無有。敝精神。以弃餘。賈於人。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註音】(熿)於刀切(阨)子革切音厄

【釋義】(一)卽珠砂。(二)煨也。鍊也。(三)同阨。道路窄狹也。(四)謂要者系無可有之事。

### 韓愈尙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二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事唐爲尙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



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尙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尙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惟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閩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尙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幾同在南省。數與相見。幾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尙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尙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答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閭閻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

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蓋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尙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尙書左丞。會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尙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尙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戢戰。公於次爲第

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左。銘曰。

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寔笑與言。其尙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註音】（幾音捷）

【釋義】（一）安德也。（二）阡陌。田間道路。東西曰陌。南北曰阡。（三）無留資。言無餘財也。（四）長慶。穆宗之

年號。（五）江州。今湖北舊武昌府。及江西省地。（六）阿綏罪人。罪人。指觀察使李少和。博陵崔易簡二人。時李坐

廢。崔殺從父兄。京兆尹左右之。幾謀斃論正。（七）下邳。在今陝西渭南縣境。（八）嶺南。五嶺之南也。卽今兩廣之

地。（九）絕海。謂廣海也。（一〇）諸黃。卽黃洞蠻也。（一一）容桂二管。容州。今廣西容縣。桂州。今廣西桂林縣。唐置容管

經略使。桂管經略使。（一二）亂也。（一三）從事佐吏也。漢制刺史佐吏。如別駕治中主簿功曹等皆爲從事吏。

### 韓愈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於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由侯至於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姪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

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朝既遷貝州。君之喪於貝州。殯於開封。遂遷夫人之喪於楚州。八月辛亥。至於開封。壙於丁巳。墳於九月辛酉。窆於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朝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釋義】（一）長婦爲妯。小婦爲媼。凡兄弟之妻相謂皆曰妯。（二）葬也。

### 韓愈毛穎傳

毛穎。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入世孫。鸞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入竅而跣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

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乃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弘。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募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註音】（臙）奴候切（姁）音恆（姁）音除（醜）音海（跌）音膚（冊）他甘切  
【釋義】（一）在今安徽宣城縣。（二）謂兔也。（禮）兔曰明眚。眚同視。（三）星命家十二支。卯屬兔。（四）掘支  
十二。卯居第四。（五）論衡。兔舐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六）葬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姁娥竊之以奔月。  
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按蟾蜍。月中蝦蟆。（七）獫狁。狡兔。（八）良犬名。（九）亦良犬名。（一〇）肉醬也。（一一）始製筆者。  
（一二）周禮。三易之法。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一三）足趾也。（一四）毛中長毫。（一五）燧人氏。始燧以紀事。大  
事作大結。小事作小結。（一六）在權其輕重也。始皇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休息。（一七）墨也。（一八）硯也。二  
之紙也。（一九）並戰國時越人。

柳宗元故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郴州。官爲斂葬於城北  
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  
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曰。哭於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  
甲辰。卜秦<sup>門</sup>謝<sup>門</sup>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  
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  
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是邇吾  
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絕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  
緋衣緇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  
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龍城。縣期城  
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  
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

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誨也。挈之。信也。蒞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先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註音〕(誨)持廉切(蒞)音撮(緋)音非(紱)劍鳩切(吼)音旦(挈)契入聲(紱)音弗(恫)音通

〔釋義〕(一)郡名。今甘肅通渭縣西南。(二)治今廣西馬平縣。(三)治今湖北襄陽縣。(四)卜人姓名。(五)東茅而立之。以表位次。(六)在今河北河南境。(七)今陝西南鄭縣。(八)隋置。治鄆城。在今山東鄆城縣東一六里。尋改東平郡。唐復置。旋徙治須昌。在今東平縣西北。尋改爲東平郡。宋升爲東平府。(九)今河南舞陽縣。(一〇)今河南襄城縣。(一一)綬也。(一二)痛也。(一三)積聚貌。

卷二十一 傳誌之屬下編二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會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堯。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謫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



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俱。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二二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二三奉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二四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二七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二八又徙越州。二九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三〇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三一未逾月。徙知慶州。三二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

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臂。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謹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

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與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三四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尙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

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倂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問。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艱。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沒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註音】(脚)音鄂

【釋義】(一)仁宗年號。(二)國名。五代十國之一。唐末。錢鏐為鎮海節度使。有兩浙地。後梁太祖封為吳越王。凡七主八十四年。納土歸宋。(三)宋第二代之帝。初名匡義。後改光義。太祖弟也。(四)守文德。元瓘子。鏐孫。太宗時以所管十三州來獻闕下。恩禮甚至。累封鄧王。(五)今河南商邱縣。宋為南京應天府。(六)真宗年號。(七)即今安徽廣德縣。(八)仁宗年號。(九)名時。字同叔。嘉州人。仁宗時累官同平章事。殊平居好賢。范仲淹歐陽修等皆出其門。及為相。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文章贍覽。尤工詩。有類要一百卷。文集二百四十卷。(一〇)姓劉氏。真宗后。(一一)今山西沁濟縣。(一二)益州郫人。仁宗在孔祿。章獻使妃詔祝。(一三)時尚陽二美人俱有寵。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后知之。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遂批上頰。上大怒。用呂夷簡語。逐廢后。於是中丞孔道輔。諫官御史范仲淹段少連等十人。奏言后不可廢。俱被黜。(一四)治今浙江建德縣。(一五)今河南開封縣。(一六)名夷簡。字坦夫。壽州人。仁宗時。官至同平章事。郭后之廢。夷簡實贊成之。以此頗為清議所非。封許國公。以太尉致仕。(一七)治今江西鄱陽縣。(一八)治今江蘇丹徒縣。(一九)治今浙江紹興縣。(二〇)西夏主。本姓拓跋。其先世討黃巢有功。封夏國公。賜姓李。傳至繼捧。當宋太宗時。舉族入朝納土。其族弟繼遷不從。始叛而後降。太宗以為銀州觀察使。賜

姓名趙保吉。未幾復叛。真宗時。以保吉爲定難節度使。賜以銀夏綬。省靜五州。後又攻陷靈州。傳子德明。歸款於宋。真宗封爲西平王。仁宗時。元昊嗣位。吳性雄。殺多大略。不甘臣宋。取夏銀綬。省靜靈鹽會勝甘涼諸州。又取瓜沙肅三州。依賀蘭山爲固。遂稱帝。國號大夏。都興州。據有河內外。列郡二十二。(一)治今陝西膚施縣。(二)治今陝西鄜縣。(三)治今甘肅慶陽縣北。(四)治今甘肅環縣西。(五)柔遠。皆在慶陽縣北。(六)今陝西橫山縣。(七)今寧夏靈武縣。(八)科舉時代。鄉會試卷。派人覆核。謂之磨勘。(九)循例陞遷也。(十)公卿子弟以蔭得官。(十一)治今陝西鄜縣。(十二)治今河南鄧縣。(十三)治今浙江杭縣。(十四)治今山東益都縣。(十五)治今安徽阜陽縣。(十六)古諸侯之大夫。對天子稱陪臣。(十七)喻讒言之多也。

## 歐陽修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宇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

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且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得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註音】（瓊）于春切（莆）音蒲

【釋義】（一）治今四川仁壽縣。（二）今江蘇如皋縣。（三）仁宗年號。（四）名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

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等篇。范仲淹富弼言復有經術。除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累遷殿中丞。卒。（五）

名介。兗州奉符人。辨徂徠山下。以易教授。魯人號爲徂徠先生。（六）仁宗年號。（七）在湖州設經義治事兩齋。（八）

治今陝西宜川縣。（九）治今山東諸城縣。（一〇）卽中舍人。一稱中允。東宮官。（一一）緋衣。赤色品服也。銀魚。五品

以上之員佩之。（一二）烏程。湖州治。今改吳興縣。山在縣南十四里。（一三）名襄。興化仙游人。歷任郡守。有賢名。有志

惠集。及茶錄荔枝譜行於世。

歐陽修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於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甌。命太原王願。以丹爲隸書。納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旣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

之誌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僊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爲今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註音】(一) 音忙(寔)音販(緣)音均

【釋義】(二) 今河南睢縣。(三) 仁宗年號。(四) 在洛陽縣南。即龍門山是也。

(五) 葬下棺也。(六) 名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次子。天聖八年。判河南府。(七) 坐事出爲崇信軍節度使。平。(八) 故城在今河南偃師縣南。

### 歐陽修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



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繇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

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辨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令。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註音】(徂)叢吾切(徠)同來(繇)腫由(黃)音奔(駝)蘇典切(訥)奴骨切(錫)音傷(屯)朱倫切(龜)音頹

【釋義】(一)一名尤來山。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四十里。(二)今山東泰安縣。(三)古之勇士。能生拔牛角。(四)指夏竦也。(五)治今山東東平縣。(六)治今四川樂山縣。(七)見下篇。孫明復先生墓誌銘。(八)即杜衍。(九)即韓琦。(一〇)治今山東濮陽縣。(一一)即富弼。(一二)三字至之。奉符人。嘗從孫復學春秋。(一三)字師雄。歷陽人。豪於詩歌。詩多不合律。後人因言事不合格者爲杜撰。(一四)未詳。(一五)爲運河上源。出山東萊蕪縣東北原山。西南流經泰安縣治東。與石汶牟汶北汶諸水會。(一六)春秋宋大夫。孔子適宋。魋欲殺之。孔子有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之嘆。(一七)戰國魯平公嬖人。嘗沮平公將見孟子。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 歐陽修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踰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

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大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預城。縣廬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聖既歿。經更戰焚。迭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註音】（垠）音銀

【釋義】（一）縣名。今山西臨汾縣。（二）在今山東泰安縣北。（三）山之南面曰陽。（四）字復古。景德初舉進士第一。累官資政殿大學士。同平章事。（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世孫。性鯁挺特。遇事彈劾。朝臣無所避。後出

知鄆州。行至韋州病卒。(六)言揚國安。(七)治今浙江麗水縣。(八)治今安徽涇縣。(九)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洛寧縣西四十五里。(一〇)今河南商邱縣。(一一)治今四川仁壽縣。(一二)字叔平。虞城人。仁宗時累官樞密使。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仕。嘗集古今諫諍事爲諫林百二十卷。(一三)今山東東平縣。(一四)在東平縣東北。(一五)字擇之。上蔡人。爲人好義。篤於師友。工詩文。有龍學文集。

### 歐陽修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辨。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權其精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余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煥知滄州。杖一卒不服。煥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

知密州君上書爲煥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與。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與。銘曰。

有韞於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界可嫉其如斯。

【註音】(芮)倫衛切(經)音經(韞)音運

【釋義】(一)皆仁宗年號。(二)今山西芮城縣。(三)今河南孟縣。(四)今河南新鄭縣。(五)治今甘肅涇川縣。(六)治今甘肅慶陽縣。(七)治今河南沁陽縣。(八)在甘肅固原縣西北二十五里。(九)在甘肅固原縣南有瓦亭山。瓦亭山西麓又有瓦亭關。(一〇)字仲章。熙寧中以工部尚書致仕。(一一)治今河北滄縣。(一二)治今山東諸城縣。(一三)仁宗年號。(一四)今河南宜陽縣。

### 歐陽修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成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

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資。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註音】(洙)音朱(革)音癢(賻)音附

【釋義】(一)即今山西新絳縣。(二)太平興國四年。置郢武軍。領郢武等縣四。(三)即今河南伊陽縣。(四)

見四十四卷歐陽修范公神道碑銘。(五)范仲淹。諱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以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六)治今湖北鍾祥縣。(七)治今河南沁源縣。(八)真定人。慶曆中。趙元昊

寇鎮戎軍。懷民督諸將與戰。偶害忠隱。(九)名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官拜石樞密。封魏國公。著有安陽集。(一〇)今名甜水河。在甘肅隆德縣東。慶曆元年。元昊入寇渭州。琦授計大將任程德敏。程爲賊誘。殺於好水川。(一一)

治今甘肅天水縣。(一二)治今安徽鳳陽縣。(一三)治今甘肅涇川縣。(一四)治今甘肅平涼縣。(一五)治今河北晉縣。(一六)

治今甘肅天水縣。(一七)治今安徽鳳陽縣。(一八)治今甘肅涇川縣。(一九)治今甘肅平涼縣。(二〇)治今河北晉縣。(二一)

治今甘肅天水縣。(二二)治今安徽鳳陽縣。(二三)治今甘肅涇川縣。(二四)治今甘肅平涼縣。(二五)治今河北晉縣。(二六)



○治今山西長治縣。(七)治今湖北均縣。(八)以財助喪也。(九)先人之墳墓也。

### 歐陽修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恤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於朝曰。梅某

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裕於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廕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二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會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堉。曰堦。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尙幼。聖俞學長於毛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因其鳴。不躓於艱。不履於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錙。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註音】(懣)渡內切(裕)音洽(贖)音致(錙)音楨

【釋義】(一)謂贖從傳呼也。(二)今安徽宣城縣。(三)字昌言。翰林侍讀學士累遷給事中。出知許州卒。(四)見前張子野墓誌銘釋義。(五)見孫明復先生墓誌銘注釋。(六)合祭也。(七)字子華。開封雍邱人。(八)今江西德興縣。(九)今安徽秋浦縣。(一〇)今河南襄城縣。(一一)即許州。元豐三年。升爲潁昌府。治今河南許昌縣。(一二)

西德興縣。(九)今安徽秋浦縣。(一〇)今河南襄城縣。(一一)即許州。元豐三年。升爲潁昌府。治今河南許昌縣。(一二)

卽陳州。宣和初。升爲淮寧府。治今河南淮陽縣。(三)今江西永豐縣。

### 歐陽修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者。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廕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於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

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相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懣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三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趙紘。次尙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於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被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釋義】(一)今江蘇丹徒縣。(二)在丹徒縣西。(三)卽杜衍。(四)蘇氏之先。爲梓州銅山人。(五)字大簡。才思敏贍。太宗時賜進士第一。以文章知名。(六)今河南滎陽縣。(七)今安徽蒙城縣。(八)今河北長垣縣。(九)卽富弼。(一〇)時杜衍罷知兗州。范仲淹罷知鄆州。富弼罷知鄆州。(一一)在江蘇吳縣城內。郡學之南。至今爲吳中勝境。(一二)官名。漢相國丞相及後漢三公府。各有長史。魏晉以後。王公府及各衛寺並有長史。歷代因之。

### 歐陽修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繇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眞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遠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

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設施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釋義〕(一)治今河北藁縣。自後晉石敬瑭以燕雲十六州之地賂契丹。於是幽州遂爲契丹所有。(二)治今河南商邱縣。(三)煩細也。(四)不相入也。(五)仁宗年號。(六)時真宗錄三舉進士。以爲三班奉職。曼卿爲右班殿直。(七)名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在相位。慎名器。無毫髮私。雖貴顯。清約如寒士。(八)今山東金鄉縣。(九)卽白帝城。今四川奉節縣東。(一〇)軍行政區畫之名。宋分全國爲十八路。有軍三十九。乾寧。永靜。均屬河北路。(一一)今江蘇東海縣。(一二)字補之。齊州人。仁宗時累官龍圖閣學士。(一三)自真宗與遼人盟於澶淵後。宋歲贈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南朝爲兄。北朝爲弟。兩國罷兵。(一四)西夏主。真宗時歸款於宋。封西平王。三十年不窺宋邊。(一五)見前卷歐陽永叔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趙元昊釋義。

### 歐陽修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

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龍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我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



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會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會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一五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宗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註音】（櫛）音雙

【釋義】（一）修父觀。字仲實。封崇國公。（二）在江西永豐縣南鳳凰山。（三）治獄之書也。（四）知相命之人。

（五）真宗年號。（六）治今湖南道縣。（七）州名。治今安徽泗縣。（八）州名。治今四川綿陽縣。（九）今河南宜陽縣。

（一〇）屬棗州。（一一）屬金州。（一二）屬徐州。（一三）范仲淹以言事貶。廷臣多主赦。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胎書責

之。若訥上其書。於是修坐貶夷陵令。夷陵。今湖北宜昌縣。（一四）真宗建宋州爲南京。今河南商邱縣。（一五）今上。謂神宗。（一六）祭天也。（一七）仁宗。英宗。神宗。（一八）神宗年號。

### 王安石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讖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註音】(齟齬)音咀語(瓌)姑回切

【釋義】(一)今江蘇泰縣。(二)字子春。慶曆中。擢江淮制置發運判官。(三)卓犖。超絕也。(四)名鐵。字天休。

蘇州吳縣人。(五)意見不合也。(六)右武言尙武也。(七)今江蘇儀徵縣。(八)今江蘇泰興縣。

### 王安石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材。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尙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

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會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會氏附。銘曰。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尙反。歸形此土。

【註音】(芭)音巴(仔)音子

【釋義】(一)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二)鉅鹿人。師揚雄。受其太玄法言。(三)今河南固始縣。(四)今福建閩侯縣。(五)今安徽阜陽縣。(六)今河南鹿邑縣。(七)故城在今河南項城縣北。(八)猶言責任也。(九)進也。語也。

### 王安石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游。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歡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

周當又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於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爲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四陽冰五相上下。又召君。君卽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孺。早卒。孺又娶其中女。次適蘇州吳縣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會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尙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弗雕。弗鼓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寶。視銘其昭。

【註音】（一）部音洵（二）同狎（三）音韻（四）音凝（五）音受（六）胡對切

【釋義】（一）章字案。字希言。封部國公。（二）戰國鄭人。學本黃老。著列子。（三）戰國時人。學宗老子。著書十餘萬言。（四）相秦始皇。變於頤頤文爲小篆。（五）姓李。字少溫。唐趙郡人。善篆書。時謂之篆虎。（六）今江蘇吳縣。

（七）今福建建甌縣。（八）地名。今江西南昌縣。（九）治建安。（一〇）見上田公墓誌銘註一。（一一）在丹徒縣西北。又名伏牛山。（一二）與繪同。線繪也。（一三）與仝同。舉踵也。

## 王安石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尙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日。君壻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卽位。以尙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毆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

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會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隋爲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註音】(一)熒平聲

【釋義】(二)今湖南零陵縣。

(三)同官爲僚。

(四)今湖北宜昌縣。

(五)今浙江嵊縣。

(六)刑之一種。流放之遠方也。

(七)治今廣東高要縣。

(八)治今湖北黃岡縣。

(九)治今浙江吳興縣。

(一〇)今浙江諸暨縣。

(一一)今江蘇武進縣。

### 王安石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

敢<sup>二</sup>慊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聞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於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光。爲銘。銘曰。

夭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註音】(慊)音歉。

【釋義】(一)滿意也。

(二)心不足也。

(三)鄉學名。殷曰序。周曰序。

(四)仁宗年號。

(五)在今江蘇儀徵縣西北。宋屬真州揚子縣。

### 王安石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奸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



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緹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旣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恐。卽謹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聞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鈎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於京師。今爲開封人。

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松。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尙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爲之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慍。祇天之役。日月有邱。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釋義〕 (一)漢郡名。今河北冀縣。 (二)歐陽文忠慶曆中爲諫官。銳意言事。大忤權貴。會公甥張氏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與僕陳諫犯姦。事發。鞠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圖自解免。語引及公。 (三)今陝西武功縣。 (四)王昭明也。 (五)指當時宰相。章得象。賈昌朝。陳執中等。 (六)今江蘇泰縣。 (七)恬然。牛靜泰然之貌。 (八)陝州。今河南陝縣。 (九)府州。今陝西府谷縣。 (一〇)真定人。慶曆二年。元昊寇陝西。鎮戎軍。懷敏爲涇原路兼招討經略安撫副使。入保定川。砦敵毀板橋。斷其歸路。懷敏至長城。優路已斷。敵圍之。後與諸將皆遇害。 (一一)儀州。今甘肅華亭縣。 (一二)渭州。今甘肅平涼縣。 (一三)今陝西虜施縣。 (一四)今陝西中部縣。 (一五)考績也。 (一六)今河南南陽縣。 (一七)今河北清河縣。 (一八)今湖南零陵縣。 (一九)今魚臺縣。屬山東省。 (二〇)今浙江江山縣。 (二一)謂四方遠極之處也。 (二二)不卑屈也。 (二三)謂任天而行也。

王安石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由。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尙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註音】(冕)音免(敝)音弗

【釋義】(一)稀少也。(二)仁宗年號。(三)縣今屬江西省。(四)泰伯始封於吳。後以爲氏。故云先自姬出。(五)古大夫以上之禮冠也。

### 王安石曾公夫人萬年縣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尙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洛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

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於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眎子慈。眎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疎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董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顏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願愉愉。教隲弗行。婦妾乘夫。趨爲亢厲。勵之顛。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於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於銘。

【註音】(庚)音夷(勵)同厲(顛)同專

【釋義】(一)在四川安縣東北十五里。(二)今江西南豐縣。(三)今浙江蕭山縣。(四)今湖北武昌縣。(五)今浙江遂昌縣。(六)今陝西長安縣。(七)唐置。明改府屬江西。隋因之。民國廢。今江西臨川縣。卽舊府治也。(八)陳留縣。今屬河南省。(九)和悅貌。(一〇)至愚也。(一一)猶言不亢不卑也。

### 王安石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

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僂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

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一四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一五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一六。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一八。禳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生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惟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二〇。輔權強所忌。讒諂所讐。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釋義〕 (一)仁宗年號。(二)信也。(三)真宗后劉氏。(四)字用之。趙州寧晉人。章獻后臨朝。中人費戚軒輕爲禍福。後貶房州安置。自經死。(五)閹人。得罪太后。利用詭斥之。崇勳由是懷恨。(六)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謂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黜廢。願賜對盡所言。上不以爲然。於是黜道輔知秦州。(七)今甘肅寧縣。(八)縣即今山東曲阜縣。(九)州名。今河南許昌縣。(一〇)州名。今江蘇銅山縣。(一一)州名。今山東微陽縣。(一二)州名。在今山東鄆城縣東十六里。(一三)州名。今江蘇泰縣。(一四)馮士元。江西新昌人。字廷對。萬曆中由貢生授靖安縣訓導。遷河南府教授。(一五)指道輔受詔鞫馮士元獄。事連參知政事程琳。宰相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己。將逐之。察帝有不悅琳意。即謂道輔。帝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一六)在今河南滑縣東南。(一七)字周翰。官至刑部侍郎。(一八)福祥也。(一九)北方之神。(二〇)誠也。(二一)車轅也。

### 王安石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辦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諧。

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諫。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尙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襄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嘗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尙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令。又予以時。投之遠塗令。使驟而馳。前無禦者令。後有推之。忽稅不駕令。其然奚爲。哀哀煢婦令。孰慰其思。墓門有石令。書以余辭。

【釋義】

(一)隋於鄱陽郡置宋日饒州鄱陽縣。開初改鄱陽府。後又改日饒州府。清因之。(二)今江西樂平縣。舊屬饒州。(三)今江西新奉縣。(四)今廣東高要縣。(五)今河南開封縣。(六)今安徽宣城縣。(七)與揚同。

(八)今江西弋陽縣。

王安石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僂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閨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於廟。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於常州。以太君爲賢。而僕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迴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於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於躋。其下惟谷。纘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萼附其華。誥誥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共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刳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註音】(躋) 祖稽切(附) 音火(誥) 音華(葩) 音巴(刳) 音奎

【釋義】(一) 縣今屬浙江省。(二) 今安徽貴池縣。(三) 指南唐。(四) 常州。今江蘇武進縣。(五) 今江蘇江陰縣。

縣。(六) 宋置。治廣德。今安徽廣德縣。(七) 今廣東連縣。(八) 今福建建寧縣。(九) 登也。(一〇) 繼也。(一一) 數也。(一二)

衆人和協之貌。(三)華也。(四)割也。

歸有光歸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霆。電。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學生。讓。幼。女三。會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瀆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後滅於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府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讀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壖。高仰瘠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瘠者。曰。願吾力可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畷。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

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洽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葦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茲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耶。或往往歎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綿綿汝顓。盛於荆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爲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曠然江海。寂無煙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願頤。才無不可。實剛晦之。終古瀉鹵。黍稷疑疑。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於茲土。

【註音】(一)顓音卯(鹵)音魯(磽)音酸(隳)音俊(澮)古外切(葦)音桓(頊)音旭(頤)音奇(剛晦)同映

【釋義】(一)名崇敬。字正禮。累遷翰林學士。兵部尙書。(二)宋末仕湖州判官。生道隆。(三)備名。在常熟縣。(四)名鳳。字應韶。曾知兗州城武縣。(五)地近水。故曰濡。(六)鹹土。(七)參差也。(八)瘠地。(九)司稼等均農官。(一〇)漢制太守秩二千石。(一一)漢制。縣萬戶以上置令。不滿萬戶置長。(一二)鄉官。掌教化者。(一三)小流也。水注于溝曰澮。古田制千夫有澮。所以資田之灌漑宣洩者。(一四)蘆菰也。(一五)黃帝孫。(一六)一水名。在安徽阜陽縣。胡子國。故城在也。(一七)長貌。(一八)威貌。(一九)虎符。發兵之符。虎符謂不能出仕發符也。

### 歸有光寒花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專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

勝時年十歲。垂雙鬢。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熱火煮藟薺熟。婢削之盈甌。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眊。再再動。孺人又指余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註音】(勝)音孕(蒸)辱悅切(甌)音歐(眊)音篋

【釋義】(一)崑山真義里人。(二)隨嫁之婢。(三)荒邱也。(四)燒也。(五)勃亦作薺。亦稱地粟。兩廣人謂之

馬蹄。(六)小盆。(七)迅速狀。

### 歸有光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鄭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

論者以爲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  
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  
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  
兵備臨清。先是虜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縮槽道。商  
賈所湊。人情恆懼。公處之宴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  
兵數萬。調度有方。虜亦竟不至。師尙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  
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寧李尙書自吏部罷還。所過  
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  
會召還。卽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  
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祿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  
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之。東  
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  
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  
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  
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  
碑亭。是時奉天殿災。敕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  
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

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荆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榦。乃行巴庸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鉤之荒裔。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佐。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參政徐濡。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眞州西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敍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珪。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敍。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漚。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

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簞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建殿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二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下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於九巖。荆南購木於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於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潮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蜿蜒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推軋崩萃。鳥獸哀鳴。震天吸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

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栢。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不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建。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跪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荊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嶺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體相責誚。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苛。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召商胡。嘗購過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



地窮邊裔。而民虜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尙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註音〕(鄭)音銀(將)音劣(棲)音陵(獨)古玄切(耕)音冲(浩)音浮(簪)音鎰(莖)音排(華)慈御切(輟)鄂合切(倭)烏禾切

〔釋義〕(一)崑山。今江蘇崑山縣。清屬蘇州府。(二)靈卿父。名王。字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三)字子黈。王守仁弟子。督南畿學政。廉正無私。(四)宗廟威黍稷器。夏曰琏。商曰瓊。(五)府名。今江蘇江甯縣。(六)科舉之制。三年各省集士。守於省城。試以四書文。五經文。策問。謂之鄉試。中式者曰舉人。(七)殿閣盡也。喪服既盡曰服闋。(八)名淵。字靜中。(九)名華。字以貴。(一〇)縣名。屬江西省。(一一)上饒。玉山。弋陽。貴溪。鉛山。興安。(今改橫峯)。(一二)贛。零都。信豐。興國。會昌。安遠。寧都。瑞金。龍南。石城。(一三)大東。南康。上饒。崇義。(一四)華亭。上海。華亭。今改松江。(一五)天子所都之地曰都。(一六)春秋兩稅。(一七)明爲州。今改縣。屬山東臨沂城。嶺連河東岸。(一八)誥達。犯京師。(一九)在河北井陘縣井陘山上。(二〇)怯也。(二一)拓城盜。(二二)安徵縣。(二三)屬山東。(二四)今縣。明爲福建寧府治。今改縣。(二五)名默。字時言。(二六)明世宗第四子。封諸德安。(二七)明爲府。今湖北安陸縣。(二八)湖廣府名。今湖北鍾祥縣。(二九)在今湖北武昌西江中。(三〇)澤名。今墜。在今湖北安陸縣南。(三一)今湖南保靖縣。(三二)今湖北鶴峯縣。(三三)今湖南桑植縣。(三四)廳。在今湖南臨澧縣西北。(三五)在今湖南乾縣東北。(三六)鎮名。近保靖縣。(三七)世宗父與獻王陵。(三八)峻幹大木也。(三九)今四川巴縣。(四〇)今湖北竹山縣東南。(四一)今四川宜賓縣。(四二)邊遠之地。(四三)明成祖年號。(四四)今湖南永順縣。(四五)施州。治今湖北恩施縣。明爲衛。有金峒安撫司。(四六)今四川敘永縣。(四七)唐置宋廢。即今四川古蘭縣。(四八)明治。今四川清溪縣。(四九)今四川天全縣。(五〇)今西昌縣。(五一)今雲南昭通縣。(五二)今貴州遵義正安兩縣。(五三)今四川西陽縣。(五四)今雲南縣。(五五)明治。今四川平武縣。(五六)明銀

仁府省溪長官司。在今貴州銅仁縣西。(三)明赤水衛。在今貴州畢節縣北。(四)明府。今貴州思南縣。(五)荊州。岳州。辰州。常德四府。(六)敘州。馬湖。重慶。夔州。四府。按馬湖即金沙江。在今四川屏山縣。(七)邛州。雅州。今四川邛崃雅安二縣。(八)四川名。(九)今四川涪陵縣。(十)瀘州及敘州府。(十一)細竹。(十二)編排竹木行於水上。(十三)官名。掌營造宮室。(十四)公輸般。王爾。古巧人。(十五)山名。在湖南寧遠縣。(十六)甘肅武都縣。(十七)永寧。在今貴州關嶺縣北十里。明清皆屬貴州安順府。現改爲關嶺縣。(十八)源出青海巴顏喀喇山。由四川西徼之巴塘。南流入雲南西北邊。經麗江縣北。曰麗江。俗呼金沙江。(十九)在湖北監利縣東南。(二十)衆人共力之聲。(二十一)動貌。(二十二)楚靈王作。在河南商水縣北。(二十三)漢武帝宮。(二十四)名屈。字充之。(二十五)湖北當陽縣之城樓。魏王仲宣祭會登此樓作賦。(二十六)名嵩。字惟中。明分宜人。弘治進士。世宗時官至太子太師。

### 歸有光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妊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鬻。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妊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一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尚簡實。與人媁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

治木綿入城則緝纊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sub>二</sub>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sub>一</sub>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僕有恩。雖至<sub>五</sub>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sub>一</sub>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sub>六</sub>羊狗之病。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註音】（暗）於金切音因（綉）音幼（綉）音人（箠）追上聲（病）音阿  
【釋義】（一）孝宗年號。（二）失聲不能言也。（三）和好貌。（四）接麻使成纒也。（五）箠楚杖刑也。（六）當是時疫。羊狗多死也。

### 歸有光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余旣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也。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

贍炊將熟。卽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註音】一錢音月。錢音箋。韻韻音音。音音音。

【釋義】(一)家乘即家譜也。(編林玉露)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管之乘之義。(二)巧識貌。

(三)明武宗年號。(四)遭難。遭遇也。(五)喻同心也。(六)辨父頑母。齊李育以感化之。歸也。

### 歸有光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卽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牖自浣灑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尙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婦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旣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芟根固甚。

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為義。假令節婦遂從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懦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概之於古人。何愧哉。初。婦父玉岡為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為不幸。卒其所成。為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註音】(舸)古我切(俛)同俯(臉)音豆(給)音殆(儒)音儒(蘄)音其

縣名。【釋義】(一)在大關中。(二)中裙。若今言中衣也。(三)廁臉。近身小衫。(四)誑也。(五)含忍也。(六)湖北省。

卷二十一 敘記之屬一

書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以日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

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釋義〕 (一)弗豫不悅也。(二)二公太公召公也。(三)穆卜敬卜其兆也。(四)戚憂也言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却二公之卜。(五)功事也。(六)築土曰壇三壇三王之位。(七)擇除地為壇。(八)植置也。珪璧所以禮神周禮裸圭以示先王。(九)史太史也。(一〇)册祝如今祝版之類。(一一)元孫某指武王。(一二)儀偶也。(一三)厲惡也。(一四)虐暴也。(一五)丕子元子也蓋武王為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一六)且周公名且。(一七)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一八)即就也。(一九)侯武王之安也。(二〇)屏蔽也屏壁與珪言不得事神也。(二一)三龜三人所卜之龜也。(二二)見書見卜兆之書也。(二三)體謂卜兆之體也。(二四)商害無害也。(二五)茲彼俟即上言歸俟之意。(二六)一人武王也。(二七)既蒞卜書之匱金縢以金緘之也。(二八)翼日公歸之明日也。(二九)瘞疾愈也。(三〇)管叔名鮮武王弟羣弟指蔡叔度霍叔處等。(三一)孺子成王也。(三二)辟與避同。(三三)居國之東。(三四)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始知流言之為管蔡。(三五)騶騶詩豳風篇名。(三六)弁古皮冠也。(三七)諸史百執事蓋卜筮之人。(三八)新當作親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册祝之文寤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如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

### 書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洸頹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



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人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屨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筓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躋。太史乘書。由賓階。躋。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五九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躋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

# 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釋義〕

(一)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二) 哉。生魄。十六日王有疾。(三) 不憚。天子之疾曰不憚。曰不豫。(四) 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洗盥頰面扶相者。破以袞冕。纓玉几以發命。(五) 芮。形。畢。衛。毛。皆國名。(六) 師氏。大夫官。(七) 百尹。百官之長。(八) 此以下成王之顧命也。(九) 備。進也。(一〇) 言恐逢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也。(一一) 奠。定也。靡。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數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邊邦。而集大命於周也。(一二) 側。愚也。成王自稱。(一三) 天威。天命也。(一四) 大訓。述天命者也。(一五) 劍。康王名。(一六) 懷來。剛授。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一七) 成王言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一八) 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審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審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審而陷於惡矣。(一九) 綴衣。帷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帷帳於庭。(二〇) 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二一) 呂。級。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劍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二二) 命。史為州。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二三) 伯相。召公也。(二四) 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二五) 狄。下土。樂吏之賤者也。(二六) 卽。屏風。圖為斧文者。(二七) 此平時見羣臣觀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篋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純。綠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二八) 此且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具。有文之具。以飾几也。(二九) 此魯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荀席也。圖彩色。(三〇) 此祝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荀席。竹席也。紛。雜也。(三一)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三二) 大訓。三皇五帝之書。(三三) 弘壁。大壁也。(三四) 瑞球。圭名。(三五) 夷。常也。(三六) 球。鳴球也。(三七) 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三八) 國名。(三九) 大貝。如車渠。(四〇) 鼓。長八尺曰鼗。(四一) 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四二) 大輅。玉輅也。(四三) 綴。輅。金輅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四四) 先輅。木輅也。塾。門側堂也。(四五) 次輅。象輅革輅也。(四六) 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四七) 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四八) 上刃。刃外嚮也。(四九) 堂。廉曰庇。(五〇) 冕。大夫服。(五一) 劉。鐵屬。(五二) 幾。戟屬。(五三) 翟。亦兵器。(五四) 陸。州也。(五五) 蟻。玄也。(五六) 太宗。宗伯也。太宗相禮。(五七) 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五八) 皇。大也。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纓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卜法也。(五九) 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六〇) 亂。治也。(六一) 帝。進爵也。(六二) 祭。祭酒也。(六三) 咤。奠饌也。(六四) 酢。報祭也。(六五) 以酒至齒曰嘽。宅。居也。(六六) 太保。下堂有司收撤器用。(六七) 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俟者。俟見親君。言諸侯則指卿士以下也。

# 左傳齊魯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也。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註音】(轍)直列反(軾)音式  
【釋義】(一)魯人。(二)肉食。指在位者。(三)間。謂與也。(四)徧。普及也。(五)四者皆祭神之物。(六)孚。大信也。(七)以盡己情。審察也。(八)上思利民。忠也。(九)共乘兵車。(一〇)魯地。(一一)轍。車跡也。(一二)旗靡。轍亂。知其怖懼也。

## 左傳秦晉韓之戰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

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燿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諷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

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與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絜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悅。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無盜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輻。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姬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

於高粱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傅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註音】(屬)音燭(輅)音逐

【釋義】(一)晉侯。晉惠公也。名夷吾。逃亡在外。以避驪姬之譖。後由齊秦會師納于晉。立爲君。(二)穆姬。晉惠公姊。(三)賈君。晉獻公之次妃。(四)羣公子。晉武獻之族。(五)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丕等。(六)既入國後而殺里丕等。(七)魏略。晉東與魏界。故曰魏略。(八)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境內。(九)解梁城。即今山西臨晉縣境。(二)

○既入國而不與秦城。(二)卜徒父。掌卜筮者。(三)言是封主秦伯之軍而晉侯車敗。秦伯不解其旨。故詰問之。  
 (三)此三句。皆卜筮之繇辭。千乘。諸侯也。言千乘三度敗去。晉師三敗之後。獲其狐之雄者。(四)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巽爲風。秦象。艮爲山。晉象。(五)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爲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爲人所取。(六)韓。今陝西韓城縣。晉侯車三壞。秦師進至韓。(七)護鄭。晉大夫。(八)孫。與遜同。(九)惡其不遜。不以爲車右。此夷吾之多忌。(一〇)步揚。卻步揚也。(一一)鄭所獻馬名小駟。(一二)產。言本地產生之馬。(一三)言今乘異國所產之馬。以從兵戎戰鬥之事。及臨戎畏懼而變其常度。將與人易心而變化人意。(一四)韓簡。晉大夫。(一五)言秦師少於晉士。有鬥志加倍於我。(一六)此三句。言出去時求秦助。歸晉時得秦力。晉饑而秦又輸之粟也。(一七)狂快也。言辟秦則使快來。(一八)列位也。(一九)得囚爲幸。言必敗也。(二〇)還。晉惠公所乘小駟。旋入泥中而止也。(二一)復。辰也。謂遠慶鄭之諫而乘小駟。(二二)輅。迎也。止獲也。(二三)慶鄭不知其將獲秦伯。呼使救惠公。後誤其師。(二四)反首。亂頭髮下垂也。(二五)妖夢。指狐突夢太子申生。告以夷吾無禮。已請命于帝。將明晉界秦之事。(二六)謂豈敢至於已甚。(二七)祭。康公名。弘其母弟也。(二八)登臺履薪。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薦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二九)免衰經。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且告將以恥辱自殺。(三〇)指夫人自殺。(三一)指反首拔舍。(三二)任。當也。(三三)子桑。公孫枝也。(三四)簡也。(三五)史佚。周武王時太史。(三六)恃人亂爲己利。(三七)卻乞。晉大夫。(三八)瑕呂甥。名給甥。字子益。(三九)貳。代也。閻惠公太子。言將以太子圍代立爲君也。(四〇)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應入公者。愛之於所賞之衆。(四一)征。賦也。繕治也。(四二)太子圍。(四三)雖喪惠公。復有子圍。(四四)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四五)晉卜筮之史。(四六)割。割剝也。(四七)孟。血也。(四八)杜。管者。女之職。承奉筐篚也。(四九)取。賜也。(五〇)歸。嫁也。歸。嫁之卦。嫁。乘難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五一)震爲雷。離爲電。(五二)贏。秦姓。(五三)敗。姬晉姬姓。言敗晉也。(五四)輅。車下縛也。(五五)丘。猶邑也。(五六)此二句。際上九爻辭也。處險之極。故曰蹇。孤。失位孤絕。故遇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五七)姪。其從姑。爲子圍質秦之兆。(五八)遽。亡也。(五九)棄其家。謂子圍棄其婦懷嬴而歸也。(六〇)慮。著多也。(六一)傳。啗面語。(六二)背相憎疾。(六三)即呂甥也。貧采于陰。故名。(六四)立太子圍爲君。(六五)以待秦歸惠公之命。(六六)毒。謂三施不報。(六七)牛。羊豕各一爲一牢。(六八)城析。晉大夫。(六九)饋之粟。饋之以粟也。(七〇)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七一)征。賦也。秦置官司以征河東之賦。此即惠公許賂秦以河外列城五之地。至是始歸秦。

##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亡

敘紀之屬一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亡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唐，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信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



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僖公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偃。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

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涓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天食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

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註音】(膺)在良反(咎)古刀反(駢)薄賢反(衰)初危反

【釋義】(一)重耳。獻公之子。獻公嬖驪姬。殺太子申生。又伐其子重耳及夷吾所封邑。(三)蒲城。重耳封邑。

(三)生祿。所以養生之祿食。(四)戰交日校。(五)赤狄之別種。隗姓。(六)趙宣子也。(七)就木。謂老死而就棺也。

(八)五鹿。衛地。今河北濮陽縣有沙鹿城。爲文公乞食處。(九)土塊。(一〇)得土爲有國之兆。故曰天賜也。(一一)姜

氏。齊女也。(一二)謂懷其所愛。安其居。實足以取功名也。(一三)駢。比也。脅。肋也。言聞重耳肋骨相比連。上下若一骨

然。(一四)近也。(一五)曹之大夫。(一六)殽。水澆飯也。(禮)臣無境外之交。故以盤盛飯。冀玉其中以饋公子。使人不能

見。(一七)繁昌也。(一八)晉姬姓。重耳之母戎女。亦姬姓。(一九)三土。趙衰。狐偃。賈佗也。(二〇)三十里爲一舍。(二一)弓末

無緣者。(二二)屬。著也。(二三)藥。用以受箭。韃。用以受弓。(二四)子玉。字得臣。楚大夫也。(二五)晉侯。指惠公。謂其無親近

之臣也。(二六)唐叔。晉始封之君。(二七)秦穆公也。(二八)懷嬴。晉懷公子圉。(二九)奉同捧。匱。盛水器。(三〇)沃。澆水也。盥

洗手也。(三一)謂去上服自拘囚以謝懷嬴也。(三二)河水。逸詩名。(三三)六月。詩小雅篇名。見本書卷三。言尹吉甫佐

宣王北伐。以虜重耳還晉。必能佐夫子。(三四)黃河。(三五)羈。馬羈。絛。馬纒。(三六)子犯。爲重耳之母舅。(三七)白水。誓辭。

猶言我心明白如水也。(三八)故城。在今山西猗氏縣。今名令狐村。(三九)在今山西臨晉縣。(四〇)在今山西解縣。(四一)

在今山西猗氏縣。(四二)秦大夫。(四三)在今山西臨晉縣東北。(四四)在今山西臨晉縣。(四五)武宮。文公祖武公之廟。(四六)

今山西臨汾縣有高梁都。(四七)惠公舊臣。謂畏爲文公爲偏害也。(四八)獵也。(四九)指披所斬文公衣袂也。(五〇)言

當時君爲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五一)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五二)刑人。奄人也。(五三)告以呂卻焚宮謀

弑之事。(五四)嬴氏。穆公之文嬴也。(五五)豎。左右小吏。(五六)二子伯儵叔劉。季隗所生。(五七)同。括。嬰。三子之名。原

孫。樓。三子之邑也。(五八)趙姬。文公之女。(五九)盾。趙盾也。叔隗所生。(六〇)子餘。趙衰字。(六一)使其三子下之。謂使同

括。嬰。居盾之下也。(六二)以叔隗爲內子。言讓叔隗爲嫡妻也。(六三)欺也。(六四)綿上。晉地名。在今山西介休縣境。(六五)表也。

左傳晉楚城濮之戰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

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魏犇負羈氏。魏犇傷于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甯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

所置其可廢乎。五三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欬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問執讒慝之口。五四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五五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五六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搗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城濮。六六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六七

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寘曰。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鞶鞶鞅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父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

室無相害也。有淪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薦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註音】(蕩)如劣反(鸞)音攏(鹽)音古

【釋義】(一)楚子。謂楚成王。(二)子文。門釵於菟。曾為楚令尹。時已去職。(三)瓊。楚邑名。(四)子玉。成得臣也。時為令尹。(五)蕩。楚邑名。(六)貫耳。用矢穿耳以威軍法也。(七)國老。國之卿大夫士之致仕者。(八)薦。賈。孫叔敖父。食采于蕩。(九)言子玉果能入前敵而可賀。亦不為後也。(一〇)晉大夫。(一一)治兵也。(一二)被廬。晉地名。(一三)數也。(一四)說。愛樂之。勤。厚重之。(一五)賊。敗也。始則納其言以觀其志。繼則明試其事以考其功。然後錫車。以用之。(一六)以毛為偃之兒。故讓其師而佐之。(一七)樂枝。樂真子也。(一八)荀林父。荀息之子。後為中行氏。(一九)周襄王庶弟。大叔帶。極亂宮闈。與陳后謀逆。襄王變亂居鄭。晉文公舉兵勤王。斬叔帶。定襄王之位。事在魯僖公二十五年。(二〇)懷生。安居樂業也。(二一)未宣言未明也。(二二)伐原。原。周卿士原伯賈封邑。以原伯賈兵敗無功。襄王奪以與晉。恐其不服。晉侯親率趙衰定原之田。而守信以降之。(二三)不詐求多。明定契約。(二四)同恭。言未生恭敬心也。(二五)蒐。獵也。(二六)藪。戍。齊地。戍。守也。(二七)原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不符資格。故曰上德。(二八)欽。孟。衛地也。(二九)同悅。(三〇)襄牛。亦衛地。(三一)公子買。魯大夫也。(三二)子戴。即公子買也。(三三)門焉。謂攻其城門也。(三四)晉軍攻城。被曹軍射死三百餘人。暴尸于城上。以懼晉軍。(三五)藺人。即藺人之謂。(三六)舍於墓。晉侯使狐偃率軍移屯墓地。將發曹人之塚。以懼曹軍。(三七)遷師至曹人墓所。(三八)曹人懼晉軍發塚。乃將所暴之尸。以棺送還晉軍。





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二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

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注音〕(積)子賜反

〔釋義〕(一)終。舊晉都。故城在今山西翼城縣東南。(二)謂文公命晉將有軍戎之大事。(三)杞子。秦大夫戍守于鄭者。(四)秦大夫。(五)言勞而無功也。(六)孟明。名視。百里奚子。(七)西乞。名術。(八)白乙。名丙。(九)中壽。言僅中壽而死。(一〇)兩手相合曰拱。言彼年已中壽。如早死。則墓上之木已成拱矣。謂其老而不能用也。(一一)與師。從師而往也。(一二)殺。殺山。在今河南洛寧縣境。(一三)大阜曰陵。(一四)夏桀之祖。(一五)冑。戰士之冠。免之所以示敬。(一六)超乘。躍而上車也。(一七)周之王孫名備者。(一八)時爲襄王。(一九)脫。脫言輕易也。(二〇)滑。鄭姓小國。(二一)以柔皮四而先遺秦師也。(二二)步師。行師也。(二三)不厭。不厚也。(二四)淹。久留也。(二五)積。米積也。(二六)遽。傳車。即驛車。(二七)鄭臣。(二八)臚。乾肉。資財。生腥曰臠。牛羊豕曰牽。(二九)豈。爲君死而忘秦施乎。指文公。(三〇)姜姓之戎。居晉南鄙。(三一)以墨綵衰而加經。卽喪服從戎也。(三二)後。遂以黑裘爲浴。明禮所由變。(三三)文嬴。秦穆公女。妻晉文公。(三四)三師。卽孟明等三人。(三五)構。斃。(三六)秦囚。指所獲三帥。(三七)轡。猶言卒也。(三八)軍實。軍中資糧。墮毀也。(三九)纍臣。謂囚繫之臣。(四〇)替。易置也。(四一)眚。一過也。

### 左傳晉楚郟之戰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傲事于晉。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

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傲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之奸矣。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

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三三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灼曰於鏢。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三六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三九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四二今頭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四三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四五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四六盈而以竭。四七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四九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五二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五三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

而無上五四。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五五。以待之。晉師在敖五六。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五六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五九。蚡冒六〇。筭路六一。藍縷六二。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傲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戒六四。分爲二廣六五。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六六。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六六。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六九。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七〇。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七二。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七三。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今鄭不率七四。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七五。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

日。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願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

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聘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基之。脫扁少進馬還。又基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旃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瑩。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



矢敢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

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註音】(陣)音脾(說)讀銳(逢)讀旁

楚退師。疑晉救已至。故驅百姓修城堅守。(一)皇門。鄭之國門。(二)達路。城中大街。(三)時。鄭伯為襄公肉袒。去上衣露肢體也。肉袒。示服為臣僕也。(四)不夭。言不德也。(五)言。言剪削鄭地以賜從楚之諸侯。使鄭人為其臣妾。(二)要。求也。(三)厲。宣。周厲王宣王。皆鄭所由出。(四)桓。武。鄭桓公武公。乃始封之賢君。(五)夷。於九縣。謂楚滅九國以爲縣。鄭亦願與之比也。(六)幾。幸得也。(七)又。稱師叔。楚大夫。(八)先。軫之後。(九)士。會。范。武子也。(一〇)卻。獻子也。(一一)趙。括。趙嬰齊。皆趙衰子。(一二)趙。同。趙衰長子。(一三)勦。民。勞民也。(一四)隨。武子。士會也。食采于隨。(一五)荆。尸。荆楚也。尸。陳也。(一六)蔣。叔。即孫叔敖。其先世食采於蔣。(一七)追。尋。草。蔣。以爲宿衛也。(一八)前。茅。前行之兵也。(一九)慮。無。於無患中。慮其猝有非常。而爲預告以警備也。(二〇)中。權。中軍之權謀也。(二一)後。勁。言以精兵爲後殿也。(二二)旅。旅容也。言施以惠。不使苦役也。(二三)兼。弁。明者。攻其昏亂也。(二四)傷。之。賢。相。三

至於贊。黜。鏢。美也。(二五)耆。昧。謂致討昏昧。(二六)武。詩篇名。(二七)無。競。無疆也。(二八)言。常。務。武。王。之。烈。業。可。也。(二九)虞。子。先。穀。(三〇)運。師。之。武。羣。臣。之。力。(三一)非。夫。即非大夫之謂。(三二)知。莊。子。即荷首。(三三)師。出。以。律。二。句。師。卦。爻。辭。也。律。法。也。否。不。也。滅。善。也。言。出。宜。以。法。律。不。善。必。凶。(三四)如。己。從。己。也。(三五)竭。敗。也。律。敗。故。不。善。(三六)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有。不。行。之。象。(三七)過。敵。(三八)尸。當。此。禍。也。(三九)韓。獻。子。即。韓。厥。(四〇)失。虜。謂。鄭。歸。於。晉。今。乃。服。楚。也。(四一)六。人。中。軍。將。及。佐。上。軍。將。及。佐。下。軍。將。及。佐。(四二)鄆。鄭。北。地。(四三)無。上。猶。言。無。主。也。(四四)管。鄭。地。即。今。河。南。鄭。縣。(四五)敖。鄆。二。山。名。(四六)樂。武。子。樂。書。也。(四七)庸。國。名。故。城。在。今。嶺。北。竹。山。縣。(四八)若。叔。蚡。冒。俱。爲。楚。之

先君。(六) 簞路柴車也。(七) 蓋纓衣不整貌。(八) 楚君又作箴以訓民。(九) 戒親兵也。(十) 二廣左右廣也十五乘爲一廣。(十一) 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楚易古偏法以爲廣。廣百人故曰一卒一卒之外又有餘卒二十五人爲承副。其數如偏法之有兩。(十二) 帥叔潘廷也。(十三) 以我之勝負卜彼之去就也。(十四) 得虜言得照鄭爲屬國。(十五) 原原謂趙同趙括。(十六) 趙莊子趙朔也。(十七) 少宰楚官名。(十八) 躡幸即士會。(十九) 不率謂不遵平王之命背晉從楚。(二十) 候人偵候敵入者。(二十一) 大國指楚。(二十二) 靡旌疾馳之謂。(二十三) 厚疊近戰場僅壘也。(二十四) 敢矢之最精者。(二十五) 兩飾也。埽也。戰馬頭蓋。謂使御者下車飾馬正鞍以示開戰。(二十六) 折馘取其左耳也。(二十七) 執俘獲俘虜也。(二十八) 言從兩側夾攻也。(二十九) 離離言着其背之意而當心者。(三十) 盡也。楚致師之三人盡免而歸。(三十一) 公威大夫。(三十二) 榮澤在今河南榮澤縣境。(三十三) 叔黨潘黨也。(三十四) 覆伏兵。(三十五) 叔游救山之說前。(三十六) 徒士卒也。具備也。(三十七) 布席坐於楚軍門示無畏也。(三十八) 說舍也。(三十九) 擧也。(四十) 輓車即兵車。(四十一) 同陣。(四十二) 薄人迫人也。(四十三) 元大也。戎兵車也。(四十四) 先人則可奪敵人之戰心。(四十五) 二軍爭舟刀斫手指多至盈掬掬兩手捧也。(四十六) 工尹齊楚國之大夫。(四十七) 游闕即游車所以備闕者。(四十八) 駒伯郤克也。(四十九) 謂集全力於我也。(五十) 同奔以分衆人誘不戰以全晉人之生命。(五十一) 言止之也。(五十二) 以乘左得勝故。(五十三) 廣兵車。隊重也。車重故不能進。(五十四) 教也。(五十五) 屬車上橫木所以約車上之兵器者也。(五十六) 衡轅端橫木。(五十七) 嘲楚人語逆適之法。(五十八) 晉大夫之姓。逢者。(五十九) 同叟老者之稱。(六十) 以表尸之表所指之木以取其尸也。(六十一) 獲破殺之名。重累疊也。謂二子累尸死木下也。(六十二) 知榮知莊子之子。(六十三) 知莊子。知榮之父。(六十四) 廚武子魏錡也。(六十五) 房箭室也。(六十六) 蒲楊柳製箭用。(六十七) 董澤澤名在今山西聞喜縣境。(六十八) 既盡也。(六十九) 襄老楚大夫時爲連邑尹。(七十) 殺人取其尸曰獲。(七十一) 楚王之尸。(七十二) 鄭地名。(七十三) 不能成營也。(七十四) 衡雍皆鄭地。(七十五) 武軍壘培之屬。(七十六) 京觀收陣亡戰士之尸封土其上曰京觀。(七十七) 合止戈二字爲武。(七十八) 三載語助辭。載兵也。肆遂也。時是也。夏大也。允信也。言武王既定天下。蕩武究德。功業發大。信能保天下也。(七十九) 鋪時繹思。布是陳辭之謂也。(八十) 我徂惟求定。徂往也。言武王布政敷教天下歸往。得求安定也。(八十一) 利人之幾。即利人之危也。(八十二) 鯨鯢大魚也。喻鯨吞之意。(八十三) 殺而以土掩之曰封。(八十四) 子服石制也。(八十五) 怙亂謂恃人之亂以圖己之利也。(八十六) 言無所歸之意。(八十七) 城濮之役。晉楚戰于城濮之地。見前篇。

## 左傳齊晉鞏之戰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

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木焉。以

洵齊壘<sup>二七</sup>曰欲勇者賈<sup>二八</sup>。余餘勇<sup>二九</sup>癸酉。師陳于鞏。邾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  
解張御郤克。鄭邱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  
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  
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sup>三四三五</sup>。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  
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  
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  
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  
之。三周華不注<sup>三八</sup>。韓厥夢子與<sup>三九</sup>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邾夏曰。  
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  
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寯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  
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  
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  
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  
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  
官承乏<sup>四九</sup>。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棧爲右。載齊侯以兔。  
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  
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

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筓。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迺。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寘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傲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

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註音】(賈)音古(辟)音壁(背)音佩

【釋義】(一)孫林父之父。(二)石碭四世孫。(三)卽寧俞子也。(四)卽石稷。(五)隕。見禽獲也。(六)衝地。(七)卽孫良夫。(八)既。卒事也。(九)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一〇)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一一)器車服。名爵號。(一二)此器與名乃人君之所司主也。(一三)車服所以表尊卑。(一四)五萬二千五百人。

(一五)無能爲之役使。(一六)六萬人。(一七)向道。(一八)卽韓厥。將以軍法斬人。(一九)齊地。(二〇)山名。(二一)詰朝。平旦也。言平旦請以軍禮相見。(二二)三國皆姬姓。(二三)爲魯衛請命於齊。(二四)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二五)擔也。(二六)既獲其人。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二七)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昇。(二八)賈。賣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二九)姑。且也。窮盡也。(三〇)言我且窮滅此輩而後早食。輕敵之甚也。(三一)介。甲也。(三二)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三三)卽解張。(三四)朱。血色。(三五)殷。赤黑色。(三六)言此戎車一人鎮之。可以集成勝齊之事。如何可以一身之病而敗晉軍戰齊之事。(三七)言貫甲而執兵器。固將以死敵也。(三八)繞華不注之山。凡三匝也。(三九)子輿。韓之父。(四〇)晉大夫。(四一)寄也。(四二)俛。同俯。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穩之。(四三)逢。丑父爲車右。見事急。故易位居公之虞。(四四)臥車。(四五)丑父被蛇傷。故不能推車而爲晉師所及。(四六)繫。馬絆也。執之。示修臣僕之職。(四七)本但爲二國救請。不欲過入君地。諫辭。(四八)適也。(四九)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从君俱還。(五〇)佐車。副車也。(五一)三入晉軍求之。(五二)狄卒。狄人从晉討齊者。(五三)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皆共免護之。(五四)所過齊邑。皆勉勵其守者。(五五)使女子避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避。(五六)主銳兵者。(五七)走辟君。(五八)辟。司徒主壘壁者。(五九)邑名。(六〇)丘。與馬。陘。皆齊邑。(六一)嬀。人。國佐也。(六二)皆滅紀所得。(六三)指晉。(六四)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六五)子。

女也。(六)使翼敵東西行。(七)先王以孝治天下。實母是違先王之命。(八)見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孝道長賜爾類。(九)疆界也。理治也。(十)闕失。(十一)四王。禹湯文武。(十二)立也。(十三)竟也。(十四)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搃聚也。(十五)不見許。(十六)檣爲戰之遜辭。(十七)火餘木。(十八)欲於城下復借一戰。(十九)諫卻克。(二十)齊晉戰勝。亦唯天意所授。晉豈能必勝。(二十一)賦輿。兵車也。(二十二)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二十三)帥卻克。士燮。欒書也。(二十四)司馬司空皆大夫。(二十五)主兵車。(二十六)主斥候。(二十七)亦大夫。

### 左傳晉楚鄢陵之戰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罃居守。卻犢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十六年夏四月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詐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詐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續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



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郟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朱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

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殺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廝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附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甯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蒯翰胡曰諜略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

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  
旌於穀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  
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  
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欒鍼見子  
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  
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  
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  
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  
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  
鼓。日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  
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  
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  
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  
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  
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  
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  
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

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釋義〕 (一)快也。(二)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也。(三)句耳。鄭之大夫。(四)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五)極中也。各知其中。無有忒心。(六)蒸。衆也。言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七)敦。厚也。龐大也。(八)言和同以心。唯若上之為聽。(九)戰死者。(一〇)言人名憂恤其所底至之地。其誰肯致死力以與晉戰。(一一)不思慮也。(一二)言我詐為畏怯。徒避禁兵。君臣休省。可以緩晉國之憂。(一三)衆散敗也。(一四)死於秋。(一五)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一六)敵也。(一七)軍屯必鑿井結灶以自給。今為楚壓晉軍。地狹迫。故自塞其井。自平其灶。以為戰地。(一八)謂當陳前隊。開營壘以為戰道。(一九)其父執戈以逐范句。怒其多言。(二〇)謂子重子反二人不和也。(二一)言楚王之兵披老也。(二二)晦。月終陰盡。兵家所忌。(二三)望。望曰。望。(二四)暴車。車上有台如巢。以便望遠。(二五)州犁。晉伯宗子。奔楚。(二六)言晉軍有驍走者。或在或古何也。(二七)敬也。(二八)左將帥。右車右。(二九)禱請於鬼神。(三〇)伯州犂。晉人。知晉情。故以晉侯之卒告王。(三一)萃。集也。謂分晉精兵以擊楚之左右二軍。乃以晉三軍聚合而擊楚中軍之王卒。(三二)泥也。(三三)即卻執。(三四)晉厲公之車陷于泥淖中。(三五)在君前。故子呼其父名。(三六)大任。謂元帥之職。言既當大任。又安得專命復為戎御。(三七)載公孫。楚宮。(三八)去將而禦為失官。(三九)遠其部曲為難局。(四〇)舉也。(四一)聚也。(四二)朔朝。(四三)言女以附自多。必當以楚死也。(四四)自入泥淖亦死象。(四五)伏於弓衣而死。(四六)免其首。而趨走。疾如風。皆致恭也。(四七)工尹楚。官名。名翼。(四八)謂遺也。楚共王使遺郤至以弓。答其意。(四九)鞞。赤色。韋熟皮。(五〇)附注。戎服也。(五一)間。猶近也。(五二)置。介者不拜。故不敢拜楚君之命。(五三)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肅于至地。若作揖。(五四)逐也。(五五)鄭伯之武。讓回。顧心不在御馬。逐之可及。(五六)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車以執之。(五七)謂君大崩也。(五八)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嘗死職。(五九)迫也。(六〇)叔山冉以手搏晉人。以投晉人車中。而折其軛。(六一)令尹子重。(六二)言好以整齊軍旅為勇。(六三)言雖在急遽之中。好以閒暇為勇。(六四)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六五)飲器。(六六)奉也。(六七)不亦識於禮乎。(六八)免脫也。既脫使者而復鳴鼓。(六九)夷。亦傷也。(七〇)治也。(七一)陳也。(七二)蒐。闕車乘。補益士卒。(七三)食於寢幕之間。申重祈祝。(七四)緦也。(七五)子反。與隔。內豎也。(七六)食楚粟三日。(七七)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七八)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七九)時子反為軍中帥。故言臣之卒實奔。(八〇)而。汝也。言初時子玉隔喪師。使亦聞子玉自殺之事矣。何不圖謀其事。令自殺也。(八一)側。子反名。大夫謂子重也。言雖無先大夫子玉自殺之

事。子重以義責我。敢不引義自裁。

### 左傳晉入齊平陰之戰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轂。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會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

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菽。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櫛。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維。南及沂。

〔釋義〕 (一)厲公。戴子所弑者。(二)晉邑。(三)暴。巫名也。(四)巫亦夢見戴子與厲公訟。(五)主。大夫之稱。

齊居東方有事謂伐齊也。(六)雙玉曰穀。(七)環。齊靈公名。(八)依也。(九)神主。民也。(一〇)彪。晉平公名。稱臣者以上

謂天子。會臣猶未臣。(二)守官之臣。偃。戴子名。(三)沈玉於河以質信於神而後濟。(三)隄。梁在十年。盟曰。同討

不庭。(四)在平陰城之南有防。防有門。于門外作壘。橫行廣一里。(五)謂防門不足守險。(六)析文。齊大夫子家

(二七)言我與子相知。不敢隱匿其情實。(二八)千乘。七萬五千人。(二九)不能久敵晉國。(三〇)侯也。(三一)疏。建旌旗以

稱陣。示衆也。(三二)僞。以衣服為人形也。(三三)建。施以先驅。(三四)輿。衆也。(三五)脫。不張旗旆也。(三六)鳥。鳥得空營。故

弊也。(三七)魯大夫。(三八)獻子。(三九)班。別也。夜遊馬不相見。故作離別聲。(四〇)齊之城上有鳥。言無人。故鳥止也。(四

一)殖。郭最。齊之勇士。(四二)脰。頸也。(四三)言必不殺。佞。明如日。(四四)皆不解甲。反縛。惟露其面。(四五)在平陰城東

南。(四六)平陰。西有郟山。(四七)魯。齊邑名。(四八)魯大夫。(四九)齊城門。(五〇)木名。(五一)齊西門。(五二)州綽之左驂。追還

南。(五三)平陰。西有郟山。(五四)魯。齊邑名。(五五)魯大夫。(五六)齊城門。(五七)木名。(五八)齊西門。(五九)州綽之左驂。追還

于齊東門中。(一)望。枚。馬。擣也。闕。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四)齊邑名。(五)太子光也。(六)齊大夫。(七)言欲略行其他。無久攻意。(八)齊侯將犯之而行。太子恐齊侯不止。乃抽劍斷乘馬之鞅。齊侯乃止不奔。

## 左傳宋之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

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癸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貪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焉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衛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



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能敬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泄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

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sup>六六</sup>。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sup>六七</sup>。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釋義】 (一) 趙文子。晉趙武也。 (二) 子木。楚屈建也。 (三) 欲獲息民之名。 (四) 趙孟。即趙文子。 (五) 韓宣子。韓起也。 (六) 雖知兵不能強。然今不可不許。 (七) 陳文子。齊大夫。名無須。 (八) 攜攜貳也。 (九) 言民心已貳。如何為用。 (一〇) 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 (一一) 折俎。言折節解體升之於俎也。 (一二) 舉。謂紀錄之也。 (一三) 荀盈之至。非奉晉侯命。蓋依趙武命追來。故云從。 (一四) 晉楚之從。謂諸侯之從楚者。 (一五) 左師。官名。即宋向戌。 (一六) 駟。傳告也。 (一七) 王。康王也。 (一八) 子皙。即公子黑肱字。 (一九) 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爭。 (二〇) 以藩為軍。言各國不相疑忌。故祇以藩籬為軍。不更從事營壘也。 (二一) 晉處北。楚處南。 (二二) 伯風。即荀盈。 (二三) 氣。言楚有襲晉之氣。恐晉有難也。 (二四) 楚人衷甲。楚人恒詐。藏甲於衣中。欲於會時。出其不意以擊晉。 (二五) 伯州犂。晉大夫。伯宗子。宗為晉所害。州犂奔楚。時為太宰。 (二六) 事利。謂有利于己也。 (二七) 言其不得逞也。 (二八) 參。即三也。言也。信也。志也。三者備而後身得安定。 (二九) 單弊。即盡數路之意。 (三〇) 不病。言不止於病。必至于死而已。 (三一) 帶。即不信之謂。 (三二) 夫能致死。謂宋能致相助。 (三三) 不及是。言不幸而死也。 (三四) 稱兵。舉兵也。 (三五) 吾庸。我之功也。 (三六)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宿。 (三七) 爭先。爭先歃盟也。 (三八) 狎。更也。謂晉楚歷來更迭主諸侯之盟已久。 (三九) 只。語辭。 (四〇) 尸盟。主盟也。 (四一) 晉細。謂楚任晉之細事。 (四二) 宋公。平公成也。 (四三) 蒙門。宋城門。 (四四) 范武子。即晉士會。范。士會食邑。 (四五) 尚上也。 (四六) 飲。享也。謂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也。 (四七) 五君。文。襄。宣。成。景也。 (四八) 垂隴。鄭地名。在今河南滎澤境。 (四九) 七子。指上子展等七人。 (五〇) 草蟲。詩召南篇名。此取未見君子之義。 (五一) 鶉之賁賁。詩邶風篇名。此取人之無良之義。 (五二) 黍苗。詩小雅篇名。此取武功赫烈之義。 (五三) 隰桑。詩小雅篇名。此取思見君子之義。 (五四)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五五)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五六)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五七)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五八)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五九)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六〇)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六一)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六二)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六三)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六四)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六五)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六六)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六七)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六八)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六九)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七〇)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七一)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七二)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七三)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七四)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七五)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七六)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七七)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七八)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七九)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八〇)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八一)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八二)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八三)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八四)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八五)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八六)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八七)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八八)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八九)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九〇)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九一)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九二)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九三)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九四)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九五)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九六)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九七)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九八)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九九)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一〇〇) 采芣苢。詩小雅篇名。此取見君子之義。

卒章末章也。此取中心不忘之義。(一)野有蔓草。詩鄭風篇名。此取相遇備顯義。(二)蟬蟋。詩唐風篇名。此取良士翟然而有禮義之意。(三)桑扈。詩小雅篇名。此取君子而有文禮之意。(四)匪交匪敖。二句。此屬桑扈之詩辭。(五)志。經其上。言伯有所賦之詩。是經其上也。(六)公怨之。謂公然怨之也。(七)幸而後亡。是料其先亡之意。(八)不忘降。草蟲篇我心則降。(九)印氏。印段也。即子石。(十)向戌弭兵之謀不成。則罪當死。成而自矜其功。言得免死。故請賞也。(十一)子罕。宋大夫樂喜。(十二)五材。謂金木水火土也。(十三)兵。金也。(十四)德刑禮義與存。感明之術也。驕淫殘虐。廢亡昏闇之術也。皆畏懼此兵。行善不行惡。畏之則與。不畏則亡。故曰。皆兵之由。(十五)求。求不用兵也。(十六)劍。劍其賞邑之書也。宋公賞邑。書之于札。向戌執以示子罕。子罕削其字。投之地。(十七)司城。官名。春秋宋所置。即可空。子罕官此。(十八)恤我。謂憂我也。此逸詩也。(十九)收之。取之也。

### 左傳晉魏舒敗無終之戰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釋義】(一)步卒。(二)路窄狹難行也。(三)一車四馬也。(四)五人爲伍。

### 左傳叔孫穆子之難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豸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

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sup>六</sup>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sup>七</sup>。有寵。長使爲政<sup>八</sup>。公孫明知叔孫於齊<sup>九</sup>。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sup>一〇</sup>。田於邱薈。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sup>一一</sup>。曰爾未際<sup>一二</sup>。饗大夫以落之<sup>一三</sup>。既具。使豎牛請曰。入弗謁<sup>一四</sup>。出命之曰<sup>一五</sup>。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sup>一六</sup>。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sup>一七</sup>。使牛入示之<sup>一八</sup>。入不示。出命佩之<sup>一九</sup>。牛謂叔孫見仲而何<sup>二〇</sup>。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sup>二一</sup>。公與之環而佩之矣<sup>二二</sup>。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sup>二三</sup>。告之飢渴。授之戈<sup>二四</sup>。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sup>二五</sup>。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sup>二六</sup>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sup>二七</sup>。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sup>二八</sup>。豎牛賂叔仲昭子<sup>二九</sup>。與南遺<sup>三〇</sup>。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sup>三一</sup>。且盡卿禮<sup>三二</sup>。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sup>三三</sup>。介卿以葬<sup>三四</sup>。不亦左乎<sup>三五</sup>。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sup>三六</sup>。王思舊勳而賜之路<sup>三七</sup>。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sup>三八</sup>。使三官書之<sup>三九</sup>。吾子爲司徒實書名<sup>四〇</sup>。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sup>四一</sup>。孟孫爲司空。以書勳<sup>四二</sup>。今死而弗以<sup>四三</sup>。是棄君命也<sup>四四</sup>。書在

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甯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釋義】(一)魯成公十六年僭僑如之難。齊齊庚宗魯魯地。(二)國氏。齊正卿姜姓。(三)目深而口像猶也。(四)徒指其從者。(五)先子。宣伯先人。(六)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立爲儲。(七)豎。小臣也。(八)爲家政。(九)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知。(一〇)國姜。孟仲母。(一一)子孟丙仲壬。(一二)叔孫爲其子孟丙鑄鐘。(一三)際。接也。孟

未與諸大夫相接也。(二)以殺猪血釀鐘曰落。(三)饗禮具。(四)謁白也。豎牛既入弗謁告於叔孫。(五)詐命曰。(六)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七)萊書公御士。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八)示叔孫。(九)而何如何也。(一〇)言仲已自往見公。(一一)杜洩。叔孫氏之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一二)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一三)寘置也。(一四)个。東西廂。(一五)膏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一六)昭子。叔孫熈也。(一七)昭子叔仲帶也。(一八)南遺。季氏家臣。(一九)路。王所賜叔孫車。(二〇)冢。御謂季孫。(二一)介。次也。(二二)左。不便也。(二三)夫子謂叔孫。(二四)書名。謂定位號。(二五)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二六)功也。(二七)以。用也。(二八)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二九)告叔孫之柩。(三〇)五父。齊名。在魯國東南。昭以禍福之言相要也。(三一)受季孫之書而投棄之。不以告。(三二)即叔仲帶。受豎牛賂惡杜洩。(三三)鮮。非壽終也。(三四)西門。非魯正門。(三五)命杜洩使從西門。(三六)從生存朝觀之正路。(三七)自。從也。(三八)行以辟禍。(三九)仲王聞父喪而來。(四〇)攻仲王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作其上作庫。(四一)取叔孫氏邑。(四二)從。和順之道也。(四三)孟。孟丙仲壬之子。(四四)齊風。齊地名。(四五)不以立己為功勞。(四六)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也。

左傳楚靈王乾谿之難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穎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

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

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

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己徇於

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

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

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

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

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

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

使須務牟與史痺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

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

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

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

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

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

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

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郟。芊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

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



亥。王縊於莘。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赦。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射。聘于鄭。且致嬖。嬖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嬖嬖。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旣復。王問嬖嬖。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莘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旣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

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无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華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卻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

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送。何以冀國。

【註音】(鳥)音昔(繹)音亦(共)音恭(適)丁歷反

徐。國名。故城在今皖泗縣北境。乾谿。今皖亳縣。(四)秦所遺羽衣也。(五)以翠羽飾被。(六)以豹皮爲履。(七)楚大夫。(八)楚始封君。(九)齊太公之子丁公。(一〇)晉康叔子康伯。(一一)唐晉叔之子。(一二)周公子伯禽。(一三)成王子。(一四)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一五)禹鑄九鼎。三代傳之。以爲有國之寶。今求此九鼎以爲楚之分器。(一六)路。車也。以柴爲車。(一七)成王母。齊太公之女也。(一八)宅於許地。(一九)此是舊許之地。鄭故云。(二〇)不羹。地名。襄城有西不羹。定陵有東不羹。(二一)鐵。斧也。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二二)鐵。其順王言。如晉應擊。(二三)以己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惡。(二四)倚相。楚史名。(二五)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也。五典。即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二六)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二七)九州之志。謂之九邱。(二八)即周穆王。(二九)肆。極也。(三〇)穆王乘八駿馬。造父爲御。編游天下。欲車馬轍迹無所不至。(三一)謀父。周御士。(三二)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以其名。(三三)穆王聞諫而止。是以得善終於祇宮。免於篡殺。(三四)遠焉。指三墳五典。(三五)情。安和貌。(三六)式。用也。(三七)昭明也。(三八)言祈父掌甲兵。情。安和。不迫。用能。即明王之德。極也。(三九)圍。許大夫。(四〇)蔡人。住於楚。(四一)使。宿守國。王行至乾谿。(四二)令尹子文玄孫。(四三)邑名。(四四)韋。韞子。(四五)即成然。(四六)故。猶舊也。(四七)因。楚羣大夫失職而怨王者。(四八)息。卅楚邑。城之堅固者。(四九)朝。美。故蔡大夫聲子之子。(五〇)觀。從以父死怨蔡。故欲試作亂。(五一)二子皆靈王弟。子干奔晉。子皙奔鄭。(五二)告以蔡公不知謀。(五三)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並僞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五四)觀。從也。(五五)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五六)將。執觀。以爲妖言。(五七)賊。謂子干子皙也。(五八)言若能爲靈王死亡。則可以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如何。(五九)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六〇)言不可違蔡公也。(六一)封陳蔡之國。而依倚之。(六二)子干。(六三)子皙。(六四)蔡公。(六五)欲築壘壁。以示後人。爲復讐之名。(六六)言欲謀入楚。(六七)須務。年史。皆楚大夫。(六八)正。僕。太子之近官。(六九)祿。與。罷。敵。皆靈王之子。(七〇)魚。破。在今湖北天門縣北境。(七一)掃。除。(七二)先。歸。國者。各安其所。後。歸者。坐以截鼻之刑。(七三)然。丹。子華。棄王而歸楚。(七四)沿。順流而下也。夏。漢水之別名。(七五)棘。里名。闔。門也。(七六)言人謂棄疾將忍於殺女。(七七)君。司馬。謂棄疾也。(七八)取。囚。詐以爲靈王而葬之。以安楚國之人。(七九)子。旗。蔓。成。然。也。(八〇)其。地。在。淮。南。江。北。界。(八一)施。恩。惠。舍。適。責。(八二)舉。職。謂。修。廢。官。

也。(一)佐。卜人。開龜兆。(二)一人均為楚之大夫。(三)田本鄭邑。楚取之。平王新立故還以賂鄭。(四)知鄭自設服不復領賂故。(五)降服。猶解冠也。(六)王善其行。有事將復使之。(七)向。庶幾也。(八)區區。小天下也。(九)冢大也。(十)欲立為太子。不知適从。(十一)羣望。星辰山川。(十二)共王姬。(十三)太室。祖廟也。(十四)棄立長之禮。謂卜於神。(十五)即晉大夫韓起。(十六)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十七)指賢人。(十八)晉楚之士。从子干辭皆非達人。(十九)終身竊客在晉。是為無民。(二十)時棄疾奔領陳事。(二十一)楚華姓。(二十二)季少子也。(二十三)魯嬖拜。(二十四)齊僖公妻。(二十五)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二十六)國氏高氏齊上卿也。(二十七)齊昭也。肅敬也。(二十八)儉也。(二十九)言篤志。(三十)惠公懷公也。(三十一)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是無異親。

### 左傳吳楚雞父之戰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釋義】(一)火滅也。(二)謂其政令雜亂也。(三)指州來。胡沈許蔡陳及莒。(四)其心動搖不安也。(五)喧擾也。(六)逐也。

### 左傳魯昭公乾侯之難

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鸚之鵡之。公出辱之。鸚鵡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鵡跌跌。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鸚鵡之巢。遠哉遙遙。禰父喪勞。宋父以驕。鸚鵡鸚鵡。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鸚鵡來巢。其將及乎。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妣與甕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余殺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官於

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傲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臯。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慙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

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鬪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子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

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卽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惟是楹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下爲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郕。郕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泮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二十六年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庚。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



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軻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或駕人以爲駸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鬢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毋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二十七年秋。會於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

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隘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旣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櫛。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

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請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專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乎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然身衛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冀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晉公不得歸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十二月公疾得賜大夫大夫

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二。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羈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羈臣之願也。

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註音】(疎)張于反(鑿)音節(過)市專反(廊)音后(纒)音遣(女)音汝(妃)音配(費)音祿

【釋義】(一)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婦。(三)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婦。(三)曹氏。宋元夫人。(四)三世。文字。武子。平子也。(五)四公。宣。成。襄。照也。(六)見詩大雅。言無人則憂患至。(七)師己。魯大夫。(八)言鸚鵡來

則公出辱也。鸚鵡爲一鳥。但語中因讀故分言之。(九)饋。饋也。(一〇)踈。踈也。(一一)蹇。蹇也。(一二)稱。稱也。(一三)稱父。昭公死

外故喪勞。(一四)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驢。(一五)言將及禍也。(一六)公鳥。平子庶叔父。(一七)公亥。即公若。(一八)相。治也。

(一九)季嬖。公鳥妻。鮑文子女。(二〇)嬖人。食官。(二一)秦。魯大夫。其妻爲公鳥妹。秦姬也。(二二)公甫。平子弟。(二三)要。却我以非禮也。(二四)公之。亦平子弟。(二五)執夜。姑之有司。欲迎受殺生之命。(二六)季平子。即昭伯。二家相近。故雞

門。(二七)擗芥子。播其羽也。(二八)怒其不下己。(二九)謂侵。即氏室。以自益。(三〇)讓。責也。(三一)禘。祭也。(三二)萬。舞也。(三三)公爲。昭公子。務人。(三四)公果。公黃。皆公爲之弟。(三五)小人。謂僚。桓。(三六)子家。羈莊公之玄孫。(三七)讒人。謂公若

麻。係之徒。(三八)受。惡名。(三九)現之。使去。(四〇)言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四一)關。魯邑。(四二)長府。官府名。

(四三)沂。水名。有二。此沂水出自魯國魯縣西南。入泗水。(四四)懸。懸惡也。(四五)蘧。積也。(四六)與季氏同求叛君者。(四七)太。陷公圍也。(四八)正義曰。二十七年傳說此事云。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辭。則此踈是遊也。(四九)逐公使。(五〇)

左傳魯昭公乾侯之難

一六一五

敘記之屬一

左傳魯昭公乾侯之難

一六一五

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五)意如季平子名。(五)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五)社。二十五家。子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五)胙。報也。(五)信。明也。處者有罪。明者無罪。(五)繼。繼不離散也。(五)從者。陪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五)昭。昭子謀歸安衆。(五)昭子謀歸安衆。而後納公。則獨公得入。从公伐季氏者。不得入。故欲殺昭子也。(五)不。不欲復納公。(五)駟。爲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五)展。魯大夫。(五)請。納公也。(五)平。公。元公父。(五)父。兄。爲華向。(五)楸。棺中冬牀也。(五)幹。骸骨也。(五)昵。近也。降昵寢。謂損親近聲樂飲食之事。(五)祗。適也。言君命必不行。(五)充。僕。句。龜所產之地。(五)信。不信也。(五)問。昭伯起居。(五)故。事也。(五)內。子。指昭伯妻。(五)不。對。因有他故。(五)又。不對。(五)郕。地名。在東平无鹽縣東南。(五)劬。假。郕邑。(五)賈。正。官名。大夫也。掌貨物使有常價。(五)送。計簿於季氏。(五)桐。地名。在東平无鹽縣東南。(五)立。以爲臧氏後。(五)言。卜筮之驗。善惡由人。(五)豎。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五)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卽。二。匹。(五)瑱。塞耳之玉也。(五)言。若能爲我行貨於子猶。當爲請使。得爲高氏後。又當對。豎。五千。庚。十六。斗。也。(五)欲。行。其。說。故。先。示。欲。盡。力。納。魯。君。(五)曲。練。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練里。(五)錮。齊大夫。(五)以。成。邑。禦。齊。師。(五)敝。壞也。(五)公。孫。朝。拜。齊。師。言。欲。降。使。來。取。成。(五)淄。水名。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五)以。歷。衆。心。不。欲。使。知。己。降。也。(五)告。齊。言。衆。不。欲。降。己。不。能。勝。(五)炊。鼻。魯地名。(五)聲。子。魯大夫。(五)種。瓦。脊也。(五)絲。適也。(五)胸。車。輓。(五)轉。車。轉。(五)七。矢。鏃。(五)殪。死也。(五)人。魯人。(五)子。車。卽。淵。接。(五)子。囊。帶。齊大夫。(五)卽。聲。子。(五)野。洩。亦。此。言。齊。無。戰。心。但。相。叱。也。(五)冉。豎。季氏臣。(五)武。子。襄。(五)鬢。鬢髮也。鬢眉皆謂多也。(五)其。口。大。口。也。(五)子。疆。武子字。(五)皆。魯人。下。謂。下。軍。戰。(五)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五)割。擊。也。(五)一。足。行。也。(五)子。嬰。宋樂祁也。(五)貞。子。衛北宮喜。(五)復。猶。安。也。(五)休。息。也。(五)言。季氏無罪。而公濫討之。叔孫氏亦權稱之。濫及於己。而自同心於季氏。俱叛公。此乃天之常道也。(五)淮。夷。魯。東夷也。(五)宣。用也。(五)以。難。納。白。晉。君。(五)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五)相。疑。也。言。棄。君。不。疑。(五)言。卽。有。鬼。神。以。助。君。此。戰。必。敗。况。無。鬼。神。乎。(五)且。知。近。鄆。地。名。(五)設。饗。禮。享。太。宰。以。飲。賓。是。爲。禮。之。大。者。(五)言。不。必。設。饗。禮。勸。其。用。宴。禮。而。飲。酒。(五)使。宰。爲。主。獻。辭。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五)魯。公。子。懿。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五)齊。侯。卑。公。故。適。晉。(五)欲。使。次。於。竟。以。待。命。(五)一。個。單。使。也。(五)大。夫。驪。主。今。高。張。以。齊。侯。之。命。稱。公。爲。主。君。輕。侮。之。比。公。於。大。夫。也。(五)言。往。事。齊。適。取。辱。(五)爲。齊。所。卑。故。復。適。晉。冀。見。恤。(五)賈。買也。(五)啓。服。馬名。(五)墮。墜。死也。(五)爲。作。棺。也。(五)子。家。子。請。以。馬。肉。食。从。者。以。公。將。之。櫬。所。以。深。抑。之。公。感。子。家。之。言。方。依。禮。以。帷。裹。之。(五)龍。輔。玉名。(五)陽。穀。齊邑。(五)出。之。產。

舍。(二四)務人。公爲也。(二五)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二六)言我爲子負責使事必死咎。因受其貨故。(二七)練冠。蓋如喪服斬衰既練之後布冠也。(二八)麻衣。當是布深衣也。(二九)以其不得事君。示己憂戚之甚也。(三〇)言事君不肯還。不敢辟罪。(三一)君謂魯侯也。(三二)知伯。卽荀躒。(三三)言晉既憂君。君一言使晉。晉必逐之。(三四)夫人。謂季孫也。(三五)言若見季孫已當受禍。明知河以自誓。(三六)怪公所言不忍聽也。(三七)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敢復知耶。(三八)歸攝君事。(三九)其人。謂子家驪也。(四〇)琥。玉器。(四一)肉倍好謂之璧。肉好若一謂之環。(四二)輕服。細好之服。(四三)奉之無常人言唯德也。(四四)見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四五)三后。虞夏商也。(四六)正義曰。乾爲天爲剛震爲雷爲動。天以剛而動。動則爲雷。壯之大者。故曰大壯。(四七)懷姓而始動而卜也。(四八)謂嘉名聞於世。(四九)卽傅公。(五〇)器車服名。爵號。(五一)叔孫婁之子。(五二)言子家子數言我於公嘗猜中吾意。吾欲用爲大夫。(五三)公喪歸則从者散。故令止之。(五四)言一聽子家之所爲。(五五)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五六)正義曰。謀逐季氏。公爲爲之。傳文不言公衍謀也。但以公衍見復爲大子。季氏欲俱廢之。故言此也。(五七)宋昭公弟定公。(五八)親出。謂以義从公。與季氏無實怨。(五九)與季氏爲親仇者行可也。(六〇)古時。諸侯葬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卽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卽位。(六一)闕。魯羣公墓所在也。(六二)猶言將溝公氏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六三)駕驚。魯大夫榮成伯也。(六四)章也。(六五)爲惡謚。(六六)信。明也。以自明己之不臣也。(六七)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湯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爲獲福。故立其宮。

### 左傳吳楚柏舉之戰

沈人不曾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

阬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四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七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八至於大別九。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三陳于柏舉。鬬廬三之弟夫概王。晨請於鬬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概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二五將擊之。夫概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二七。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三〇昇我以出。涉睢三一。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概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概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鬬廬故取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



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鄭。鍾建負季華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鄭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惟仁者能之。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彌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

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概王于沂。吳人獲蘧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概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閭。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藍尹麇涉其孥。不與王舟。及甯。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旣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

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註音〕(一) 蕲音否(華)音強(圖)音因

〔釋義〕(一) 沈。古國名。在今河南汝陽縣東。(二) 召陵。地名。齊桓公率諸侯會於召陵。故城在今河南鄆城

縣東。(三) 行人。官名。掌朝覲聘問之事。(四) 郟宛。楚大夫。(五) 冬。定公四年冬。(六) 淮汭。淮水之隈曲處。吳師乘舟從淮來。過蔡。置舟從陸。(七) 豫章。在淮南江北之界。(八) 子常。楚囊瓦。官令尹。(九) 仍。漢上下。遽勿使渡。

(一〇) 方城。山名。在今河南方城縣葉縣兩邑之間。(一一) 大陵。武陽關也。(一二) 直轅。黃峴關也。(一三) 冥阨。平靖關也。皆在今河南信陽縣境。(一四) 武城黑。武城。楚邑名。黑。大夫名也。(一五) 用木爲兵言其鈍。用革爲兵言其利。(一六) 史皇。楚國大夫。(一七) 城口。三隘道之總名。(一八) 小別。山在今湖北漢川縣之南。(一九) 大別。山在今漢陽縣東北。(二〇) 盡說。言可盡救貧賄致寇之罪也。(二一) 二師。兩國之師。(二二) 柏舉。楚地名。在今湖北。(二三) 闔廬。吳王闔廬也。(二四) 兵車以十五乘爲一廣。(二五) 庸發。水名。(二六) 奔食。食者走不陳也。(二七) 雅澨。水名。(二八) 鄆。楚都城。在今湖北江陵縣東。(二九) 楚子。楚昭王也。(三〇) 界我。季華之字。(三一) 睢。水名。在今湖北當陽縣北。(三二) 執燧象。執火燧繫于象尾。徐奔吳師。以驚退之。(三三) 以班處宮。言按班次進處楚宮也。(三四) 子山。吳王之子也。(三五) 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故不能遂克楚。(三六) 息。楚邑。漢置新息縣。故城在今河南息縣東。戊與子常成謀而行。及息。聞楚敗。乃還。(三七) 臣闔廬。司馬會爲吳王闔廬之臣。(三八) 我實失子。言我不知仲之賢也。(三九) 布。張也。司馬傷而自殺。故句卑布裳。劉其首而裹之。(四〇) 雲中。雲夢澤中也。澤在今湖北安陸縣。(四一) 鄆。楚邑。漢置安陸縣。(四二) 鍾建。楚國大夫。(四三) 辛。聞牽也。(四四) 懷。聞懷也。(四五) 殺吾父。辛之父。夔成然。爲楚平王所殺。(四六) 其子。指楚昭王。(四七) 此系詩大雅烝民之詞。茹。食也。幹。同。蘇。(四八) 約。窮也。(四九) 隨。國名。即今湖北隨縣。(五〇) 竄。匿也。(五一) 獎。成也。(五二) 公宮。指隨之公宮。

(五三) 子期。楚昭王兄。(五四) 一人。楚王也。(五五) 若鳩楚竟。言如鳩集楚地也。(五六) 鑣金。楚國大夫。(五七) 要言。與隨人要約。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五八) 劉子期之心。言對心前割取其血以爲盟。非刺割其心之謂。(五九) 申包胥。楚國大夫。(六〇) 封豕。大豕也。喻吳之貪暴如大豕。長蛇。(六一) 若。數也。(六二) 越在草莽。謂昭王奔隨也。(六三) 取分。謂

與吳共分楚地也。(一六)撫之。謂存恤楚國。(一五)無衣。詩秦風篇名。中有修于戈矛。與子同仇之語。(一六)子蒲子虎。皆秦大夫。(一七)稷。地名。在今河南桐柏縣。(一八)沂。楚國地名。(一九)通射。楚國大夫。(二〇)奔徒。奔散之兵卒。(二一)子西。昭王之兄。(二二)軍祥。楚國地名。(二三)王闔廬也。(二四)麋。楚地。(二五)暴骨。前年吳楚之戰。楚父兄多死于麋。故云。(二六)公瑁。楚國地名。(二七)鬬與罷。楚國大夫。(二八)請先。請先至吳也。(二九)葉公諸梁。諸梁。子高名。司馬沈尹戌子。葉。楚邑名。(三〇)楚定后滅棄母而歸。(三一)成臼。水名。(三二)請舍邊。以懷初謀。王。故請舍其賞。(三三)子旗。莫成然也。以其有德于王。而貪求無厭。卒為平王所殺。故云。(三四)脾。楚邑名。(三五)如辭。謂當辭而勿行也。

### 左傳晉鄭鐵之戰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繞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途人。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綆。而乘

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其馬百乘。死於牖下。羣  
 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麋之吏詰之。御對曰：拈  
 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會孫蒯曠。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  
 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曠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  
 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  
 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蠹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  
 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偃曰：雖克鄭。猶  
 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尤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  
 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  
 取蠹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  
 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  
 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將將絕。吾能止之。  
 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將皆絕。

【釋義】

(一) 衛太子。名蒯曠。衛靈公之太子。(二) 敗。衛國邑名。(三) 宵。夜間。途路也。(四) 陽虎。春秋魯人。

(五) 餓。初喪之服。(六) 范氏。久居朝歌。糧食不足。故齊以粟餉之。(七) 擊。謂擊。即子姚。謂彌弘。即子般。(八)

彼見吾貌。言彼見吾兵車之多。(九) 龜焦。謂不成之兆。(一〇) 樂丁。晉大夫。(一一) 言人事。後卜筮。(一二) 故光。謂吉兆。

(一三) 詢。諮詢也。謂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一四) 簡子。趙鞅之諡。(一五) 反易天之明德。不事百姓。(一六) 斬艾。斬艾也。

(一七) 徐。謂仕進得途也。(一八) 免。免其服役也。(一九) 志父。趙鞅別號。(二〇) 棺用難朽之木。桐棺易壞。故以爲說。(二一)

屬。謂棺重量之數。(二二) 兆。所葬之地也。(二三) 郵無恤。御人王良也。(二四) 鐵。邱名。(二五) 子良。即王良。(二六) 經。掩以

上車之康也。(三)言其怯。(六)畢萬。晉大夫。周初。畢公高裔孫事晉獻公。以功封魏邑。(元)繁羽。趙羅宋勇。皆晉大夫。(三)麋之縛之也。趙羅無勇不能乘車。束縛之使在於車。(三)疇。瘧症也。(三)皇。大也。文王拜周文王。(三)烈。顯也。(三)鄭勝。鄭成公名勝。(三)晉午。晉定公名午。(三)大命。謂己之身命也。(三)趙孟。即趙簡子。(三)知在。謂知氏向在也。(元)公孫尤。施氏家臣。(四)還其所得稅。(四)子姚子般。(三)言雖小國。曾有善射者。(三)伏。伏于弓衣也。(四)我上。謂今日之功。以我爲上也。(三)兩鞞。車前兩牛鼻上之索也。(四)乘。載也。材。橫木。

### 左傳齊魯清之戰

十一年春。齊爲鄆故。國書高無不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

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釋義〕 (一) 鄆。齊地名。 (二) 清。齊地名。 (三) 季孫。季康子也。名肥。魯三家之一。 (四) 冉求。魯人。孔子弟子。 (五) 一子守。謂季孫守國。 (六) 二子。指叔孫孟孫。 (七) 封疆。竟內近郊之地。 (八) 屬。臣屬也。言不戰爲不臣。 (九) 羣室。都邑居家。 (一〇) 一都之衆。敵齊之兵車。有餘用。 (一一) 言二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 (一二) 黨氏溝。朝中地名。 (一三) 武叔。叔孫武叔也。名州仇。 (一四) 懿子。即孟懿子。名何忌。 (一五) 小人。冉求自稱。 (一六) 蒐。閱。 (一七) 孟孺子洩。懿子之子。 (一八) 須。樊遲名。 (一九) 有子。即冉求。 (二〇) 須年。少能用命。 (二一) 武城。魯邑名。 (二二) 零門。魯城之南門。 (二三) 公叔務人。名公爲。魯昭公子。 (二四) 保。守城者。 (二五) 事充。絲役煩。 (二六) 政重。賦稅多。 (二七) 稷曲。地名。 (二八) 言魯師非不能踰溝也。不信子之號令也。 (二九) 三刻。與衆三刻約信。 (三〇) 師謂冉求之師。 (三一) 逐右師。 (三二) 陳瓘陳莊。皆齊國大夫。 (三三) 涉泗水。以從魯師。 (三四) 孟之側。孟氏族人。 (三五) 不狃。魯士五人爲伍。 (三六) 敗而欲走。 (三七) 我不如誰而欲走。 (三八) 惡賢。言罷戰。惡足以爲賢。 (三九) 冉求所得。 (四〇) 不能整其師。 (四一) 宵謀。問謀。 (四二) 請逐齊師之奔。 (四三) 銳。精也。敏。疾也。 (四四) 心雖不欲。口不言奔。

### 左傳白公之難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

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悅。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



險傲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閻三四爲王。子閻不可。遂劫以兵。子閻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三五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留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頰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甯乃使甯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

【釋義】

(一)太子建楚平王太子。

(二)城父。春秋楚邑名。故城在今河南寶豐縣。

(三)奔宋。建爲費無極所

戮。平王使司馬奮揚殺之。揚先期報太子。遂奔宋。

(四)華氏之亂。華向之亂也。見左傳昭公二十年。

(五)鄭人復子建特之如初時。

(六)子木。即太子建也。

(七)期。謂襲鄭之期。

(八)勝。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也。

(九)葉公。沈諸梁也。

(一〇)子西。即公子申。

(一一)衛諸。使爲諸屏之衛。

(一二)親也。

(一三)率。行也。

(一四)好復言。謂既以言見許。即非理亦必復行之。

(一五)私。指私謀復仇事。

(一六)期。必也。

(一七)白公。白。楚邑。與吳臨境。勝稱白公。

(一八)未節。言楚復國未久。政令未能節制也。

(一九)讎。不遠矣。讎。謂鄭人殺其父建。此以子西比鄭人。故曰不遠。

(二〇)厲劍。磨劍也。

(二一)厲劍。磨劍也。

子期。公子結也。(三)第。次第也。用士之順序也。(三)謂子西苟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四)石乞。白公勝之徒。(二)二躑士。指子西子期二人。(五)熊宜僚。勇士也。(六)按劍指其喉。(六)慎。楚邑名。(元)請于獻俘時。許以嚴加兵備也。(三)豫章。大木。(三)焚府車以息觀望。獨惠王以絕觀望。(三)方城。山名。在今河南葉縣方城縣境。(三)子高。葉公字。(三)險。猶惡也。(三)管休。楚國賢大夫。(三)子闔。平王之子。名啓。(三)不能。不能從也。(三)殺殺子闔。(元)高府。楚別府。(四)尹門。石乞爲門尹以守之。(四)閻公陽。楚國大夫。(四)穴宮。穿地穴入宮也。(四)昭夫人。王母越女。(四)歲。年穀也。(四)幾。冀君來。(四)得艾。猶言得安。(四)民知脫於死亡。其亦皆有奮發討罪之心。猶將旌表葉公以徇告楚國之人也。(四)言葉公得民心。(四)二子。指子西子期。(五)微。匿也。(五)王孫燕。勝弟也。(三)頽黃。吳地名。(三)兼二事。兼令尹司馬二職。以子西子期被害故也。(四)寧安也。(五)寧寬。寧。子西子寬。子期子。



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

震失色。長史張昭<sup>三</sup>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sup>三</sup>。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執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sup>三</sup>。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sup>三</sup>。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稿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閒。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sup>三</sup>二袁<sup>三</sup>。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

老賊執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聞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四二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四三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四五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快。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四六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四七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四九。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五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

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鼙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踏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卽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執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執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釋義】（一）劉表。荊州刺史。（二）荊州。南陽。南郡。江夏。武陵。桂陽。長沙。零陵等七郡。劉表由漢壽徙治襄陽。

即今湖北襄陽縣。(三)二子不協。劉琦劉琮兄弟不睦。以表及後妻偏愛劉琮故也。(四)謂有附琦者。有附琮者。(五)離違。言人有離心互相違異也。(六)夏口。即今湖北漢口鎮。(七)南郡。即今湖北江陵縣北之紀南城。(八)徑迎之。由捷徑往迎劉備。(九)當陽。即今湖北當陽縣。(一〇)在今湖北當陽縣東北。(一一)備先為豫州牧。故以此稱之。(一二)蒼梧。即今廣西蒼梧縣。(一三)孫討虜。漢建安五年以孫權為討虜將軍。(一四)六郡。即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新都是也。(一五)子瑜。諸葛瑾字。(一六)即今湖北鄂縣。(一七)樊口。即果子湖入長江之處。在今湖北武昌縣西北。(一八)江陵。即今湖北江陵縣。(一九)柴桑。即今江西九江縣。(二〇)艾。刈也。夷殺也。(二一)無所卑屈。曰抗。衡以取平上下相當也。(二二)猶豫。獸名。如鹿。善登木。性多疑慮。故喻遲疑不決者曰猶豫。(二三)田橫。臨淄人。故齊王榮弟。齊敗。與其徒五百人入海島。高帝使使赦其罪而召之。橫與其客二人至。帝命以王禮葬之。既葬。二客穿其塚旁。皆自剄。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二四)胄。系也。(二五)勃然。作色愠怒也。(二六)時劉琦為江夏太守。故云。(二七)韓安國。曰。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譬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注曰。縞。素也。(二八)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二九)協規。猶言合謀。(三〇)荆謂備。吳為權。(三一)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三二)蒙衝。戰艦。以生牛皮蒙船。前後左右。造成弩窗矛穴。可以禦敵。(三三)諸曹從事之。最下者。(三四)牛車也。(三五)番陽。即今江西鄱陽縣。(三六)喻已受命出使。蓋行未遠也。(三七)馬超韓遂。時起屯兵涼州。遂屯兵金城。(三八)關西。指函谷以西之地。今陝西甘肅二省是也。(三九)二袁。謂袁紹袁術。(四〇)公瑾。周瑜之字。(四一)子布。張昭字。(四二)元表。秦松字。(四三)子敬。魯肅字。(四四)發。佐也。助也。(四五)程公。謂程普。時江東諸將皆年最長。故稱程公。(四六)魯。魯也。(四七)委。棄也。署。置也。(四八)謂能自屈其威而來見。(四九)赤壁。山名。在江水之右。在今湖北嘉魚縣東北。(五〇)字公璠。泉陵人。(五一)杜佑。曰。走刺船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全破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五二)華容。即今湖北監利縣。(五三)操從弟。字子孝。(五四)字公明。河東人。(五五)字文謙。衛國人。容貌短小。有膽略。(五六)字先驍。江陰人。(五七)夷陵。即今湖北宜昌縣。(五八)益州。即今四川省地。(五九)嬰。姓。禮名。(六〇)字子明。富陵人。(六一)凌公績。即凌統。

通鑑曹爽之難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為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游。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



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而復爲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洶洶。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河南尹李勝出爲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露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纒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正始九年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

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三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執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三。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三哀多益寡。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四。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五。輅還邑舍。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大怒。以輅爲狂。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二六。謀誅曹爽。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二六。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二九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三〇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三。

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sup>三三</sup>，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sup>三三</sup>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sup>三四</sup>。伐木爲鹿角<sup>三五</sup>。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尙書陳泰<sup>三六</sup>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惟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sup>三七</sup>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懿謂蔣濟<sup>三九</sup>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尙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sup>四〇</sup>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

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sup>四七</sup>人。生汝兄弟。純犢<sup>四八</sup>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sup>四九</sup>丁謐<sup>五〇</sup>司隸校尉畢軌<sup>五一</sup>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謐軌勝並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sup>五二</sup>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太傅懿曰。彼各爲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爲御史中丞。綜爲尚書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sup>五三</sup>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爲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

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敵遂出。事定之後。敵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及太山牟祐。沈勸祐應命。祐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祐曰。吾不忘卿前語。祐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尙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爲名士。品目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選部郎劉陶。曄之子也。少有口辯。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陶嘗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爲聖。玄不復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

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尙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註音】(不)讀否(愧)烏貫反

【釋義】(一)向方。官名。主作禁器物。(二)福地為室也。(三)謂鑿為綺文。(四)何晏。字平叔。何進之孫。美丰姿。著有論語集解一書傳世。(五)沛國人。字元則。拜大司農。(六)清河平原二郡名。在今河北山東二省境內。(七)字德達。容城人。(八)周禮有天府。掌祖宗之寶藏。又賢能之書及功書皆藏於天府。(九)烈祖。明帝。封平原王。畫瓊分國有地圖在天府。(一〇)謂但結以五歲之罪。而不使之贖作也。(一一)魏并州統太原上黨西河遠接荒外。大於諸州。(一二)南陽人。字公昭。有才智。明帝以其浮華抑黜之。曹爽任為心腹。(一三)魏武之辭懿也。懿辭以風痺。故勝以為舊風發動。(一四)詐為蠱發之狀也。(一五)字南陽人。故稱荊州為本州。(一六)言其形神已離。唯尸在而餘魂端耳。(一七)垂泣。無聲而出涕也。(一八)管輅。字公明。年八九歲時。便喜仰視星辰。及成人。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一九)南陽人。字玄茂。為人浮華而好貨。(二〇)元凱。謂八元八凱也。(二一)相書以鼻為天中。自唇以上則為人中。(二二)取也。(二三)此言晏據權勢。撥分為多。當思自減損也。(二四)同談。(二五)言必見其死也。(二六)懿雖稱疾。先已置二子於要地矣。(二七)三國魏廢帝年號。是年四月方改元。(二八)魏武帝陵也。去洛城九十里。(二九)字文惠。園人。(三〇)廩丘人。字偉台。(三一)寄坐。謂雖處天子之位。猶寄寓也。(三二)謂年老衰朽。日月已過也。(三三)專也。(三四)伊水。水名。至洛陽南北流入洛水。(三五)舊時行軍守衛之具。(三六)字玄伯。羣子。為人沈勇能斷。後徵尙書僕射。(三七)司。姓名也。(三八)此時猶用版詔。至晉時則用書紙詔矣。(三九)平河人。字子虛。(四〇)言爽願總家室。慮不及遠。必不能用範計也。(四一)縣名。故城在今河南許昌縣西南。(四二)中郎將典農都尉所治也。(四三)中宿。次宿也。(四四)許昌別庫。貯兵甲洛陽有武庫。故曰別庫。(四五)被假。謂授兵也。(四六)初夜也。即一更。(四七)曹真字子丹。(四八)純同豚。小豕也。犢小牛也。(四九)字彥靖。(五〇)東平人。字昭先。(五一)字世英。郿人。曹爽輔政。引為司馬。屢有讒言嘉謀。惟爽均弗能納。(五二)大將軍營騎士也。(五三)津門。洛城南出西頭第一門也。(五四)言必將見誅於市也。(五五)字泰雍。(五六)爾猶云如此也。(五七)近也。(五八)匹也。(五九)昵。私愛也。此言親者則可為賢。任愛昵者則可為之死。(六〇)字叔子。泰山南城

人。(六)夏侯氏之女名令女。(七)愷。驚嘆也。(八)名玄。曹爽姑子。(九)名師。懿之長子。(十)以自塗澤也。(十一)字奉倩。或子。(十二)山陽人。字輔嗣。(十三)清談之稱始此。

### 通鑑諸葛恪之難

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嘉平五年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執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懸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弁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毋邱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尙

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爲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取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sub>六</sub>。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來<sub>六</sub>。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怨讟興矣。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卽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愈<sub>二</sub>洽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sub>六</sub>。欲向青徐。孫峻因民



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於吳主。云欲爲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又家數有妖怪。恪疑之。旦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恪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爲。正恐因酒食中人耳。恪入。劍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未善。平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建聞難。載其母欲來奔。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蔑束腰。投之石子岡。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軍。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之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

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慚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大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爲戚。曰。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爲恪必敗諸葛氏。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舊太守張嶷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

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邪？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果以此敗。

【註音】(場)音亦(廣)七感反(橋)音儲(卒)音作

【釋義】(一)合肥新城也。(二)謂吳攻淮南，蜀攻雍西也。(三)致，致師也。(四)即天水黃懸落門聚。(五)思也。(六)逆也。(七)流者放而不能自收也。曳者，曳困不能自扶，相牽引而行。(八)溝也。(九)渚，水中洲也。(一〇)言召命相繼也。(一一)痛怨而謗曰讒。(一二)即府舍也。(一三)怒其數作，詔召之也。(一四)曹，選曹也。(一五)罷而更選之也。(一六)戒兵士使嚴裝也。(一七)爽，明也。(一八)擾動不安也。(一九)待也。(二〇)試也。(二一)言當自力疾而入見吳王也。(二二)言病未良已也。(二三)武衛之士，武衛將軍領之。(二四)復刃者，納刃入鞘之謂也。(二五)施績時在江陵。(二六)孫壹時在夏口。(二七)崇，終也。言不終朝也。(二八)辰，十二辰也。一周曰一辰。(二九)訖，即盡也。(三〇)謂破家滅身之罪也。(三一)品，衆也。庶也。(三二)痛也。(三三)考也。(三四)法則。(三五)秦漢之制，奪官爵爲士伍。(三六)左傳：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三七)上古送死，棺之中貯柩，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此即所謂三皇之仁也。(三八)謂人主之威難犯，冒昧其死罪而言也。(三九)憂也。(四〇)萬者，祖之若無之意也。(四一)吳在蜀東，或謂其君爲東主。(四二)帝謂吳主亮。(四三)諸葛恪爲吳太傅，故稱之。(四四)謂周公之才，而有叔父之親，猶且不能免於管蔡之流言也。(四五)太史公曰：楚俗剽輕，易發怒。(四六)東家亦謂吳立國於東也。(四七)取古事以判劇今之事，今猶古也。(四八)自僕以來，門生故吏，率稱恩門子弟爲郎君。

### 通鑑謝玄肥水破秦之戰

晉太元八年七月，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尙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沖爲侍中，執還不遠，可先爲起第。良家子至者二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

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兇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糧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尙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入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

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袵矣。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鄖城<sup>二十六</sup>。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sup>二十七</sup>。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sup>二十八</sup>。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尙書朱序<sup>二十九</sup>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執。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sup>三十</sup>。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sup>三十一</sup>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

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三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三四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三五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脾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縣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三六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

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弁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鄭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琅瑯內史。

【釋義】(一)天錫。晉武帝年號。(二)秦三聖。即苻堅。晉時流寓秦。三。苻生。苻生嗣位凶暴。

堅弒之而自立。信任王猛。國政修明。爲五胡之最強盛者。(三)即東晉孝武帝。名暉。字昌明。(四)謝安。字安石。晉陽夏人。(五)桓冲。字幼子。龍驤人。時代其兄桓溫都督江揚豫諸軍事。(六)謂滅晉之期。在時勢言。當已不遠。(七)

秦州。故城在今甘肅天水縣西南。(八)慕容垂。慕容容之子。封吳王。破虜奔秦。不久而燕爲苻堅所滅。後堅敗。垂

遂叛秦復燕。(九)姚萇。姚弋仲子。兄襄敗死。萇率衆降秦。及苻堅敗。萇奔秦。不久而燕爲苻堅所滅。後堅敗。垂

堅之弟。名融。(二)鮮卑。羌虜。鮮卑。指慕容垂。羌虜。指姚萇。以垂爲鮮卑之種。萇爲羌種故也。(三)益州。卽今四川。

(三)梁州即今陝西。(四)龍驤。堅始為龍驤將軍。(五)項城。即今河南項城縣。(六)涼州。即今甘肅。(七)咸陽。即今陝西咸陽縣。(八)彭城。即今江蘇銅山縣。(九)運漕。東南各省。糶粟以供西北。曰漕運。(一〇)潁口。在今安徽潁上縣東南。(一一)謝石。字石奴。謝安弟。(一二)謝玄。字幼度。謝安姪。(一三)謝琰。字瑗度。謝安子。(一四)桓伊。字叔夏。絳人。(一五)壽陽。即今安徽壽縣。(一六)鄆城。故城在今湖北安陸縣。(一七)碓石。山名。在今安徽壽縣。(一八)洛澗。在今安徽定遠縣西。(一九)尚書朱序。本晉梁州刺史。以城陷被執。降秦。官尚書。(二〇)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二一)揚州。東吳所置州名。即今江蘇江寧縣。(二二)八公山。在今安徽壽縣東北。(二三)肥水。源出安徽含山縣紫蓬山。北流二十里分為二。一東流入巢湖。一西北流至壽縣入淮。(二四)青岡。在今安徽壽縣西北。(二五)雲母車。古以雲母飾車。謂之雲母車。按雲母。花岡巖中之主要成分也。色有黑有赤。黑者為黑雲母。赤者為紅雲母。其粉末可為塗飾之用。(二六)寶。垂第四子。字道祐。後嗣為後燕王。(二七)慕容德。字元明。後更名備德。垂之弟。後稱帝。號固。國號南燕。(二八)太傅。指慕容評。謂慕容評所說。出奔于秦之意。(二九)王猛。字景略。劇人。嘗事苻堅。官丞相。(三〇)氏。指苻氏。(三一)關東。指函谷關河南山東地。(三二)關西。指函谷關以西之地。即今甘肅陝西二省是也。(三三)圖讖。古時占凶吉之書。(三四)鄆都。即今河南臨漳縣。(三五)三秦。今陝西咸陽榆林等地。項羽以此分封章邯。司馬卬。董翳三人。(三六)驪。字景茂。垂姪。(三七)滎陽。即今河南滎澤縣。(三八)建康。故城在今江蘇江寧縣南。(三九)琅琊。即今山東舊克青沂萊四府及膠州之地。

### 通鑑劉裕伐南燕之役

義熙五年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奔。以為臨澧令。鎮惡騎乘非長。關弓甚弱。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明日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即以為中軍參軍。四月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



瓊那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胸。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執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執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甯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苜梁父二成。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

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胸。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胸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胸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閒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詔。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胸。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輦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尙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爲錄尙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尙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

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執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執如脣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尙書令韓範爲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尙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爲行參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爲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爲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爲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爲藩臣。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兪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審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兪見伐齊。殆將

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九月。秦王與自將擊夏王勃勃。至貳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相運。勃勃乘虛奄至。與懼。欲輕騎就詳等。右僕射韋華曰。若變輿一動。衆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與與勃勃戰。秦兵大敗。將軍姚楡生爲勃勃所禽。左將軍姚文崇等力戰。勃勃乃退。與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敕奇堡黃石固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初。與遣衛將軍姚強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強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尙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與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領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貳。并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奔于裕。張綱爲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縣其母於城上支解之。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堯阨之運。正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爲兒女子泣邪。超拭目謝之。尙書令董詵勸超降。超怒。囚之。二月癸未。

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卻。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尙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爲虐。戰士凋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曆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旣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註音】 關 讀 說 音悅 帥 讀率 父 音甫 堯 音官

【釋義】 (一)武帝太康四年立臨澧縣。屬天門郡。隋唐併入澧州澧陽縣。(二)廬南燕以奇兵斷其後也。

三 大峴在沂州沂水縣北。(四)臨胸漢時置。故城在今山東掖縣北。(五)謂緣梁父之山而東下也。(六)南燕以

并州牧鎮陰平。幽州刺史鎮發干。徐州刺史鎮莒城。兗州刺史鎮梁父。青州刺史鎮東萊。所謂五州也。(七)古者

東南之民斷髮文身。(八)謂已過大峴之險。(九)謂燕人不芟除禾苗。(一〇)即巨野水。俗名灑河。源出山東臨胸

縣南沂山西麓。北流經臨胸縣東。又北歷益都縣。又東北流經壽光縣界。由灑河口入於海。(一一)日過中也。(一二)

超自臨胸城中出城南就暉。(一三)晉志云法駕屬車三十六乘。最後車懸豹尾。(一四)謂秦內有赫連之患也。(一五)

樓車。車上望樓。(二六)尤怪也。(二七)審謂審爲之辭。詳謂審諦也。(二八)曉也。(二九)貳城。貳縣城也。在杏城西北。平涼東南。(三〇)引也。(三一)同懸。(三二)天門。廣固內城南門也。(三三)歷書二月以警警後十四日爲往亡日。(三四)錫征諸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攸徂之民。室家胥慶。曰。奚我后。后來其蘇。(三五)隆安二年。慕容德建國號南燕。二主。十二年而亡。

### 通鑑韋叡救鍾離之役

梁天監六年正月。魏中山王英<sup>二</sup>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sup>三</sup>。鍾離城北阻淮水<sup>四</sup>。魏人於邵陽洲<sup>五</sup>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sup>六</sup>走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魏主復詔曰。彼土蒸溼。無宜久淹。執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sup>九</sup>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

沉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敕曹景宗曰。章  
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  
宗與叡進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  
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  
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  
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敕入城。  
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揚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  
叡結車爲陳。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  
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日。英自帥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  
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  
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牧人過淮北伐芻藁者。  
皆爲揚大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  
來攻。景宗擊卻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爲草所獲。是後始  
得縱芻牧。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  
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與  
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鬪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  
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

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獻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澧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義之德景宗及獻。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獻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獻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獻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釋義】 (一) 天監。梁武帝年號。 (二) 中山王。魏之宗親。宣武帝時以功封中山王。 (三) 鍾離。故城在今安徽鳳陽縣。 (四) 淮水。源出河南桐柏山。東流入安徽境。 (五) 郡陽洲。在鳳陽縣東北淮水之中。 (六) 逢。迫也。 (七) 分番。猶言更番。 (八) 豫州。古九州之一。後魏置豫州于汝南。即今河南汝南縣。 (九) 合肥。即今安徽合肥縣。 (一〇) 陰陵。今安徽定遠縣東北。是其故地。 (一一) 腹中。猶言術中。 (一二) 曹景宗。新野人。 (一三) 章叔。以京兆著姓居襄陽。既同州鄉。而章為望族。 (一四) 南梁。故城在今安徽鳳陽縣。 (一五) 賦。布也。功。謂工作所需之人力與時間。此言能以步地計算工程也。 (一六) 比。及也。 (一七) 言。姓。 (一八) 陳。同陣。 (一九) 魏橋。魏於郡陽洲兩岸立橋。南橋以接元英之兵。北橋以接楊大眼之兵。 (二〇) 魏帝紀。四月戊戌。鐘離大水。英敗績。 (二一) 盧江。郡名。故城在今安徽霍丘縣西。 (二二) 澧水。即渙水。在安徽宿縣東北。 (二三) 韋獻傳。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者。給數十萬。按練軍共止數十萬。如獻傳所言似為大覺。 (二四) 博。以取財曰賭。賭博私相與為戲耳。不設於公庭。今官賭之於徐州府廡。公賭之也。 (二五) 雉。盧塞。古博戲名。以五木為子。刻有鳥盧雉。積塞五采。為勝負之別。鳥最勝。雉盧為次。積又次之。塞為最下。故今之稱賭博曰呼盧。嗚雉者。本此。

### 通鑑高歡沙苑之戰



大同三年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恆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恆農。歡右長史薛琬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寶。泰懷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

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軍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弋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獾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濳。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鬪。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劬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渡河。船去岸遠。歡跨臺

駝就船。乃得渡。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敖曹聞歡敗。釋恆農。退保洛陽。

〔釋義〕(一)梁武帝年號。(二)東魏丞相高歡。齊人。字賀六渾。初事葛榮。爲親信都督。爾朱兆弒魏孝莊帝。歡起兵討兆。滅之。擁立孝武帝。歡爲丞相。專權。帝西走。依宇文泰。歡別立孝靜帝。由是魏分東西。歡仕東魏。與西魏攻戰。(三)山名。在今山西吉縣西南。(四)黃河津渡處也。在今山西永濟縣西。(五)宇文泰。武川人。仕於後魏。爲關西大都督。孝武帝謀伐高歡。歡擁兵至洛陽。帝西走。依泰。是爲西魏。(六)郡名。在今河南南境。(七)字曇珍。虎子。高歡禮遇之。當官斷事。敏速無比。然受納賄賂。曲法舞文。爲民所惡。(八)西魏文帝名。(九)宇文泰。小名黑獺。(一〇)字熊羆。填城人。性質直木強。處事平當。州閭敬畏之。(一一)許原在河南洛水之南。(一二)地名。在陝西大荔縣南。卽漢懷德縣故城。(一三)字奴奴。幼時卽以草石作軍陣之勢。父喜謂後日必爲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猝。人多逃逸。深以都督領宿衛兵。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一四)字世寧。大安捍殊人。善騎射。有勇略。高歡爲晉州。以泰爲鎮城都督。天平中與宇文泰戰於小關。衆盡殲。泰亦自殺。(一五)漢魏相曰。爭恨細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一六)縣名。故城在今山東東平縣西北。(一七)字成興。代人。(一八)字景和。襄平人。後封趙國公。(一九)字元貴。嘗從弟。(二〇)人名。太安人。少騎勇。有膽力。初從爾朱兆。後歸歡。(二一)言欲盡死力戰。以決勝負。(二二)獺。在犬也。(二三)摩。屍渾也。(二四)字興。安定人。驍勇。善騎射。(二五)字思敬。洛陽人。後封燕國公。(二六)謂不必數其斬獲首級之多少。(二七)簿者軍之名籍。(二八)斛律金。字阿六敦。平弟。性敦直。善騎射。望塵識馬足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累封咸陽郡王。(二九)甫。方也。(三〇)名昭。君。彌族多聘之。不肯行。及見高歡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致私財。使以聘己。父母不得已許之。天保初。尊爲皇太后。

通鑑宇文泰北邙之戰

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取吏部郎崔暹之妹。旣而棄之。由是與暹有隙。仲密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黨。高澄奏令改選。暹方爲澄所寵任。仲密疑其構己。愈恨之。仲密後妻李氏。豔而慧。澄見而悅之。李氏不從。衣服皆裂。以告仲密。仲密益怨。尋出爲北豫州刺史。陰謀外叛。丞相歡疑之。遣鎮城奚壽興典軍事。仲密但知民務。仲密置酒延壽興。伏壯士執之。大同九年二月壬申。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爲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爲之固請。歡曰。我苟其命。須與苦手。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元康爲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尙爾。況於他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戍。仲密遣信報之。季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爲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灤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渡河。據邙山爲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灤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

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陣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柬。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弁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齟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泰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

渭上。歡進至陝。泰遣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尙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恆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恆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泰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惟耿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泰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爲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既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啓丞相歡而罷之。

【註音】（降）戶江反（禦）色角反

【釋義】（一）鎮城之職。猶防城都督。（二）言必資杖之也。（三）永安縣漢屬河東郡。隋改霍邑縣。今山西霍縣。（四）見前首註二五。（五）見前首註二八。（六）歡欲堅陣以持之。待其疲渴而後戰。（七）見前首註。（八）持其髻也。（九）噤斷。切齒怒也。（一〇）竊改東宮武衛將軍爲武衛率。（一一）高乾兄弟本起兵於信都。仲密故扇動其豪傑使爲應於河北。

### 通鑑韋孝寬之守玉壁

梁中大同元年十月。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沒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禽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爾子。輿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與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禦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禦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蹶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

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旣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弁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於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巖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珽瑩之子也。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共七萬人。共爲一家。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先是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嶺。魏建州刺史楊綱鎮車廂。恐其寇邵郡。帥騎禦之。景聞。擲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





興元元年二月。朱泚自奉天敗歸。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滛憊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己。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

光默然。又不欲自滅之。遂止。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尙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尙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

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執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惟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掎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唯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

懷光不免<sup>三五</sup>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sup>五</sup>恐因此生辭<sup>三</sup>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

【註音】(趣)讀如促(缺)古穴切

【釋義】(一)興元。唐德宗年號。(二)東渭橋。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北。

(三)屬關之故。建中四年。德信救襄

城。爲李希烈賊千。颯。 (四)懷光授奉天有功。而封爵之。不能入祀。懷光怒。表勅祀等罪。上乃貶盧杞等。

(五)陳濠斜。地名。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六)宮坊。謂宮城及苑城也。(七)統軍。官。猶軍。也。(八)李懷光既有異謀。

李晟與之連營於咸陽。有不能一息安者。其奉請移軍常也。(九)懷光也。(一〇)吐蕃種族名。其系出自西羌。據有

今之西藏。(一一)牛泚自據長安。居自許。軍兵多在苑中。故言促聚宮苑。(一二)指隨泉之屬。(一三)諸師。謂李晟。楊

惠元等。(一四)要者。須其用。指者。借其力。當時。指。有要。指。官所以名官之處。亦如此。(一五)言上已許李去咸陽。則

其移軍於事。變無妨也。(一六)事由。指。李。也。(一七)東渭橋在京城東。(一八)指陣而行。以防李懷光追掩也。(一九)營

管。猶言見管也。(二〇)同也。(二一)比。近日也。(二二)西。指李晟。李。及懷光之軍也。(二三)人立而翹

一足。則不能久。此言將來之速也。(二四)也。(二五)怨也。(二六)謂自咸陽東。就。李。也。(二七)生。猶。言。生。言。語。也。(二

八)調息。猶言調停也。(二九)旬時。猶言日也。

### 通鑑裴度李愬平蔡之役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牙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尙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

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劊其心，愬許之。旣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眞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夜出兵擊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皋之子也。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衛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楊柵。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於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卽前至城。

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懇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懇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澗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澗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澗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鄆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曰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嶠呀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鄆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願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鄆城歸路。鄆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鄆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嬌雅田智榮下冶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癸卯。嬌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

義破楚城。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與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擲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謾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謀者。具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己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旣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



之。謀反以情告。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明山三九。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執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鹽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執竇窳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追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己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銜於度。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

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執。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於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邱曹華知而爲備。擊卻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鄆城爲治所。甲申。至鄆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潁水鎮。殺三將焚芻稿而去。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解至鄆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往弩挺刃。執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

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糲。精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突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尙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

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六三送元濟詣京師。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六三以待裴度。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迴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橐鞬六四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六六。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尙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

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澱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官軍之攻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聞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阡危如此。而日與僕妾游戲博奕於內。晏然會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他過杖殺之。戊子。以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

# 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註音】(還)音旋(備)音備

使封波國公死後諡武。(三)唐州。即今河南泌陽縣。(四)拊循。慰撫也。(五)淮西。方鎮名。領申光蔡三州之地。號

彰義軍。(六)高哀。高霞寓哀滋也。(七)蔡州。即今河南汝南縣。(八)河中。鄜坊。皆方鎮名。(九)十將。軍中小校也。

(一〇)吳元濟。唐清池人。吳少陽子。少陽為淮西節度使。卒後。子元濟履其任。朝廷不許。元濟遂舉兵反。(一一)貞元。

唐德宗年號。(一二)安州。即今湖北安陸縣境。(一三)古葛伯城。故城在今河南鄆城縣。(一四)文城柵。故城在今河南

遂平縣。(一五)穆陵關。在今湖北麻城縣。(一六)申州。即今河南信陽縣。(一七)曹成王。皇歷江西山南等鎮著功名。(一

八)芟。果之類。植物者。生止水中。花莖及葉皆有刺。葉大而圓。平貼水面。結實如栗。俗名雞頭。(一九)未能得其縣。

故權置行縣以處來歸之民。(二〇)宜陽柵。在今河南桐柏縣。(二一)質其家於唐州。則文城之士心不敢懷反側。(二

二)潁水。在今河南臨潁縣。(二三)河陽。魏博等。皆方鎮名。(二四)馬鞍山。在今河南確山縣。(二五)檜呀山。在今河南遂

平縣。(二六)順死。謂歸順而死。逆生。謂從逆而生。(二七)青陵。故城在今鄆城縣西南境。(二八)泗世。地名。潁水至此而

洄曲。因以得名。(二九)治。爐城。韓國竊割之地。在今河南西平縣。(三〇)西平。即今河南西平縣。(三一)陵者。加之。以氣

暴者。虐之以威。(三二)掌左右廂之兵。(三三)輕之也。(三四)夜分。夜半也。(三五)歸死。猶言致死也。(三六)密表。言與祐謀

襲蔡之狀。(三七)節度使牙衛從之隊。(三八)舍者。葭之於家也。(三九)朗山。在今河南確山縣西境。(四〇)字中立。唐聞

喜人。德宗朝進士。後以戰功封晉國公。累官至中書令。死後諡文忠。(四一)彰義節度使。即淮西節度使。領申光蔡

三州。(四二)永州。故城在今湖南零陵縣。(四三)賈店。在今鄆城縣東南境。(四四)白草原。地名也。(四五)吳房。在今河南

遂平縣。(四六)往亡。陰陽家之說。八月以白露後十八日為往亡。九月以寒露後第二十七日為往亡。(四七)胡牀。即

交牀。(四八)及也。(四九)常侍。唐官名。(五〇)沈口。地名。在鄆城東南境。(五一)拔也。(五二)文城。即文城柵。(五三)殿其後。在

後方。援護也。(五四)烽子。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舉烽者也。(五五)乾飯也。(五六)馬絡頭。勒割也。(五七)唐路人。德宗時

官。申蔡光諸州節度使。嘗舉兵反。削去官職。後上書求昭雪。仍給原官。(五八)錫也。(五九)擊柝者。即守更夫。(六〇)俘

囚。謂俘虜之囚犯。(六一)謂獸名。體長尺許。頭足皆小。全身有尖銳棘毛。能攢起如矢。俗名刺蠟。(六二)即囚車。(六三)羣

球場也。(六四)藏弓之物。(六五)藏箭之物。(六六)不詳。細不拘小節也。(六七)給復。免其徭役曰復。(六八)獨柳。唐京城西

南隅。有獨柳樹。行刑處也。(六九)李希烈。吳少誠二逆。皆據淮西以叛。希烈反於建中之三年。少誠反於貞元之十

二年。建中貞元。皆德宗年號。(七〇)託也。(七一)曠辰。猶言蠻橫。(七二)李師道。據淄青等州抗命。(七三)休宋。皆州名。屬

官武軍。(志)韓故城在今山東鄒城縣。(五)陪危。臨危也。

### 韓愈平淮西碑并序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薶。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聽。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路。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瀘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  
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  
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  
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  
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閱士大夫戰甚  
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  
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入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  
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  
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  
濟盡弁其衆。廻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  
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  
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  
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册功。  
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  
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尙書。領蔡任。既還。秦羣



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  
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  
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  
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  
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途連姦鄰。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  
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  
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剪陵雲。蔡卒大窘。  
勝之邵陵。郟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  
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頌頌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  
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  
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  
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  
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

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註音〕(種)音郎(薺)音高(漚)音蠟(郤)音合(鄺)音孚(圯)部郟切(讎)音歡(鄆)於建切(頡)同類(纒)慈陵切(吮)音航

〔釋義〕(一)害苗之草。(二)除草。(三)安靜也。(四)樂也。(五)元和元年三月。夏綏留後楊惠琳叛。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之。(六)劍南節度使韋臬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反。元和元年九月。東川節度副使高崇文擒之。(七)元和二年十月。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兵馬使張子良執二送京師。(八)元和五年。昭義節度盧從史除與王承宗通謀。吐突承璀誘執從史送京師。(九)元和五年十月。義武節度使張茂昭。以定易二州歸于有司。(一〇)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於有司。(一一)四州名。爲魏博節度使所管。兼魏博合爲六州。(一二)元和九年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攝蔡州刺史。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表請主兵。不許。十年正月。元濟反。(一三)今河南舞陽縣。(一四)今河南葉縣。(一五)今河南襄城縣。(一六)以陳州刺史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忠武。管陳許二州。(一七)宣武等十六道。兼軍討元濟。以光顏等分掌行營。二月。命神策軍節度使。將索日造。以經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顏。郃陽。縣名。屬陝西。(一八)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隸汝州。(一九)義成。管鄭滑二州。陝益。即劍南東西川。延。屬鄜坊丹延節度使。屬邠寧節度使。(二〇)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二一)元和十年十一月。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爲壽州團練使。(二二)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察使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二三)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鄧隨節度使。(二四)裴度本爲御史中丞。元和十年五月。帝遣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六月。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十二年七月。度以宰相出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判官書記。(二五)奄人。元和十一年十一月。帝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監其軍。(二六)成也。(二七)元和十二年。道古攻申州。(二八)一名時曲。在河南商水縣西南。潏水於此洄曲。故名。元和十二年四月。昌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官軍。(二九)卽文城柵。在河南遂平縣西南。(三〇)肅。代德順。(三一)

(一)指李師道。(二)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朝。東平李師道遣刺客突出刺之。又擊裴度傷首。(三)卽泗曲。見上。元和十年五月光顏大破賊於拜曲。(四)在今商水縣。元和十一年九月光顏重胤拔淮西陵雲柵。(五)今河南鄆城縣東。有邵陵故城。(六)元濟以董昌齡爲鄆城令。而致其母楊。楊謂昌齡曰。願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死。是戮吾也。會官軍進逼鄆城。昌齡乃舉城降。李光顏入據之。(七)理也。(八)肆惡無休也。(九)首領也。(十)帛之總名。(十一)晚也。(十二)咽喉也。(十三)明堂。明政之堂也。古祀上帝祭先祖。朝諸侯。養老尊賢。凡關於大典者。均於此行之。

卷一二十四 典志之屬一

書禹貢

禹敷土一隨山刊木二奠高山大川三冀州既載壺口六治梁及岐七既修太原八至于岳陽九覃懷一〇底績一一至于衡漳一二厥土惟白壤一三厥賦惟上一四錯厥田惟中一五恒衛一六既從大陸一七既作島夷皮服一八夾右碣石一九入于河二〇濟河惟兗州二一九河既道二二雷夏二三既澤二四澠沮會同二五桑土既蠶二六是降邱宅土二七厥土黑墳二八厥草惟繇二九厥木惟條三〇厥田惟中下三一厥賦貞三二作十有三載三三乃同三四厥貢漆絲三五厥篚織文三六浮于濟三七潔達于河三八海岱惟青州三九嵎夷既略四〇維淄其道四一厥土白墳四二海濱廣斥四三厥田惟上下四四厥賦中上四五厥貢鹽絺四六海物惟錯四七岱畎絲枲四八鉛松怪石四九萊夷作牧五〇厥篚檿絲五一浮于汶五二達于濟五三海岱及淮五四惟徐州五五惟沂其又五六蒙羽其藝五七大野既豬五八東原底平五九厥土赤埴墳六〇草木漸包六一厥田惟上中六二厥賦中中六三厥貢惟土五色六四羽畎夏翟六五嶧陽孤桐六六泗濱浮磬六七淮夷蠙珠六八暨魚六九厥篚玄纁七〇縞浮于淮七一泗達于河七二淮海惟揚州七三彭蠡既豬七四陽鳥攸居七五三江既入七六震澤底定七七篠簜既敷七八厥草惟夭七九厥木惟喬八〇厥土惟塗泥八一厥田惟下下八二厥賦下上八三錯八四厥貢惟金三品八五璠八六琕八七珉八八瑰八九簞九〇篠九一齒九二革九三羽九四毛九五惟木九六島夷卉服九七厥篚織貝九八厥包橘柚九九錫一〇〇貢一〇一沿于江海一〇二達于淮一〇三泗一〇四荆及衡一〇五陽一〇六惟荊州一〇七江漢朝宗于海一〇八九江孔殷一〇九沱潛既道一一〇雲土夢作一一一乂一一二厥

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純榦括柏。礪  
砥<sup>九六</sup>磐<sup>九七</sup>丹。惟篚<sup>九八</sup>籩<sup>九九</sup>。栝<sup>一〇〇</sup>三<sup>一〇一</sup>邦<sup>一〇二</sup>底<sup>一〇三</sup>貢<sup>一〇四</sup>。厥名<sup>一〇五</sup>包<sup>一〇六</sup>匭<sup>一〇七</sup>菁<sup>一〇八</sup>茅<sup>一〇九</sup>。厥篚<sup>一一〇</sup>玄<sup>一一一</sup>纁<sup>一一二</sup>。璣<sup>一一三</sup>組<sup>一一四</sup>九<sup>一一五</sup>江<sup>一一六</sup>納<sup>一一七</sup>錫<sup>一一八</sup>大<sup>一一九</sup>  
龜<sup>一二〇</sup>浮<sup>一二一</sup>于<sup>一二二</sup>江<sup>一二三</sup>。沱<sup>一二四</sup>潛<sup>一二五</sup>漢<sup>一二六</sup>。逾<sup>一二七</sup>于<sup>一二八</sup>洛<sup>一二九</sup>。至于<sup>一三〇</sup>南<sup>一三一</sup>河<sup>一三二</sup>。荆<sup>一三三</sup>河<sup>一三四</sup>惟<sup>一三五</sup>豫<sup>一三六</sup>州<sup>一三七</sup>。伊<sup>一三八</sup>洛<sup>一三九</sup>漣<sup>一四〇</sup>澗<sup>一四一</sup>。既<sup>一四二</sup>入<sup>一四三</sup>于<sup>一四四</sup>河<sup>一四五</sup>。滎<sup>一四六</sup>  
波<sup>一四七</sup>既<sup>一四八</sup>豬<sup>一四九</sup>。導<sup>一五〇</sup>濟<sup>一五一</sup>澤<sup>一五二</sup>被<sup>一五三</sup>孟<sup>一五四</sup>豬<sup>一五五</sup>。厥<sup>一五六</sup>土<sup>一五七</sup>惟<sup>一五八</sup>壤<sup>一五九</sup>。下<sup>一六〇</sup>土<sup>一六一</sup>墳<sup>一六二</sup>壙<sup>一六三</sup>。厥<sup>一六四</sup>田<sup>一六五</sup>惟<sup>一六六</sup>中<sup>一六七</sup>上<sup>一六八</sup>。厥<sup>一六九</sup>賦<sup>一七〇</sup>錯<sup>一七一</sup>上<sup>一七二</sup>中<sup>一七三</sup>。厥<sup>一七四</sup>  
貢<sup>一七五</sup>漆<sup>一七六</sup>臬<sup>一七七</sup>絺<sup>一七八</sup>紵<sup>一七九</sup>。厥<sup>一八〇</sup>篚<sup>一八一</sup>織<sup>一八二</sup>纊<sup>一八三</sup>。錫<sup>一八四</sup>貢<sup>一八五</sup>磬<sup>一八六</sup>錯<sup>一八七</sup>浮<sup>一八八</sup>于<sup>一八九</sup>洛<sup>一九〇</sup>。達<sup>一九一</sup>于<sup>一九二</sup>河<sup>一九三</sup>。華<sup>一九四</sup>陽<sup>一九五</sup>黑<sup>一九六</sup>水<sup>一九七</sup>惟<sup>一九八</sup>梁<sup>一九九</sup>州<sup>二〇〇</sup>。岷<sup>二〇一</sup>蟠<sup>二〇二</sup>  
既<sup>二〇三</sup>藝<sup>二〇四</sup>。沱<sup>二〇五</sup>潛<sup>二〇六</sup>既<sup>二〇七</sup>道<sup>二〇八</sup>。蔡<sup>二〇九</sup>蒙<sup>二一〇</sup>旅<sup>二一一</sup>平<sup>二一二</sup>和<sup>二一三</sup>夷<sup>二一四</sup>。底<sup>二一五</sup>績<sup>二一六</sup>。厥<sup>二一七</sup>土<sup>二一八</sup>青<sup>二一九</sup>黎<sup>二二〇</sup>。厥<sup>二二一</sup>田<sup>二二二</sup>惟<sup>二二三</sup>下<sup>二二四</sup>上<sup>二二五</sup>。厥<sup>二二六</sup>賦<sup>二二七</sup>下<sup>二二八</sup>中<sup>二二九</sup>三<sup>二三〇</sup>  
錯<sup>二三一</sup>。厥<sup>二三二</sup>貢<sup>二三三</sup>瑇<sup>二三四</sup>鐵<sup>二三五</sup>。銀<sup>二三六</sup>鏤<sup>二三七</sup>弩<sup>二三八</sup>磬<sup>二三九</sup>。熊<sup>二四〇</sup>羆<sup>二四一</sup>狐<sup>二四二</sup>狸<sup>二四三</sup>。織<sup>二四四</sup>皮<sup>二四五</sup>。西<sup>二四六</sup>傾<sup>二四七</sup>因<sup>二四八</sup>桓<sup>二四九</sup>。是<sup>二五〇</sup>來<sup>二五一</sup>。浮<sup>二五二</sup>于<sup>二五三</sup>潛<sup>二五四</sup>。逾<sup>二五五</sup>于<sup>二五六</sup>沔<sup>二五七</sup>。入<sup>二五八</sup>  
于<sup>二五九</sup>渭<sup>二六〇</sup>。亂<sup>二六一</sup>于<sup>二六二</sup>河<sup>二六三</sup>。黑<sup>二六四</sup>水<sup>二六五</sup>西<sup>二六六</sup>河<sup>二六七</sup>。惟<sup>二六八</sup>雍<sup>二六九</sup>州<sup>二七〇</sup>。弱<sup>二七一</sup>水<sup>二七二</sup>既<sup>二七三</sup>西<sup>二七四</sup>。涇<sup>二七五</sup>屬<sup>二七六</sup>渭<sup>二七七</sup>。洧<sup>二七八</sup>漆<sup>二七九</sup>沮<sup>二八〇</sup>既<sup>二八一</sup>從<sup>二八二</sup>。澧<sup>二八三</sup>水<sup>二八四</sup>攸<sup>二八五</sup>同<sup>二八六</sup>。  
荆<sup>二八七</sup>岐<sup>二八八</sup>既<sup>二八九</sup>旅<sup>二九〇</sup>。終<sup>二九一</sup>南<sup>二九二</sup>。惇<sup>二九三</sup>物<sup>二九四</sup>。至于<sup>二九五</sup>鳥<sup>二九六</sup>鼠<sup>二九七</sup>。原<sup>二九八</sup>隰<sup>二九九</sup>。底<sup>三〇〇</sup>績<sup>三〇一</sup>。至于<sup>三〇二</sup>豬<sup>三〇三</sup>野<sup>三〇四</sup>。三<sup>三〇五</sup>危<sup>三〇六</sup>既<sup>三〇七</sup>宅<sup>三〇八</sup>。三<sup>三〇九</sup>苗<sup>三一〇</sup>不<sup>三一</sup>斂<sup>三一</sup>。  
厥<sup>三一</sup>土<sup>三一</sup>惟<sup>三一</sup>黃<sup>三一</sup>壤<sup>三一</sup>。厥<sup>三一</sup>田<sup>三一</sup>惟<sup>三一</sup>上<sup>三一</sup>上<sup>三一</sup>。厥<sup>三一</sup>賦<sup>三一</sup>中<sup>三一</sup>下<sup>三一</sup>。厥<sup>三一</sup>貢<sup>三一</sup>惟<sup>三一</sup>球<sup>三一</sup>琳<sup>三一</sup>琅<sup>三一</sup>玕<sup>三一</sup>。浮<sup>三一</sup>于<sup>三一</sup>積<sup>三一</sup>石<sup>三一</sup>。至于<sup>三一</sup>龍<sup>三一</sup>  
門<sup>三一</sup>。西<sup>三一</sup>河<sup>三一</sup>會<sup>三一</sup>于<sup>三一</sup>渭<sup>三一</sup>。洧<sup>三一</sup>織<sup>三一</sup>皮<sup>三一</sup>崑<sup>三一</sup>崙<sup>三一</sup>。嶺<sup>三一</sup>析<sup>三一</sup>支<sup>三一</sup>渠<sup>三一</sup>。搜<sup>三一</sup>西<sup>三一</sup>戎<sup>三一</sup>。卽<sup>三一</sup>斂<sup>三一</sup>導<sup>三一</sup>岍<sup>三一</sup>及<sup>三一</sup>岐<sup>三一</sup>。至于<sup>三一</sup>荆<sup>三一</sup>山<sup>三一</sup>。逾<sup>三一</sup>  
于<sup>三一</sup>河<sup>三一</sup>。壺<sup>三一</sup>口<sup>三一</sup>雷<sup>三一</sup>首<sup>三一</sup>。至于<sup>三一</sup>太<sup>三一</sup>岳<sup>三一</sup>。底<sup>三一</sup>柱<sup>三一</sup>析<sup>三一</sup>城<sup>三一</sup>。至于<sup>三一</sup>王<sup>三一</sup>屋<sup>三一</sup>。太<sup>三一</sup>行<sup>三一</sup>恆<sup>三一</sup>山<sup>三一</sup>。至于<sup>三一</sup>碣<sup>三一</sup>石<sup>三一</sup>。入<sup>三一</sup>于<sup>三一</sup>  
海<sup>三一</sup>。西<sup>三一</sup>傾<sup>三一</sup>朱<sup>三一</sup>圉<sup>三一</sup>。鳥<sup>三一</sup>鼠<sup>三一</sup>。至于<sup>三一</sup>太<sup>三一</sup>華<sup>三一</sup>。熊<sup>三一</sup>耳<sup>三一</sup>外<sup>三一</sup>方<sup>三一</sup>。桐<sup>三一</sup>柏<sup>三一</sup>。至于<sup>三一</sup>陪<sup>三一</sup>尾<sup>三一</sup>。導<sup>三一</sup>蟠<sup>三一</sup>冢<sup>三一</sup>。至于<sup>三一</sup>荆<sup>三一</sup>山<sup>三一</sup>。  
內<sup>三一</sup>方<sup>三一</sup>至于<sup>三一</sup>大<sup>三一</sup>別<sup>三一</sup>。岷<sup>三一</sup>山<sup>三一</sup>之<sup>三一</sup>陽<sup>三一</sup>。至于<sup>三一</sup>衡<sup>三一</sup>山<sup>三一</sup>。過<sup>三一</sup>九<sup>三一</sup>江<sup>三一</sup>。至于<sup>三一</sup>敷<sup>三一</sup>淺<sup>三一</sup>。原<sup>三一</sup>導<sup>三一</sup>弱<sup>三一</sup>水<sup>三一</sup>。至于<sup>三一</sup>合<sup>三一</sup>  
黎<sup>三一</sup>。餘<sup>三一</sup>波<sup>三一</sup>入<sup>三一</sup>于<sup>三一</sup>流<sup>三一</sup>沙<sup>三一</sup>。導<sup>三一</sup>黑<sup>三一</sup>水<sup>三一</sup>。至于<sup>三一</sup>三<sup>三一</sup>危<sup>三一</sup>。入<sup>三一</sup>于<sup>三一</sup>南<sup>三一</sup>海<sup>三一</sup>。導<sup>三一</sup>河<sup>三一</sup>積<sup>三一</sup>石<sup>三一</sup>。至于<sup>三一</sup>龍<sup>三一</sup>門<sup>三一</sup>。南<sup>三一</sup>至<sup>三一</sup>  
于<sup>三一</sup>華<sup>三一</sup>陰<sup>三一</sup>。東<sup>三一</sup>至于<sup>三一</sup>底<sup>三一</sup>柱<sup>三一</sup>。又<sup>三一</sup>東<sup>三一</sup>至于<sup>三一</sup>孟<sup>三一</sup>津<sup>三一</sup>。東<sup>三一</sup>過<sup>三一</sup>洛<sup>三一</sup>洧<sup>三一</sup>。至于<sup>三一</sup>大<sup>三一</sup>伾<sup>三一</sup>。北<sup>三一</sup>過<sup>三一</sup>降<sup>三一</sup>水<sup>三一</sup>。至于<sup>三一</sup>  
大<sup>三一</sup>陸<sup>三一</sup>。又<sup>三一</sup>北<sup>三一</sup>播<sup>三一</sup>爲<sup>三一</sup>九<sup>三一</sup>河<sup>三一</sup>。同<sup>三一</sup>爲<sup>三一</sup>逆<sup>三一</sup>河<sup>三一</sup>。入<sup>三一</sup>于<sup>三一</sup>海<sup>三一</sup>。蟠<sup>三一</sup>冢<sup>三一</sup>導<sup>三一</sup>滌<sup>三一</sup>。東<sup>三一</sup>流<sup>三一</sup>爲<sup>三一</sup>漢<sup>三一</sup>。又<sup>三一</sup>東<sup>三一</sup>爲<sup>三一</sup>滄<sup>三一</sup>浪<sup>三一</sup>。

之水。過三泚。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也。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盜為榮。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三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註音】(底)音紙(離)音雅(沮)足於切(匯)音非(澤)他答切(泉)里矣切(應)音掩(墳)音植(嶺)皮實切(篠)音小(蕩)音蕩(栝)音括(整)音整(簠)音路(楛)音戶(匪)古委切(玕)音干(任)音丕(澁)石藟切(裕)音夏

【釋義】(一)二數。分也。數土。分別土地也。(二)刊。斬也。謂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鑿道。以分治九州也。(三)奠。定也。(四)冀州。今河北山西等地。當時為帝都所在。故不言疆界。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五)載。始也。(六)壺口。山名。其山當河水南下之衝。故禹始治之。以殺河勢。在今山西吉縣西南。(七)梁岐。冀州二山名。梁山。在今山西離石縣東北。岐山。在今山西孝義縣西。(八)太原。即今山西舊太原汾州二府之地。(九)岳陽。即太

岳。在今山西安澤趙城二縣及其以南之地。(一〇)覃。《金履祥尚書注》覃。大也。聲地名。太行爲河北春。其山春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頭始平。田皆腴美。俗謂小江南。古所謂覃也。即今涇州(王鳴盛尚書考按)今據縣故城在河南武陟縣西。即覃也。(一一)衡。即澹水。衡。即古橫字。澹水橫流入河。故云衡澹。(一二)白。故曰白壤。(一三)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問雜之義。天時人事。或有不齊。故用錯雜之法。通之。上上錯者。謂冀賦第一等也。(一四)田之肥瘠。分爲九等。中中者。即第五等也。(一五)恒。澹水名。恒水入澗水。澹水入澗水。澹水入澗水。又皆入易水。各從其道也。(一六)謂河水已治大陸之地。可耕作也。(一七)島。夷。言海島之夷也。(一八)皮。服。以水患既除。貢。皮服于天子也。(一九)碭石。海畔山。謂島夷入貢。由海鏡夾出碭石之右。入河以達帝都也。(二〇)濟。水名。亦稱沘水。源出河南濟源縣西王屋山。(二一)兗州。古九州之一。山東舊東昌府及兗州濟南青州之西北境。及河北大名正定河間之東南境。皆古兗州地。(二二)黃河。自孟津而北。分爲九道。即徒駭。太史。馬頰。覆轆。胡蘇。簡。鉤。盤。鬲。津。是也。見(爾雅)河北舊河。開天律二府。山東舊武定府等處。皆爲九河故道。(二三)留。夏。澤名。即今之雷澤。在山東濮縣東南。(二四)言。澹水。二水。曾同入雷澤也。(二五)桑土。宜桑之土也。(二六)言。民始因水患而居高丘者。今乃得卜宅而居平地也。(二七)黑。其土黑色。而墳起也。(二八)桑。茂盛也。(二九)條。條長也。(三〇)厥。賦。真。禹治水成功。兗州最後。其數居九。竟賦。下。第九等。真。正也。言正與九之數相當也。(三一)言。禹治水十三年。(三二)言所治之州。其賦與他州同。(三三)節。禮。也。禮。文。錦。綺。之類。(三四)濟。二水名。(三五)秦。山也。謂青州東北至衛。西南距岱也。(三六)謂。嶗。夷。近。東。海。者。盡。可。經。略。爲。之。封。珍。也。(三七)澹。二水名。(三八)白。墳。其土白色而墳起也。(三九)廣。斥。廣。闊。之。地。也。(四〇)言。海。物。皆。雜。不。一。(四一)岱。山。也。(四二)桑。土。大。麻。之。不。結。實。者。(四三)萊。夷。萊。山。之。夷。也。即舊萊州登州之地。(四四)作。排。排。作。牧。者。也。(四五)糜。絲。蠶。食。桑。所。吐。絲。也。(四六)汶。水。也。(四七)濟。水。也。(四八)淮。水。也。言徐州東至海。南及淮。北距岱也。(四九)又。安。也。(五〇)名。蒙。山。在今山東費縣西北。羽山。在今山東鄒城縣東北。接江蘇贛榆縣界。(五一)葛。樹。葛。也。(五二)大。野。澤。名。水。停。止。處。也。(五三)東。原。今。山。東。東。平。泰。安。二。縣。地。(五四)赤。埴。土。色。赤。而。性。粘。也。(五五)漸。包。謂。草。木。漸。茂。叢。生。也。(五六)青。黃。赤。白。黑。爲。五。色。(五七)羽。賦。羽。山。之。谷。(五八)雉。之。具。五。色。者。曰。夏。翟。(五九)澤。陽。山。名。在今江蘇邳縣西南。即澤山也。孤。特。也。猶。言。特。產。桐。可。作。琴。瑟。之。用。(六〇)謂。泗。水。中。之。石。可。作。磬。也。(六一)淮。夷。淮。南。北。近。海。之。夷。也。(六二)蠙。珠。即。蚌。珠。(六三)玄。纁。纁。謂。黑。色。之。纁。(六四)言。揚。州。北。至。淮。東。及。海。也。(六五)彭。蠡。湖。名。即。今。江。西。鄱。陽。湖。(六六)陽。鳥。朝。陽。之。鳥。(六七)江。南。北。中。三。江。也。北。江。即。今。長。江。正。幹。中。江。即。漂。水。南。江。即。吳。淞。江。(六八)震。澤。湖。名。即。今。太。湖。在。江。浙。之。間。(六九)篠。竹。箭。篠。大。竹。(七〇)草。初。長。曰。夭。(七一)喬。大。也。(七二)下。上。上。錯。其。賦。雜。出。六。七。等。也。(七三)三。品。即。金。銀。銅。也。(七四)瑤。琨。皆。美。

玉也。(一五)齒革。象牙犀皮之類。(一六)卉服。以草為衣也。(一七)織貝。織成貝錦也。(一八)包。謂包裏。錫貢。言奉特命而貢。非歲時常貢也。(一九)衡荆。二山名。衡在今湖北衡山縣。荆在今湖北南漳縣。荆州。南盡衡陽。北距荆山之陽。(二〇)九江。即今之洞庭湖。在湖南省。(二一)沱。即沱江。潛。即潛水。(二二)震澤。在江北。夢澤在江南。言震澤僅見其土。而夢澤已安然可耕作也。(二三)槐。木類。漆。中琴材之用。榘。柘木也。(二四)栝。即栝也。(二五)砮。石。可為矢鏃者。(二六)齒。皆美竹名。可作箭。(二七)栝。木名。似刺而赤。莖似薯。可為矢鏃。(二八)三邦。謂海。藜。藜之三邦也。各以所產得名。即以之入貢。(二九)菁。菁。供祭祀縮酒之用。包。匣之者。所以示敬重之意。(三〇)玄纁。皆幣也。色有玄。有纁。(三一)瓊。珠類。生干水。組。綬類。(三二)言。言。錫。命而納大編也。大編。多出於九江。(三三)言。言。豫州西南。連干荆山。其距大河也。(三四)蒙波。即蒙澤。在今河南蒙澤縣。(三五)蒲澤。在今山東定陶縣北。(三六)孟豬。澤名。在今河南商邱縣東北。(三七)墳城。土之墳起。色黑而質剛者。(三八)織。細絮也。(三九)磐。言治磐之錯也。(四〇)言。梁州。東距華山。南據黑水也。黑水。即今之怒江。源出西藏。(四一)岷。岷。岷山。踏山也。在四川陝西境內。(四二)蔡山。蒙山。皆在四川省境。旅平者。謂禹治水功成。登二山旅祭。以紀其盛也。(四三)和夷。地名。和。上夷所居之地。和。即和川水。在今四川蒙經縣。(四四)青黎。青黑之色。(四五)下中。三階。其賦第八等。而雜出第七第九二等也。(四六)璆。玉名也。(四七)西傾。山名。在今青海。(四八)桓。水名。源出西傾山。流經甘肅岷縣。(四九)亂者。絕流而渡也。(五〇)西河。指黃河以西。言謂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也。(五一)弱水。即張掖河。在今甘肅。(五二)涇。涇。涇水。源出陝西。亦同入于渭。(五三)西同官縣。西南流至耀州。合渭水。為石州河。東南入渭。(五四)澧水。攸同。言澧水源出陝西。亦同入于渭。(五五)終南山。橫亘陝西中部。惇物山。在陝西武功縣西。(五六)鳥鼠。山名。在甘肅渭源縣西。(五七)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五八)豬野。澤名。一曰都野澤。今日魚海子。在甘肅鎮番縣東北。蒙古阿拉善旗境內。(五九)三危。山名。在今甘肅敦煌縣。(六〇)琅玕。石而似玉。(六一)積石。山名。即今大雪山。在青海南境。(六二)龍門。山名。為禹所鑿。在山西陝西之界。(六三)崑崙。折支。渠搜。皆西戎國名。常以皮衣貢獻。(六四)岍。山名。在陝西隴縣。即古之吳嶽。(六五)壺口。見前注。(六六)雷首。山名。在山西永濟縣。(六七)砥柱。山名。為禹所鑿。在陝西黃河中。(六八)析城。山名。在山西陽城縣西南。一名析津山。(六九)王屋。山名。在山西陽城縣西南。南跨河南濟源縣。西跨垣曲縣界。(七〇)太行山。在山西河北界。恒山。在今山西大同河北保定界。(七一)朱圉。山名。在甘肅伏允縣。(七二)太華。即華山。(七三)熊耳。山名。在河南盧氏縣。(七四)外方山。在河南登封縣北。即嵩山。桐柏山。在河南桐柏縣西。(七五)陸尾。山名。在山東泗水縣東。(七六)蟠冢。山名。在陝西定寧縣北。(七七)內方。大別。皆山名。內方。在湖北鍾祥縣西南。今名章山。大別。在今湖北漢陽縣東北。一名魯山。(七八)敷淺原。即博陽山。在江西德安縣。(七九)合黎



即張掖河。(二四)流沙。泛指西北方之沙漠而言。禹貢流沙。係專指弱水所入者而言。即今蒙古額濟納旗之地。在甘肅毛目縣附近。(二五)孟津。在今河南孟縣。(二六)大伾。山名。在河南寧縣東南。(二七)降水。即漳水也。(二八)同爲逆河。言九河合而爲一也。(二九)濮。水名。源出嶧冢山。(三〇)滄浪。水名。今湖北均縣有滄浪洲。卽此處也。(三一)三澱。水名。源出湖北京山縣。(三二)豐。水名。流注于洞庭湖。(三三)東陵。在今湖南岳陽縣。(三四)泃水。卽濟水。源出王屋山。(三五)陶邱。地名。在今山東定陶縣西南。(三六)四隲。既宅。言四方之土可居也。(三七)言九州之山。斬木開道。已可旅祭。(三八)言九州之川。濬滌泉源。已無壅塞。(三九)言九州之澤。既有險障。自無饋佚也。(四〇)水火金木土。製爲六府。(四一)底慎財賦。卽致慎以收財賦之意。(四二)則。準則也。謂律其田之肥瘠。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而威賦于中邦之內也。(四三)錫。與也。錫之土地。使之立國。以保社稷。錫之姓氏。使之立宗。以保子孫。(四四)台。我也。距。據也。言惟敬我之德。以率天下。則天下傾心向化。自然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四五)甸服。謂去王城外五百里爲甸服。主爲天子服田事也。(四六)聚禾稷成束曰總。(四七)鉅。刈禾曰鉅。(四八)秣服。服藁役也。(四九)侯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皆侯國之事。故謂之侯服。(五〇)卿大夫之食邑曰采。(五一)男邦。男爵之國也。(五二)綏服。去王畿一千里至千五百里以外之地。安服王者之政教也。(五三)揆文教。言揆度王者之文教也。(五四)要服。要。約也。言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地。皆夷狄。特要約之而已。(五五)蔡。放也。流放罪人於此也。(五六)言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荒服。內三百里居蠻人。外二百里居重罪之人。(五七)此總大禹之成功也。漸。漬也。被覆也。暨。及也。聲教。教化也。訖。盡也。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無遠勿屆。遂以女圭爲繫。而獻于帝舜之廷。以告成功也。

### 周禮大司樂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磬大鼗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

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蕤。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蕤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鼓。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鼓。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

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泄廢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註音】(卷)音權(馨)音韶(獲)胡故反(獲)七豆反(贏)音朔(靈)同雷(靈)音陶(侑)音又(裁)及本字(厥)許金反

【釋義】(一)大司樂周時樂官之長。(二)周設五大學南曰成均。(三)國之子弟謂公卿大夫之子弟常學者。(四)警宗殷之學名。(五)中和剛柔適也。(六)祇庸敬而有常也。(七)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八)雲門大卷黃帝之樂。(九)大咸唐堯之樂。(一〇)大磬虞舜之樂。(一一)大夏夏禹之樂。(一二)大濩商湯之樂。(一三)大武武王之樂。(一四)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六律律管之合於陽聲者大呂夾鍾仲呂林鐘南宮應鐘為六同律管之合於陰聲者。(一五)五聲宮商角徵羽為五聲。(一六)八音匏土革木金石絲竹為八音。(一七)六舞謂帔舞羽舞聖舞旄舞干舞人舞也。(一八)大合樂者謂編作六代之樂。(一九)示與祇同。(二〇)天神謂日月星辰。(二一)咸池大咸也。(二二)地示謂社稷也。(二三)四望鄭司農謂日月星海玄謂五嶽四鎮四瀆按四鎮四方之大山為一方之鎮者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等四瀆謂江淮河濟也。(二四)羸物殘毛之獻。(二五)墳衍水涯為墳下平為衍。(二六)象物謂有象在天。(二七)圓鐘即夾鐘也。(二八)雷鼓樂器古人祀天神時用之八面有革可擊。(二九)孤竹竹特生者也。(三〇)雲和山名也。(三一)函鐘即林鐘也。(三二)靈鼓六面有革可擊祀地祇時用之。(三三)孫竹竹枝葉之未生者。(三四)空桑山名在河南陳留縣南。(三五)路鼓四面有革可擊祀宗廟時用之。(三六)陰竹生于山之北向者。(三七)龍門山名也。(三八)九德九功之德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按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九)宿縣謂先一宿以縣之。(四〇)王夏肆夏昭夏皆樂章之名。(四一)凡典舞皆使國之子弟為之但國子人多選當用者帥之以往。(四二)大饗饗賓客也。(四三)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四四)闕虞樂章名。(四五)三佾三奏樂以勸食也。(四六)禮樂獻功樂也。(四七)四鎮重大之山為一方之鎮者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黃州之霍山等。(四八)大傀大怪異也。(四九)大札大疫癘也。(五〇)大凶凶年也。(五一)大裁水火也。(五二)令弛縣令解其縣也。(五三)淫聲若鄭衛之聲也。(五四)過聲哀樂失節也。(五五)凶聲亡國之聲也。(五六)慢聲慢而不敬也。(五七)泄臨也。(五八)廢與也。

### 周禮大司馬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



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四四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杓四七。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四五。諸侯載旂四六。軍吏載旗四七。師都載廬四八。鄉遂載物四九。郊野載旒五〇。百官載旛五一。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爾田五二。如蒐田之灋。羅弊五三。致禽以祀。祊五四。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五五。爲表百步五六。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鑄鏡五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五八。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攬鐸五九。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鑼。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鏡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六〇。以旌爲左右和之門六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六二。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閒六三。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六四。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六五。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駢六六。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六七。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六八。

滄大卜帥執事。滄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  
 眠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若師不功。則  
 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  
 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  
 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註音】(徽)音祈(馮)讀微(告)史梗反(鐸)音度(錫)音獨(饒)尼肴切(聲)貧倪切(蒐)師優切(終)  
 音鶴(芟)蒲末反(禘)音藥(撫)音撫(駮)音駮(鉞)音越

【釋義】(一)大司馬。周時為政官之長。(二)平。成也。正也。(三)封。謂立封於疆為界。(四)儀。謂諸侯及諸

臣之儀。(五)辨。別也。別尊卑之位。(六)與。猶舉也。(七)作。起也。(八)建。收。建州牧也。(九)立。監。謂立君也。(一〇)維。

猶連結也。(一一)簡。稽。言比數稽核也。(一二)均。守。言諸侯均守其土地。尊者則守大。卑者則守小。(一三)比。小事大。即

以大親小。以小事大。交相和睦之意。(一四)馮。明。欺凌小弱也。(一五)告。病之也。如貶其爵命。薄其恩禮。披其附庸之

類。(一六)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發其罪。(一七)壇。空曠之地。(一八)削。之。削其地也。(一九)侵。出其不意而討

之也。(二〇)正。之。者。執而治其罪也。(二一)殘。之。猶言殺之也。(二二)杜。之。使與鄰國杜絕交通也。(二三)滅。去之也。(二四)

闕。門曰象魏。(二五)杼。日。即十日之謂。(二六)九。幾。又謂九服。畿。言其有界畫。服。言其服王事。(二七)饒。小鉦也。(二八)路

鼓。四面有革之鼓。(二九)賁。鼓。大鼓也。(三〇)晉。鼓。鼓之小者。長六寸六分。(三一)提。馬上之鼓。(三二)鞀。鞀鼓也。(三三)鐸。

大鈴也。(三四)軍中樂器。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三五)蒐。田。春獵也。(三六)表。貉。謂之表貉祭。(三七)誓。犯田獵

之法。(三八)圍。禁。圍守禽之禁。(三九)弊。止也。(四〇)芟。舍。草止之謂。(四一)書。契。校錄軍實之簿書。(四二)以。門名。謂所被

標識。一如在門所樹者。(四三)對。公邑大夫也。(四四)苗。田。夏獵也。(四五)天子用大常。畫日月之象。(四六)畫。畫交龍之象

為旂。(四七)畫。熊。龍之象為旗。(四八)纛。纛帛為纛。(四九)雜。帛為物。(五〇)畫。龜。蛇之象為旐。(五一)畫。鳥。隼之象為旟。(五二)

獵田。秋獵也。(五三)醒。斝。謂酒止也。(五四)務。為方之謀。方四方也。(五五)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馳驅也。表。所以識正

行列也。(五六)致。謂致之司馬。(五七)摠。鐸。振鐸也。(五八)狩。田。冬獵也。(五九)和。之。門。謂軍門也。(六〇)叙。和出。次第出和

門也。(六一)平。之。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六二)旗。居卒間。言軍吏各領己之士卒。執旗以表之。(六三)分。地。言軍吏分

調其部曲。(六四)險。險峻也。(六五)易。平易也。(六六)古。行軍。或令軍士銜枚。枚狀如箸。橫銜口中。組繫著於枚之兩頭。

結之項後。故軍行不得偶語。所以禁喧嘩也。(一) 賊。擊鼓如疾雷也。(二) 及師。謂天子巡狩。司馬起師。合軍相從也。(三) 充。大師。天子出征之師也。(四) 澄。大卜。卜出兵吉凶也。(五) 釁主。社主也。(六) 及致。聚衆也。(七) 比。比較也。(八) 厭。喪冠也。奉主車者。送主歸廟與社也。(九) 則相。言相其禮也。(十) 大役。築城邑也。(十一) 屬其植。聚其所部將吏也。(十二) 大射。王將祭射于射宮以選賢也。王射三侯。以諸侯爲六耦。(賈疏)王射三侯者。司裘職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是也。(十三) 祭天地宗廟爲大祭祀。(十四) 牲魚。魚牲也。

### 周禮職方氏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澨。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澆。其利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廬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

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貳養。其川河泃。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虜池。嘔夷。其浸徠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註音】〔絡〕音陌〔藪〕音叟〔健〕直喊切〔莫〕思矣切〔折〕逆旅切〔沫〕音術〔縶〕音兮〔飾〕即啓切〔虜〕音呼〔徠〕音來

【釋義】(一)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二)九穀。即稷、黍、稻、麻、大豆、小豆、大麥、小麥。(三)六畜。即馬、牛、羊、雞、犬、豕。(四)使天下人民。一同貫通其利也。(五)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紹興縣東南。(六)具區。太湖也。(七)三江。即長江、浙江、吳淞江也。(八)五湖。即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太湖。(九)衡山。南岳也。在今湖南衡山縣。(一〇)雲夢。在湖北安陸縣南。本二澤。合稱雲夢。(一一)江漢。江水。漢水也。(一二)潁。二水名。潁水。源出河南登



封縣。澗水。源出河南寶豐縣。(一)華山。西岳也。在今陝西華陰縣。(二)圃田。澤名。在河南中牟縣西。(三)榮。澗水。源出河南南魯山縣。澗水。源出湖北棗陽縣。流入澗水。(四)六。擾。即六畜也。(五)五。種。即五穀。(六)沂。山。在今山東沂水縣。(七)沂。沭。二水名。沂水。源出山東沂水縣。(八)沂。沭。二水名。沂水。源出沂山。東流入海。(九)岱。山。即泰山。東岳也。在今山東泰安縣。(一〇)大。野。澤名。在今山東嘉祥縣。(一一)統。即濟水也。源出王屋山。(一二)盧。維。二水名。盧水。在濟陽郡盧縣。澗水。源出山東莒縣。(一三)四。種。稻。黍。麥。稷。四種也。(一四)嶽。山。在陝西隴縣西南。亦曰吳嶽。東隣岐岫。西接隴岡。古之西鎮也。(一五)弦。蕭。澤名。在今陝西隴縣。(一六)涇。汭。二水名。涇水。源出甘肅化平縣。東流入于涇。汭水。源出弦蕭澤。流經長武縣。與涇水合。(一七)渭。洛。渭水。源出甘肅渭源縣。經陝西華陽縣入于河。洛水。源出陝西定邊縣白於山。東南流合渭水入于河。(一八)醫。無閭。山名。在今遼寧北鎮縣西五十里。人呼爲廣寧山。爲陰山脈之分支。(一九)糝。養。澤名。在山東萊陽縣。(二〇)菑。時。二水名。菑水。源出萊蕪縣。時水。源出臨淄縣西。(二一)四。擾。馬。牛。羊。豕。爲四擾。(二二)三。種。稻。黍。稷。三種也。(二三)霍山。在今山西霍縣東。(二四)揚。紆。澤名。在今河北省。(二五)漳。即漳水。源有清濁。清漳出山西平定縣沾嶺。濁漳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二六)汾。澗。二水名。汾源出山西寧武縣管涔山。澗即河北通縣之白河。(二七)恒。山。北岳也。在今河北曲陽縣。(二八)昭。餘。祁。澤名。在今山西祁縣。(二九)庫。池。即澤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泰戲山。(三〇)軻。夷。河名。源出山西靈邱縣。(三一)洩。易。二水名。洩水。今名拒馬河。源出河北來源縣。易水。源出河北易縣。(三二)相。維。謂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各有屬相維聯也。(三三)殷。國。猶言衆國。

### 周禮大司寇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一)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二)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三)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四)糾力。(五)二曰軍刑。上命。(六)糾守。(七)三曰鄉刑。上德。(八)糾孝。(九)四曰官刑。上能。(一〇)糾職。(一一)五曰國刑。上愿。(一二)糾暴。(一三)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兩造。(一四)

禁民訟。入東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惛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凡邦之大盟約。泄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泄誓百官。戒於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泄戮於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註音】【詰】起吉反【罷】音皮【桎】其營反

【釋義】(一)大司徒。周掌刑之官。(二)典。法也。(三)詰。謹也。(四)新國。新立之國。(五)用經典者。以其民未

習于教也。(六)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七)中典者。常刑之法。(八)亂國。紊亂之國。(九)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一〇)糾。猶察異之。(一一)功。農功也。(一二)糾力。糾察其勤力與否。(一三)命。謂將帥之命。(一四)糾守。糾察其守望也。

(一五)德。六德也。(一六)糾孝。糾察其是否善事父母。(一七)能。能其事也。(一八)糾職。糾察其職守也。(一九)懲。懲慎也。(二〇)暴當為恭字之誤。(二一)鬪。土獄城也。(二二)罷民。疲困之民也。(二三)寘。與置同。(二四)不齒。言不以人類齒數之也。

(二五)兩劑。使訟者兩至之謂。(二六)入東矢。義取其直也。(二七)兩劑。謂訟獄要辭。(二八)鈞金。三十斤為鈞。必以金入

者。義取其堅也。(元)嘉石。文石也。(三)鬲。附也。(三)木在足曰楯。在手曰楛。(三)宥。寬也。(三)肺石。赤石也。(三)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三)無兄弟曰悖。(三)無子孫曰獨。(三)復于上。言有報于上也。(元)象魏。闕門也。(三)挾日。十日也。(四)大盟約。謂王與諸侯。因大會同而盟。所有約誓之辭。(四)朝廷之府藏。曰天府。凡民數之冊。邦國之盟書。訟獄之籍。皆藏焉。(四)六官。即太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寇。大司農。大司馬。大司空是也。(四)貳。副也。(四)邦典。六典也。即治典。禮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是也。(四)邦法。即八法。周以八法治官府。(四)邦成。八成也。(四)弊之。斷之也。(四)納亨。謂致牲。(四)前王。言在王前導引也。(四)蹕。禁止行者。以清道也。

### 儀禮士冠禮

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卽位於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卽位於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布席於門中闈。西闈外。西面。筮人執筴。抽上韞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眠。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於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於西方。東面北上。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於賓之家。夙興設洗。直於東崇。南北以堂深。水在洗

東陳服於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鞅鞞。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鞞。緇衣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緇纒。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纒。邊同篋。櫛實於篋。蒲筵。二在南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篋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於西北。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主人玄端。爵鞞。立於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袵玄立於洗東。西面北上。擯者玄端。負東塾。將冠者采衣。紵在房中。南面。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於外門之外。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廣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於洗。西升。立於房中。西面。南上。主人之贊者。筵於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纒。笄櫛於筵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纒。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纒。與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與復位。贊者卒。冠者與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鞞。出房南面。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纒。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與。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鞞。容。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鞅鞞。其它如加皮

弁之儀。徹皮弁冠櫛。筵入於房。筵於戶西南面。贊者洗於房中。側酌醴加  
枳。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於戶東。加枳。面枋。筵前北  
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卽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  
以枳祭醴。二。與筵末坐。啐醴。建枳。與。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與。賓答拜。冠者  
奠觶於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  
拜送。母又拜。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於西階東南面。賓  
字之。冠者對。賓出。主人送于廂門外。請醴。賓禮辭。許。賓就次。冠者見於  
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見姑姑如見母。乃易  
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乃醴賓以  
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賓出。主人送於外  
門外。再拜。歸賓俎。若不醴。則醢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甌有禁。玄酒在西。  
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始加醢。用脯醢。賓降取爵於篚。辭降如初。卒  
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與。筵  
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  
加皮弁如初儀。再醢。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醢。有乾肉折俎。  
臠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  
籩始醢如初。再醢。兩豆。葵菹。藟醢。兩簋。栗脯。三醢。攝酒如再醢。加俎。臠之。





(六) 柶狀如匕。以角爲之者欲滑也。(七) 南上者。簠次尊。邊豆次筐。(八) 緇布冠。卽後之小兒冠其遺象也。(九) 匱。竹器名。卽冠箱也。(一〇) 玄端。士入朝之衣也。(一一) 昨。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一二) 堂東西牆謂之序。(一三) 畢。猶盡也。(一四) 紗。同也。(一五) 玄者。玄衣玄裳也。(一六) 東塾。門內東堂。(一七) 紛。或作髻。結髮也。(一八) 從。猶隨也。(一九) 外門。大門也。(二〇) 揖贊者。尊正賓也。(二一) 每曲揖。謂大門之內。廟門之外。賓主於凡所行曲折之處。則相揖也。(二二) 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二三) 讓據。主人言主人三讓。賓三辭。(二四) 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二五) 立于房中。近其事也。(二六) 南上。尊于主人之贊者。(二七) 筵。布席也。爲將冠者布席也。(二八) 東序。主人位也。(二九) 贊者。賓之贊冠者也。(三〇) 奠。猶置也。(三一) 揖讓。皆壹者殺於初。(三二) 初位。謂東序端。(三三) 正纓者。將加冠宜親之。與起降下也。(三四) 冠。緇布冠也。(三五) 冠後爲項。(三六) 進容者。行翔而前。歸焉。(三七) 筭有二種。一是紃內安髮之筭。一是冕弁固冠之筭。此未加冠而設筭。安髮也。(三八) 卒紃。謂繫屬之。(三九) 與。謂冠者加皮弁訖。起而賓揖之也。(四〇) 它謂卒紃容出。(四一) 徹者。賓贊及主人之贊者爲之。(四二) 戶西。卽戶牖間客位也。(四三) 側酌。言無爲之薦者。(四四) 面前也。葉。柶大端。(四五) 戶東。室戶東也。(四六) 筵。西拜。南面拜也。(四七) 薦。捷也。(四八) 啐醴。飲酒也。(四九) 適東壁者。出闔門也。時母在闔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闔門。(五〇) 初位。初至階讓之位。(五一) 對。應也。(五二) 醴賓者。謝其勤勞也。(五三) 次。門外更衣處。以帷幕。簾席爲之。(五四) 入。入寢門也。(五五) 贊。雉也。(五六) 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無亞獻者。(五七) 儷皮。兩鹿皮也。(五八) 歸賓俎。使人歸諸賓家也。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五九) 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禮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是也。(六〇) 酌。而無酬。酢曰醴。(六一) 房戶閉者。房西室戶東也。(六二) 禁。承尊之器。名之爲禁者。因爲酒戒也。(六三) 玄酒。新水也。(六四) 加勺。加於二尊之上。而覆之也。(六五) 南枋。爲酌者北面覆手執之便也。(六六) 始加者。言一加一醴也。(六七) 如初。謂初醴時之儀也。(六八) 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六九) 特豚。一豕也。(七〇) 煎于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升與載皆合左右胖。(七一) 雜。割也。割肺者。使可察也。可噴也。(七二) 屬。鼎。扛。鼎。鼎覆也。(七三) 菹。酢菜也。俗謂之鹽菜。細切曰齋。全物曰菹。(七四) 羸醴。羸。喻醴也。(七五) 加俎。謂于邊豆之外。又加豚俎也。(七六) 加俎之噴。當爲祭字之誤。(七七) 薄脯。謂其在邊者也。(七八) 冠主。冠者父親也。(七九) 凡拜。謂醴若醴時拜受之類。(八〇) 殺謂醴而殺牲也。(八一) 房外。謂尊東也。(八二) 加布。初加緇布冠也。(八三) 敬之者。卽以此加冠行禮爲教之也。(八四) 病。猶辱也。不能共事。則冠禮不成。故云病吾子。(八五) 敬辭。敢不從許之辭。(八六) 莅。臨也。(八七) 令。吉。皆善也。(八八) 元。首也。(八九) 爾。汝也。(九〇) 既冠爲成德。(九一) 棋。祥也。(九二) 介。



景皆大也。(一四)辰子丑也。(一五)中重也。(一六)胡猶避也遠也。(一七)正猶善也。(一八)威皆也。(一九)黃  
 黃髮。髮白而復黃也。(二〇)耆。陳黎也。(爾雅)耆老壽。此云陳黎者以其面似陳黎之色也。按黃髮者陳黎皆壽  
 徵也。(二一)穉。竟也。(二二)嘉。善也。善薦謂脯醢。(二三)芳。香也。(二四)休。美也。(二五)不忘。長有令名。(二六)  
 旨。美也。(二七)竄。誠也。(二八)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時是也。格。至也。(二九)承。長也。保安也。行此乃能保之。  
 (三〇)楚。陳列之貌。(三一)肴。升折俎。亦謂豚也。(三二)昭。明也。(三三)受。於也。(三四)孔。甚也。(三五)髦。俊也。  
 (三六)攸。所也。(三七)干。猶為也。(三八)伯仲叔季。長幼之稱。(三九)玄端。黑履。以玄裳為正也。(四〇)絢。之言  
 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履頭。(四一)纁。縫中紉也。(四二)純。緣也。(四三)黼。蜃蛤。附注也。以黼附之。謂以  
 蛤灰塗注于上。使色白也。(四四)冬時寒許用皮。故云可也。(四五)總。履。喪履也。屨不灰治曰總。

### 儀禮士相見禮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脰。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  
 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  
 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  
 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  
 走見。聞吾子稱摯。敢辭摯。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  
 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  
 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  
 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  
 拜。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鄙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于將命者。主人對  
 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摯于將命者。主人對

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摯。再拜。主人答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敢爲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下大夫相見以雁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麇執之。如士相見之禮。始見於君。執摯至下。容彌蹙。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凡燕見於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

日之早晏<sup>六六</sup>以食具告<sup>六七</sup>。改居<sup>六八</sup>則請退可也。夜侍坐<sup>六九</sup>問夜膳<sup>七〇</sup>。請退可也。若君賜之食。則君祭<sup>七一</sup>先飯<sup>七二</sup>。徧嘗膳<sup>七三</sup>。飲而俟<sup>七四</sup>。君命之食。然後食<sup>七五</sup>。若有將食者<sup>七六</sup>。則俟君之食<sup>七七</sup>。然後食<sup>七八</sup>。若君賜之爵<sup>七九</sup>。則下席再拜稽首<sup>八〇</sup>。受爵<sup>八一</sup>。升席祭<sup>八二</sup>。卒爵而俟<sup>八三</sup>。君卒爵<sup>八四</sup>。然後授虛爵<sup>八五</sup>。退坐取屨<sup>八六</sup>。隱辟<sup>八七</sup>。而后屨<sup>八八</sup>。君爲之興<sup>八九</sup>。則曰<sup>九〇</sup>。君無爲興<sup>九一</sup>。臣不敢辭<sup>九二</sup>。君若降送之<sup>九三</sup>。則不敢顧辭<sup>九四</sup>。遂出<sup>九五</sup>。大夫則辭退<sup>九六</sup>。下比及門<sup>九七</sup>。三辭<sup>九八</sup>。若先生異爵者<sup>九九</sup>。請見之<sup>一〇〇</sup>。則辭<sup>一〇一</sup>。辭不得命<sup>一〇二</sup>。則曰<sup>一〇三</sup>。某無以見<sup>一〇四</sup>。辭不得命<sup>一〇五</sup>。將走見<sup>一〇六</sup>。先見之<sup>一〇七</sup>。非以君命使<sup>一〇八</sup>。則不稱寡<sup>一〇九</sup>。大夫士則曰<sup>一一〇</sup>。寡君之老<sup>一一一</sup>。凡執幣者<sup>一一二</sup>。不趨<sup>一一三</sup>。容彌蹙<sup>一一四</sup>。以爲儀<sup>一一五</sup>。執玉者<sup>一一六</sup>。則唯舒武<sup>一一七</sup>。舉前曳踵<sup>一一八</sup>。凡自稱於君<sup>一一九</sup>。士大夫則曰<sup>一二〇</sup>。下臣<sup>一二一</sup>。宅者在邦<sup>一二二</sup>。則曰<sup>一二三</sup>。市井之臣<sup>一二四</sup>。在野<sup>一二五</sup>。則曰<sup>一二六</sup>。草茅之臣<sup>一二七</sup>。庶人則曰<sup>一二八</sup>。刺草之臣<sup>一二九</sup>。他國之人則曰<sup>一三〇</sup>。外臣<sup>一三一</sup>。

【註音】（廳）其居反（屬）許亮反（屬）音迷（聲）子六反（聲）香云反（聲）音露

【釋義】（一）暫。初見時所執物也。今謂之見面禮。（二）士暫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生服也。（三）臭用脰。備腐臭也。（四）左頭。頭陽也。（五）無由達。言久無因緣。以自達也。（六）某子。今

所因緣之姓名也。（七）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八）有。又也。（九）命。謂請吾子就家之言。（一〇）不敢爲儀。言不敢

外貌爲威儀。忠誠欲往也。（一一）再請之故曰固。（一二）請。請終賜見也。（一三）不得命。言不得見許之命也。（一四）稱。舉

也。（一五）辭其贊。爲其大宗也。（一六）言見所尊敬而無贊。嫌太簡也。（一七）不足習禮者。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己。（一八）

依於擊。言托之以爲重。（一九）右。就右也。左。就左也。（二〇）請見於賓。答賓之見于己也。賓反見之。其于主人之堂與。

（二一）鄉者。即襲者。猶言前者。（二二）將命者。猶傳命者。謂擯相也。（二三）辭其來答己也。（二四）言不敢求見。嫌褻主人。

（二五）言不敢以聞。又益不敢當。（二六）許受之也。（二七）賓得主人見許之命。不俟主人之迎而即自入。蓋急欲還贊

且尊主人也。（二八）終辭。謂主人三辭。則賓不復請也。（二九）嘗爲臣者。謂鄉爲其家臣。今爲公臣者也。（三〇）禮辭。一

辭其贊而許也。(三)奠贊。尊卑異不親授也。(三)還其贊者。辟正君也。(三)某也。大夫名。(三)辭君還其贊也。(三)丕請。請使受之。(三)家臣稱私。(三)踐。行也。(三)使。猶命也。(三)雁。取知士飛翔有行列也。(四)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四)維之以索。謂用索繫聯其足。(三)上大夫。卿也。(四)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四)面。前也。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胸前結之也。(四)如。屬執之者。秋賦有成禮。如之。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四)至下。謂當帶也。(曲禮)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此執物高下之節也。執贊當帶。見至尊者之禮也。(四)蹙。猶促也。恭繇貌。其爲恭士大夫一也。(四)容。謂趨翔。庶人之贊贊。(四)猶。猶視也。(五)疑。度之。(五)升。見。升堂見于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方。猶常也。堂謂路寢之堂。(五)凡言。謂凡與人言也。妥。安也。謂安和其志氣乃言。不可忽遽也。(易大傳)君子易其心而後語。惟有所對答。則或可遽言之。(五)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五)大人。卿大夫也。(五)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五)祥。善也。(五)居官。謂士以下。(五)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五)之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六)卒視面。察其納己言否也。(六)毋改。謂傳言見答應之間。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爲嫌解情不虛心也。(六)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六)遊目。謂目光轉動也。(六)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六)志倦則欠。體倦則伸。(六)問日蚤晏。近千久也。(六)以食具告。謂以所食之具告從者。蓋欲食也。(六)改居。謂自變動也。(六)問夜。問其時數也。(七)膳。謂食之。葷。辛物。葱薤之屬。食之以止臥。(七)君祭先飯。謂君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七)將食者。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周官膳夫受祭品嘗食。王乃食。(七)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醺然也。(七)騰。辟。即屏于側也。(七)云不敢辭者。明己不敢與君爲禮也。送之亦當至門。君子士尊卑懸絕。乃降送之。其禮太繁。故益不敢當。(七)下。亦降也。(七)先生。致仕者也。(七)異爲。謂卿大夫也。(七)辭。辭其自降而來。(八)走。猶出也。(八)謂擯贊者辭也。(八)不趨。主慎也。以進而益恭爲威儀耳。(八)執玉。謂朝君與聘使執圭璧而行禮之時也。(八)唯舒武。謂僅舒其武耳。(八)舉前曳踵。見其舒武之法也。踵後足也。足之前起而後不離地。則步之促快可知。又不止于不趨而已。(八)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官載師之職。以宅田在近郊之地。(八)刺。猶剷除也。

### 儀禮覲禮

覲禮。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二揖。至於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

升受玉。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僮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騶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僮之束帛乘馬。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旗弧韜。乃朝以瑞玉有纁。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畜。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闕。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家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乃右肉袒于席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甯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

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

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

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儻使者。諸公賜服者。東

帛四馬。儻大史亦如之。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

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饗禮乃歸。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

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

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

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

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

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祭天

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註音】(禘)泥里切(禘)杜斛切(纁)子與切(璜)音黃(旆)步霽切

【釋義】(一)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二)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三)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四)

侯氏諸侯也。(五)郊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禮也。(六)不答拜者。為人使不當其禮也。(七)不讓先升。奉王命尊

也。升者升壇也。(八)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九)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一〇)立者。見侯氏將有

事於己俟之也。(一一)璧。玉也。還玉重禮。(一二)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一三)儻使者。所以致尊敬也。(一四)駢馬曰

駢。二心受館也。(一五)戒。猶告也。(一六)帥。古文作率。(一七)初。猶故也。(一八)受觀日也。(一九)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

門之外。(二〇)分別同姓異姓。言受之將有先後也。(二一)春秋傳。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二二)

禘。冕者。衣禘衣而冠冕也。(二三)釋幣。告將覲也。(二四)禘。廟也。(二五)墨車。周禮。大夫乘墨車。(注)不畫也。謂不畫

而漆之。無文飾也。(元)交龍旂。爲諸侯所建之旗。(三)旗。所以張參之弓也。弓衣曰鞬。(三)璽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三)纛。所以藉玉者。有五采文。(三)屏風。繡斧文。以示威也。斧。謂之黼。(三)几。玉几也。(三)衮衣者。裨之上也。(三)負斧依者。謂天子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也。(三)鬻夫。司空之屬也。(三)非他親之辭也。(元)嘉之。美之辭也。(四)異者見尊。奠擊而不授也。(四)調。猶告也。(四)延。延進也。(四)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四)卓。猶酌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三)亦言王欲親受之。(三)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三)事畢。三享訖也。(三)右肉袒者。肅宜輒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三)勞之。勞其饋勞也。(三)賜車者。同姓以金幣。異姓以象路。服則袞也。鷩也。鷩也。(三)路。謂車也。(三)路下四。謂乘馬也。(三)之。次車而東也。(三)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三)讀王命書也。(三)受命也。(三)大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盡老。毋下拜。此辭之類。(三)受候服也。(三)八八日尋。(三)謂高也。(三)再八八以上爲節。(三)大旆。大常也。

## 禮記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

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墀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王下祭。塲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



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障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註音）（禘）大計反（鬯）口毒反（顓）音專（舜）許玉反（鯀）古本反（禘）音類（堯）於鍾反（鬯）音等（嚳）力又反（鳴）音傷

〔釋義〕（一）帝，大祭也。虞氏禘黃帝，蓋禘祖顓頊出于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二）郊，禘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則禘合以顓頊天，爲身繫焉，終不可捨，唐之祖，故推禘以配天。（三）禘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爲始祖。（四）舜，宗堯，當禹身亦宗舜，凡祖者，創業傳世之所出也，宗者，誥高而可尊，其間不逮也。（五）夏后氏禘黃帝，義同舜也。（六）郊，鯀者，禹身亦宗舜，且以有水土之功，故以配天。（七）祖，顓頊也，禹世系亦出于顓頊也。（八）宗，禹者，當禹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九）湯，祖契，出自有虞，故禘嚳。（一〇）冥，有水功，故郊冥以配天。（一一）湯，出契後，故祖契。（一二）宗，傷者，當禹身未有宗也。（一三）周，禘嚳，義與殷同。（一四）稷，有播種之功，且爲始祖，故郊稷以配天。（一五）祖，又王者，周自文王始也。（一六）宗，武王者，當武王身亦未有宗也。（一七）禘，稷，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一八）禘，謂遠祖埋牲也。（一九）禘，赤色牲也。（二〇）少牢，羊也。（二一）昭，明也，亦謂壇也。（二二）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二三）相近，或爲禳祈之誤。（二四）王宮，日壇，王若也，日稱君，宮壇，營城也。（二五）夜明，月壇也。（二六）宗，爲祭字之誤，幽，祭，星壇也。（二七）宗，亦爲祭字之誤，零，祭，水旱壇也。（二八）四方，卽謂山川林谷邱陵之神也，祭山林邱陵于壇，川谷于坎，每方各爲坎爲壇。（二九）有天下者，謂天子也。（三〇）百者，假成數也。（三一）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祭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無也，謂其境內無此山川，則不得祭也。（三二）折，棄，政之言也。（三三）鬼之言歸也。（三四）五代，唐虞夏商周也。（三五）五代，又增顓頊，則爲七代。（三六）建國，封諸侯也。（三七）置，都立邑，爲卿大夫之采地及錫士有功者之地。（三八）封土曰壇，涂地曰墀。（三九）享，嘗，謂四時之祭。（四〇）適，土，上士也。（四一）官，師，中士下士也。（四二）庶士，府吏之屬。（四三）庶人，平民也。（四四）大社，天下之社也。（四五）國社，一國之社也。（四六）王社，任社，皆一人之社也。（四七）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四八）置社，

即里社也。(一)鬼司命。宮中小神。今俗稱廟神為司命。亦此類也。(二)中霽之神。即今俗所謂宅神。(三)國門。謂城門也。(四)三國行。謂行神在國門外之西。(五)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此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也。(六)公厲。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其鬼曰公厲。(七)族厲。古大夫無後者。鬼也。(八)日門曰行者。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九)毛。祭適殤者。重簡也。祭適殤于廟之裏。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于其黨之廡。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于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十)來孫。為玄孫之子。(十一)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堯后稷名也。(十二)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十三)著衆。謂使民與事知休作之期也。(十四)賞。賞至。謂殤封禹。履等也。(十五)能刑。謂去四凶。(十六)義終。謂既殤二十八載乃死也。(十七)野死。謂舜征有苗。死于蒼梧也。(十八)殤死。謂不能成其功而死也。(十九)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二十)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二十一)冥契。六世之孫也。(二十二)虛。謂奠祭也。(二十三)舊。謂殷紂也。(二十四)烈業也。(二十五)族。猶類也。(二十六)祀典。謂祭祀也。

### 禮記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閒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入筭與。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狸首。聞若一大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



拈也。(一)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二)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三)立馬。謂取算以爲馬。表勝數也。(四)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爲成。但勝偶未必得三。得二即微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五)言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多馬之僞也。(六)弦鼓琴者。(七)經首。詩篇名。逸射義所云會孫侯氏是也。(八)閒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九)拾。更也。(一〇)卒。已也。(一一)此明投壺算數之儀。(一二)釐。會飲也。言賜釐者。服而爲算。徵辭也。(一三)徵。養。獻之以禮。而不矜也。(一四)投壺禮畢。可以丟其勝算也。既徵馬。無算當乃行。(一五)籌。矢也。(一六)扶。古或名。鋪四指曰扶。(一七)撫。教慢也。(一八)備立。不正向前也。(一九)驗言。深談語也。(二〇)常爵。所以罰人之爵也。(二一)浮。亦罰之爵也。(二二)長。司正也。(二三)樂人。國子能爲樂者。(二四)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

### 史記天官書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未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隋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強。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

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圍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  
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格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  
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  
旁有兩星曰鈴北一星曰牽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  
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  
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  
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  
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  
心王者惡之也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  
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  
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  
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  
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  
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其西  
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聞爲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  
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  
爲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張素爲廚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

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西宮咸池二天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二天。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二天。其南衆星曰膺積。昂曰鹿頭。胡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閒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觶。爲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三二虛危。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爲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三二。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爲廟。其

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嫠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入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嫠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早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曰躡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早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鱗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涿澼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

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西。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  
出曰爲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  
有女喪民疾。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  
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  
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曰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  
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  
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  
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黓然黑  
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  
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  
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棊。長四丈。未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  
二丈。類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櫳。長四丈。未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  
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  
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  
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  
與太白鬪。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爲清  
廟。歲星廟也。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曰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



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四。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爲丈夫。北爲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鬪。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四五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爲之動搖。贏爲王不寤。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

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爲燂四九\*。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爲北軍九。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闕。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爲疾爲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爲贏。贏者爲客。晚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鬪。七寸以內必之矣。五〇五星色白圓爲喪旱。赤圓則中不平爲兵。青圓爲憂水。黑圓爲疾多死。黃圓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甯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



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圓角憂有水事。青圓小角憂有木事。黃圓和角有土事。有年五六。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五七。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圓黃澤六八。可爲好事。其圓大赤兵盛不戰。太白五九。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六〇。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僂。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鬪。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強。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西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

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氏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

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六五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鬪。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閒可械劍六六。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櫛安。周星細爽。能星鈎星六七。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圓憂。白圓喪。赤圓中不平。黑圓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閒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卽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七星爲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角亢氏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鱸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爲和。背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圓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

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暈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閒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閒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強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蝕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爲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強其衝不利。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大而赤。數動有光。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大而白。類太白。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

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鱉。枉矢類大流星。虵行而蒼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恆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兌。後兌而卑者



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土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戟雲搏。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互天其半。半天其望者類闕旗。故鈎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鬪。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旛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積聚。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圻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壅。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闕臬枯槁。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廢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

鬼哭若呼其所逢。悟化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蒙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日。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日。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小雨。趣兵。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日至食為麥。食至日。暎為稷。暎至。舖為黍。舖至。下舖為菽。下舖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日。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為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為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日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角解。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祿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皋。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命主。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祿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烏衡。燕齊之疆。

候在辰星。占於虛危二六。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二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二八。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二九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蹀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熒惑爲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菑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駢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二六。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芾於河戍。兵征大宛。星芾招搖。此其犖犖大者。二九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歷五星法。唯獨

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濶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疆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次修禮。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麤。則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三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註音】(句)音鈞(格)音格(聲)音聲(韻)何麥切(膚)同外切(睟)音滅(皓)他昆反(靈)烏閑反(覆)人字反(輝)忽內反(澤)音澤(絳)音絳(蠶)五結反(城)音服(岷)他醫切(胎)音胎(蠶)音粗  
 【釋義】(一)太一。星名。天神之最貴者。(二)索隱。元台也。曰紫之言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

開闢皆在此中也。宋均又以爲十二宮中外位各定總謂之紫宮也。(三)不與否字同。(四)陰德。義辰名。月內陰德之神也。(五)天一。神名。或以爲北極之神。(六)天槍。星名。(晉書天文志)謂蒼筤也。(七)天棊。星名。(八)杓。星名。北斗杓也。北斗七星。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又云魁爲首。杓爲末。(九)攜。連也。(一〇)龍角。東方宿也。(一一)衡。北斗之中星曰衡。(一二)三能。星名。卽三台也。斥。彙也。(一三)招搖。星名。在北斗杓端。(一四)天鐙。星名。外遠北斗也。在招搖南。一名玄戈。(一五)蒼龍。東方七宿之名。卽角、亢、氐、房、心、尾、箕是也。(一六)天駟。房宿之別名。按龍爲天馬。故房之四星。謂之天駟。(一七)天市。星垣名。爲三垣之一。(一八)市樓。星名。(一九)攝提。星名。(二〇)天根。氐星別名。(二一)牛。鳥南方七宿之名。卽井、鬼、柳、星、張、翼、軫也。(二二)蔚然。星之貌。狀其星昭然所以象郎位也。(二三)謂循軌道不邪逆也。(二四)中坐。犯帝座也。(二五)成形。禍福之形現也。(二六)咸池。西方七宿之名。(二七)封豕。星名。(二八)天倉。胃之別名。(二九)白虎。星名。(三〇)葆守也。旅軍旅也。言佐參伐以斬除凶也。(三一)玄武。北方七宿之名。(三二)王良。星名。主天馬。(三三)畢。盡也。闕。止也。(三四)言萬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葉。故曰荒駱也。(三五)敦。咸也。維。壯也。言萬物盛壯。(三六)渚。渚。物吐秀傾垂之貌。(三七)作鄂。皆物芒枝麗之貌。(三八)闌。茂。萬物皆蔽冒也。(三九)淵深也。大獻萬物于祭。謂蓋藏之于外也。(四〇)罔。混沌也。言萬物初萌混沌于黃泉之下。(四一)奮若。言陽氣奮迅若順也。(四二)穰。豐熟也。(四三)剛一作罰。(四四)還。卽旋。旋疾也。(四五)伏。不見也。(四六)易。翁輕速也。(四七)歲。陽也。太白。陰也。故曰牝牡。(四八)火入水。故曰焯。(四九)北軍。軍敗也。(五〇)必有陽也。(五一)一作志。(五二)其紀上元是星古曆初起上元之法也。(五三)疾。過也。(五四)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五五)方。翁向也。(五六)謂豐熟也。(五七)與。退之不進。(五八)比。類也。(五九)謂星居之宿。虛謂攝縮也。(六〇)太白行得度者。勝色也。(六一)得字作德。(六二)疾。漢書作病。(六三)效。見也。言其見不見爲失測之也。(六四)謂辰星出西方。辰。木也。太白出東方。太白。金也。木生金。母子不相從。故野有軍不戰。今母子各出一方。故爲格。格不合同。故雖有兵不戰也。(六五)旗。星名。(六六)械。容也。言其間可容一劍。(六七)謂免星凡有七名。命者名也。小正一也。辰星二也。天櫛三也。安周星四也。細爽五也。能星六也。鈎星七也。(六八)屈。或尾。(六九)中道。房室星之中間也。(七〇)太陰。太陽皆道也。月行近之。故有水旱兵喪也。(七一)犯。謂月犯房星也。四輔。方四星也。(七二)憂。謂兵及喪也。(七三)始日。謂歷始起之日也。(七四)國皇星。如炬火。見則內外有兵喪之難。(七五)昭明星。一曰筆星。因氣有一枝未銳似筆。亦曰日華星。(七六)五殘星。一名五鋒星。見則五穀毀敗之徵。大臣誅亡之象。(七七)賊星。一名六賊星。數動有光。則禍合天下。(七八)司危星。見則天子不義失國。而豪傑起。(七九)獄。星名。一名咸。星名。(八〇)地維。咸光。星出四隅。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也。(八一)水生于金。散氣卽水氣。(河圖括地象)河精爲天漢也。(八二)景星。狀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爲明。見則人君有德明。

聖之讓也。(一)搏。專也。(二)杓。引也。(三)麻田曰囿。(四)言蒙昧不明也。(五)谷也。城。朝也。(六)倍。相逢而驚也。(七)謂立春日。是去年四時之終卒。今年之始也。(八)四始者。日之始。月之始。時之始。歲之始也。(九)人姓名。作占候者。(十)戎菽。胡豆也。(十一)謂風從西北來。則戎菽成。而又有小雨。則其國遂兵起也。(十二)正月旦。欲其終一日。有風有日。則一歲之中。五穀豐熟。無災害也。(十三)謂以比數日。以候一歲之雨。以知豐穰也。(十四)言暑景歲星。行不失次。則無災異。五穀逢其昌。成。若暑景歲星。行而失舍。有所衝。則歲乃有殃禍災變也。(十五)五家。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也。(十六)三代。夏。殷。周也。(十七)穢。祥。吉凶之先見也。(十八)不法。不可以為法。則也。(十九)特。須也。(二十)義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也。(二十一)昆吾。陸終之子。虞。蘇。云。昆吾名樊。為己姓。封昆吾。世本云。昆吾衛者也。(二十二)巫咸。殷賢臣也。(二十三)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尹佚也。其引周靈王時大夫也。(二十四)禕。鄭大夫也。(二十五)甘公名德。魯人。七錄云。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二十六)七錄云。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也。(二十七)三五。三十歲小變。五百歲大變也。(二十八)五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二十九)周安王二十三年。康公卒。田和并齊而立為齊侯。(三十)周安王二十六年。魏武侯。韓文侯。趙敬侯。共。魏。晉。而三分其地。(三十一)陵。交亂也。米鹽。細碎也。(三十二)太白。狼。狐。皆西方星。秦在西方。故占候在此。(三十三)樓。咸。鳥。衡。皆南方星。吳楚在南方。故占候在此。(三十四)辰星。虛危。皆北方星。燕齊在北。故占候在此。(三十五)河山。指黃河華山也。(三十六)街南。街北。天街。畢昂二星。主國界也。街南為華之國。畢主之為陽。街北為夷狄之國。昂主之為陰。(三十七)秦晉好用兵。秦晉處于西北為陰。與胡貉喜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三十八)鉅鹿。縣名。秦置。項羽大破秦軍于此。(三十九)枉矢。星名。(四十)平城。縣名。漢置。在今山西大同縣東。匈奴圍漢高帝於此。(四十一)漢呂后。臨朝稱制。封呂氏四人為王。使居南北軍。后崩。陳平。周勃等。族誅諸呂。(四十二)漢景帝時。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膠西王卬。同時叛亂。(四十三)元光。元狩。皆漢武帝年號。(四十四)學。學。事之分明也。(四十五)列宿。部星。謂五宮列宿。部內之星也。(四十六)五星。行南北。行為經。東西行為緯。(四十七)暈。日旁之氣。薄。日將食。而光見黑之象也。(四十八)天牢。六星。在北斗下。(四十九)天矢。星名。在天廟南。(五十)天關。星名。在五車星之南。(五十一)奇令。教令之奇異者。

### 史記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

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尙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與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



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維一六。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婢之一七。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摺紳者不道。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雉。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毒。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卽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邱。而欲

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處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二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

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邱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卽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sup>六</sup>。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平泰山下。諸儒生或<sup>六二</sup>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sup>六三</sup>。稽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sup>六五</sup>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

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六六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邱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七六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七六正伯僑七九充尚八〇羨門八一子高八二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八三。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八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

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邱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三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與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殺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鳩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家。鳩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

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長水。澧。滂。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狝。落。二淵。鳴。澤。蒲。山。岳。壻。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大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遠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澧瀉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管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惟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駢。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禺龍鑾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卽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徇沛。爲沛公。則祠蚩尤。鼂鼓旗。遂以十月至霸上。與諸侯平咸陽。

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而色上赤。二月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也。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四三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四四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四五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屬。四九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繫之屬。五二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五三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五六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卽位。卽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五八是歲制曰。朕卽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又

安。民人靡疾。閔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一五九。西時畦畦。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一六〇。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于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曆。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一六一。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一六二。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曆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纁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一六三。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



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與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卽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sup>一七六</sup>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曆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sup>一七八</sup>。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sup>一七九</sup>。竊利事。召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sup>一八二</sup>中。蹠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卽位。則厚禮置

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

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諱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

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sub>一九九</sub>然后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君神。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邱。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sub>二〇〇</sub>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尙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sub>二〇三</sub>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

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尙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聞者河盜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輦。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

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捨二三四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雕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掎\*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山曠。曠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閒者河盜。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庶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二二九興神鼎。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二二二鷗。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基祖。自羊祖牛。鼐鼎及鼯二二〇。不吳不驚。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日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間。

於鬼與區三五鬼與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三六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尙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會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惟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三七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與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

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二三三垓。二三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入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醜。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麋在鹿中。水而洎之。二三祭日以牛。祭月以羊。麋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瑋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二七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未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



如<sup>二</sup>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sup>三</sup>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尙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sup>二</sup>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而后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sup>四</sup>太室。從官在山

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卽見大迹。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聞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四十四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四十五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四十六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

新嘉興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邱(四九)。歷城(二五)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五)。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五)。巡自遼西(二五)。歷北邊至九原(二五)。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祚。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二五六)。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迹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

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灑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瑯琊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

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sup>二六八</sup>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sup>二七〇</sup>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sup>二七二</sup>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sup>二七三</sup>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

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陞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恆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七六。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入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迹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覩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註音】(雌)音購(泮)音判(駮)音劉(併)欺煙切(鄺)音孚(藥)知赫切(蠱)音古(處)扶斛切(鄭)音

皓(菁)好平聲(葵)音黎(葵)矣九切(曠)同(曠)音甫(霧)音霸(禮)音豐(游)勒微切(淡)音登(邦)音圭(滿)音皓(曠)音累(曠)田倪切(應)音包(蜚)音匪(措)音培(曠)音錫(曠)音乃(雍)則私切(驚)音款(曠)色倚切(瑄)音宣(蕪)夫物切(蕪)音聲(從)音非(耻)音止

【釋義】(一)岱宗。即泰山。在今山東泰安縣。(二)衡山。在湖南衡山縣西北三十里。(三)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四)恒山。在河北曲陽縣西北。(五)嵩高。在河南登封縣北。(六)即國語。二龍鑿于夏庭是也。(七)伊陟。尹子。大戊時繼父爲相。(八)巫咸。古人名。殷賢臣。尙書。巫咸又王家。一說殷中宗相。始作巫者。見世說。楚辭。巫咸將夕降矣。注。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九)高宗。夢得聖人。名曰說。使百工求之野。得說于傅巖中。與之語。果聖人。作說命三篇。號曰傳說。舉以爲相。國大治。遂命以傅爲氏。(一〇)祖己。高宗賢臣。(一一)謂武乙射天。後獵于河渭而震死也。(一二)辟雍。古時天子所設之大學也。形如四面以水圍之。(一三)諸侯之學曰泮宮。泮之言半。謂東西南三面通水。北則無之。(一四)后稷。虞舜時農官。周之始祖也。(一五)犬戎。西戎種名。(一六)雒邑。故城在今河南洛陽縣西五里。(一七)西垂。故城在今甘肅天水縣西南。(一八)少皞。古帝金天氏之號。卽少昊。

(一九)赤馬黑鬣白驪。(二〇)羝羊。牡羊也。(二一)犴狴。二水名。(二二)鄜。地名。在今陝西洛川縣境。嶺山阪也。(二三)雍州。古九州之一。今陝西甘肅及青海額濟納之地皆是。(二四)摺紳。謂插笏帶間也。古之仕者。垂紳摺笏。故稱宦族曰摺紳。(二五)陳倉。故城在今陝西寶雞縣東。(二六)殷聲也。云足句之辭。(二七)野雞。雉也。(二八)集解。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爲之殷殷雷鳴。雉爲雌。在長安正西五百里。韋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陳寶。(列異傳)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獲遇二童子。云此名爲媼。在地下食死人腦。謂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爲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雉。爲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雉止南陽。有赤光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所以代俗謂之寶夫人祠。抑有由也。葉縣名。在南陽。葉君卽雉之神。故與寶夫人神合也。(二九)疎。擾也。(三〇)蠱。害人之厲鬼也。(三一)不寤。不覺醒也。(三二)葵邱。在今山東臨淄縣西。(三三)梁父山。在山東泰安縣南一百十里。新泰縣西四十里。亦作梁甫。(三四)懷氏。古之王者。(三五)云云。山名。在山東泰安縣東南一百二十里。接蒙陰縣界。泰山之支阜也。(三六)亭亭。山名。在山東泰安縣南五十里。泰山之支阜也。(三七)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紹興縣東南。(三八)羣耳山。在山西平陸縣西北。(三九)召陵。故城在今河南鄆城縣東三十五里。(四〇)孤竹。古國名。故城在今河北盧龍縣南。(四一)羣耳山。在山西平陸縣西北。(四二)召陵。故城在今河南鄆城縣東三十五里。(四三)熊耳山。在湖南益陽縣東北。(四四)兵車之會。三。謂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是也。(四五)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洹。九年會葵丘。(四六)

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洹。九年會葵丘。(四六)

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洹。九年會葵丘。(四六)

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洹。九年會葵丘。(四六)

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洹。九年會葵丘。(四六)

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洹。九年會葵丘。(四六)

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洹。九年會葵丘。(四六)

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洹。九年會葵丘。(四六)

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洹。九年會葵丘。(四六)

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洹。九年會葵丘。(四六)

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洹。九年會葵丘。(四六)

際止北里皆地名。(一)比魚。鯨與王餘魚等之總稱。其目皆比連於上面。故名。(二)爾雅。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鸞。 (三)三晉晉書。謂惠公。懷公文公也。(四)包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視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也。(五)葛弘。晉書。王時人。能招致神異。時異方貢玉人石鏡。葛弘言于王。謂為聖德所招。周人以葛弘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尸。見拾遺記。(六)吳錫地名。在岳之南。(七)孟康云。僖公老子。韋昭案。年表。在孔子後百餘年。非老聃也。(八)櫻陽地名。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五十里。(九)泗水。出山東泗水縣陪尾山。四源并發。故名。(十)彭城。在今江蘇銅山縣。(十一)應劭曰。螭。螭也。黃帝土位。故地見其神。蚺大五六圍。長十餘丈。(十二)汾。流出也。(十三)河。即黃河也。(十四)夏。春秋時都國。魯穆公時改為鄆。故城在今山東鄆縣東南二十六里。(十五)嶧山。在今山東鄆縣東南。一名鸞。 (十六)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曰禘。(十七)蕭車。謂蕭車輪也。(十八)直棊。草薦也。(十九)太祝。官名。周禮春官之屬。為屬官之長。亦作泰祝。(二十)萊。名子高。古之仙人也。(二十一)陶。在今山東省境。(二十二)蚩尤。黃帝時之諸侯。好作亂。後被黃帝戮于涿鹿。(二十三)東平。郡名。治無。在今山東東平縣東二十里。(二十四)之。原山名。在今山東福山縣東北三十五里。(二十五)萊山。在今山東黃縣東南二十里。(二十六)成山。在今山東榮成縣東三十里。為一小半島。(二十七)斗。入海。謂斗絕曲入海也。(二十八)琅邪山。在今山東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二十九)威官。謂威王宣王也。(三十)鬪子。即鄒衍。戰國時齊諸翟人。(三十一)以五行之德。為王者受命之號。如少昊以金德。伏羲以木德。顓頊以水德。堯以火德。黃帝以土德等。(三十二)消德經。月中仙人宋毋忌。(三十三)白澤圖。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三十四)正伯倫。燕人。為方樓道。因以為名。(三十五)充向。未詳。(三十六)主運。是鄉子之書篇名。(三十七)謂心甘羨也。(三十八)皆自解說。竭風不至也。(三十九)上黨。戰國韓地。秦并天下。置上黨郡。其地有今山西之東南部。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名。(四十)上郡。今陝西省北部及綏遠鄂爾多斯左翼之地。(四十一)湘山。一名君山。亦曰洞庭山。在湖南岳陽縣西南洞庭湖中。正對縣城西門之岳陽樓。(四十二)會稽山。在浙江紹興縣東南。(四十三)沙丘。臺名。在今河北平鄉縣東北三十里。(四十四)章明也。(四十五)畔。即阪也。(四十六)與戰通。(四十七)詳。詳也。(四十八)河洛之。謂黃河洛水兩流域之地也。(四十九)嵩高。即嵩山也。(五十)肆。即江。淮。河。濟。(五十一)秦孝公。始都咸陽。今陝西長安縣東有渭城故城。即秦所都也。(五十二)嶺。即崎山。在河南洛寧縣西北六十里。西接陝縣界。東接緱池縣界。(五十三)泮。凍。解凍也。(五十四)酒。與迕同。疑也。(五十五)寧。謂報神福也。(五十六)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五十七)襄山。即雷首山。在山西永濟縣南。(五十八)岳山。即吳岳。亦曰峴山。在陝西隴縣西南。(五十九)岐山。在陝西岐山縣東北。(六十)鴻冢。在陝西鳳翔縣東。(六十一)汶山。岷山南下之正支。故岷山亦汶山之稱。二十一峯。在四川茂縣東南。(六十二)臨晉。古邑名。故城在今陝西大荔縣治。(六十三)沔水。即漢水。(二



(元) 漢中。郡名。統前陝西漢中與安及湖北鄖陽諸府。(二〇) 嶺。在甘肅固原縣西南。(二二) 朗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縣西北。(二三) (風俗通) 江出嶓山。嶓山在江都。(括地志) 江濱祠在益州成都縣南八里。(二四) 以新穀祭也。(二五) 陳。神名。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以一寒祀之名曰陳寶。(二六) 灩水。關中八川之一。今源出陝西藍田縣東倒谷中。西南流納藍水。折西北流納鞏水。又西北經長安過灩橋。又西北與灃水會而北流。注於渭。(二七) 灃水。亦關中八川之一。今源出陝西藍田縣西南谷中。西北流經焦載鎮。為焦載河。又西北經長安縣會灩水。入于渭。(二八) 長水。在陝西藍田縣西北。流經長安東南。入灩水。(二九) 灃水。源出陝西寧陝縣東北秦嶺。西北流經長安。納灃水。又西北分流。并注渭河。亦為關中八川之一。(三〇) 灃水。即古灃水。關中八川之一。出陝西鄠縣南。北流合諸水。東北入咸陽西南境。注於渭。(三一) 涇水。關中八川之一。源出甘肅化平縣西南大關山麓。東流至涇川縣。入陝西。東南流經長武。邠縣。醴泉。涇陽。高陵。入於渭。(三二) 渭水。源出甘肅渭源縣西北鳥鼠山。東流入陝西至潼關入黃河。(三三) 汧水。出陝西隴縣西北汧山南麓。東南流合北河。又經汧陽。寶鷄。東注于渭。(三四) 洛水。出陝西定邊縣東南白於山。東南流至朝邑縣合渭水。東注於河。(三五) 鳴澤。山名。在河北涿縣西。(三六) 蒲山。即薄山。亦即襄水也。在山西永濟縣南。(三七) 岳壻山。(黃潛筆記) 俗呼人之婦翁曰岳丈。曰泰山。說者以為泰山有丈人峯。故有是稱。古者稱謂尊長曰丈人。非特翁婦也。按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壻山。嶽而有壻。則嶽可以謂之婦翁矣。世俗之稱謂。未必不以是。又因嶽山而轉為泰山耳。(三八) 西。即隴西之西。(三九) (地理志) 涇縣屬京兆。有周天子祠二所在。(四〇) 下邳。故城在今陝西渭南縣東北五十里。(四一) 亳。在河南商丘縣東西。(四二) 壽星。即南極老人星也。(四三) 杜陵。故杜伯國。謂杜社主社四。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于圃。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伐殺而死。故祠之也。(四四) (漢書音義) 禹。寄也。寄生龍形于木也。(四五) 樂車。謂車有鈴。乃有和鑾之節。故取名也。(四六) 俎。古之祭器。用以薦牲者。以木為架而漆飾之。古制代有沿革。(四七) 豆。亦古之祭器。以木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漆其中。大夫以上。赤雲氣畫。諸侯加象飾。天子玉飾之也。(四八) 宿。猶齋戒也。(四九) 權火。烽火也。(五〇) 經。常也。(五一) 謂有災。禱輒令祝官祠祭。移其咎惡於衆官及百姓也。(五二) 張晏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或曰。榆鄉名。高祖里社。(五三) 灩。上。在陝西長安縣東。接藍田縣界。即白鹿原。(五四) 猶官社。(五五) (高祖本紀) 二年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五六) 禮樂志有安世房中歌。皆謂祭時戶中堂上歌先祖之功德也。(五七) 東君。日也。(五八) 雲中。雲也。(五九) 文昌六星。四日司命。(六〇) 先炊。古炊母之神也。(六一) 社主。即上文三社之主。(六二) 巫保。族彙。二神名。(六三)

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于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一五)筮。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一六)施糜。鄭玄謂主施糜。振之神。(一七)〔孝武帝本紀〕立九天廟於甘泉。〔三輔故事〕胡巫事九天于神明臺。〔淮南子〕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旻天。北方元天。西北曰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是為九天也。〔大元經〕一

中天。二熒天。三徙天。四罰更天。五暉天。六郭天。七咸天。八治天。九成天也。(一八)〔祭有姓字。故言血食遍于天下。〕(一九)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二〇)齊有泰山。淮南有天柱山。二山初天子祝官不備。遂廢其祀。今諸侯奉

祠。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秦故儀。(二一)謂駕車被馬之飾皆具。(二二)河湫。謂黃河及湫泉也。(二三)言二水祭時。各加玉璧二枚。(二四)金陵。在河南瀋縣西南及滑縣東。(二五)謂河決乃水德之符應也。(二六)十月陰氣在外。謂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二七)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甘肅秦安縣北三十里。(二八)神明。日也。日出東方。金謂陽谷。日沒于西。謂北谷也。(二九)字謂上同下異。禮所謂複廟重屋也。(三〇)謂陽五廟。在霸渭

二水之會北岸。(三一)〔正義〕顏師古云。蒲池。為池而種蒲也。蒲字或作蒲。言其水。恐顏說非。〔括地志〕渭北咸陽縣有蘭池。始皇逢盜藍池者也。言穿溝引渭水入蘭池也。疑蘭字誤作為蒲。重更錯矣。(三二)刺謂採取之也。

(三三)直。值也。言值其立處以作壇。(三四)晉灼云。淮南云。魯陽公與韓構戰。戰酣日暮。援戈麾之。日為却三舍。豈其然乎。(三五)汾陰。今山西榮河縣北九里汾陰故城是也。(三六)是後三十七年。燕出汾縣。(三七)趙人。文帝時平以望氣見。因說帝設立渭陽五廟。後事覺。被誅。(三八)趙綰。代人。受詩中公。時為御史大夫。(三九)王臧。蘭陵人。亦受詩中公。時累遷至郎中令。(四〇)道家祖黃帝老子。故謂道家之言曰黃老。(四一)伺察也。(四二)公孫弘。詩人。字季。家貧。故冢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以為賢良博士。免職。元光中有詔徵文學。弘策

對權第一。拜為博士。元朔中為丞相。封平津侯。(四三)〔漢舊儀〕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時。三歲一巡。皇帝自行也。(四四)上林苑名。在陝西長安縣西及藍屋鄠縣界。本秦時舊苑。漢武帝增廣之。(四五)深澤。侯趙將夕。以高祖八年封侯。至元朔五年夷侯胡薨。無後。因除。(四六)武安侯。即田蚡也。(四七)大父。祖父也。(四八)韓

子云。齊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臺之臺。而望其國。(四九)巨。或作臣。(五〇)黃鍾。二地名。皆在東萊。(五一)〔樂汁徵圖〕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別名。〔春秋〕佐助期曰。紫宮天皇曜魄寶之所理也。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宮門外主承事天皇大帝。(五二)〔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壇有八陛。備

道以為門。〔三輔黃圖〕上帝壇八陛。神道八通。廣三十步也。(五三)謂祭以解殃咎求福祥也。(五四)禪山。本紀作禪山。澤山。君地長。謂祭地於禪山也。(五五)建安有武夷山溪。有仙人葬處。即漢志書所謂武夷君是。(五六)

樂彥云。謂龍馬鶴也。(二五)武帝立己十九年。(二六)時元鼎四年。(二七)畫以勝者。謂畫青車以甲乙。畫赤車以丙丁。畫元車以壬癸。畫白車以庚辛。圖黃車以戊己。將有水事。則乘黃車。故駕車辟惡鬼也。(二八)鼎湖。宮名。在藍田。(二九)被。潔也。(三〇)離丘。地名。在今山西榮河縣北。(三一)榮陽。故城在今榮澤縣西南。(三二)維陽。即洛陽。故城在今縣東。(三三)康王名寄。(三四)以元符二年薨。(三五)中。得也。(三六)蚤。與早同。(三七)論衡。氣勃而毒感。故食走馬肝。馬肝殺人。儒林傳曰。食肉無食馬肝是也。(三八)謂不吝金寶祿位也。(三九)取雞血雜磨針鐵搏和磁石莖頭。置局上自相抵擊也。(四〇)元鼎四年也。(四一)衛后長女也。(四二)地理志。東萊有當利縣。(四三)大主。武帝姑也。(四四)搯。即扼腕。言握持其腕。表示用心之態度也。(四五)中山。亦曰仲山。即今九變之東仲山也。(四六)驢。一作晏溫。猶氣。 (四七)鹿。獸名。(四八)秦帝。太昊也。(四九)鷩。亨。豸也。皆嘗以亨牢而祭祀。(五〇)魏。鼎之絕大者。(五一)燕。鼎之斂上而小口者。(五二)一云大報祠。享。(五三)祖。備。祖廟也。(五四)宛。漢縣名。故城在今山東荷澤縣西南。(五五)鬼。與區。黃帝臣名。為占星之官。(五六)所忠。武帝幸臣。官至諫議大夫。(五七)黃帝時。萬國以其修神靈。得封者七千國。或為七十國。(五八)謂有非毀鬼神之人。乃斷理而誅斬之。(五九)一作塞。(六〇)說文。胡。牛垂領也。(六一)禪名。胡在咽下。垂者。則所謂龍胡也。(六二)驪。麗也。(六三)拔。階次也。(六四)泊。一作酒。灌于釜中曰泊。(六五)樂彥云。祭日以太牢。月以少牢。特不用軋也。小顏云。牛羊若歲。止一牲。故云特也。(六六)饗。祀祠也。(六七)漢舊儀。黃帝一人。秩六百石是也。(六八)天官書。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斗口三星。曰陰德。亦曰天一。(六九)不饒。謂言語不相應。無論也。(七〇)天任。誣。謂言之不切合事情也。(七一)李延年。中山人。李夫人兄。初給事狗監。以夫人貴。善歌。為變新聲。武帝方興天地諸祠。延年承意造詩曲。為協律都尉。佩印綬。與臥起。漸與中人亂。李夫人卒。愛弛。後被誅。(七二)武帝使樂人侯暉為之。其聲坎坎。故又作坎侯。其器今已失傳。(七三)古釋字作澤。(七四)頊。一作涼。(七五)即嵩山也。(七六)奉高。縣名。故治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北十七里。(七七)古封禪之文。用玉牒書。藏方石內。唐開元十三年。有事泰山。玄宗問前世何為。王牒。寶知章曰。玉牒。通意于天。故尚微密。(七八)砂。細也。末也。(七九)天子也。謂居至尊之位也。(八〇)兢。兢。小心謹慎也。(八一)蛇邱。縣名。故城在今山東肥城縣南。(八二)歷城。縣名。即今之山東濟南市。(八三)新論。武帝出璽印石財有朕兆。子侯段印。帝畏惡。故殺之。風俗通亦云。然。顧胤謂武帝集帝與子侯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說是也。(八四)碣石。地名。在今河北昌黎縣東南。(八五)遼西。郡名。今自河北之舊永平承德朝陽。至遼寧之舊錦州新民諸府皆其地。(八六)九原。即今之綏遠五原縣也。(八七)德星。歲星也。歲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八八)瓠子。地名。在今河北懷縣南。亦曰瓠子口。(八九)作益壽。延

壽二觀〔漢武故事〕延壽觀高二十丈。(一六)在甘泉。(一五)鳴澤在河北恆縣西。(一六)西河郡名。治富昌。在今綏遠鄂爾多斯左翼前旗。(一七)南郡。秦置。湖北舊荊州。安陸。漢陽。武昌。黃州。德安。施南諸府。及襄陽府之南境皆其地。治郢。故楚都也。在今湖北江陵縣東南。(一八)江陵。即湖北江陵縣。(一九)天柱山。在安徽潛山縣西北。皖山之最高峯也。(二〇)尋陽。縣名。故城在今湖北黃梅縣界。在江北。(二一)橫陽。縣名。故城在今安徽桐城縣東南。今爲鎮。(二二)彭蠡。湖名。即今江西鄱陽湖。(二三)在元封二年秋。(二四)嘗五年一脩耳。今適兩年。故但祠于明堂。(二五)柏梁。臺名。裁遭火災也。(二六)高里。山名。在山東泰安縣西南三里。又名亭嶺山。(二七)未央宮名。(二八)輦道。即輦路。天子所經之路也。(二九)大宛。古國名。在大月氏之東北。今俄領中亞細亞之佛爾哈那州。即其地也。(三〇)風后。黃帝之相。(三一)封臣。岐伯。皆黃帝臣。(三二)〔郊祀志〕祠官寬舒讓祠后土爲五壇。故謂之五寬舒祠官也。(三三)羈馬。涇頭也。繫牛絛也。喻牽制也。

### 史記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執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其

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與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竊盜。或至兼弁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

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三。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三三致一石。散幣於邛僰帝二四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之郡。人徙之費擬於南夷。又與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六爲郎增秩。及入羊二六爲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蹠一五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三〇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三三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三三。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

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三五。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三七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四〇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月。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尙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四二。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

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聞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買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十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



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益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軛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軛車以一算。商賈人軛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

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惟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皋令，將獮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二年中拜爲大

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而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弁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費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旣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六四。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旣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六五。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六六。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六七。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六八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

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揚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揚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旣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雜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閒。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

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飢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常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

三歲。誅完滅南越。番禺音五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閒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音六。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音八。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

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尙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甯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疆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疆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國。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鎰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饗。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註音】(埒)音劣(邛)渠容切(鑿)音蔽(沮)足於切(贖)音僧(襜)音妥(欽)音第(輶)移樵切(屬)音

脚〔蹠〕古梳切〔蹠〕諾侯切〔特〕音字〔耐〕音胃〔踊〕音勇

〔釋義〕(一)天子所駕馬。其色宜齊同。今日不能具此。以國家貧之故也。(二)齊民。平民也。(三)周制以斤

名金。漢復之。(四)種。考也。考校市物價之貴賤也。(五)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于井邊買賣。

故曰市井。(六)湯沐邑。封君之食邑。(七)水運曰漕。車運曰轉。(八)英錢。以錢之形如榆莢也。(九)卽。就也。山。銅

山也。(一〇)埒。等也。(一一)鄧通。漢文帝之幸臣。(一二)上郡。卽今陝西榆林道及內蒙古鄂爾多斯左翼之地。(一三)謂

增益苑囿。造廩而養馬以廣用。則馬是軍國之用也。(一四)巨萬。今萬萬也。(一五)長子孫。言吏至生長子孫。尙不轉

其職也。(一六)武斷。不顧情理。妄以勢力評決他人之曲直也。(一七)兩越。卽今廣東廣西二省之地。(一八)罷。與疲同。

(一九)馬邑。漢縣名。故城在今山西朔縣西北。(二〇)抗弊。財耗民貧也。(二一)巧法。巧抵之法。(二二)朔方。故城卽今內

蒙古鄂爾多斯地。(二三)鍾。六石四斗也。(二四)叩楚。二縣名。卽臨邛。楚道。皆在今四川省。(二五)以終身復。謂終身免

其徭役。(二六)入竿。以所收之竿入官也。(二七)大將。指衛青。(二八)經耗。謂常耗財賦也。(二九)躡。貯也。(三〇)買爵。以貨

得官階也。(三一)官首。第五級武功爵。(三二)千夫。第七級武功爵。(三三)十爵。至十八庶長爲樂卿。(三四)漢律。吏知他

人犯罪而不舉。與之同罪。曰見知法。(三五)廢格。言廢天子之令不行也。(三六)沮誹。沮敗誹謗也。(三七)驪驥。謂驪驍

將軍霍去病。(三八)渾邪王。渾邪匈奴屬王之號。(三九)觀。漢縣名。河水決而災及觀也。(四〇)番係。人名。(四一)底柱。山

名。在今河南陝縣東北黃河中。爲禹所鑿。(四二)華陰。卽今陝西華陰縣。(四三)腐。腐藁之藏。(四四)新秦。地名。在朔方

郡南。(四五)廢居者。貯蓄之名也。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四六)居邑。居賤物于邑中。以待貴也。(四七)鑄錢

多。故錢輕。輕則賤也。(四八)白金。銀也。赤金。銅也。(四九)圓之。圓形也。(五〇)方之。方形也。(五一)橢之。長圓形。(五二)東郭

咸陽。人名。(五三)心計。祗以心計算。不用籌算也。(五四)言百物毫芒。至秋皆美細。今言弘羊等二人。言利事纖細。能

分析其秋毫也。(五五)昆明池。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南。漢武帝鑿。今涸。(五六)周郭。錢之周圍也。(五七)少府。天子私府

曰少府。(五八)牢盆。盆名也。(五九)欽左趾。以鉄鉗加其左足也。(六〇)元元。黎民也。(六一)非吏。與吏比者。官。謂三老

北邊騎士也。(六二)屬。草履爲屬。(六三)緹氏。漢縣名。故城在今河南偃師縣。(六四)微反。言心雖非之。而不敢言也。

(六五)言私雜鉛錫之屬以鑄也。(六六)赤側。謂以赤銅爲錢之外郭。(六七)民巧法。因民以巧法仿鑄也。(六八)上林。苑

名。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六九)三官。水衡都尉掌。均輸。鐘官。辨銅。令丞三官也。(七〇)揚可。人名。(七一)治匿。婚之

罪。其獄少有反者。(七二)曹輩。謂分曹輩而出爲使也。(七三)廣關。函谷關也。(七四)布。謂泉布。(七五)柏梁臺。以香

柏爲梁。故名。(七六)所忠。人名。(七七)蕭關。在今甘肅固原縣。(七八)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

(七九)令居。漢縣名。故城在今甘肅平番縣。(八〇)亭亭。漢制。每十里建一亭。(八一)特馬。牝馬也。(八二)南越。國名。卽今



兩廣地。(三)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四)番禺。即今廣東番禺縣。(五)擅。一作經。經常也。唯取用足耳。不暇顯  
經常法則矣。(六)餽費。謂僱傭之費。(七)牟。取也。(八)謂他郡能入粟輸所在急要之處也。(九)謂史坐求肆行  
列之市。(九)庠序。鄉學名。(九)李克。戰國魏文侯臣。(九)二十兩爲鎰。

卷一二十五 典志之屬二

漢書地理志

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凡民<sub>五</sub>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虛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于篇。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壑也。其界自宏農故關。自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嶲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爲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駟綠耳之乘。幸于穆王。封于趙城。故更爲趙氏。後有非子。爲周孝王養馬。併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迺封爲附庸。邑之于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孫氏爲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遷。雒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邽鄠之地。列爲諸侯。後八世穆公稱伯。呂河爲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仟伯。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阬儒。自任私智。至于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豳。公劉處豳。大王徙邽。文王作鄠。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呂彊幹弱支。非獨爲奉

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桀則游俠通姦。潁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呂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麟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呂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爲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爲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詩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中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犍，僅西近邛苻馬鹿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院。景武閒，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

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五六嚴遵五六揚雄五六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故孔子曰。有教無類。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爲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幽吳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地皆隴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六四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六六之召陵六九潁七〇新汲七一西華七二長平七三潁川之舞陽七四鄆許七五雋陵七六河南之開封七七中牟七八陽武七九酸棗八〇卷八一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維八二。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邱。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

薄恩禮好生分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士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颯颯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王赧乃爲秦所兼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

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墜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爲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

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宏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閒乎。子男之國。虢會爲大。恃勢與險。密侈貪冒。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偪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在沛。食溱洧焉。土陞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濯濯兮。士與女。方

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陳國。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傲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宣帝時。鄭宏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鋒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羨。爭訟生分爲失。韓延壽爲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趙地。昂畢之分壑。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眞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



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  
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夙後  
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趙中  
山地薄人衆。猶有沙邱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  
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踏躡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  
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  
勢。輕爲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  
嫁取送死奢靡。漢興號爲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  
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  
僕伎好氣爲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  
冀州之部。盜賊常爲它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  
徙。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  
燕地。尾箕分壑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  
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  
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  
屬焉。燕稱王十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荆軻西刺秦王。不成  
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

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一九三。東賈真番之利一九四。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入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一九七。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齊地。虛危之分極也。東有菑川一九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二〇〇。虞夏時有季荊二〇一。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尙父。

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菑三二四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虜囂之  
閒兮。又曰。埃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  
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三二七。鳥  
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  
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三二八而取三歸三二九。故其  
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  
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  
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  
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  
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周公  
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  
九世爲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  
齊。齊桓公以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  
秦所滅。臨菑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魯地。奎婁之分壘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僅取  
慮三三五。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  
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

顛沛如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寔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爲分壘。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陋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

宋地。房心之分壘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爲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鼈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顛己。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爲姦盜。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壘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

分也。衛本國既爲狄所滅。文公徙封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邱。故

春秋經曰。衛遷于帝邱。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邱。夏后之

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

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

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

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

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爲威。宣帝時。韓延壽爲東郡

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爲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

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楚地。翼軫之分壘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

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會孫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

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寢以疆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

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

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

蔬。贏蛤食物常足。故器窳媮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

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杖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

氣執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壘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

殷道既衰。周太王亶父與郊梁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

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公季嗣位。至

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惠也已矣。三以天下

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太伯初奔荆蠻。

荆蠻歸之。號曰句吳。太伯卒。仲雍立。至會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

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

而荆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

而不受。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與伯

名於諸侯。至子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爲越王句踐所滅。吳越之君皆好勇。

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越既弁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

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

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

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

鄒陽嚴夫子之徒。與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

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

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遊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溼。丈夫多夭。會稽海外有東甌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壑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歸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雋李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粵王。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麀麋。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壹反。元帝時遂罷弃之。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

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謀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糒。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註音〕 驪 音劉 隸 音胎 厓 音諧 戮 音蠶 袞 才各反 鬪 音攜 隴 音殿 邲 音佩 浚 音峻  
 風 音馮 邲 音夾 芋 音千 涉 即啓切 漆 音臻 殖 音飾 樞 音詔 蓬 音吝 跼 音帖 隴 色倚切 漢  
 音冀 伎 支義切 菟 音兔 歲 虎最切 崩 札色切 鳥 音昔 斷 音銀 毫 音薄 緡 音亦 鼠 來戈反  
 〔音義〕 駘 披美反 董 音僅 鯁 音題 塵 音主 廉 音京

〔釋義〕 (一)本猶始也。(二)秦立郡縣。統京師者。號曰內史。(三)三邊。指西南北邊境。(四)提封。諸侯之封地。謂舉四封之內計之也。(五)函。包也。(六)潁川。郡名。即今河南許州陳州汝寧汝州。及禹縣至陽武等縣皆是。(七)輜。與集同。(八)井輿。鬼列宿之名。(九)宏農。郡名。故城在今河南靈寶縣。(一〇)京北。漢之京都。即今陝西長安以東至華縣之地。(一一)扶風。即右扶風。治內史右地。今陝西咸陽縣東。(一二)馮翊。左馮翊地也。即今陝西大荔縣治。與京兆右扶風。稱爲三輔。(一三)北地。郡名。統甘肅寧夏慶陽二府之地。治馬領。在今甘肅環縣東南。(一四)上郡。今陝西省北部及綏遠鄂爾多斯左翼之地。治膚施。在今陝西綏德縣東南五十里。(一五)西河。郡名。治富昌。在今綏遠鄂爾多斯左翼前旗之地。(一六)安定。郡名。即今甘肅平涼府及固原州涇州之地。治高平。即今甘肅固原縣。(一七)天水。郡名。治平襄。在今甘肅通渭縣西南。(一八)隴西。郡名。即今甘肅蘭州。鞏昌。秦州諸府之地。治狄道。在今甘肅臨洮縣東北。(一九)巴蠻。二郡名。巴郡。在今四川舊保寧順慶夔州重慶瀘州等府地。治江州。即今



四川江北縣。蜀郡。在今四川舊城都龍安及邛州雅州等府地。治今之成都縣。(二)廣漢郡。即今四川舊漢廣漢劍閣等縣地。治梓潼。即今四川梓潼縣治。(三)犍爲郡。即今四川舊敘州瀘州眉州嘉定州等府地。治犍道。在今四川宜賓縣西南。(四)武都郡。即今陝西寧鞏縣及甘肅武都縣徽縣境。治武都。故城在今甘肅成縣西八十里。(五)金城郡。即甘肅舊蘭州西寧府境。治允吾。在今甘肅皋蘭縣西北黃河北岸。(六)武威郡。即今甘肅舊涼州府境。治姑臧。即今武威縣。(七)張掖郡。即今甘肅舊甘州府境。治樂得。在今甘肅張掖縣西北。(八)酒泉郡。即今甘肅酒泉縣治。(九)敦煌郡。即今甘肅安西及新疆吐魯番縣之地。治今甘肅敦煌縣。(一〇)牂牁郡。即今貴州舊遵義府及思南石阡等府地。治故且蘭。今貴州平越縣。(一一)越巂郡。在今四川西昌縣東南。治西昌縣。(一二)益州郡。即今舊雲南大理等府地。治滇池。在今四川晉寧縣東。(一三)柏益。即伯益。虞舜之臣。(一四)朕虞。朕。我也。虞。官名。(一五)華陽綠耳。良馬名。(一六)越城。即今山西趙城縣。(一七)汾。二水名。(一八)附庸。附庸于諸侯之小國曰附庸。(一九)雒邑。即今河南洛陽縣。(二〇)郟鄩。二邑名。郟。在今陝西岐山縣。鄩。在今陝西鄠縣。即文王舊都。(二一)商君。即商鞅。衛人。少好刑名之學。相孝公。變更法令。廢井田。開阡陌。改賦稅之法。封于商邑。號商君。(二二)轅田。易田也。即治田之謂。凡中下之田。使一治再治。以均貧惡。(二三)南北。曰任。東西曰伯。(二四)三廡。周舊國。即今陝西郿縣。(二五)藜。故城在今陝西武功縣。(二六)鎬。即鎬京。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二七)鄂。杜。二邑名。(二八)南山。指終南山。(二九)昭屈景。三姓。皆楚國王族。(三〇)長陵。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即漢高帝陵。(三一)夏陽。故城。在今陝西韓城縣南。(三二)輻。言人物之聚集。如車輻之聚於轂也。(三三)羽林。期門。漢官名。(三四)滇。國名。即今雲南。楚。縣名。即今四川宜賓縣。僮。僕也。(三五)卬。二邑名。多產馬及鹿牛。(三六)晉武。晉帝武帝也。(三七)文翁。漢舒人。景帝末爲蜀郡守。崇教化。興學校。蜀地文化比于齊魯。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三八)司馬相如。漢成都人。字長安。景帝時爲武騎常侍。長於辭賦。所作有子虛。上林。大人等賦。豐贍富麗。漢魏六朝文人多倣之。(三九)王褒。字子淵。益州刺史。王褒薦之。徵入都。上聖主得賢臣頌。宣帝時爲諫大夫。(四〇)嚴。即嚴君平也。(四一)楊雄。漢成都人。字子雲。長于詞賦。不慕榮利。獨以文章名世。所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四二)昔吳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見(左傳)。(四三)柳。列宿名。(四四)智。西方宿名。(四五)參。列宿名。(四六)高陵。即今陝高陵縣。(四七)河東。郡名。即今山西平陽府地。治安邑。在今山西西縣北。(四八)河內。郡名。即今河南之河北道大部地方皆是。(四九)陳留。郡名。即今河南開封東商丘縣西之地。治陳留。今河南陳留縣治。(五〇)汝南。郡名。河南舊汝南陳州二府及安徽舊潁州府皆是。治平輿。在今河南汝南縣東南六十里。(五一)召陵。故城在今河南鄆城縣東三十五里。(五二)灑。邑名。故城在今河南臨潁縣東。(五三)新波。邑名。故城在今河南扶溝縣西南二十里。今名離下村。(五四)西華。邑

名。故城在今河南西華縣南。(一三)長平。邑名。在今河南西華縣東北十八里。(一四)舞陽。邑名。故城在今河南舞陽西。(一五)鄆。邑名。故城在今河南鄆城縣南。(一六)許。邑名。即今河南許昌縣治。(一七)偃陵。邑名。今河南鄆陵縣。(一八)河南。郡名。即今河南洛陽縣。及開封縣西之境。(一九)開封。邑名。故城在今河南開封縣東五十里。(二〇)中牟。邑名。故城在今河南中牟縣東。(二一)陽武。邑名。故城在今河南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二二)酸棗。邑名。故城在今河南延津縣北十五里。(二三)卷。邑名。故城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二四)泮。水盛貌。(二五)曹。曹楚邱。皆邑名。在河南滑縣。(二六)殷虛。即朝歌。今河南淇縣。昔紂所都。(二七)生分。父母在而兄弟析產。謂之生分。(二八)唐。故城在今山西冀城縣西。(二九)晉水。在今山西太原縣。(三〇)畢萬封于魏。故城在今山西芮城縣。(三一)耿。在今山西河津縣。(三二)趙夙。趙衰之兄。(三三)韓武子。韓萬也。(三四)韓原。故城在今陝西韓城縣。(三五)颯。水浮貌。(三六)大梁。即今河南開封縣。(三七)維陽。故城在今河南洛陽縣。(三八)穀城。邑名。故城在今河南洛陽縣西北。(三九)平陰。邑名。故城在今河南孟津縣東。(四〇)偃師。邑名。今屬河南河洛道。(四一)登。邑名。故城在今河南鞏縣西南二十里。(四二)緜氏。邑名。故城在今河南偃師縣南。(四三)褒姒。幽王寵妃。不喜笑。王悅之萬方。故不笑。乃舉烽火。以徵諸侯。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後申侯與犬戎攻周。幽王舉烽火。而諸侯不至。遂被殺。(四四)宗周。指鎬京。(四五)通封畿。謂東西兩京畿輔之內。共千里也。(四六)角亢氏。列宿名。(四七)南陽郡。即今河南舊南陽府。及湖北舊襄陽府之境。(四八)父城。邑名。故城在今河南寶豐縣東。今曰父城堡。(四九)定陵。邑名。故城在今河南舞陽縣北十五里。(五〇)襄城。邑名。民國初屬河南開封道。(五一)潁陽。邑名。故城在今河南登封縣西南七十里。(五二)潁陰。邑名。今河南許昌縣治。(五三)長社。邑名。故城在今河南長葛縣西。(五四)陽翟。邑名。即今河南禹縣治。(五五)鄭。邑名。民國初屬河南河洛道。(五六)新安。即今河南通遼縣。(五七)宜陽。即今河南宜陽縣。(五八)祝融。顓頊氏之孫黎。爲火正之官。曰祝融。(五九)成泉。邑名。在今河南汜水縣。(六〇)滎陽。邑名。故城在今河南滎澤縣西南十七里。(六一)崇高。未詳。(六二)陽成。邑名。故城在今河南封登縣東北三十五里。(六三)號。謂東號。即今河南汜水縣。(六四)會。國名。即今河南密縣。(六五)能儀百物。謂能安百物也。(六六)皆水名。(六七)灋。水名。即今河南汜水縣。(六八)淮陽。郡名。即今河南舊陳州府之地。(六九)太昊。古帝名。即伏羲。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稱太昊。屬。(七〇)宛丘。地四周高而中低者曰宛丘。(七一)鸞羽。舞者所指以指揮者。(七二)婆娑。舞貌。(七三)宛。即今河南淮陽縣。(七四)武關。在今陝西商縣。(七五)申子韓非。皆尚刑名法術者。(七六)韓延壽。黃霸。皆漢之良吏。(七七)昂畢。列宿名。(七八)趙國。即今河北舊廣平府順德府西境。(七九)信都。即今河北舊正定府冀州深州景州等九地。今冀縣治東北有信都故城。即其舊治。(八〇)真定。即今河北舊正定府境。(八一)常山。即今河北舊

正定府西南及趙州之境。(一四)中止。即今河北舊正定府定州以北及保定府之境。(一四)涿郡。即今河北涿縣及玉清縣涿縣之境。(一五)晉陽。即今河北舊廣平府及順德府北境。(一六)鉅鹿。即今河北舊順德府及正定府南境。(一七)清河。即今河北舊廣平府南境及山東舊東昌府北境。(一八)河間。即今河北舊河間府境。(一九)渤海郡。即今河北河間縣東至滄縣北至東安文安南及山東海豐縣境。(二〇)東平舒。邑名。即今河北舊京兆大城縣治。(二一)中邑。邑名。其地在今河北滄縣界。(二二)文安。邑名。故城在今河北文安縣東。(二三)東州。邑名。故城在今河北河間縣東北四十里。(二四)成平。邑名。故城在今河北交河縣東。(二五)章武。邑名。故城在今河北滄縣東北八十里。(二六)浮水。邑名。故城在今河北滄縣東五十里。(二七)繁陽。故城在今河南內黃縣東北。(二八)內黃。邑名。故城在今河北內黃縣治。(二九)斥丘。即今河北成安縣境。(三〇)太原。即今山西舊太原府及汾州府境。(三一)定襄。即今山西古玉縣北及綏遠道並蒙古哈爾哈右翼之境。(三二)雲中。即今山西大同縣西北境。(三三)五原。即今山西五原縣。(三四)上黨。即今山西濟寧道南部之境。(三五)邯鄲。即今河北邯鄲縣。(三六)沙邱。即今河北平鄉縣東北故武靈王餓死于此地。(三七)推剽。以推殺人而剽劫之也。(三八)玷躓。輕搗之曰玷躓。無跟之小履也。(三九)河直。即河當之謂。(四〇)機。堅也。棖。根也。(四一)言四國之人。被遷徙來歸之。(四二)昆箕。列宿之名。(四三)滄陽。即舊京北東部之境。(四四)右北平。即今河北舊津海道東北及熱河境。(四五)遼西。即今河北舊永平承德朝陽及遼寧舊錦州新民等府境。(四六)遼東。即今遼寧東南境。(四七)上谷。即今河北舊保定易州宣化及順天河間一部之境。(四八)代郡。即今山西大同縣東。爲其舊治。(四九)雁門。即今山西舊代州寧武之北部及朔平之南部。大同之東北部境。(五〇)易。燕邑名。故城在今河北雄縣西北十五里。(五一)容城。邑名。故城在今河北容城縣西北。(五二)范陽。邑名。故城在今河北保定興縣南四十里。(五三)北新城。邑名。故城在今河北徐水縣西南。(五四)故安。邑名。故城在今河北易縣東南。(五五)涿縣。邑名。即今涿縣縣治。民國初屬京兆。(五六)良鄉。邑名。故城在今京兆房山縣東。(五七)新昌。邑名。故城在今河北新城縣東北三十里。(五八)安次。即今河北東安縣西北境。(五九)樂浪。在今朝鮮境內。(六〇)玄菟。在今朝鮮平安道及吉林南境。(六一)薊。即今北京東部境。(六二)烏丸。夫餘。皆國名。(六三)真番。即今遼寧鴨綠江佳兩江及興京附近之地。(六四)藏貉。國名。即今遼寧鳳凰城及朝鮮江原道之境。(六五)真句驪。即高句麗。在今遼寧境內。(六六)倭人。即今之日本人。(六七)虛危。列宿名。(六八)菑川。即今山東舊濟南府東北及青州府西北境。(六九)東萊。即今山東舊萊州登州府境。(七〇)瓊瑯。即今山東兗青沂萊四府境。(七一)高密。即今山東膠縣西境。(七二)膠東。故城在今山東平度縣東南。(七三)泰山。即今山東泰縣北及舊兗

州府東北境。(三五)城陽。即今山東莒縣境。(三六)千乘。即今山東舊青州府北。濟南府東境。(三七)高樂。齊邑名。故城在今河北南皮縣東南三十里。(三八)高城。邑名。故城在今河北鹽山縣東南。(三九)重合。邑名。故城在今山東樂陵縣西。(四〇)陽信。邑名。故城在今山東無棣縣界。(四一)濟南。即今山東舊濟南府境。(四二)平原。即今山東舊武定濟南府西部。及樂陵長清縣境。(四三)爽鳩氏。古官名。司寇也。(四四)臨淄。即今山東臨淄縣。即今山東舊齊都也。(四五)泲泲。宏大貌。(四六)鳥鹵。言瘠薄之地。不蓄水而有鹽性。不宜種植者。(四七)陸臣。古者諸侯之大夫。對天子稱陪臣。(四八)取三歸。謂取三姓之女。(四九)奎婁。列宿名。(五〇)臨淮。郡名。即今安徽泗縣東。及江蘇舊揚州府北境。(五一)下相。即今江蘇宿遷縣西境。(五二)睢陵。即今江蘇睢寧縣境。(五三)僮。即今安徽泗縣東北境。(五四)取慮。即今江蘇淮寧縣西南境。(五五)曲阜。即今山東曲阜縣境。(五六)斷斷。喻口角之多。(五七)東平。即今山東東平縣。及舊濟寧州境。(五八)須昌。即今山東東平縣西北境。(五九)壽張。即今山東壽張縣境。(六〇)房心。列宿名。(六一)佈。即今山東佈縣。(六二)山陽。即今山東舊兗州府西境。及河南歸德府東境。(六三)濟陰。即今山東曹縣。及濮縣境。(六四)東郡。即今山東舊東昌府。及河北舊大名府之境。(六五)定陶。即今山東定陶縣境。(六六)霑澤。澤名。在今山東定陶縣境。(六七)亳。商都。即今河南商丘縣。(六八)彭城。即今江蘇銅山縣境。(六九)顓己。褊狹自用之意。(七〇)營室。即室宿也。為北方玄武七宿之一。(七一)東壁。壁宿之別名。亦為玄武七宿之一。(七二)魏郡。即今河北舊大名府。及河南舊彰德府境。(七三)黎陽。即今河南舊縣東北境。(七四)野王。即今河南沁陽縣治。(七五)朝歌。在今河南淇縣東北。(七六)帝丘。即今河北濮陽縣境。(七七)子路。春秋卞人。姓仲名由。孔子弟子。性好勇聞過則喜。仕衛。死于孔俚之難。(七八)夏育。古之勇士。能生拔牛尾。(七九)任俠。尚俠義也。(八〇)列宿名。(八一)南郡。即今湖北舊襄陽荊州府境。(八二)江夏。即今湖北舊德安陸漢陽武昌黃州等府境。(八三)零陵。即今湖南零陵縣。及廣西全縣境。(八四)桂陽。即今湖南桂陽縣。及廣東連縣境。(八五)武陵。即今湖南舊常德府。及辰州境。(八六)長沙。即今湖南舊長沙府境。(八七)漢中。即今湖北舊鄖陽府。及陝西舊漢中府境。(八八)丹陽。即今湖北秭歸縣東境。(八九)嚴王。楚莊王也。漢辭謙。改為嚴王。(九〇)曲窳。苟且之謂。(九一)枝柱。言意相節卻。不順從也。(九二)雲夢。二澤名。(九三)斗。斗星也。(九四)會稽。即今浙江西部。及江蘇東部境。(九五)九江。即今安徽壽縣潞縣和縣。及合肥縣境。(九六)丹陽。即今江蘇舊江寧府。安徽舊太平府寧國府境。(九七)豫章。即今江西省境。(九八)廬江。即今安徽舊廬州府南境。及安徽府境。(九九)廣陵。即今江蘇舊揚州府境。(一〇〇)六安。即今安徽合肥縣。及壽縣南境。(一〇一)臨淮郡。見前。(一〇二)虞仲。仲雍也。(一〇三)閻廬。吳公子機光也。(一〇四)伍子胥。春秋亞人名。父奢。兄尚。為平

王所殺。子胥奔吳。佐吳伐楚。時平王已卒。乃掘其墓。出其尸。腹之三百。(三六)孫武子。齊人。習兵法。著有孫子十三篇。爲兵家所祖。(三七)宰嚭。卽伯嚭。楚太宰。前州章孫。逃亡于楚。宰。太宰也。(三八)句踐。父元常。爲吳王闔閭所敗。句踐遂闔閭而雪其辱。闔閭子夫差復報讎。因句踐于會稽。句踐請和。用蠶文種。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策。因以滅吳。(三九)壽春。卽今安徽壽縣。(四〇)屈原。戰國時楚人名平。別號靈均。仕楚爲三閭大夫。破讒譴于江南。於五月五日自沈汨羅江而死。(四一)宋玉。戰國楚人。屈原弟子。爲楚大夫。(四二)唐勒。戰國楚大夫。好辭。而以賦見稱。(四三)董董。少也。(四四)天。不盡。天年謂之天。(四五)牽牛。娶女。列宿名。(四六)蒼梧。卽今廣西蒼梧縣。(四七)鬱林。卽今廣西鬱林州。及潯州柳州南寧諸府境。(四八)合浦。卽今廣東舊高州雷州廉州諸府境。(四九)交趾。九真。皆在安南境內。(五〇)南海。卽今廣州惠州潮州諸府境。(五一)日南。卽今安南順化府境。(五二)雋。李地名。在今浙江嘉興縣境。(五三)大夫種。卽文種。(五四)番禺。卽今廣東番禺縣。(五五)交趾。南方人種名。其類有八。六曰僮耳。大耳種也。其耳垂肩三寸。見《漢書》。(五六)珠厓。在今廣東瓊山縣東南。境內出真珠。(五七)麋。鹿類。(五八)徐聞。漢縣。卽今廣東徐聞縣南境。(五九)象林。縣名。在今安南境內。

## 唐書兵志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適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

府兵。府兵後廢而爲驍騎。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疆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隋制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爲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府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驍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自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燉煌公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幽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幽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

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布槽鍤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鱗氈帽氈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弁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纘。手步射。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卻。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卻。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

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先天二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幕。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雖有其言。而事不克行。玄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曠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曠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京兆曠騎六萬六



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疆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棚。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入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

不疆。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橫海北平高陽。經略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曰范陽道。天兵大同。天安橫舒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曰河東道。朔方。經略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瀚海。清海。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曰北庭道。保大軍一。鷹娑都督一。蘭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緞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夷。緞和。合川守捉三。曰隴右道。威戎。安夷。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牟。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犍爲等鎮三十八。曰劍南道。嶺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略清海軍六。曰嶺南道。福州。經略軍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

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旣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己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旣其盛

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滅。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危亂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於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未大本小。方區區自爲捍衛之計。可不哀哉。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四八旁子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四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一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其法取戶二等以上。長六尺闊壯者。試弓馬四次。上翹關舉五。負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復擇馬射爲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駁馬。虎皮羈五〇。爲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日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一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寢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五一。禁軍從者

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卽位。稍復舊。補北軍。至德<sup>五</sup>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它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驕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sup>五三</sup>元年。李輔國<sup>五三</sup>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徵巡。李揆<sup>五四</sup>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sup>五五</sup>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sup>五六</sup>西之磨環川<sup>五七</sup>。卽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于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卽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卽位。以射生軍入禁中。靖難。皆賜名寶應<sup>五八</sup>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尙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爲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它軍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

策軍兵馬使。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六〇。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六一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爲賞。至有選舉旅寓而挾厚貲六二。多橫死者。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卽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鬪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壻端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六四。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旣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人。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彊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爲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六六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六六西兵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涇。

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劇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武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比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亦令皆爲之斂屈。十年。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豪彊少畏。十二年。以監句當左神策軍在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竇文場。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句當右神策軍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霍仙鳴。爲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監右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

張尙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旣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饜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爲詭辭請遙隸神策軍。稟賜遂贏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九年。監察御史崔遠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遠四十。流崖州。順宗卽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合爲一。曰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雜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逵。李周謹。乃引去。乾甯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璣。乃去。太原李克



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驩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驩景宣及子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閭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門。詔嗣薛王知柔入長安收禁軍。清宮室。月餘乃還。又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宸保甯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丕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宏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尙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

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sup>七七</sup>。惟小黃門打球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弑。唐乃亡。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蓄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sup>七八</sup>。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尙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sup>\*九</sup>。五曰馱馱<sup>\*十</sup>。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sup>七九</sup>。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甯。閒。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會。閏。四曰北會。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sup>八〇</sup>。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折入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

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廩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峽萬福。東使統之。它皆失傳。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入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玄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疆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誨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四匹。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廩。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貲。毛仲既領閑廩。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

牟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廐。貞元三年。吐蕃兇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地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閒。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廐。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閒又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廐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民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卽位。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

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爲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  
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  
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它患。乃以隸  
銀川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註音〕(曠)音廓(歇)音託(贗)者贗(稍)音朔(期)音朋(稷)起有切(岢)音可(嵐)羅含切(驪)音箋  
(曠)音聖(懸)他黑切(曠)音盈(遠)羽詭切(鑣)音讓(謹)音聚(孫)音溪(驕)音陶(駭)音徒(駭)音球  
(隸)音題

〔釋義〕(一)唐制。天下分爲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以隸諸衛。府置折衝都尉一人。  
征行宿衛。皆以遠近分藩。(二)曠騎。唐宿衛兵也。開元十二年。更號長從宿衛曰曠騎。(三)方鎮。節度使也。(四)  
禁軍。卽禁衛軍。天子之衛兵也。(五)建成。唐高祖子。太宗兄。(六)燉煌公。唐太宗始封燉煌之地。稱燉煌公。(七)  
元吉。唐高祖子。太宗兄。(八)太原。卽今山西陽曲縣。(九)武德。唐高祖年號。(一〇)貞觀。唐太宗年號。(一一)十道。卽  
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一二)鉦。行軍者。鉦以靜之。鼓以動之。(一三)六率。太子宮中。置  
左右衛率。司禦率。清道率。監門率。內率等官。(一四)先天。唐玄宗年號。(一五)開元。玄宗年號。(一六)張說。洛陽人。字道  
濟。又字說之。累官中書令。封燕國公。與姚崇不相能。罷爲相州刺史。徙岳州。後復爲中書令。卒諡文貞。有張燕公  
集。(一七)白丁。未服軍役之丁。(一八)蕭嵩。開元中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破吐蕃有功。授同中書門下三品兼  
中書令。在公慎密。人莫見其際。以尚書右丞相罷歸。後復拜太子太師。乞歸卒。(一九)宗丁。宗室疏遠之丁。(二〇)品  
子。有品級職官之子。(二一)天寶。玄宗年號。(二二)拊循。慰撫也。(二三)李林甫。小字哥奴。工書。善畫。性柔佞。狡黠。有權  
術。玄宗時累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兼中書令。厚結宦官妃嬪。察帝動靜。故奏對皆稱旨。在朝十九年。  
專政自恣。卒釀成安史之亂。(二四)魚書。所以起軍。故易守長之魚符。(二五)平盧道。統平營諸州之地。營州其舊治  
也。卽今河北朝陽縣。(二六)范陽道。統幽薊。檀。懷。易諸州之地。幽州其舊治也。卽今北平西南境。(二七)河東道。統  
太原。新代。嵐。朔。蔚。雲諸州之地。太原其舊治也。(二八)三受降城。中受降城。西受降城。皆爲唐  
張仁愿所築。(二九)關內道。統靈。夏。豐。鹽諸州之境。靈州其舊治也。卽今甘肅靈武縣。(三〇)河西道。統涼。甘。瓜。州諸  
州之地。涼州其舊治也。卽今甘肅武威縣。(三一)北庭道。統西。伊。二州之地。北庭道。統西。伊。二州之地。卽今新疆迪化

縣。(三)安西道。統龜茲馬耆于闐疏勒四鎮之地。安西都護府其舊治。即今新疆庫車縣。(三)隴右道。統鄯郭洮  
 河蘭渭諸州之地。鄯州其舊治也。即今甘肅張掖縣。(三)劍南道。統松茂雋姚諸州之地。益州其舊治也。即今四  
 川成都縣。(三)嶺南道。統廣桂容邕安南諸府之地。廣州其舊治也。即今廣東番禺縣。(三)江南道。統今浙江。福  
 建。江西。湖南。及江蘇。安徽。湖北之大江以南。四川東南部。貴州東北部之北。治蘇州。今蘇吳縣治。(三)河南道。統  
 今安徽淮水以北之地。治河南。今河南洛陽縣治。(三)永徽。高宗年號。(三)景雲。睿宗年號。(三)靈武。即今甘肅  
 靈武縣。(三)李光弼。柳城人。肅宗時拜節度使。平安史之亂。與郭子儀齊名。代宗時封臨淮郡王。(三)三鎮。盧龍。  
 成德。天雄。(三)朱全忠。五代梁之大祖。初為黃巢將。尋降唐為宣武節度使。後弒昭宗。立哀帝。自為相國。因迫帝  
 禪位。定都於汴。國號梁。後為其子友珪所弒。(三)李克用。五代唐之祖。本西域突厥種。破黃巢有功。封晉王。唐亡。  
 晉獨守臣節。子成勳卒。滅朱梁。即後唐莊宗也。(三)李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卒。唐光啓初累拜  
 武定軍節度使。賜姓名。唐亡。但稱岐王。莊宗入洛。尊其老。改封秦王。(三)韓建。長社人。字佐時。唐僖宗時為華州  
 刺史。唐亡。降梁。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出鎮許州。為亂軍所殺。(三)崔胤。字垂休。昭宗時為御史中丞。以  
 全忠力。四拜宰相。權震天下。後揣全忠黨。欲握兵自固。全忠令其子友諒殺之。(三)白象。即今陝西涇陽縣西  
 北境。(三)貞觀。太宗年號。(三)天子西駕。明星幸蜀。避祿山之亂。(三)至德。肅宗年號。(三)乾元。肅宗年號。(三)李  
 李輔國。本名靜忠。肅宗時擅權用事。代宗立。尊為尚父。進司空。封博陸郡王。愈跋扈。帝遣使者夜刺殺之。(三)李  
 揆。隴西人。字瑞勳。開元進士。性警敏。善文章。乾元中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三)上元。肅宗年號。(三)美。肅宗。即今  
 甘肅臨漳縣境。(三)磨環川。即今臨漳縣西境。(三)寶應。代宗年號。(三)應德。永泰。大曆。皆代宗年號。(三)好時。  
 隣游。皆唐縣名。(三)吳平。武功。扶風。天興。皆唐縣名。(三)貨。財貨也。(三)建中。德宗年號。(三)曾任者家。嘗  
 有門蔭之家也。(三)涇卒。價變。涇原兵變。亂京師。德宗奔奉天。事在建中四年。(三)飛狐。在今河北涿州北。  
 飛狐。嶺名也。(三)貞元。德宗年號。(三)三輔。即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三)赤令。赤名縣。(三)塞上。邊界也。(三)元  
 和。憲宗年號。(三)景福。昭宗年號。(三)乾寧。亦昭宗年號。(三)莎城石門。皆地名。巨鎮也。(三)華州。故城在今山  
 東費縣東北六十里。(三)鳳翔。今陝西鳳翔縣治。(三)東遷。唐天祐元年。昭宗被朱全忠所迫。徙都洛陽。一無禁  
 衛。尋遂被殺。(三)赤岸澤。在陝西大荔縣西南。今涇。(三)醴德。高宗年號。(三)蜀秣。養牛馬之草料也。(三)策鳳。  
 高宗年號。(三)鹽州。故城在今甘肅鹽池縣北。(三)嵐州。今屬山西舊濟寧道。(三)永隆。德宗年號。(三)景雲。睿  
 宗年號。(三)天寶。亦玄宗年號。(三)彭原。地名。在甘肅慶陽縣西南。治安定。即今寧縣。(三)平涼。地名。在今甘肅  
 舊涇原道治。(三)太和。文宗年號。(三)開成。亦文宗年號。

# 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昫。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漠。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

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與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  
 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  
 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  
 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  
 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  
 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  
 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齊	淄	青	密	沂	兗	雍	洛	汴	州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都	都	梁
		平			寧	平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都	都	有	晉
						昌		武	漢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都	都	周
					興				罷



汝許蔡陳穎單亳宋濟濮曹鄆宿徐萊登棟

有 有國匡 有 有 有州譚 有武宣 有 有 有平天 有寧武 有 有 有 有

有 有武志 有 有 有單改曰 有德壽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安鎮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信威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廢軍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器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復 有 有 有 有 有置太型 有 有信彰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典志之屬二 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

鄭

有

有

有

有

有

滑

有宣義

有義成

有

有

有

襄

有初曰忠義後復為山南東道

有

有

有

有

均

有

有

有

有

有

房

有

有

有

有

有

金

有蜀武雄

有蜀

有懷德

有

有武勝

鄧

有宣化

有威勝

有

有

有

隨

有

有

有

有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復

有

有

有

有

有

安

有宣威

有安遠

有麗軍

有復

有麗

申

有

有

有

有

有

蒲

有護國

有

有

有

有

孟

有河陽三城

有

有

有

有

懷

有

有

有

有

有

晉

有初曰定昌後曰建寧

有建雄

有

有

有

延丹坊鄜威衍慶寧邠解耀同商華號陝絳

典志之屬二 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岐
<small>義忠</small>			<small>大保</small>						<small>靜</small>			<small>義勝</small>	<small>武忠</small>	<small>化感</small>				<small>國鎮</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武彰</small>												<small>崇州</small>	<small>國匡</small>	<small>國鎮</small>				<small>義保</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高祖</small>								<small>復曰耀州</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置</small>	<small>帝</small>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mall>改曰</small>								<small>軍</small>	<small>軍</small>							
				<small>環州</small>																

乾鳳階成素武渭原涇隴岐鹽靈宥綏銀夏

岐李茂真置 岐武興 岐蜀 岐武雄 岐蜀 岐 岐 岐 岐義彰 岐 岐雞鳳 有方翎 有 有 有 有 有定 有難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應新媯儒武宴忻代嵐石憲麟府弁汾慈隔

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

東河

雁門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北都

明宗置

威塞國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永安

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罷軍

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

有有東漢東漢有東漢東漢東漢東漢東漢東漢東漢東漢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

永安

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契丹

泰 海 壽 廬 蘄 舒 黃 光 和 滌 泗 楚 揚 遼 沁 潞 澤

吳 吳 吳正忠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南淮 唐 唐 唐義昭 唐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有 有 有義安 有

南唐 南唐 南唐淮清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有 有 有義昭 有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正忠 有信保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東漢 東漢 有 有



虔 吉 袁 撫 洪 江 信 饒 池 昇 鄂 歙 宣 常 潤 通 儼

吳 吳 吳 吳 吳南錄 吳 吳 吳 吳 吳 吳昌武 吳 吳國寧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有世宗 有

典志之屬二

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

一八二七

筠

閩

閩

南唐

李景置

南唐

南唐

建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汀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劍

閩

閩

南唐

李景置

南唐

南唐

漳

閩

閩

南唐

留從效

南唐

留從效

南唐

留從效

泉

閩

閩

南唐

留從效

南唐

留從效

南唐

留從效

福

閩

閩

吳越

吳越

吳越

杭

吳越

吳越 嶺海 嶺東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越

吳越

吳越 嶺海 嶺東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蘇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湖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宣德

溫

吳越

吳越

吳越

靜海

吳越

吳越

台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明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處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衢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婺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陸 秀 荆 嶺 峽 益 漢 彭 蜀 綿 眉 嘉 劍 梓 遂 果 閩

吳越

南平  
南荆

蜀

蜀

蜀  
成都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劍南  
東川

蜀  
武信

蜀

蜀

吳越

南平

南平

南平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保  
寧後蜀

吳越

吳越  
元龜  
置

南平

南平

南平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吳越

吳越

南平

南平

南平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吳越

吳越

南平

南平

南平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萬 忠 夔 施 黔 龍 文 茂 維 雅 黎 邛 簡 榮 資 陵 晉

蜀 蜀 蜀 江鎮 蜀 蜀 秦武 蜀 蜀 蜀 蜀 平丞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與 利 開 通 涪 渝 瀘 合 昌 巴 蓬 集 壁 渠 戎 梁 洋

蜀

蜀 武昭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山南  
西道

蜀 武定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蜀

賀 桂 宜 昭 連 柳 融 辰 全 邵 永 道 岳 朗 灃 衡 潭

楚 楚紅靜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平武 楚 楚 楚 楚武安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馬希範置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周行逢

雷 竇 高 新 春 恩 封 康 端 邕 容 象 柳 富 巖 蒙 梧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武建遠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楚 楚 楚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化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韶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廣

南漢

清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橫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賓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惠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鬱林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英

南漢

南漢

劉襲置

南漢

南漢

南漢

雄

南漢

南漢

劉襲置

南漢

南漢

南漢

瓊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崖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儋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萬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羅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龍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辨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汴州。唐故曰宣武軍。梁以汴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後唐滅梁。復為宣武軍。晉天福三年。升為東京。漢周因之。

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為為都。唐故為東都。梁為西都。後唐為洛京。晉為西京。漢周因之。

雍州。唐故上都。昭宗遷洛。廢為佑國軍。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國軍曰永平。唐滅梁。復為西京。晉廢為晉昌軍。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曹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置彰信軍。

宋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梁初徙置宣武軍。唐滅梁。改曰歸德。

陳州。故屬忠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鎮安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之。

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國。唐滅梁。復曰忠武。

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宣義。唐滅梁。復其故。

襄州。唐故曰山南東道。唐梁之際。改曰忠義軍。後以延州爲忠義。襄州復

曰山南東道。

鄧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破趙匡凝。分鄧州置宣化軍。唐改曰威勝。周

改曰武勝。

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晉罷。漢復曰安遠。周又罷。

晉州。故屬護國軍節度。梁開平四年。置定昌軍。貞明三年。改曰建甯。唐改

曰建雄。

金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唐末置戎昭軍。已而廢之。遂入於蜀。至晉高祖

時。又置懷德軍。尋罷。

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鎮國。後唐復曰保義。

華州。唐故曰鎮國。梁改曰感化。後唐復曰鎮國。

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匡國。

耀州。本華原縣。唐末屬李茂貞。建爲耀州。置義勝軍。梁末帝時。茂貞養子

溫韜。以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義勝曰靜勝。後唐復曰耀州。改曰順義。

延州。故屬保大軍節度。梁置忠義軍。唐改曰彰武。

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周復曰大名。

澶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晉天福九年。置鎮寧軍。

相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亂。遂入於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高祖置彰德軍。

邢州。故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所統澤潞邢洛磁五州。唐末。孟方立爲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額於邢州。而澤潞二州入於晉。方立但有邢洛磁三州。故當唐末有兩昭義軍。梁晉之爭。或入於梁。或入於晉。梁以邢洛磁三州爲保義軍。莊宗滅梁。改曰安國。

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音犯廟諱。改曰武順。唐復曰成德。晉又改曰順德。漢復曰成德。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卽位。以其應州人也。乃置彰國軍。

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

府州。晉置永安軍。漢罷之。周復。

并州。後唐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廬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復曰忠正。

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甯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福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甯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偽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於今者。略注於譜。

濟州。周廣順二年置。割鄆州之鉅野。鄆城。兗州之任城。單州之金鄉。爲屬縣。而治鉅野。

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梁太祖鄉里也。爲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後唐滅梁。改輝州爲單州。其屬縣置徙。傳記不同。今領單父。碭山。成武。魚臺。四縣。

耀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復爲耀州。

解州。漢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聞喜。安邑。解三縣爲屬。而治解。

威州。晉天福四年置。割靈州之方渠。甯州之末波。烏嶺。三鎮爲屬。而治方

渠。周廣順二年。改曰環州。顯德四年。廢爲通遠軍。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先縣。

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

景州唐故置弓高。周顯德二年廢爲定遠軍。割其屬安陵縣屬德州。廢弓高縣入東光縣。爲定遠軍治所。

濱州周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爲名。初五代之際。置榷鹽務於海傍。後爲贍國軍。周因置州。割棣州之渤海蒲臺爲屬縣。而治渤海。

雄州周顯德六年克瓦橋關置。治歸義。割易州之容城爲屬。尋廢。

霸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割漢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爲屬。

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爲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爲屬。而治靜海。

筠州南唐李景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爲屬。而治高安。

劍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爲屬。而治延平。

全州楚王馬希範置。以潭州之湘川縣爲清湘縣。又割灌陽縣爲屬。而治清湘。

秀州吳越王錢元瓘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爲屬。而治之。

雄州南漢劉龔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漢劉龔割廣州之須陽置。治須陽。

開封府故統六縣。梁開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許州之扶溝鄆陵。陳州之太康隸焉。唐分酸棗中牟襄邑鄆陵太康五縣還其故。晉升汴州爲東京。復割五縣隸焉。

雍邱。晉改曰杞。漢復其故。長垣。唐改曰匡城。

黎陽。故屬滑州。晉割隸衛州。

葉襄城。故屬許州。唐割隸汝州。

楚邱。故屬鞏州。梁割隸宋州。

密州膠西。故曰輔唐。梁改曰安邱。唐復其故。晉改曰膠西。

渭南。故屬京兆。周改隸華州。

同官。故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唐割隸耀州。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爲裕州。屬順義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隸耀州。

平涼。故屬涇州。唐末渭州陷吐蕃。權於平涼置渭州而縣廢。後唐清泰三年。以故平涼之安國耀武兩鎮。置平涼縣。屬涇州。

臨涇。故屬涇州。唐末原州陷吐蕃。權於臨涇置原州。而涇州兼治其民。後

唐清泰三年。割隸原州。

唐清泰三年。割隸原州。

唐清泰三年。割隸原州。

鄜州咸甯。周廢。

稷山。故屬河中。唐割隸絳州。

慈州。作城呂香。周廢。

大名府大名。唐故曰貴鄉。後唐改曰廣晉。漢改曰大名。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池。無隸。周置保順軍。

安陵。故屬景州。周割隸德州。

澶州頓邱。晉置德清軍。

博州武水。周廢入聊城。

博野。故屬深州。周割隸定州。

武康。故屬湖州。梁割隸杭州。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於梅溪場置。

蘇州吳江。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明州望海。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處州長松。故曰松陽。梁改曰長松。

潭州龍喜。漢乾祐三年。馬希範置。

天長六合。故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爲軍。六合爲雄州。周復故。

漢陽。故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叙州。故屬沔州。周割隸安州。

襄州樂鄉。周廢入宜城。

鄧州臨湍。漢改曰臨瀨。菊潭向城。周廢。

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

監利。故屬復州。梁割隸江陵。

唐州慈邱。周廢。

商州乾元。漢改曰乾祐。割隸京兆。

洛南。故屬華州。周割隸商州。

隨州唐城。梁改曰漢東。後唐復舊。晉又改漢東。漢復舊。

雄勝軍。本鳳州固鎮。周置軍。

秦州天水隴城。唐未廢。後唐復置。

成州栗亭。後唐置。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

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

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

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

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



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釋義】(一)梁、唐、晉、漢、周爲五代。(二)新修五代史。較舊五代史文少而事詳。(三)郡縣即府縣。秦廢封建。分海內爲三十六郡。(四)唐太宗分國內爲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等十道。(五)唐制。武官鎮守邊要而帶使持節者。曰節度使。(六)僖宗。(七)昭宗。(八)朱全忠篡唐。國號梁。(九)楊行密據淮南。爲吳王。(一〇)錢鏐據浙東南。爲吳越王。(一一)高季興領荆歸峽三州。梁以爲荆南節度使。(一二)馬殷據湖南。北。爲楚王。(一三)王審知代其兄潮據福建。爲閩王。(一四)劉龔繼其兄隱。據嶺南稱漢帝。是爲南漢。(一五)李茂貞據鳳翔。爲岐王。(一六)王建據兩川。爲蜀王。(一七)劉守光囚其父仁恭。據幽州。梁太祖以守光爲燕王。(一八)李克用據河東。爲晉王。(一九)名存畧。(二〇)今山西代縣。(二一)幽州。今河北薊縣。(二二)滄州。今河北滄縣。(二三)梁。今河南開封縣。(二四)魏。今河北大名縣。(二五)博。今山東聊城縣。(二六)莊宗年號。(二七)今甘肅天水縣。(二八)今陝西鳳縣。(二九)今甘肅武都縣。(三〇)今甘肅成縣。(三一)今熱河凌源縣。(三二)今河北盧龍縣。(三三)東胡遺種。在黃河北。(三四)石敬瑭。卽後晉高祖。(三五)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寰、應、朔、蔚。今察哈爾東南部。河北東北部。山西代縣等地。(三六)今甘肅金縣。(三七)劉知遠。卽後漢高祖。(三八)名承祐。知遠子。(三九)郭威。卽後周太祖。(四〇)卽劉崇。知遠弟。(四一)名縈。姓柴氏。郭威之養子。(四二)今河北河間縣。(四三)今河北任邱縣。(四四)今江蘇安徽大江以北。及河南橫川縣。湖北黃岡縣等地。(四五)今四川建寧縣。(四六)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四七)劉隱。南海人。封南海王。(四八)十州。卽兗、汾、嵐、石、遼、沁、沂、代、麟、憲。在今山西省中部。劉崇據此。稱漢帝。史謂之東漢。(四九)高季興。封爲南平王。(五〇)蠻夷內屬。列置州縣。或臣或叛。經制不常。其隸於河北。隴右。劍南。江南。嶺南。党項州者。均號爲羈縻云。(五一)周禮有職方之官。掌天下之地圖。四方之職貢。(五二)山水。地理所產之物。及其地之人口多寡。皆載於職方氏。

### 會鞏越州趙公救舊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蓄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儲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

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是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於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緹緝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

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蓄<sup>\*四</sup>沚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爲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蓄。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頌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sup>一五</sup>。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sup>\*一六</sup>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蓄記云。

【註音】(蓄)同災(賦)音宥切(驟)如又切(糴)音挑(糴)音秋(坊)音方(瘞)音賢(拊)同撫(輯)音集(沚)音麗(識)音志(豈)同禮(弟)同悌

【釋義】(一)趙公名杜。字履道。湖州西安人。景祐初累官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勢。時稱鐵面御史。神宗時。擢參知政事。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諡清獻。(二)治今浙江紹興縣。(三)治也。(四)實也。(五)餘也。(六)踐也。(七)出穀曰糴。(八)入米曰糴。(九)利息也。(一〇)養病之所。(一一)埋葬也。(一二)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饑。(一三)緞。安也。輯和也。(一四)惡氣也。(一五)地名。治今浙江衢縣。(一六)樂易也。(詩)豈弟君子。

### 會鞏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於東江。其北隄。石槌<sup>一四</sup>二。陰溝十

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槽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漑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於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槽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漑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五。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槽渠。西屬江者皆漑之。總之漑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漑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橐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於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於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盜則縱其一。大盜則盡縱之。使入於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漑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由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三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姦民浸起。至於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槽渠。自州至於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四逕五。至於桐鳴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六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

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丈。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於州。水盜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三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爲邱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三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槽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槽。及往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三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三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瀆。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是。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三趙誠三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

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於千。又至於五萬。刑有杖百至於徒三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顛顛不聽。又求休隍湖爲田。顛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由漢歷吳晉以來。接於唐。又接於錢鏐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饋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尙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言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由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旣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沉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由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

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辨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堤。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瀆。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

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與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臥龍齋。

【註音】(健)音健(豪)音考(譚)音志(顛)音禮(二音)音皇(鏐)音留(鄴)音業

【釋義】(一)鑑湖。亦曰鏡湖。在今浙江紹興縣南三里。(二)茂陵人。永和中。爲會稽太守。創立鏡湖。在會稽

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溉田九千餘頃。(三)卽曹娥江。(四)以石塞水口也。(五)在縣城西南。有水曰柯水。(六)

堤堰設閘。以時洩宣者。(七)清時爲兩縣縣名。今併爲紹興縣。(八)地名。(九)卽錢清江。(一〇)在紹興縣西北。爲

曹娥。錢清。浙江三水所會之處。(一一)理財之官。卽鹽鐵度支部三司。(一二)亦稱漕司。轉運財賦輸入京師者。(一

三)英宗年號。(一四)在縣東南若耶山下。北流入鏡湖。(一五)在縣東南。(一六)地名。(一七)字希魯。常州宜興人。真宗時

授大理寺丞。累遷樞密直學士。知孟州。堂工文辭。尤嗜詩。有吳門集。(一八)無錫人。字偉長。會爲兩浙轉運使。(一九)

立石介畫之也。亦可閑放。(二〇)管理之意也。宋時有提舉水利之官。(二一)考課之等差也。上者曰最。下者曰殿。(二

二)僕書。卽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二三)字長文。緄州北海人。仁宗時累官登聞檢院。神宗卽位。拜樞密副使。(二四)官

名。掌察所部之獄訟。而平其曲直。(二五)字景純。河南上蔡人。治平中。出知揚州。掛冠歸。築室潤州。號藏春塢。日遊

息其中。(二六)字貫之。蘇州吳縣人。官至戶部。直龍圖閣。知明州卒。(二七)宣州宣城人。天聖進士。累遷兩浙提點。會

論鑑湖不可爲田。列利弊甚悉。(二八)字希中。晉江人。(二九)官名。主陂池。灌漑。保守河渠。(三〇)宋陽夏人。玄之孫。博

覽羣書。文章之美。紅左莫逮。爲永嘉太守。因稱疾去職。後爲臨川內史。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徙廣州。旋以

事棄市。有文章傳世。(三一)在紹興縣東。相傳馬臻築塘。以防若耶溪水。溪水暴涌。抵塘而迴。(三二)安丘人。昶弟。字

彥重。爲會稽太守。顛性佞佛。謝靈運輕之。(三三)卽上妃湖也。在上虞縣西北。(三四)字具美。臨安人。五代時據兩浙。

爲吳越王。(三五)見卷十一李斯諫逐客書釋義。(三六)史記。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

民田。田皆甃。按鄴渠在今河南臨漳縣。



卷二十一 十六 雜記之屬

禮記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紆鉤邊。要縫半下。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脇。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註音】(格)音各(髀)音俾(纁)音暄

【釋義】(一)古代制服。衣裳相連。被體深遠。故謂之深衣。按深衣爲古大夫朝祭時次服。庶人之吉服也。(二)毋見膚。衣短者不露肌膚。(三)毋被土。衣長者不使侵土。以防污垢。(四)在裳之旁者曰衽。續。接連之也。邊。鉤束以縫衣邊也。(五)要。要中也。謂中所縫之尺寸。其廣狹與下畔相半之也。(六)格。衣袖相接。兩腋下合縫處也。俗謂掛肩。其高下以能運動其肘爲度。(七)袂。袖也。詘。屈也。其長短以能反屈之。及肘爲度。(八)厭。服也。髀。股也。(九)袷。交領之處。(十)負繩。謂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也。足跟曰踝。(十一)行舉手。謂揖讓也。(十二)容。容儀也。(十三)抱方。謂領之方者。(十四)言聖人必依上述五法之服。乃服之。(十五)完且弗費。五法備。故曰完。以布爲本質。以白爲本色。故曰弗費。(十六)善衣爲朝祭之服。深衣爲朝祭之次服。故謂深衣爲善衣之次。(十七)具

父母。父母俱在也。(二)大父母。即祖父母之稱。(五)純。衣之緣純也。緣。繪畫文飾也。言父母及大父母俱在時。其衣純以文飾爲宜。(三)三十以下無父可以稱孤。三十以上有爲人父之道。不言孤也。(三)純袂。謂袂口之緣也。(三)純邊。謂衣裳側旁之緣也。

### 周禮梓人

梓人爲筍。虛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虛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脣。弁口。出口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言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虛是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虛鳴。銳喙。決吻。數目。顯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重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虛。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虛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鳩。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攬網。援箬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眊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積爾如委矣。苟積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

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綱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甯侯。毋或若女不甯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會孫諸侯百福。

【註音】(蟲)音卵(釋)音桃(網)與殺同(簪)音筵(續)徒回反(綱)音筠

【釋義】(一)梓人。攻木之工。造宮簾欽器及射侯者。後世因稱建築工師爲梓人。(二)樂器所懸。橫曰筵。直曰箄。(三)脂。牛羊之膏。家屬。羸。虎豹狸貓淺毛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四)爲牲。致美味也。(五)爲苟虞。謂刻其形爲苟虞之飾也。(六)外骨。龜屬。(七)內骨。龍屬。(八)却行。蚯蚓屬。(九)以行蟹屬。(一〇)運行。魚屬。(一一)紆行。蛇屬。(一二)脰。項也。以其項中鳴也。即蝦蟆也。(一三)以注。注者。蟻蜂屬也。(一四)以鳴。鳴者。蟬蛻屬也。(一五)以翼。鳴者。發皇屬。(一六)以股。鳴者。螻蛄動股屬。(一七)以胸。鳴者。榮原屬。榮原俗名脚蛇。(一八)小。小鈴也。(一九)出目。目突而出也。(二〇)耀。頤小也。凡猛獸有力者。皆前鬣後細。故云故大。大。耀後。(二一)宏。謂聲音大也。(二二)擊其所懸。若其聲出于所刻。屬。屬之口。(二三)吻。口隆也。(二四)極。長脰貌。(二五)小體。寡腹。其身小而腹極。可以擊擊也。(二六)搏。圍也。殫。殫也。(二七)攫。網。攫著則殺之也。(二八)援。援。援攬則噬之也。(二九)深。其爪。藏其爪也。(三〇)作。猶起也。(三一)隲。隲之。謂動類。類。此皆可畏之貌。(三二)撥。按起貌。(三三)怒。謂張其鬣也。(三四)言曲。言其形。則無聲者亦疑于有聲。(三五)言脂者膏者。止可爲牲。不可爲虞也。(三六)三豆字。或皆爲斗字之誤。(三七)謂試衆梓人所爲之器也。(三八)衡。平也。(三九)侯。即箭靶。或用皮或用布爲之。(四〇)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四一)鵠。射侯之的也。大射用皮侯。侯中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別爲一小方。著于侯之中心。謂之鵠。射者發矢。以此爲射中之的也。(四二)綱。所以持侯而繫於植。(四三)綱。所以持綱而繫于侯。(四四)皮。侯棲鵠者。各以其皮爲鵠。綴于中央。似鳥之棲。故云棲鵠也。(四五)功。猶事也。春。謂春官宗伯也。將祭而射。以習禮樂之事。於是春官將有事焉。故曰春以功。(四六)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四七)遠國。言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四八)獸侯。畫獸之侯也。(四九)息。息

燕。謂鄉飲酒禮乃息也。(五)醕醢。謂執俎祭侯。(五)屬。猶朝會也。

### 周禮匠人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闈門容小扃參。路門不容乘車之五。應門二徹參。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畛。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執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

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檜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執。防必因地執。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網參分去一。大防外網。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方。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困窮倉城。逆牆六分。堂塗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註音】(藥)音臬(徐)同塗(屬)居豈切(恤)音彌(嗽)同吹(嗽)音度(困)返鑑切(窮)音効(竇)音豆  
【釋義】(一)欲置國城。先當以水平地。於四角立四柱。於柱四畔懸繩。以正柱。柱正然後去柱。遠以水平之法。遙望柱高下。定即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地乃平也。(二)藥。柱也。眠。視也。言欲取柱之景。先須柱正。欲取柱正。當以繩懸而垂之於柱之四角。四中以八繩懸之。其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然後眠柱之景。故云眠以景也。(三)言于國中治地。極平作圓規。中心置藥。日出時景在臬西。視景交處。識之。日入時景在臬東。視景交處。識之。未取兩交相距中。屈之以指臬。則臬爲正。南屈處爲正北。(四)日中之景。最長者也。(五)極星。謂北辰。(六)國中。城內也。(七)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緯。(八)經緯之塗。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也。(九)言王宮所居也。(一〇)言方各百步。(一一)條。南北之深也。(一二)堂上爲五色。象五行也。(一三)三四步。室方也。(一四)四三尺。以益廣也。(一五)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一六)密。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窗。(一七)白。感。蜃灰也。感之言成也。以蜃灰塗牆。所以飾成宮室。(一八)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椽也。(一九)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二〇)大廟。牛鼎之屬。長三尺。每局爲一個。七個二丈一尺。(二一)闈。旁出之小門也。(二二)小局。脚鼎之屬。長二尺。參个六尺。(二三)路門者。大寢之門。(二四)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五)九嬪。婦官也。掌婦學之法。以教。(二六)九卿。即少師。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也。(二七)九分其國。分國之職也。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二八)公羊傳。五版爲堵。高一丈。三堵爲雉。(二九)環塗。謂環城之道。(三〇)溝洫。田間水道。(三一)邦。謂未頭金。金廣五寸。表面謂之庇。庇亦當廣五寸。二人各執一邦。若長沮桀溺。耦而畊。兩人所耕共一尺。一尺深者謂之畎。畎上高土。謂之伐。伐發也。以發土于上。故名發也。發

者。夫間小溝也。(三)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三)水必放。下溝之所經。或阻于高地。或大陵大阜。其下流水無可滾。則不行。必周視其可施人力之處。而迂曲以行之。此溝恤地助之說也。凡水之注。節節相赴。必以其漸。如第二節宜稍低。不可太低。若太任。則第三節已下。必倒灌矣。此水豎不理孫之說也。屬讀為注。孫順也。不行。謂決溢也。(三)槍。謂水激蓄之溝。故三十里而廣倍。(三)窰。讀為停。謂行停水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以引之。(美)大曲。則流轉。流轉。則共下成淵。(三)激。猶蓄也。(三)涇。讀為涇液之涇。(元)崇。高也。(四)方。猶等也。(四)網者。薄其上外網。又薄其上厚其下。(四)魚溝者。掘土而為深。為防者積土而為高。此溝防皆曰深者。要其成。則上向下以為深也。(四)但依一里之長。以為式。則衆力可以博著而用之也。(四)約。縮也。(四)引也。(四)用繩約版。引之大急。則版斜曲而莫不堅。謂之無任。版不勝任也。(四)葺屋。草屋也。(四)固窰。積蓄之所也。園庫曰園。地窖曰窰。(四)倉。方庫也。城。城郭也。(五)逆。猶卻也。(五)堂塗。階前埽道也。(五)窰。宮中水道。

### 周禮輪人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悞爾而下也。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疇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蓄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積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蔽。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擊。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棹其漆內而中誑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

以其圍之防指其數。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扞。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彊不足也。故竝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嫌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轂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槩。而固不得。則有槩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侷。杼以行澤。則是以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侷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做。不甌于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圍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侷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三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軹。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

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啟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註音】(牙)音訝(輞)音覓(進)音以(擊)音蕭又音翎(肉)如又切(稱)去聲(眼)讀如限(嚙)音嗜(鞭)音餅(蚤)音爪(鵠)音喝(賴)音奠(蔽)作耗(諷)豆勿切(揜)音蕭(抗)五骨切(竑)音盈(隊)直類切(隊)讀如黏(駝)胡飽切(藥)魚列切(杵)直呂切(倅)亡侯切(鞞)音濤(萬)音拘(毳)音盈(隊)直類切

【釋義】(一)三材。即轂輻牙也。(二)中虛而容軸。以便于循轉為職。(三)便實輪而窳轂。以直於上指為職。

(四)牙。謂輪轂也。包輻而外轂。以堅于黏抱為職。(五)敝其形耳。轉者仍不婦。指者仍不直。抱者仍不脫。所以謂之完美。(六)望遠視也。既視也。輞。均致貌。下進。謂窳下連接也。(七)擊織。殺小貌。(八)肉稱。美滿也。(九)眼突出

者入牙。謂之蚤。(十)齧。齒牙參差。謂之齧。此三十輻入轂。與蚤入牙。一一相當。故曰不齧。(十一)輪雖敝而輻不斜。無待于匡正也。(十二)矩。謂刻識之也。斬轂之時。先就樹刻之。記識其向日為陽。背日為陰之處。(十三)賴。絨也。(十四)大養其陰。表堅之也。(十五)齊。諸其陽。堅與陽齊等。(十六)蔽。當作耗。暴越貌。(十七)杵。同窄。謂輻間窄狹也。(十八)同

隘。謂車行危隘不安也。(十九)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二十)參與三同。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不漆其踐地者也。(二十一)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中屈之為三尺二寸。以為轂周之長。則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椽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二十二)揜。除也。助三分之一也。數。眾輻之所聚也。(二十三)賢。大穿也。

輻。小穿也。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二十四)容。治轂為之形容也。(二十五)象。轂約也。

(二十六)嚙。負幹者。革轂相應。無蟲不足。(二十七)謂丸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之。革色青白則善也。(二十八)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二十九)廣深相應。則固足相任也。(三十)抗。搖動貌。(三十一)固。有餘。由轂

太鑿深故也。(三十二)彊。不足。由輻小故也。(三十三)竑。量度也。(三十四)弱。莖也。輻之入轂處也。(三十五)殺。衰之小也。(三十六)諷。讀

為赴。謂泥不黏着輻也。(三十七)股。近轂處。喻其豐也。(三十八)駝。為近牙紅處。若人脚近際之駝也。(三十九)揜。謂以火熨

之。眾輻之直齊如一也。(四十)謂浮之水上無輕重也。(四十一)牙得者。謂蚤牙相稱。齊密而無罅縫。故能無弊而固也。

(四十二)足。即蚤也。不得。謂蚤不直以指牙。則蚤牙相入處。縫不齊密。蚤必外露而見也。有孽者。反言以見無孽之固

也。(四十三)鑿。牙之時。其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使輻股外寬。(四十四)固者。安固不搖也。(四十五)杵。謂削薄其踐地者。(四十六)

伴。上下相等也。(四十七)附。著也。(四十八)搏。圓厚也。(四十九)鞞。亦敝也。以輪之厚。石雖擊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五十)廣



絕也。(一)撻，折也。(二)屨，痺也。(三)言輪中規則圍矣。(四)萬，所以正車輪者。(五)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繩懸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六)兩輪俱置水中。觀視四時。入水均否。若平深均。則斲材均矣。(七)謂兩輪俱用黍量。視其容量同否。齊同則無贏。亦無不足。(八)一作等也。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輪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九)國工。國之名工也。(十)蓋。謂車上可以禦雨而蔽日者。(十一)撞常。蓋斗柄下入杠中者。(十二)圍三寸。徑一寸也。(十三)徑。蓋杠也。(十四)圍六寸。徑二寸。足以含連也。(十五)一部。蓋斗也。於上部高隆穹然。(十六)廣。徑也。(十七)杠長八尺。謂常達以下也。加達常一尺。則蓋高一丈。立乘也。(十八)爲下起數也。枚一分。(十九)尊。高也。蓋斗上隆高。高一分也。(二十)齒。弓。蓋撩也。(二十一)鑿深對爲五寸。是不傷常達也。(二十二)直。正也。鑿孔下正而上低二分也。(二十三)鑿。一枚者。言部之體圓。弓鑿非以斲而殺。則不能容。(二十四)沈。覆幹也。(二十五)軹。車轂之孔。在輻以外一端。略小者曰軹。(二十六)軹。車後橫木之專名。(二十七)參分之。持長橈短者。近部而平。長者爲宇曲也。六尺之弓。近部二尺。四尺爲宇曲。(二十八)蚤。當爲爪。以弓鑿之。廣爲股圍。則六寸分也。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二十九)尊。高也。六尺之弓。上近部者二尺。爪末下于部二尺。二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以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矣。(三十)上。近部平者也。(三十一)下。日字。(三十二)雷。流水也。(三十三)十尺。其中正也。蓋十尺。宇二尺。而人長八尺。車於此。破人目。(三十四)隙。落也。蓋蓋者以橫駘。上無衣若無絛。而弓不落也。

## 周禮輿人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隄。參分其隄。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隄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轅圍。參分轅圍。去一以爲轡圍。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弁。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弁。飾車欲侈。

【註音】(一)輿(音對)

【釋義】(一)與人專作輿之人。(二)參如一。謂俱六尺六寸也。(三)稱翁等也。(四)陸。謂車輿深也。(五)式。謂人所馮倚而式哉。(六)軫。輿後橫木。(七)軛。車兩轆橫直交結之木。(八)轡。車闌橫直交結之木。在軛以下者。以其向人。故謂之轡。(九)如生。如木從地生。(一〇)如附。如附枝之私殺也。(一一)言居材當各自用力。若使大材倚并小材。小材不堪大材所倚。則摧折矣。若小并于大。大木振其小木力不堪。則絕斷矣。(一二)棧車欲奔。為其無革鞅。不堅易折壞也。士乘棧車。飾車謂革鞅輿也。大夫以上革鞅輿。

### 周禮輅人

輅人爲輅。輅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輅。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輅。深四尺。駑馬之輅。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燼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輅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于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輅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免之圍。參分其免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凡採輅。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輅。擊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擊之任。及其登陲。不伏其輅。必益其牛。此無故。惟輅直。且無橈也。故登陲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陲也。不援其邸。必絕其牛後。此無故。惟輅直。且無橈也。是故輅欲順典。輅深則折。淺則負。輅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輅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

輶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輶猶能一取焉。良輶環轡。自伏兔不至。輶七寸。軌中有轡。謂之國輶。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旒。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旒。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旒。以象伐也。龜蛇四旒。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註音〕〔輶〕知優切〔轡〕迷履切〔軌〕音犯〔地〕直蟻切〔轡〕音秋〔輶〕音塞〔輶〕恣要切〔旂〕音祈〔旒〕音留〔旗〕音余

〔釋義〕〔一〕輶。車輶也。〔二〕三度者。國馬田馬駑馬之輶。深淺不同。其度數有三也。〔三〕輪心直不為軸。亦輶人為之。三理。謂選材之法。〔四〕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五〕轡。無節日也。〔六〕久。堅刃也。〔七〕利。滑密也。

〔八〕軌。謂式前也。〔九〕策。御者之策也。〔一〇〕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一一〕衡任者。謂兩軛之間也。〔一二〕無任。言不勝其任。〔一三〕軫。即車廣也。〔一四〕當免。謂輿下當橫軸之處。〔一五〕項。前持衡者。〔一六〕踵。後承軫者也。

〔一七〕操者。以火操使曲也。〔一八〕孫。順理也。〔一九〕弧。木弓也。欲順理。無得如弓之深。弓之深。太曲也。〔二〇〕大車。牛車也。〔二一〕擊。輶也。〔二二〕登。上阪也。〔二三〕克。能也。〔二四〕陔。阪也。〔二五〕倍任。用力倍也。〔二六〕頤。與。堅順貌。〔二七〕注。而利準。

此輶之和也。利則人乘之而安。〔二八〕凡車任重致遠者。皆馬之力也。故進則欲共與馬謀。凡車之遲速進退。惟人之取也。故退則欲其與人謀。然非輶之和則不能也。〔二九〕捷。倦也。〔三〇〕契。謂不傷蹄不需道里也。〔三一〕車行而無搖動之勞。則御者衣袵亦無傷敝之害也。〔三二〕登。上也。輶和。勸馬用力。馬止輶尚能一前取道。喻易進也。〔三三〕環。謂漆所如環。〔三四〕雲。與軫皆方。而軾最下。故不言輿而言軾。以所象若地也。輪與蓋皆圓。而蓋居上。故不言輪而言蓋。以所象者天也。〔三五〕車動則輪轉。故以象日月之運行。〔三六〕蓋。建無遷移。故以象經星之布列。〔三七〕九旒。天子之旗也。〔三八〕大火。星名。即心宿。心宿三星。為二十八宿之一。〔三九〕鳥隼為旗。州星之所建。〔四〇〕鶉火。星名。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名曰朱鳥七宿。〔四一〕熊虎為旗。師都之所建。〔四二〕伐。屬白虎宿。與參體而六星。〔四三〕龜蛇為旗。縣鄙之所建。〔四四〕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四五〕弧。旌者。弧弓也。旌旗有弓。所以張縵幅。故曰弧旌也。〔四六〕枉。矢者。就旌旗張縵月上亦畫枉矢。〔四七〕弧。星名。

輶之

輶之

輶之

輶之

### 周禮弓人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櫟次之。檟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粟不弛。則弓不發。凡相角。秋網者厚。春網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絛而昔。疾疾險中。瘖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剗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剗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絛而搏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倣之。倣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蠲。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治。夏治筋。則

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折鬻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  
事折幹必倫。折角無邪。斲目必荼。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  
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蟾。恆由此作。故角三液  
而幹再液。厚其帑則木堅。薄其帑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帑。約之不皆  
約。疏數必侔。斲擊必中。膠之必均。斲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  
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由此作。凡居角。長者  
以次需。恆角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恆角而達。辟如終繼。  
非弓之利也。今夫芟解中有變焉。故校于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恆角而達。  
引如終繼。非弓之利。撓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撓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  
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早亦不動。居溼亦不動。  
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于外。必動  
于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斲。  
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未應將興。爲柎而發。必動于綱。弓而羽。未應將  
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之。欲宛  
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  
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  
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鈞。絲三邸。漆三臤。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爲天子

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土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土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土服之。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柔。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與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衡。其次筋角皆有衡而深。其次有衡而疏。其次角無衡。合衡若背手文角環。衡牛筋黃。衡麋筋斥。護衡和弓。敷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註音】(柘)音蔗(檉)音億(壓)音掩(執)與勢同(龜)牟氏反(釋)音治(紗)章忍切(璧)子六切(制)健老切(昵)音職(衡)音離(轡)音規(帶)女居切(繼)音繼(輝)習鹽切(柎)音膚(堂)直庚切(鈔)音劣(邸)音底(辨)牟主反(黃)扶云切

【釋義】(一)六材。幹、角、絲、漆、筋、膠也。(二)聚。猶具也。(三)和之。謂春液角。夏治筋之類。(四)弓所以及遠者。其力在幹。故幹以為遠。(五)弓所以疾發者。其勢在角。故角以為疾。(六)角幹資筋以為堅刃以射。則中深。故筋以為深。(七)角幹筋得膠然後相合。故膠以為和。(八)結而固之在絲。故絲以為固。(九)飾而堅之在漆。故漆以受霜露。(一〇)柘之為木。剛實如石。故為上。(一一)槐。寡枝葉而多曲。俗謂之牛筋。則其堅可知。(一二)聚桑。山桑也。材頗堅勁。(一三)橘。其皮蹙而堅實。(一四)木瓜。其材稹栗而勁。(一五)荆。類楚而堅。(一六)竹。剛而有節。故為下。(一七)凡木。近本在下。則聲獨而屬乎陰。遠本在上。則聲清而屬乎陽。陽聲則遠根者。以其遠于本而清也。(一八)執。自然之形。

勢也。謂本曲也。亦謂堅勁也。(一)蓄斯也。折也。謂以鋸折之也。栗。裂之假借字也。逸。謂逸喪失木之理也。(二)發。謂弓後有傷動也。發讀爲撥。(戰國策)「弓撥矢鉤。」(荀子)「撥弓枉矢。」(三)秋。萬物擊斂而充實於中。故角厚。春萬物發生而英華在外。故角薄。(三)紵。讀爲紵。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抽理錯也。(三)牛。有久病。則角裏傷。無澤。少潤氣也。(四)青。白而豐未。惟無疾而壯盛之牛乃有之。(五)蹙。近也。對。與腦同。休讀爲煦。(三)言角之本近乎刺。得和煦之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形之自由。反之。以爲執。色白則執之微驗也。(三)畏。爲弓側也。讀如秦師入隈之隈。(三)末。不豐者。肥。末豐則柔。柔則不昭可知。(元)弓長六尺。下土服之。除挺臂五寸。必角長二尺有五寸。乃及于簫。故雖三色不失理。而長不中度。尙非角之尤良者。必兼此數美。乃直一牛。(三)搏。圖也。廉。稜鄂分明也。(三)鹿。膠用其角。魚。膠用其鱗。馬。牛。犀。鼠。用其皮。昵。黏也。凡物亦有能黏而不解者。然比之于膠。則不能比方其堅。(三)簡。讀如簡札之簡。筋條也。(三)剽。疾也。(三)做。謂椎打嚼齧欲得勞敝。謂熟之又熟也。(三)測。如測度之測。猶清也。(三)沈。謂絲如在水中時色。(三)全。無瑕病良善也。(三)幹。角筋須膠漆絲三材乃合。秋是作弓之時。故至冬寒而定體也。折。謂待其堅定而磨治也。(三)易。理僻致也。(四)液。角則合之。合讀爲洽。(四)煩。亂也。(三)合。堅密也。(三)流。猶移也。(四)審。猶定也。(三)言。其歲乃可用。(三)折。幹必順乎木之理。則幹不逸。折角必順乎角之理。則角不枉。(三)目。幹之節目。茶讀爲舒。徐也。(三)筋。在弓。皆與幹爲力。今弓幹有節目。則用力不得其所。故筋代幹受病。以其偏用力故也。(三)摩。猶隱也。(三)輪。絕起也。(三)液。漬水也。三漬再漬。所以伸其材達其性。(三)帶。弓中裨也。幹雖用整木。仍以木片細副之。帶爲不充滿。(三)弓。有纏約處。有不纏約處。雖約而不皆約也。其約處疏數必作。作。猶均也。(三)上下。如一之謂中。多寡適勻之謂均。(三)大。脩。言極久也。(三)膠。在角內。若有厚薄。則角必爲之摩動。(三)上。經言角長二尺有五寸。謂之牛載牛。則角固貴乎長也。然以達對短。則達爲長之過。需。須也。良工以文需而用之。不可過于長。亦不可過于短。(三)恆。讀爲恆。恆。竟也。(三)角。矩則附必長。中央強直而隈之曲處如折。故曰曲處。(三)引。引滿也。釋。放弦也。校。疾也。(三)達。謂角自附直達於簫。是太長也。終。繼。謂常若有竹韌縛之者。(三)焚。解。謂隈與簫相接之處。弓幹之端。折爲兩歧。而以簫刺入。幹執向內。而簫執向外。形制有變。故抗弦有力。是以校也。(三)挺。直也。(三)附。側骨。(三)剽。疾也。(三)風。過熱也。(三)燂。炙爛也。(三)不動者。謂弓也。(三)峻。謂簫隈之中隆起柱弦者。做。謂把處。附。謂把處之左右將接角隈者。(三)下。附。謂附不高而力弱也。與。謂把處有搖撼之患。(三)綱。者。角與附相接之處。羽讀爲尾。緩也。(三)幹。外五材。依幹而有。以幹爲本。故曰強之。(三)弓。與。與。爲韻。發。與。綱。爲韻。強。與。防。覺。爲韻。(三)負。弦。辟。戾。也。負。弦。則。不。如。環。如。環。亦。謂。無。難。易。(三)有。三。讀。爲。又。參。量。其。力。又。參。均。者。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假。令。弓。力。勝。三。

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繩緩擲之。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不勝無負也。(夫)九和之弓。以角幹筋爲主。故角與幹權。筋三侷。即所謂角不勝幹。幹不勝筋之意。(七)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夫)射之道。其中在巧。存乎志慮。其至在力。存乎血氣。躬者血氣志慮之所寓焉者也。人之躬有長短。志慮有緩急。血氣有強弱。故爲弓者必因之也。(无)茶。古文舒假借字。(八)骨直。謂強毅也。(九)奔。猶疾也。(十)愿。怒也。(十一)七。鐵射也。(十二)革。謂干盾。(十三)實。謂木棍。(十四)大和。謂九和之弓。六材俱善。故無漆澗也。(十五)筋在背。角在隈。皆有澗。但深在中央兩邊無也。(十六)角無澗。謂隈裏無澗。齋頭及背有之。(十七)弓表裏澗合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十八)黃。象實也。(十九)斥。蠖。曲蟲也。(二十)和。猶調也。敲拂也。皆用弓。必先調之。拂之。摩之。(二十一)句於三體材微惡不用之弓也。覆。猶察也。謂用射而察之。至。猶善也。但角善則矢雖疾而不能遠。徑弓。射侯之弓也。幹又善。則矢疾而遠。深弓。射深之弓也。筋又善。則矢既疾而遠又深。

### 周禮矢人

矢人爲矢。鐵矢參分。殺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筈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鳩殺之稱也。凡相筈。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橈。

【註音】(鐵)音侯(蒺)音拂(垸)音丸(俛)音免(趨)子到切(橈)乃孝切(橈)古栗字

【釋義】(一)一在前者。前有鐵重與二在後者亭平也。五分而二在前。則鐵稍輕矣。七分而三在前。則鐵更輕矣。(二)筈。讀爲橐。矢幹也。(三)投筈於水。必半沈半浮。因刻記之。就其中央設比。則兩畔各有陰陽而輕重之



分均否。則或上輕下重。或上重下輕。而低昂不得其準矣。(四)憚。謂風不能敬憚節也。(五)矢之匕中博。自博處至鋒。謂之刃長一寸。全匕則長二寸。矢匕中有脊微高。圍寸並脊計之。博則不滿寸矣。(六)倏。低也。(七)翔。迴顧也。(八)紆。曲也。(九)揚。飛也。(一〇)豐。大也。(一一)趨。旁掉也。(一二)欲知其病者。必夾于兩指之間以搖之。如豐殺中節。則搖之。必均平而無輕重也。(一三)橈。搗其幹也。(一四)生。謂無瑕蠹也。搏。圍也。(一五)欲舉。欲其色如粟也。

### 漢修西嶽廟記

山經曰。泰華之山。創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其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曆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升柴燎煙。致敬神祇。又用昭明。百穀繁殖。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皇來儀。暨夏殷周。未之有改也。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臊穢。篤災必降。秦建其典。璧遺鄗池。二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掃頑凶。更率舊章。敢用玄牡。牲牲必充。天惟醇祐。萬國以康。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承考讓國家於河南。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誅強虺。撫瘠民。二鄙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暨宣。由復夕惕。惟寵祿之報。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齊祀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牆屋傾亞。世室不修。春秋作譏。特部行事荀班。與縣令先讜。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圖珍奇。畫怪獸。嶽瀆之精。所出禎秀。役不干時。而功已著。豐勞久逸。神永有憑。自古泰山。邱邑猶存。五嶽

會同。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上復十里內工商嚴賦。克厭帝心。嘉瑞仍三三。風雨應卦。纖潤品物。君舉必書。況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敏。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遂刊元石。銘勒鳩勛。垂曜億齡。永有銘識。其辭曰。

二儀剖判。清濁始分。陽凝成山。陰積為川。泰氣推否。洪波沉臻。堯命伯禹。決江開汶。川靈既定。恩覆兆民。乃列祀典。辨于羣神。因瀆祭地。嶽以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歷年。赤銳煌煌。受茲介福。京夏密清。殊俗賓服。令問不違。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達奉神祀。改傳飾廟。靈有攸齊。降瑞畱祚。景風凱悌。惟風及雨。成我稷黍。稽民用章。建又室宇。刊銘記誦。克配梁甫。

【註音】(一)聲(何老切)(挫)音全(號)同暴(覽)同暫(倉)古答字

【釋義】(一)山經。山海經也。(二)泰華之山。即西岳華陰山也。(三)山形上大下小。峭峻也。(四)似。古以周

尺八尺為仞。合營造尺六尺四寸八分。(五)通精氣。謂通山川之靈氣也。(六)歷數。謂天歷運之數。(七)孟子。前三鼎。而後以五鼎與。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八)又。治也。(九)篤舊。厚災也。(一〇)鄭池。秦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有人持遮使者曰。為吾遺瀆池君。因曰。今年祖龍死。瀆池君。瀆水之神。祖龍。秦始皇也。(一一)奕世。世次相續。不絕曰奕世。(一二)漢王莽篡位。改國號曰新。(一三)建武。東漢光武帝年號。(一四)光和。後漢靈帝年號。(一五)五侯。後漢靈帝時。樊氏侯者凡五國。樊弘封壽張侯。弟丹封射陽侯。兄子尋封玄鄉侯。族兄忠封更父侯。弘卒。少子茂封平鄉侯。(一六)號。與暴同。(一七)景化。大化也。(一八)夕惕。言日夕戒懼。不敢稍懈也。(一九)傳。謂傳舍。(二〇)世室。謂魯公之廟。(二一)嶽。五嶽四瀆也。(二二)暨。與暨同。(二三)倉。古答字。(二四)濺。與漸同。(二五)億齡。即萬年之謂。(二六)二儀。天地也。(易)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二七)伯禹。即夏禹也。(二八)赤銳。猶言精銳。(二九)煌煌。光明貌。(三〇)介福。大福也。

(二)密。謂靜密也。(三)達奉。進奉也。(四)梁甫。山名。在泰山。

### 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

社祀之建尚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句龍爲后土。及其沒也。遂爲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爲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於是受賑。土膏恆動。於是祈農。又頌之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于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春秋時。有子華爲秦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爲右丞相。封曲逆侯。永平之世。虞延爲太尉司空。封公。至嘉平。延弟會孫放。字子卿。爲尚書令。外戚梁冀乘寵作亂。首策誅之。王室以績封召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維四方。克措其功。往烈有常。于是司監爰暨邦人。僉以爲宰相繼踵。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虞氏世焉。雖有積善餘慶。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相與樹碑作頌。以示後昆云。

唯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斯社。于我兆民。明德惟馨。其慶聿彰。自嬴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元勳既立。錫茲土疆。乃公乃侯。帝載用康。神人協祚。且巨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刊銘金石。永世不忘。

【釋義】(一)共工。官名。(二)句龍。人名。炎帝十一世孫。能平九州。辨土地之宜。爲顓頊土正。後祀爲后土之神。(三)戎醜攸行。戎醜。大衆也。(詩)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謂立此大社。必告大衆而行之也。(四)受賑。(左傳)受

隱于社。(五)黎庶謂百姓也。(六)陳平。陽武縣戶牖鄉人。(七)永平。漢明帝年號。(八)虞延。爲戶牖亭長。(九)梁冀。梁皇后兄。繼其父商爲大將軍。順帝崩。冲帝立。梁后臨朝。以梁冀參錄尚書事。恃寵謀逆。進毒殺質帝。後桓帝時伏誅。(一〇)後昆。後嗣之子孫也。(書)垂裕後昆。(二)秦爲嬴姓。故稱秦爲嬴。

### 王延壽桐柏廟碑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張君。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立廟桐柏。春秋宗奉。災異告譏。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太常定甲。郡守奉祀。務潔沈祭。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到。遣行承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親之桐柏。奉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穹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宏敞。宮廟高峻。祇慎慶祀。一年再至。躬進牲醴。執玉以沈。爲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異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庶預祉。民用作頌。其辭曰。

法法淮源。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聖賢立式。明哲所取。定爲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好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廢弛。匪恭匪力。災眚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祇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豐植。

望君輿駕。扶老攜集。慕君塵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貺。思君罔極。于胥樂兮。傳於萬億。

【釋義】(一)延熹。漢東靈帝年號。(二)盧奴。縣名。即今河北定縣。(三)大復。山名。在今河南桐柏縣物。(四)淮水出桐柏山。流行地中。三十餘里。至大復山南始見。名曰陽江。(五)桐柏。山名。在河南桐柏縣西南。西接湖北棗陽縣界。東南接湖北隨縣。(六)大堂。漢官名。令重者曰甲令。由大堂定之。(七)沈祭。投寄于水中。或浮或沈。故謂沈祭。(八)五嶽。謂中嶽嵩山。東嶽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九)四瀆。即江、淮、河、濟。(一〇)崎嶇。山路不平也。(一一)穹。高也。(一二)預社。受福也。(一三)法注。水流動貌。(一四)湯湯。水流衝貌。(一五)烈烈。威武貌。(一六)肅肅。敬貌。(一七)雍雍。和貌。(一八)穰穰。禾實豐盛貌。《詩》：豐年穰穰。(一九)賜。賜也。

### 晉造戾陵遏記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漂水。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氏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導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爲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十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

潞縣。凡所潤舍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齊。原隰底平。疏之斯  
漑。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爲濤門。灑漑池以爲甘澤。施加于當時。敷被于後  
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宏。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  
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  
損四分之三。贖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維前立遏之勳。親  
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逢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  
修主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  
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繼負而趨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  
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  
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  
立表以紀勳烈。並記遏制度。永爲後式焉。

【註音】(澤)他答切(壘)皮由切(逢)音龐

【釋義】(一)劉靖。魏之子。黃初中爲盧江太守。累遷河南尹。靖爲政初如碎密。終于百姓便之。有諺遺風。官  
至征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二)梁山。在山東壽張縣東南七十里。(三)涑水。古黃河之支流。其故道自  
河南武涉縣分支行今黃河之北。經河北至山東。改行今黃河之南。東注於海。(四)嘉平。魏廢帝年號。(五)景元。  
魏元帝年號。(六)薊。今河北省境。(七)昌平。在今河北省北。(八)漁陽。故城在今河北密雲縣西南。(九)路縣。在  
今河北通縣東。(一〇)元康。晉惠帝年號。(一一)鄭渠。渠名。戰國時韓水工鄭國。爲秦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  
以溉田。名曰鄭國渠。

## 王粲荊州文學記

有漢荆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敘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爲禮樂。以作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闔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鱗。委介免胄。比肩繼踵。川逝泉涌。壘壘如也。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曆。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於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時邁淳德。宣其丕繇。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戡寇侮。誕啓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搢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會暢。休徵時敘。品物宣育。百穀繁蕪。勳格皇穹。聲被四宇。

【註音】(鱗)音攏(禮)無匪切(穹)區充切

【釋義】(一)王粲。三國魏高平人。字仲宣。博物多識。問無不知。蔡邕奇其才略。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後仕魏。累官侍中。爲建安七子之一。(二)文學。學宮之名。(三)劉君。指劉表。表字景升。獻帝時爲荆州刺史。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後生背疽卒。(四)若時。順時也。(五)雍泮。學宮也。(六)師保。古教輔嗣王之人。後言師傅。亦曰師保。(七)宋衷。後漢南陽人。字仲子。(八)綦毋闔。漢川人。(九)鱗。解結之椎也。(一〇)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一一)壘壘。進貌。(一二)兢兢。小心戒慎也。(一三)六經。即詩書春秋易禮樂也。(一四)八音。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一五)律呂。六律六呂也。(一六)紀曆。曆數也。(一七)刑法。指刑律也。(一八)六路。指上訓六經。至理刑法等六事。(一九)純嘏。大福。

也。(三)越。行也。(三)丕。絲。大獄也。(三)凌。表。殺平之也。(三)不。若。指言不順。(三)屢。言屢次克平也。(三)傳。傳。衆威貌。(三)邪。邪。衆多貌。(三)格。感格也。(三)皇。皇。即皇天。

### 韓愈蘭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千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澗澗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一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註音】(偏)同偏(贊)音木(訾)音子(迤)音移(枿)同孽(桷)音角(澗)霍鏡切

【釋義】(一)行如雁鶩之斜緩也。(二)邪視。(三)毀也。(四)博陵今河北定縣。(五)字立之。貞元四年進士。

(六)謂如水之宏深迥曲。(七)德宗年號。(八)樹。伐木餘也。此作除去解。(九)牙角。猶獠鬣。(一〇)躡。蹈也。(一一)摧。



岸。借喻高傲。此言姑爲與俗周旋也。(三)邊之方形者。(四)牆飾。(五)階也。

### 韓愈鄆州谿堂詩並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旣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卽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樽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億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畔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尙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旣饗。其從事陳會謂其衆言。

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sup>一五</sup>。有葉有年。有荒不條<sup>一六</sup>。河岱之間<sup>一七</sup>。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蠹<sup>一八</sup>。節根之螟<sup>一九</sup>。羊狼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臍而磔之<sup>二〇</sup>。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葦。深有蒹葦<sup>二一</sup>。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誨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蕢<sup>二二</sup>。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堂我敦遺<sup>二三</sup>。此邦是庶<sup>二四</sup>。

【註音】(一)鄭音運(運)同專(屬)同燭(麗)同披(擲)同塵(盞)音謀(拊)同撫(箴)同鍼(磔)音摘(誨)音鄒(營)同頰(蒺)音姑(敦)音亦(庶)音休

【釋義】(一)名純。順宗子。(二)唐鄆州。亦曰東平郡。今山東東平縣。憲宗十四年。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三)名總。字會元。(四)曹州。今山東曹縣。(五)濮州。今山東曹縣。(六)沂州。今山東臨沂縣。密州。今山東諸城縣。元和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愷。自為留後。(七)幽州。今河北薊縣。(八)鎮州。今河北正定縣。(九)魏州。今河北大名縣。(一〇)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同時成德軍大將王庭捷。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亦反。長慶二年。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一一)徐州。

今江蘇銅山縣。長慶二年。武寧軍節度使副使王智興。逐其節度使崔羣。(一)指幽、鎮、魏三地。(二)平盧兵馬使李正己爲本軍節度使。傳其子納。納又傳其子師道。自承泰元年至元和十四年敗。凡五十五年。(三)相顯貌。(四)九州也。(五)黃河。(六)泰山。(七)食稻根蟲。(八)食稻心之蟲。(九)分裂肢體也。(一〇)流動貌。(一一)盧也。(一二)謀也。(一三)浮萍。(一四)卽茭白。(一五)厭也。(一六)鹿也。

### 韓愈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往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渡者。涉者。降者。摩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嚙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

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蚡孟簪<sup>\*</sup>。笠筐筥錡<sup>\*</sup>。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棋<sup>二</sup>。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sup>三</sup>。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感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sup>四</sup>。絕人事而摹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此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註音】(鞞)音的(鉄)音膚(訛)吾木切(鼈)音紇(蹠)音弟(秣)音昧(簪)音登(錡)音技(藂)音叢

【釋義】(一)鞞馬絡頭。(二)鞞馬韁也。(三)小鷹也。(四)斧也。(五)立也。(六)動也。(七)髻也。(八)脚頭也。

(九)銅馬也。(一〇)笠之有柄可手執以行者。如今之傘。(一一)釜之有足者。(一二)漢魏時遊戲之事。蔡邕魏文帝皆有彈棋賦。彈棋經。謂二人對局。黑白各六枚。列棋相當。下呼上擊之。又(柳子厚序棋)云。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棋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一三)今河南孟縣。(一四)國手之本也。

韓愈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裸與俯。不中儀式。吏炷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尙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暴。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

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懼夫奏功。雲陰解駸。日光穿漏。彼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視。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蜿蚺蚺。來享飲食。闔廟旋臚。祥飗送颿。旗纛旒麾。飛揚踴謫。曉鼓嘯轟。高管噉噪。武夫奮懼。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谿呈露。祀之之歲。風災息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巧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施。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愆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隙。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註音】(放)同做(裸)音貫(褻)音博(被)音拂(權)同棹(輒)几利切(地)音移(輒)音標(驥)同軌(馳)同暗(縉)音民

【釋義】(一)廟在今廣東番禺縣東南波羅江上。廟有波羅樹。大可數十圍。俗名波羅廟。(二)河神也。(三)南海神。(四)扶胥鎮在番禺縣東南三江口。(五)唐制。嶺南爲五府。而嶺南節度使。觀察四府事。(六)恠悻。恐懼也。(七)祭器。(八)始祭。酌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九)盲風。疾風也。(一〇)名幾。字君游。巢父子。元和十二年七月。爲嶺南節度使。(一一)殿。定也。南服。猶言南方。(一二)表明也。(一三)潔也。(一四)船夫也。(一五)馬青白雜色者曰駮。(一六)猶多也。(一七)星名。(一八)螭。龍狀也。地。安舒貌。(一九)旌旗蔽日貌。(二〇)老也。八十曰耄。五十曰艾。(二一)隔也。

### 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sup>二</sup>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sup>九</sup>連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瀟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以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sup>一〇</sup>噉<sup>一</sup>劫衆阻兵。懷懷粟粟。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

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閉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游。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云云。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註音】(一)蘭(音田)(郭)(音孚)(實)(音至)(龜)(音銀)(噉噉)同叫呼(閉)音翰

【釋義】(一)德宗年號。(二)即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三)謂嬉戲於水上。(四)熊羆皆獸。以喻武士。(五)落成禮也。(六)備也。(七)城郭。(八)今河南開封縣。(九)大也。或為發語詞。(一〇)至也。(一一)題也。(一二)防禦也。(一三)流水聲。(一四)深廣貌。(一五)水流動貌。(一六)亞洲最大山脈之一。

韓愈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弃<sup>三</sup>。乃其佐享。非其專王。又其位所。不屋而壇<sup>五</sup>。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sup>六</sup>。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sup>七</sup>。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顏子



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與於學。鄴侯尙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戒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註音】(句)音鈞(弁)同棄(鄴)音業(庠)音卑

【釋義】(一)處州。隋置。在今浙江麗水縣東南七里。唐初曰括州。後改稱處州。明爲處州府。清因之。現已廢。(二)社稷土穀之神也。(三)炎帝十一世孫。能平九州。辨土地之宜。後祀爲后土之神。(四)帝嚳子。周始祖。堯時爲農師。舜時爲后稷。後祀爲先農。(五)祭場也。擇平坦之地以土填築之。(六)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諡孔子文宣王。南面而坐。以顏子配享。(七)李繁。唐李泌子。少才警無行。爲弘文館學士。(八)卽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九)伏生。卽伏勝。毛公。卽毛萇。韓生名嬰。董生名仲舒。高堂生能言禮。(一〇)以芹藻之屬。禮其師也。古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一一)揭揭。長也。

### 韓愈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栢鬻。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諸國旣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

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入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於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費玉帛死生之物於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栢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於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卽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邱。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狹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彫剝不治。圖像之威。黝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禿缺。祈眎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

不獲蔭麻。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卽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sup>二</sup>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鑿之於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秦鬼久饑。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於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晉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sup>二</sup>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惟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廊之。王歿萬年。如始<sup>三</sup>耐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sup>二</sup>。王死於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註音】(償)音奮(大)音麗(袖)同粗(謬)音悅(黜)衣去聲(缺)同缺(鑿)土銜切(耐)音附

【釋義】(一)廟在今龍游縣西四十里靈山下。(二)史記秦本紀(三)柏翳二子。太廉之後爲秦。若木之後爲

徐。(三)名備。(四)列子(五)周穆王駕八駿之乘。西征崑崙。八駿。騂騮。綠耳。赤驥。白義。渠黃。踰輪。盜驪。山子。(五)博

物志(六)偃王欲丹行上國。乃通溝。練祭之間。得朱弓赤矢。以爲得天瑞。遂因名爲弓。自稱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

三十六國。(六)人名。(七)彭城。郡名。今江蘇銅山縣。(八)武原山。在今邳縣西南。一名徐山。(九)徐山有二。一在

銅山縣。(一〇)徐之名。(一一)左昭(吳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以奔楚。(一二)衢州在漢時爲會稽郡太末縣地。卽春

秋時姑蔑也。(一三)山名。在龍游縣東支縣。卽龍游。(一四)卽徐堅。字元固。徐嶠。字巨山。(一五)據之方者曰楸。(一六)壞

也。(一七)深黑也。(一八)耿耿。小明也。(一九)福也。(二〇)刻也。(二一)今龍游縣北。有姑蔑故城。(國語)句踐之地。西至姑

蔑。(二二)祭也。(二三)蔽也。

韓愈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與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氏。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

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今蕉黃。雜肴蔬。今進侯堂。侯之船。今兩旗。度中流。今風泊之。待侯  
不來。今不知我悲。侯乘駒。今入廟。慰我民。今不嘯以笑。鵝之山。今柳之水。  
桂樹團團。今白石齒齒。侯朝出游。今暮來歸。春與猿吟。今秋鶴與飛。北方  
之人。今爲侯是非。千秋萬歲。今侯無我違。福我。今壽我。驅厲鬼。今山之左。  
下無苦濕。今高無乾。杭稌充羨。今蛇蛟結蟠。我民報事。今無怠。其始自今  
今欽於世世。

【註音】(猿)音袁(杭稌)音庚徒

【釋義】(一)嶺在廣西馬平縣。羅池地。祀唐刺史柳宗元。(二)造亡者。(三)水際  
日步。(五)長慶三年。(六)即丙辰。以諱改此。(七)產於閩。廣高一丈許。葉狀如箭。簇而平滑。其果實味甘多汁。(八)  
在馬平縣西。(九)即柳江。在馬平縣南。(一〇)圖聚貌。(一一)排列貌。(一二)柳家在北方。(一三)稻。稌米也。稌。糯稻也。

### 韓愈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  
宗親子屬。用少牢於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曩訓集余。乃  
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味於長  
久。惟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跡。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  
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  
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跋魏。周隋入國家以來。

高會祖考所以勛躬燾後。委社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概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遏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跋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耄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爲會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尙書咸寧令諱曄。是爲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於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於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于孫。惟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尙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蜀滑襄荊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

可謂大孝。詩曰。

袁自陳分。初尙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於南。來處華下。鳩臚孝侯。用適操舍。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惟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會及考。同堂異置。柏板松楹。其筵肆肆。惟袁之廟。孝孫之爲。順勢卽宜。以諏以龜。以平其熾。屋墻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籩。肩臚胎駘。其尊玄清。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維會維祖。維考之施。於爾孝嗣。以報以祗。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惟以告之。

【註音】(熾)音義(熾)音列(臚)奴報切(胎)子通(駘)音格

【釋義】(一)二字德傑。蔡州明山人。德宗時。歷官彰義節度使。魏州觀察使。(二)手也。(三)繫牲之碑。(四)北魏。姓拓跋。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五)覆也。(六)樹立也。(七)史記。武王克殷。求舜後。得媯滿。封之陳。(七)如袁濬塗袁備。(八)今河南太康縣。(九)轅固。漢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一〇)字邵公。後漢汝陽人。仕終司徒。(一一)今陝西華陰縣。(一二)七十八十。皆口盡。(一三)貞元十六年。德自領書右丞。任此。(一四)分辯章明百姓之氏族。辨與便平通。(一五)永貞元年。德爲西川節度使。元和元年十月。徙義成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自戶部尚書。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後又徙荆南節度使。蜀謂西川。滑謂義成。襄謂山南東道。荆謂荆南。(一六)困難也。(一七)指袁安。漢明帝時。爲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鞠人。(一八)安。章帝時爲司徒。二子京儉。京子湛。湛子達。達弟隗。京弟儉。均顯貴。故號五公。(一九)隙也。(二〇)盛饗之器。(二一)臚。臂節也。(二二)胎。骨也。(二三)駘。禽獸骨也。肩臚胎駘四者。皆所饗之羞。

### 韓愈烏氏廟碑

雜記之屬 韓愈烏氏廟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於恆。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瓘。卽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卽以其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旣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於第。乙巳。升於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珙。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徙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壘石。縣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二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



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於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卽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於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疆墟。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怠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註音】(一) 七罪切(玳)音此(契)音乞(捺)難入聲(藍)七豔切

【釋義】(一) 盧從史。少好騎射。遊灑露間。節度使李長榮署爲督將。長榮卒。擢爲照儀節度副大使。憲宗令領兵討賊。而從史陰與王承宗通。吐突。承瑾密旨。乘間縛之。以獻。詔貶驩州司馬。賜死。(二) 元和四年。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子承宗自爲留後。帝欲革河北世襲之弊。昭義節度使盧從史。請發本軍討之。十月。詔劍奪承宗官爵。以承瑾爲招討宣慰使。命恒州四面落鎮各進兵共討。(三) 謂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四) 字保君。張掖人。(五) 今甘肅張掖縣。(六) 指工部尚書。(七) 同字。謂上同下異也。後漢以來。公私竊制。皆爲同堂異室。(八) 十五卷。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伯子大夫系氏名號。(九) 十卷。何承天作。(一〇) 劍。烏存。奉國人。逐苻子庚。庚。(一一) 烏獲。秦武王時力士。(一二) 今江西鄱陽縣。(一三) 字德潤。重胤父。(一四) 唐時北狄之一種。(一五) 契丹將。(一六) 國名。靺鞨人大祚榮所建。其子大武藝。以後拓境日廣。奄有松花江以南。迄日本海之地。渤海王武藝出海濱。至馬道山。屠陷城邑。承班以本營士馬防遏要害。(一七) 二國名。黑水。在今黑龍江地。室韋爲契丹別種。在今蒙古東境一帶。(一八) 至德二年。史思明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歸唐。思明然之。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已而思明內通賊。上以承恩爲河北節度使副大使。使圖思明。事洩。承恩父子及支黨皆被殺。(一九) 營州柳城人。爲唐名將。

## 韓愈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入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

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  
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註音】(一)則(二)同(三)即(四)節(五)協切(六)德(七)虎(八)玩切

【釋義】(一)唐顯慶四年。諡王元嬰。置洪州時建。在江西新建縣西章江門上。明吳泰中重構。在章江門外。成化間嘗治。後再毀。清康熙中復建。凡三。 (二)宏壯偉大也。 (三)唐之潮州。漢南海揭陽地。越以諫理佛骨事。由刑部侍郎貶潮州刺史。 (四)今江西省會。 (五)今江西宜春縣。 (六)名仲舒。字弘中。并州郡人。元和十五年六月。出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 (七)均州名。洪州今南昌。袁州見上。江州。今江西九江縣。饒州。鄱陽縣。虔州。贛縣。吉州。吉安縣。信州。上饒縣。撫州。臨川縣。 (八)和洽也。 (九)監軍。官名。隋末以御史監軍。唐玄宗始以宦官監軍。迄於唐亡。明以御史監軍。 (一〇)州牧也。 (一一)敝壞斑剝不可辨也。

### 韓愈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sup>一</sup>。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sup>二</sup>。善八分<sup>三</sup>。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sup>四</sup>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sup>五</sup>。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sup>六</sup>來。愈亟不獲讓。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一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賈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釋義】(一)大曆。代宗年號。(二)李陽冰。涪郡人。字少溫。日之從從叔。乾元間爲編雲令。後遷當塗令。官至將作監。工篆書。舒元興謂其書不減李斯。(三)「厲鷗文」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王次仲作八分。蔡文姬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四)貞元。唐德宗年號。(五)汴州。在今河南開封縣北。(六)元和。唐憲宗年號。

###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sup>一</sup>人居是州<sup>二</sup>。恆惴惴<sup>三</sup>。其隙也<sup>四</sup>。則施施<sup>五</sup>而行。漫漫<sup>六</sup>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奇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岬然<sup>一四</sup>。洼然<sup>一五</sup>。若坳<sup>一六</sup>。若穴。尺寸千里。攢蹙<sup>一七</sup>。累積。莫得<sup>一八</sup>。邀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sup>一七</sup>爲類。悠悠乎與灑<sup>一八</sup>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註音】(一)僇。音六(險)。(二)州。音灼。(三)惴。音味。(四)坳。音迭。(五)灑。音昊。

【釋義】(一)受辱之人。因當時子厚貶永州司馬。(二)永州也。(三)憂懼貌。(四)暇時也。(五)餘行貌。(六)

無目的也。(七)在零陵縣西。(八)亭在縣城東山法華寺中。宋改名萬壽寺。(九)一名丹溪。在零陵縣西南。(一〇)荆棘也。(一一)草葉多也。(一二)其理。謂世兩脚狀如箕也。(一三)席也。言寢臥之所。(一四)谷中空貌。(一五)深曲貌。(一六)小阜。(一七)小山也。(一八)天地之氣。

### 柳宗元鈇鉞潭記

鈇鉞潭在西山西。其始蓋持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贖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淥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余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註音】(鈇)未五切(齧)音臬(積)音恣(芟)音衫

【釋義】(一)鈇鉞。戛斗也。謂潭形似之。潭在西山西麓。丹溪所匯也。(二)丹水。見上篇註。(三)類也。數也。(四)謂私債也。(五)積聚也。(六)水聲。(七)遠也。(八)指永州苗夷雜居。

### 柳宗元鈇鉞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鈇鉞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

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澄澄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註音】(滯)音貪(欵)音欵(澹)音營(鄠)音戶

【釋義】(一)小邱在鈺鉅潭之西。邱之西爲小石潭。(二)急流。(三)堰石障水而中空。以通魚之往來。(四)

高起貌。(五)曲也。(六)石勢聳立也。(七)向前突出貌。(八)包也。(九)出賣也。(一〇)和洽狀。(一一)水聲。(一二)今陝西鄠縣。(一三)今陝西鄠縣。(一四)今陝西長安縣。(一五)今陝西長安縣。

西鄠縣。(一三)今陝西長安縣。(一四)今陝西鄠縣。(一五)今陝西長安縣。

柳宗元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

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頰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鶻。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sup>九</sup>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註音】(膺)音彬(滄)音吾(揭)音越(停)音庭(類)音孩(領)音齒(斷)音銀(壽)音考(鷓)胡沃切

【釋義】(一)今山西太原縣東北。(二)今陝西邠縣。(三)今江蘇吳縣。周太伯建國於此。(四)指湖南廣東

之間。(五)謂因山水之名其州。(六)唐永州。今湖南零陵縣。縣南有永水。源出縣西南之永山。(七)在湖南祁

陽縣西南。(八)湘水在零陵縣北十里。源出廣西興安縣。(九)在湖南道縣北。(一〇)在零陵縣東。源出湖南寧遠

縣北陽明山。流經祁陽縣入湘。(一一)在零陵縣東。州兵戍守地。(一二)攝衣涉水也。(一三)頰下。(一四)頰下頰。(一五)齒

根肉也。(一六)齒齦上下肉也。(一七)並立也。(一八)又名天鵝。似雁而大。全體色白。頸長。嘴根有瘤。(一九)莽字巨君。漢

平帝時爲大司馬。稱宰衡。後篡漢位。國號新。光武起兵。兵敗被殺。(二〇)族也。(二一)山峻拔峭絕也。(二二)莽女。平帝

后。

## 柳宗元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聞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藂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輿。敲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煥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翦焚榛蕪。決澮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裁是野。眉厖齒鯁。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耄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詞。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註音】(一)雙(音黃)(奇)音欺(仄)通側(剝)音枯(蕩)同穰(拔)同駭(畫)杜結切音迭(鯢)音倪  
 「釋義」(二)名敏。貞元中爲永州刺史。(三)築土壘壁曰墉。(四)叢莽隱蔽處。(五)殊勝奇特之境也。(六)傾側也。(七)張口貌。(八)剖也。(九)荒蕪也。(一〇)小溪川也。(一一)寬廣貌。(一二)水清而靜止。(一三)攢聚也。(一四)山之紆回綿連者曰盤。(一五)蓋同耄老也。年八十曰耄。(一六)龍。龍犬之多毛者。(一七)鯢。鯢之雄者。眉龐齒覷。言眉長如犬毛之多。蓋脫如鯢。猶言年長也。(一八)福也。(一九)漢石奮說。河內溫人。景帝時爲九卿。四子皆官至二千石。(二〇)漢置零陵郡。唐爲永州。今湖南零陵縣。

柳宗元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俶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註音】(一)冽(音列)(抵)音鍾(嶼)象呂切(嵒)皆合切(佁)音以(翕)音吸  
 「釋義」(一)叢竹也。(二)水清也。(三)水中高地。(四)水中小山。(五)高低不平之石。(六)固滯也。(七)巖也。(八)輕疾貌。(九)如犬牙之參錯不齊也。(一〇)靜寂也。(一一)瘦涼貌。(一二)深遠貌。(一三)信州人。時亦流貶永州。(一四)未詳。

柳宗元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鈇鉚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渴。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柑。石楠。榿。檣。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輒轉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蒼勃香氣。衝濤旋瀾。退貯溪谷。搖颺蕙。藜。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註音】(瀨)音賴(柑)音南(榿)皮研切(檣)音諧(輒轉)音交葛(蕙)音威(藜)音佳切

【釋義】(一)在零陵縣南。(二)見前。(三)在零陵縣西瀟江之側。(四)零陵縣東有蕪江橋。(五)永州也。

六。今名百家渡。在零陵縣南。(七)小洲曰渚。(八)草不茂。威貌。(九)小石也。(一〇)落葉喬木。葉掌狀三裂。至秋而葉紅。(一一)常綠喬木。葉為長橢圓形。經冬不凋。木材極珍貴。(一二)常綠灌木。葉橢圓而滑。背褐色多毛。(一三)大木也。(一四)常綠喬木。樹皮色白。一名羅漢。(一五)常綠喬木。葉卵形質硬有光。夏初開花。(一六)常綠灌木。產於閩廣。幹高丈餘。枝有刺。葉為長卵形。葉柄有葉狀小片。花白色。實徑大四五寸。形圓。色黃皮厚。味甘而鮮。(一七)白芷也。葉卵圓形。花白色。根入藥。(一八)落葉喬木。葉如槐。至暮即合。亦名合昏。(一九)雜亂貌。(二〇)掩映也。(二一)茂盛貌。(二二)流沙也。(二三)葉垂之貌。

柳宗元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作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鯀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註音】(泓)讀若弘(儻)音由(庥)音休(醜)音醜

【釋義】(一)溝也。(二)山下出泉曰伏。(三)多生水草。氣味香烈。(四)指面積也。(五)即白鱖魚。(六)曲折也。(七)小竹也。(八)休止也。(九)分也。(一〇)潔也。

### 柳宗元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互石爲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闔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

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註音】(閩)苦穩切(跳)蘇典切

【釋義】(一)門限也。(二)室西南隅曰窠。(三)赤足也。(四)清異錄。胡牀。施轉關以交足。穿綆緣以容坐。轉縮頌史。重不斂斤。演繁露。今之交牀本自西來。始名胡牀。隋改交牀。唐穆宗時又名繩牀。

### 柳宗元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一者。余未信之。

【註音】(垠)音銀(欐)音麗(箭)安古切(數)促

【釋義】(一)垠。音銀。(二)厓也。(三)城上之短牆也。(四)棟也。(五)在村落之外。用土築成。藉以防守之小城。(六)聲清遠也。(七)竹也。(八)密也。

# 柳宗元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狼<sup>五</sup>與有崖谷傾<sup>六</sup>。亞<sup>七</sup>缺圯。豕得以爲囿。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sup>九</sup>荆<sup>九</sup>蠲<sup>九</sup>疏。樹以竹箭松<sup>一〇</sup>檉<sup>一〇</sup>桂<sup>一〇</sup>檜<sup>一〇</sup>柏<sup>一〇</sup>杉<sup>一〇</sup>易爲堂<sup>一〇</sup>亭<sup>一〇</sup>。峭爲<sup>一〇</sup>杠<sup>一〇</sup>梁<sup>一〇</sup>。下上廻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嶠<sup>十一</sup>闊<sup>十一</sup>巒<sup>十一</sup>灣<sup>十一</sup>。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於北牖<sup>七</sup>下。以爲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sup>十二</sup>溫風<sup>十二</sup>焉。陽室以違<sup>十二</sup>淒風<sup>十二</sup>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註音】(狼)音姜(荆)音拂(檉)丑貞切(杠)音江(嶠)音聊(巒)音嬰

【釋義】(一)柳州。今廣西馬平縣。子厚初貶永州。後徙柳州刺史。(二)門上設樓。用以望遠者。(三)柳。紅。其

源出貴州榕江縣。經馬平至象縣。西曰象紅。又南至武宣縣西。與黔紅會。(四)藪。站也。(五)叢積也。(六)側也。(七)壓也。(八)物之歸也。(九)斫也。(一〇)落葉亞喬木。一名觀音柳。葉細長密生。(一一)常綠櫟木。柏葉松身。又名圓柏。(一二)常綠喬木。幹端直。葉似松而短。(一三)平也。(一四)橋梁也。小橋曰杠。(一五)高而闊也。(一六)水遠也。(一七)窗戶也。

## 柳宗元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



【註音】（嶺）土廣切（韻）會去聲（曉）同母（粹）音平（眞管）音雲當（稍）音姊（權）音胥（稔）音徒  
 【釋義】（一）即潯江。其上游即柳江。至武宣縣西會黔江。至桂平縣東。與鬱江合而東流。稱潯江。（二）高峻貌。（三）在馬平縣西北。其東山曰桃竹。西山曰鶴岡。俗名夾道雙山。（四）山名。在縣東北。石壁峭立下臨巖。（五）山脚下地。（六）八尺爲尋。（七）在馬平縣東南。（八）在縣東南。下有長塘。冬夏不涸。（九）高峙也。（一〇）在馬平縣南。（一一）在縣西。（一二）在馬平縣西南。山半有穴。由穴可登而至其巖。（一三）茄莖類。植物。一名落蘇。其實形多扁圓。卵圓或長圓。茄房。茄之蒂也。（一四）八尺曰尋。二尋曰常。（一五）浙職飛鳥。只見其背。（一六）碁局。（一七）黑石。赤紋。（一八）生水邊。長數丈。圍五六尺。一節相去六七尺。（一九）即款冬。多年生草。葉圓大。春初莖端開黃花。雖冰雪中。亦能生芽。故名款冬。（二〇）鳥名。即子規。又名杜鵑。或杜宇。鳴聲凄厲。（二一）在馬平縣西南。山半有立魚巖。巖之東麓。靈泉出焉。下有龍潭。（二二）車輪中心圓木。（二三）漩流。（二四）石魚形似鮐。（二五）在馬平縣西。中有雷塘。（二六）精米。（二七）糯稻。（二八）水酒。（二九）在馬平縣西。亦曰礪山。

## 柳宗元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污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相源令。會零陵政。尤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暮月辦理。宿蠹藏姦。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鞀鼓之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尙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蓂蓂。瓊瓊蕭

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聞。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謀。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註音】(卿)音姑(食)音寺(九)音茫(擊)音高(糗)去有切(商)寫與切(坳)音凹(處)同伏

【釋義】(一)被塞也。(二)低濕之地也。(三)河東人。元和間。授零陵令。(四)唐湖南觀察使。治潭州。(五)兼職曰假。(六)今廣西全縣。唐永州屬。(七)雜亂也。(八)欠逃租稅者。(九)遊力役者。(一〇)大鼓也。(一一)飯也。(一二)美酒也。(一三)流下也。(一四)花草也。(一五)空明貌。(一六)黏土也。(一七)一日讀書亭。二日湘秀亭。三日濟清亭。均在東山之麓。(一八)春秋鄭大夫。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有事。子產與之乘。以適野。共謀可否。(一九)卽宓不齊。字子賤。春秋魯人。鳴琴不下堂。而邑大治。

柳宗元序飲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坻。不止于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



衆皆據石注視。歡怵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于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涸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命。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逖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相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註音】(狀)音伏(堪)音運(涸)古忽切(怵)音卜(程)音呈(裼)音錫(糺)同糾  
【釋義】(一)在零陵縣西。(二)指鉛錕潭西小潭記。(三)並坐。(四)注酒於前使浮水而流。(五)監行酒令者。(六)涸流。(七)水中高地。(八)昏亂也。(九)斂也。(一〇)露身。(一一)露臂也。(一二)終而寤之。(一三)樂也。

### 柳宗元序碁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豪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慄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

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基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基者。故敘。

【註音】(豪)同毫(抵)音邸(楷)音昏

【釋義】(一)專也。(二)朱墨一筆。(三)擊也。(四)心不明也。(五)仔細審視也。

### 范仲淹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輝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號。

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釋義〕 (一)慶曆。宋仁宗年號。(二)滕子京。宋河南人。名宗諒。與范仲淹同舉進士。累官殿中丞。出湖州涇州。慶曆中以仲淹薦。擢天章閣待制。坐事謫守岳州。遠知蘇州卒。宗諒向氣。側傲自任。好施與。及卒。家無餘資。(三)巴陵郡。即今湖南岳陽縣。(四)岳陽樓。在今湖南岳陽縣西城門上。俯瞰洞庭。風景極勝。相傳爲唐張說守此州所築。(五)浩浩。大水貌。(六)湯湯。水流貌。(七)橫無際涯。言湖之廣遠也。(八)巫城。在湖北巴東縣西。與西陵峽。瞿塘峽。並傳。稱爲三峽。(九)瀟湘。即瀟水湘水也。二水合流之處。在今湖南零陵縣北境。(一〇)以罪遷。降外州者。其州人謂之遷客。(一一)騷人。謂詩人也。詩之佳者多悲憤牢騷之作。故稱詩人曰騷人。(一二)罪罪。下罪貌。(一三)櫓。船上懸帆之柱也。(一四)櫓與楫同。櫓也。即划水槳。(一五)洋洋。得意貌。

### 歐陽修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

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而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

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粟。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與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簋。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註音】(粵)音帳(中)去聲(文)去聲(籩)音邊(簋)音匪(簠)音甫(罇)音昏(認)音徒卑幼者爲之。(四)合。謂合樂。(五)國家之事故。(七)名況。戰國趙人。(七)祭祀所用酒也。以鬱金草釀秬黍爲之。(八)吉謂祭禮。凶謂喪禮。鄉射者。州長於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賓謂賓客之禮。燕謂燕禮。賓燕之禮。亦皆有射。(九)土穀利也。(二〇)唐開元二十七年。造謚孔子爲文宣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謚至聖文宣王。(二一)字孟章。長沙人。歷官大理寺丞。(二二)易詩書三傳三禮爲九經。(二三)薦牲之具。以木爲架而漆飾之。(二四)以木爲之。(二五)編竹爲之。(二六)以竹爲之。形圓。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二七)皆酒器。(二八)盛稻梁器。以木爲之。其形方。(二九)盛黍稷器。以木爲之。其形圓。(三〇)樽貌。

### 歐陽修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

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廣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廢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求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釋義〕(一)在湖北襄陽縣南。(二)源出陝西甯允縣北之蟠冢山。由湖北穀城縣流入襄陽境。至漢陽縣入於長江。(三)卽襄陽。在湖北省。(四)字叔子。見卷三十三歸熙甫二字字說釋義。(五)字元凱。晉杜陵人。代羊祜都督荊州。以平吳功封當陽縣侯。(六)發達之意。(七)以平吳之功刻於石。(八)猶慶憂也。

### 歐陽修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

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榮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註音】(滄)烏孔切(剡)音產(煦)虛羽切(撥)音輟

【釋義】(一)州名。治今安徽餘縣。(二)在餘縣西南。(三)泉名。一名紫微泉。(四)大水貌。(五)名匡胤。宋之開國主也。(六)李景。南唐之主。時太祖官拜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周世宗三年春。敗南唐將皇甫暉等於清流關。(七)在餘縣西北。(八)猶覆育也。(九)採取也。

### 曾鞏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



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sub>一</sub>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子。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

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致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註音】(支)同肢(要)平聲

【釋義】(一)江西縣名。(二)卽禮、樂、射、御、書、數。

(三)弦、琴、瑟之屬。歌。卽樂歌。

(四)賓主酬酢之禮也。進酒於

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酬客。客受而奠之。

(五)古之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曰鄉者。州爲鄉

之屬也。(六)進材論獄。是文臣治術。出兵授捷。是武將戰略。(七)以學復其善性。(八)暫也。(九)貫徹也。(一〇)見

前穀城縣夫子廟記釋義。(一)卽東堂西堂之隔牆。(二)卽從祀孔廟者。

## 會鞏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臆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

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尙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禕。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sup>三</sup>。鬲<sup>四</sup>。庫<sup>三</sup>。廡<sup>四</sup>。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余。余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官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余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註音】(粗)音紐(傳)去聲(舊)音借(鬲)音通

【釋義】(一)治今江西高安縣。(二)粗。習也。謂治刑名者暴戾。治兵者多詐僞。(三)但知分章析句。(四)但

知就字註解。(五)義理之不可通者。強求其通也。(六)隨順也。(七)古之仕者。垂紳纒笏。故稱官族曰縉紳。(八)

經傳注疏。(九)鄉舉里選之法。(一〇)謂以仁惠侵潤之。以節義砥礪之也。(一一)鄉學名。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見

【孟子】(一)英宗年號。(二)浴室也。(三)馬房。

## 會鞏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羅織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此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覲。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邱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稱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

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陰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卽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祀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埋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感歎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尙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註音】(一)孺音扇(觀)音蕘(逕)七倫切(辟)音必(茆)同茅(壘)音因

【釋義】(一)在江西南昌縣東湖之南。(二)東漢和帝年號。(三)鼓動也。(四)無罪者誣成其罪也。(五)謂相牽引爲同黨也。漢桓帝延禧元年。捕李膺等部黨二百人下獄。(六)退却也。(七)汝南平輿人。字仲舉。桓帝時爲豫章太守。性方峻。疾惡。高潔之士多歸之。後拜太傅。封高陽侯。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曹節。王甫等。事泄。節等矯詔害之。(八)江夏安陸人。字世步。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拜議郎。累官至太尉。(九)薦舉也。(一〇)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博通典籍。居家教授。弟子至數千人。曾游洛。與河南尹李膺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諸儒送者車千乘。泰獨與膺同舟而濟。衆寶望之。以爲神仙。(二)不安居貌。(三)不暇也。(三)卽章江。江西贛江之西源也。(四)在東湖上。一各葛柳堤。俗呼南塘。陸(五)在南昌城東南隅。(六)吳大帝年號。(七)晉惠帝年號。

曾鞏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一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邱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

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塢壅。是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堤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塢。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漑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及王莽時。而絕沉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灌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成功少。是亦其不思也。

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一五）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塌者蠹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爲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爲尙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註音〕（鄴）音歷（塌）音盪（穰）尼輒切（瓌）同瓌

〔釋義〕（一）渠在縣西四十里。（二）二山名。並在湖北南漳縣西。（三）即夷水。蠻水。今名蠻河。出康狼山。東流入宜城縣。南入漢。（四）卽左傳。（五）國於宜城縣西山中。後徙枝江縣。（六）漢河南人桑欽撰。（七）字善長。後魏范陽人。撰水經注四十卷。（八）字元子。晉龍亢人。官至大司馬。父名彝。字茂倫。死於蘇峻之難。因彝與東同音。故避之。（九）以土障水也。（一〇）今宜城縣西南。楚之別都。（一一）仁宗年號。（一二）字曼叔。世爲趙人。徙家長社。擢進士第。調襄城尉。宜城令。哲宗時召拜工部尙書。改吏部卒。（一三）卽江、淮、河、濟。是也。（一四）鄴道元曰。王莽之世。川瀆枯竭。濟水便入於河。不復絕流而南。（一五）字唐公。潞州全椒人。舉進士。除祕閣校理。遷淮南轉運使。當官遇事敢言。觸忤勢要。至屢黜。終不悔。（一六）神宗年號。（一七）治今湖北襄陽縣。（一八）今河南開封縣。承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一九）今安徽阜陽縣。

### 會鞏齊州二堂記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邱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一家所釋雷澤河濱壽邱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迺居媯。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迺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柏崖之灣。而至於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則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湧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

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礫水。達於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於齊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礫水之旁出者也。礫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於礫。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礫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礫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礫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礫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註音〕(礫)音洛(謚)音登(嬌)居為切(西)同乃(納)音芮(酌)音約

〔釋義〕(一)齊州。治今山東歷城縣。(二)源出歷城縣西北。今為小清河新集之上源。(三)水經注。在成陽故城西北。昔華胥履大跡處也。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成陽在今山東濮縣東南。(四)常用之器。數非一。(五)名玄。東漢高密人。博通諸經。著毛詩箋及三禮注。(六)漢郡名。今山東荷澤。定陶、濮、城武、曹、鉅野各縣地。(七)字士安。晉朝那人。沈靜寡欲。有高尙之志。自號玄晏先生。(八)在歷城縣西。(九)在山西永濟縣南。(一〇)在永濟縣南。源出歷山。(一一)水曲。(一二)在山東臨邑縣南。(一三)在歷城縣西。平地泉水湧出。高或數丈。(一四)字元凱。晉杜陵人。著春秋左傳集解。

會鞏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為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覆至五六。辭不獲。乃為其文。

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鄆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閥隘庫。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尙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sup>一〇</sup>。庀徒。以畚<sup>一〇</sup>以築。以繩以削。門阿<sup>二</sup>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岷興。複宇相瞰<sup>三</sup>。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sup>三</sup>。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頌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sup>四</sup>。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尙有考也。

〔註音〕(庫)音婢(庀)音庇(畚)音本(職)渴監切(昕)音欣(殺)所壞切

〔釋義〕(一)廣德。故鄆地。宋太平興國四年。以宣州廣德縣。置廣德軍。治今安徽廣德縣。(二)廣德。春秋時

吳桐汭地。(三)儀爲故鄆縣地。縣治東北有故鄆舊城。高帝時建。(四)宣州。治安徽宣城縣。廣德其屬縣也。(五)

太祖弟。名光義。(六)衙門謂之闕。(七)卑也。(八)常州武進人。字君倚。治平初。知廣德軍。(九)揚州天長人。字康

叔。英宗四年。知廣德軍。(一〇)具也。(一一)庭曲曰阿。(一二)視也。(一三)天將曉而未明之時也。(儀禮)凡行事。必用昏昕。(一四)減削也。

### 王安石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途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技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徧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與焉。蓋廟

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令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註音】(讎)谷晝切(帥)同牽

〔釋義〕 (一)慈谿縣名在浙江。(二)周制授田之法以地方一里劃爲九區每區百畝形如井字中爲公田其外八家皆受一區爲私田公家但收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三)五百家爲黨。後郊外之地五縣爲後庠序學皆學名。(四)受成定兵謀也。獻敵殺敵而截其左耳以獻也。訊囚訊鞠罪犯也。(五)見承叔觀城縣夫子廟記釋義。(六)頌替也。(七)指仁宗。(八)慈谿人號大隱先生。

### 王安石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賜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sup>五\*</sup>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跡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註音〕 (狙)音疽(杙)音弋(掇)朵入聲

〔釋義〕 (一)真宗年號。(二)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也。(三)飾也。(四)菌類寄生於已枯之樹木其體如菌狀有青赤黃白黑紫多種古以爲瑞草。(五)狙猿屬杙一段之木以擊牲畜者狙杙言山上之木樵。

如擊狙之代也。(六)故城在今河南永城縣西北。

### 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尙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sup>三</sup>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sup>四</sup>已上。得其官。自郭勸<sup>五</sup>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鑲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sup>六</sup>。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註音】(紘)音宏(鑲)土銜切(黔)音籍(桀)通傑

【釋義】(一)見卷二十五子固鑑湖圖序。(二)酸齋人。名景初。時官度支副使。後官至天章閣待制。(三)昌齡從子。字仲綱。宋州楚邱人。官拜諫察御史。累進龍圖閣直學士。(四)字次公。坊州中部人。仁宗時爲殿中侍御史。累官翰林學士。借性剛而忠朴。敢爲大言。數論天下事。尤喜古今兵法。有兵書及遺集。(五)字仲褒。鄆州須城人。真宗時爲殿中侍御史。性廉儉。卒後家無長物。(六)田間小路。(七)猶言鄉里。(八)謂百姓也。

### 王安石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



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註音】（窮）音杏

【釋義】（一）山在江蘇句容縣北六十里。（二）暗貌。（三）今江西吉安縣。（四）今福建長樂縣。

### 蘇洵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十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

年之秋。如器之敲五\*。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六\*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緊七\*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八\*之民。而以鏹斧九\*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一\*。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二\*。公來于于三\*。

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二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哇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九禾麻芄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註音〕〔鼓〕音欺〔繫〕乙雞切〔駢〕音丙〔謀〕知林切〔稽〕音啓〔屬〕音祝〔蠶〕音準〔豎〕音既〔條〕音禱〔哇〕音娃〔芃〕音蓬〔廡〕音武

〔釋義〕〔一〕宋時南京人。字安道。官益州刺史。〔三〕仁宗年號。〔三〕一名葛福寺。在成都縣西北。〔四〕老泉眉山。人。故稱眉陽。〔五〕傾側也。〔六〕和謹貌。〔七〕猶是也。〔八〕斫木之具。〔九〕宋建宋州爲南京。亦曰應天府。今河南商邱縣。〔二〕付託也。〔三〕果毅貌。〔三〕行貌。〔四〕枝落也。〔五〕酒也。〔六〕並茂也。〔七〕鼓聲。〔二〕美好貌。〔二〕自得貌。〔三〕小兒學語。〔三〕長威貌。〔三〕藏穀之處。在邑曰倉。在野曰庾。〔三〕堂下周屋。〔四〕堂階前也。

### 蘇軾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入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畔。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sup>九</sup>。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sup>三</sup>。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sup>四</sup>。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蠱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sup>六</sup>。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sup>七</sup>。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灑<sup>\*</sup>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sup>八</sup>。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sup>三〇</sup>。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sup>三二</sup>。強弩射潮<sup>三三</sup>。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sup>三三</sup>。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sup>三四</sup>。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sup>三五</sup>。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吝。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於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註音】（鏐）音留（璽）音貴（璽）音履（璽）音輒切（璽）音歸

【釋義】（一）觀在浙江抗縣舊湧金門外龍山。（二）神宗年號。（三）姓趙。字閱道。衢州西安人。（四）錢塘今

改抗縣。（五）臨安縣屬浙江省。（六）字具美。瑞安人。（七）杭州八縣。每縣募千人爲一道。時有劉漢宏者。聚徒據

越州。僖宗在蜀。詔昌討伐。昌委之鏐。率八道之士進攻越州。誅漢宏。昌爲浙東節度使。越州刺史。表鏐代己爲杭

州刺史。（八）董昌唐臨安人。中和間進義勝軍。節度使累拜檢校太尉。隨西郡王。後僭位國號大越。羅平自稱

聖人。爲鎮海節度使。鏐所敗殺之。（九）字明寶。鏐第五子。（一〇）字元祐。元璽子。（一一）景南唐主。初名景鍾。既立

又改名景。（一二）字文德。元璽子。（一三）五代史。周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令徽以所部分路進討。徽遣偏將吳程

圍毗陵。陷關城。擒團練使趙仁澤。俄程軍戰敗。復失常州。會李景上表求割地內附。詔徽班師。（一四）鏐。元璽佐。徽

（一五）指後蜀。（一六）指南唐。（一七）指北漢。（一八）字周公。扶風平陵人。累世仕宦河西。更始時據河西。稱五郡大將軍。

光武平蜀。融入朝。以爲冀州牧。尋爲大司空。封安豐侯。（一九）在抗縣南。一名臥龍山。天目分支。（二〇）在浙江臨安

縣西北。與於潛縣接界。山極峻險。有兩峯。峯頂各一池。（二一）吳越備史。中和二年。漢宏遣弟漢宥。率兵營於西

陵。董昌遣王禦之夜。將渡江。星月皎然。王祀曰。願陰雲蔽月。以濟我師。俄而雲霧四起。咫尺晦冥。王遂渡江破賊。

（二二）北夢瑣言。杭州連歲潮頭直打羅剎石。吳越錢尙父俾張弓弩。候潮至。逆而射之。由是漸退。羅剎石化而

爲陸地。遂列庫廩焉。(三)唐昭宗賜繆鐵券。後唐莊宗賜玉冊金印。(四)五代史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毯御馬十四匹賜之。(五)竹器。方曰篋。圓曰篋。(云)介。古人取其背用。作錢幣。(毛)辭然獨立貌。

### 蘇軾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醢<sup>二</sup>。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sup>四</sup>。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sup>五</sup>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sup>六</sup>。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sup>六</sup>而新

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sup>九</sup>。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sup>一〇</sup>。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sup>二</sup>。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維水<sup>三四</sup>。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sup>一九</sup>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sup>二〇</sup>。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註音〕〔舖〕音浦〔醜〕音醜〔貫〕音緝〔見〕同現〔澁〕音惟〔擷〕音繫〔秫〕音述〔淪〕音藥

〔釋義〕(一)臺在山東諸城縣北城上。(二)槽。酒槽。醪。薄酒。(三)壁孔。(四)今山東膠縣高密等縣地。(五)采亦作採。樸木也。以採爲椽。言其質素也。(六)枸杞與菊花。古人以爲服食之品。其嫩苗可供菜蔬。(七)並山東縣名。(八)修補也。(九)兩山均在諸城縣南。(一〇)在諸城縣東南。(一一)關名。在山東臨朐縣南一百里大峴山上。(一二)呂尚也。佐武王克殷有功。封於齊。周武王尊之爲師尚父。(一三)名小白。爲戰國五霸之一。(一四)源出山東莒縣西北之箕屋山。東北流經諸城。高密。安邱。納涇水。攸水。又經濰縣昌邑。入於海。(一五)漢韓信封淮陰侯。信伐齊。破楚將龍且於澱水。後信爲呂后所害。(一六)掇取也。(一七)糲稻。(一八)藁也。(一九)糙米也。(二〇)今山東歷城縣。

### 蘇軾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踪。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

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鵲。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竅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竅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註音】(抱)音孚(鏗)渴耕切(饒)音葵(二)音空(鶴)音骨(磔)音摘(鸛)音貴(噌)差耕切(吰)音宏(磔)音磔(彭)披庚切(解)破怪切(鞳)音款(鏗)音傷(鞳)音樞(射)音亦(臆)伊力切

【釋義】(一)鐘山在江西湖口縣。(二)在豫章彭澤縣西南。即鄱陽湖是也。(三)見上卷。(四)唐洛陽人。字縉之。元和中。遷江州刺史。治湖水。築堤七百步。(五)宮音。其聲弘大。(六)角音。其聲清激。(七)鼓槌也。(八)神宗



年號。(九)今湖北黃岡縣。(一〇)今河南臨伊縣。(一一)字伯達。官終駕部員外郎。(一二)今江西德興縣。(一三)石聲。(一四)鷲鳥也。(一五)鳥鳴聲。(一六)鳥名。似鷓而頂不丹。頸嘴亦長。全身灰白。翼尾黑色。巢於高樹。(一七)鐘聲也。(一八)水動貌。(一九)波相戾貌。(二〇)擊鼓聲。(二一)鐘鼓聲。(二二)名貴。靈王之子。(二三)十二律之一也。(二四)按魏獻子爲莊子之諷。莊子卽魏絳也。

### 蘇轍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陀<sup>四</sup>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檜。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sup>九</sup>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sup>一〇</sup>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

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僊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註音】(隨)音駝。(遷)同樓。(啤)匹計切。(睨)研計切。(婁)音牽。(擷)胡結切。

【釋義】(一)亭在湖北鄂城縣西九曲嶺。(二)今湖北黃岡縣。(三)今湖北鄂城縣。(四)邪平也。(五)盤曲而延長也。(六)西山一名樊山。在鄂城縣西。下爲樊口。上有九曲嶺。山東十步有岡。岡下有寒谿。山北背大江。(七)手持鞭也。(八)橫流而渡也。(九)用線全幅。向後梳髮。俗名橫頭。(一〇)徑之小而曲者曰羊腸。(一一)左右視也。

### 歸有光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闔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堦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

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余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扁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埒井之蛙何異。余既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吾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註音〕〔滲〕音森去聲〔漉〕音祿〔響〕音竄〔懸〕依句切〔呱〕音姑〔扁〕居邕切〔埒〕同坎

〔釋義〕〔一〕謂由微孔鏤下漏也。〔二〕庭之周圍。均有垣牆。〔三〕廳雜也。〔四〕伯叔也。〔五〕分居而各自炊爨也。〔六〕母死曰妣。〔七〕小兒啼聲。〔八〕成童之年也。〔九〕卽祖母。〔一〇〕古時人臣朝見時所執之手版。以象

牙爲之。故稱象笏。(二)姓夏。名景。字仲昭。崑山人。永樂進士。歷官太常寺卿。(三)明宣宗年號。(四)當作隆中。山名。在今湖北襄陽縣西。孔明曾隱居於此。劉備三顧其廬始出。(五)女子既嫁。歸問父母之安否曰歸寧。(六)聳立貌。

### 姚鼐儀鄭堂記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邱明傳春秋。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哀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爲耑門。及其未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有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駁難。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蘄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搆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搆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

記。搆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搆約之才。志學不息。又知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未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搆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搆約也。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註音】（駁）音剗（斲）音其

【釋義】（一）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二）聚也。（三）爾雅。書名。凡十九篇。訓詁名物。通古今之異言。爲五經之館錄。是書始於周公。成於孔門。綴緝增益於漢儒。非出於一人之手也。（四）鄭康成。漢鄭玄也。高密人。博通諸經。著書凡百餘萬言。（五）青州。古九州之一。而高密隸於青州。故曰起青州。（六）魏王肅。東海人。字子雍。王朗之子。善賈逵馬融之學。與鄭氏學相左。（七）駁難。猶駁議。就他人所論。而辨駁其是非也。（八）不斲。謂不求也。（九）孔澗約。孔子六十八世裔孫。名廣森。乾隆進士。官檢討。恬靜。耽著述。少受經於戴震。所學在公羊春秋。著公羊通義。大戴禮記注。詩聲類。禮庭言。經學庭言。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又喜屬文。著儀鄭堂駁禮文。江都任中歎爲絕手。

